爱历元年

王跃文 著

一部无比诚实的情爱之书、命运之书和人性之书，

多角度呈现了情爱世界里欲望的冲撞、内心的迷乱和人性中善与美的升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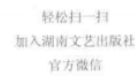
湖南文艺出版社



最恻动的心意是怜恤——怜恤与生命相关联的种种情事，其中犹包括幸与不幸，更无论快与不快了。这怜恤便有大爱，有大爱便有大不忍，有大不忍则必有大温暖，亦有大伤痛。







轻松扫一扫
加入湖南文艺出版社
官方微信

ISBN 978-7-5404-6573



9 787540 465735 >

定价：35.00 元

爱历元年

王跃文——著

				1 七月廿六	2 七月廿七	3 七月廿八
4 七月廿九	5 七月三十	6 八月初一	7 八月初二	8 白露	9 八月初四	教师节 八月初五
11 八月初六	12 八月初七	13 八月初八	14 八月初九	15 八月初十	16 八月十一	17 八月十二
18 八月十三	19 八月十四	20 中秋节	21 八月十六	22 八月十七	23 秋分	24 八月十九
25 八月二十	26 八月廿一	27 八月廿二	28 八月廿三	29 八月廿四	30 八月廿五	

CMS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历元年/王跃文著.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8

ISBN 978-7-5404-6573-5

Ⅰ.①爱… Ⅱ.①王… Ⅲ.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29330号



爱历元年

王跃文　著

出 版 人：刘清华

选题策划：龚煌景（龚湘海）

责任编辑：龚煌景（龚湘海）　刘雪琳

版式设计：周基东工作室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410014）

网址：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邵阳有限公司印刷

2014年8月第1版第1次　2014年9月第2次印刷

开本：970 mm×670 mm　1/16

印张：23.5

字数：310,000

印数：1-200,000

书号：ISBN 978-7-5404-6573-5

定价：35.00元

本社邮购电话：0731-8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一

孙离和喜子约定了两个人自己的年历，叫爱历。起初，他俩并不知道爱历纪元已经开始。那天早上，风把操场边的老樟树吹得沙沙地响，落地的树叶都翻卷到东南边的围墙脚下。孙离走进教室，同学们安静得出奇。他没有察觉出异样，低头整理着教案，漫不经心地喊道："上课！"

"起立，敬礼！"班长是个女生，声音脆亮亮的。

孙离顿时眼睛直了！全班男生同时揭帽敬礼，一色的光头，青光闪闪！女生们都捂着嘴巴笑，男生们脸色严肃得像武士。

孙离僵了片刻，只当视而不见，说："今天我们继续讲鲁迅先生的《祝福》。"

孙离平静地上完了课，拿着教案本走了。他第三节还有课要上，就坐在语文组办公室看书。不然他不会老老实实坐在办公室的。他很烦学校死板的规定，没课也得守在办公室。

没多时，校长刘元明进来，说："孙老师，你来我办公室。"

孙离猜到是什么事，跟着刘校长走。果然，刘校长进门就板了脸，说：

“孙离，你这个班主任是怎么当的？”

“我这班主任……嘿嘿……”孙离不知怎么说，微笑着摇头。

刘校长打火机啪啪地打了七八次，没有打出火来。刘元明是个烟鬼，越是生气越要抽烟。孙离掏出自己的打火机，给刘校长点了烟，说：“我知道你讲的是光头的事。”

“全班男同学都理了光头，你是当班主任的，第一节又是你的语文课，你怎么没有处理？”刘元明点燃了烟，猛地吸了一大口。

孙离说：“刘校长，我也始料未及，怎么处理？我给他们把头发栽上去？还是接上去？”

“你们班上情况最复杂，你这个班主任是有责任的！看看你班上那二十几个光头，就像牢里刚放出来的！”刘校长骂起人来长篇大论，孙离只得耐心听着。

“刘小明也理了光头，刘校长在家没有发现？”孙离笑笑。刘小明是刘校长的儿子，正是孙离班上的学生。老师们曾经开玩笑，说刘校长给儿子起名不动脑筋，自己叫刘元明，儿子就叫刘小明，孙子未必就叫刘小小明？

刘校长望了望窗外，没有答孙离的话。响起了广播体操的音乐，刘校长说：“你看看吧，马上就会全校轰动！你班上二十几个光头往操场一站，那是什么效果？事件，这是个事件！”

刘校长说着就要起身出门。孙离猜他是要去操场训人，就劝道：“刘校长，你信我一句，暂时不说什么。我知道你的脾气，你现在去无非是骂一通人，于事无补。”

“你说呢，那你说呢？”刘校长不出去了，站在窗口观望。果然，全校学生都围着孙离的班看西洋景，操场上一片混乱。体育老师吹了半天的哨子，才整顿好各班的队列。同学们做着广播体操，仍是朝孙离班上看，身子转过去了，头却转不过去。操场上的哄笑声，刘校长在办公室都听得见。他脸色发青，一直都在骂人。

广播体操散了，外班的男生追着光头摸。光头们都很得意，有的故意玩猫逗老鼠，有的挺着肚子站在操场上，摸着光头炫耀。女生们成了拉拉队，在操场上齐声喊：“和尚！和尚！”

刘校长骂到上课铃响，孙离才说：“马上要上课了，我先说几句吧。我班上男同学集体理光头，肯定是有组织、有预谋的，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件。相反，应该反省的是学校。不准男生留长头，不准女生留辫子，男同学就用这种方法抗议。学生留什么发型，真这么重要吗？”

孙离朝刘校长笑笑，转身去教室了。刘校长笑不出来，眼珠红红地望着孙离的背影。他狠狠地吸着烟，呛得太阳穴上的青筋像蚯蚓。

孙离班上出尽风头，外班学生只要下课就跑来看稀奇。孙离今天没有回宿舍去，一直坐在办公室改作业。老师们也议论着他班上的光头，他笑而不语。喜子是新毕业的大学生，她没有课都坐在办公室看书，不怎么爱说话。孙离平时不太坐班，他同喜子没有搭过几回腔。

放学的时候，孙离照例去开班会。他往讲台上一站，同学们又是出奇的安静。孙离这回察觉出了异样，原来刘校长坐在教室后面。

孙离笑了笑，说：“同学们，今天天空为什么如此灿烂？因为我们班上多了二十三个太阳。我看哪，二十三个光头都很帅。”

同学们哄堂大笑，胆子大的学生还偷偷回头，看看刘校长是什么脸色。刘校长架着二郎腿，双手抱胸木然坐着，他要看孙离怎么收场。

孙离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两行字：虽为毫末技艺，却是顶上功夫。

“同学们，这是过去一家理发店的对联，一个非常好的广告。”孙离放下粉笔，拍拍手上的粉笔灰，“这个广告对联和我们男同学理光头没有关系。我是拿这个对联来打比方。你们理个光头，算不了什么大事，可以忽略不计，毫末而已；但是，你们玩的却是顶上功夫。为什么呢？”

孙离扫了男生们一眼，说：“有个成语，叫小题大做。这是个贬义词。不过，很多时候，小题其实是可以大做的。就说头发吧。古时候，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随便损伤。损伤了，就是不孝。这表面上是伦理，实质

上是政治。中国历史上，头发从来就是政治。我们知道到了清朝，男人必须把头上四周的头发剃光，顶上头发织成辫子吊在脑袋后面。不肯剃发的呢？砍头！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这时候，头发就是最残酷的政治了。”

孙离转身又在黑板上写了三个字：堕马髻。

“同学们，头发有时候还是历史的风向标，观毫末而知兴衰。”孙离又转过身去，飞快地在黑板上画了个古代妇人的侧面像，“这个发型，就是堕马髻。”

孙离画得出这么好的速写画，同学们从未见识过，底下嘁嘁喳喳的。刘校长的表情也轻松些了，双手不再抱在胸前，二郎腿也放了下来。窗户上趴了些外班同学的脸，放学时间早到了。孙离过去开了门，又叫靠窗的同学打开窗户，说：“欢迎全校的同学都来听，我今天专门做一场关于头发的演讲。”

孙离走回讲台上，说：“东汉有位权势很大的大臣叫梁翼，他有个漂亮老婆叫孙寿。孙寿很漂亮，可我们今天的人看了未必以为漂亮。为什么呢？她喜欢梳这种头发往一边垂着的堕马髻，头发就像快要散落垂下的样子。为什么叫堕马髻呢？人就像刚从马上摔下来，头发散乱成这个样子嘛！据说这种发型就是孙寿发明的。她还喜欢把眉毛画得带着忧伤，叫愁眉。又爱把眼睛画成哭泣流泪的样子，叫啼妆。还没完，她笑的时候要装出牙痛的样子，叫龋齿笑。走路呢？腰要扭来扭去，就像站不稳的样子，叫折腰步。刚从马上摔下来嘛，腰肯定折伤了。”

同学们笑起来，听得很有趣味。孙离也笑笑，又说：“堕马髻就这么流行起来，妇女们争相效仿。那时候你走在外面看见女人，她们都像刚从马上摔下来。为什么这种病态的梳妆人们认为漂亮呢？因为时代有病了。东汉从这个时候开始，也就是汉桓帝时代，一步步走向衰落，最后灭亡了。堕马髻一直流行到魏晋南北朝，因为那都是乱世，都是不好的时代。”

孙离没有在意刘校长的表情，他只管自己继续讲下去："同学们看看，这是哪个朝代的妇女发型？"孙离说罢，又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古代妇女的头像。教室里传出轻轻的喝彩声。

"谁能告诉我，这是哪个朝代的妇女发型？"孙离把头偏成一个问号。

刘小明举手说："孙老师，这是唐代的！"

"你答对了，小光头！"孙离朝刘小明竖了竖大拇指，不经意望了望教室后面的刘校长，"这就是大唐气象的发型，云髻雾鬟，对镜贴花黄。一个欣欣向荣的朝代，妇女的发型也是堂堂正正的。那时候的男人，不是高冠博带，羽扇纶巾，就是高头大马，仗剑飞驰。同学们记得历史书上李白的画像吗？丰颐直鼻，美髯若仙，一身飘逸的宫锦袍。盛唐时期的长安街上，肯定没有像刚从马上摔下来的女人。刚从马上摔下来，发髻都散乱了，还觉得很漂亮，不太奇怪了吗？"

同学们又是笑，调皮的女生把头发拢向一边，想做成堕马髻的样子。孙离又说："但是，唐朝到了德宗时代，堕马髻又开始流行。巧的是唐朝历经了安史之乱，从这个时候开始也慢慢走向衰落崩溃。从此以后就是五代十国，天下大乱，堕马髻又风行于世。"

"孙老师，你想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刘小明站起来提问。他坐下之后，回头望了望他爸爸。刘校长面无表情，就像没有看见儿子。

孙离朝他笑笑，说："刘小明，你问得很好，但孙老师不会给你们讲大道理。我们班的男同学集体理光头，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开明的时代，头发同政治是没有关系的。时代不开明，头发才会变成政治。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十年前，我像你们一样，也是一个中学生。不，仔细想想，我那时比你们还小。你们现在是高中生，我那时候是初中生。当时，女生必须梳辫子。有一天，我班上两位女同学因为剪了短发，被班主任老师罚站批评，说她们是资产阶级小姐，是旧社会上海滩的交际花。两位女生受到羞辱，再也不敢来学校了，她俩从此就辍学了。我的班主任老师其实完全讲错了，旧中国剪短发的恰恰是进步青年，落后的

封建妇女才织辫子，梳髻子。”

一位女生又说：“孙老师，你不会这么容易就劝我们遵守学校纪律了吧？”

孙离这回没有笑，只说：“我没有这个预谋，我是在同你们讲故事。学校提倡男生理平头，女生剪短发，不是纪律要求，更不是政治要求，同时代气息也无关系。我们已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了，这个时代是自由的，你穿什么衣服，留什么发型，完全自由。老师只是希望从生活方便出发，建议男生留平头更卫生，女生剪短发更方便。你们学习任务紧，没有太多时间花在头发上。男生更应体谅老师的用心，你们有几个爱卫生的？你们都跟我一样，不爱勤洗头发！”

教室里又是笑声，场面似乎有些欢快。孙离突然感觉窗外有些异样，原来喜子也站在窗外听着。夕阳斜斜地从她后面照过来，喜子露在窗口的上半身就像镶着玫瑰色的边。孙离把目光从窗口收回，看见教室里也弥漫着薄薄的玫瑰色的光。

“孙老师没有给男同学带好头，我今天起天天洗头发。”孙离抓抓自己的头发，“你们知道为什么孙老师女朋友都找不到吗？不爱洗头发，女孩子嫌我脏！”孙离笑了笑，收拾了脸上的表情，很平淡的样子，“好，我的故事讲完了。关于头发，发生在你们身上的也只是故事，一个小小的故事。”

教室里响起了鼓掌声，男同学开始丢帽子，女生望着身边的光头笑。孙离抬手往下压压，问：“同学们鼓了掌，是不是在表扬孙老师？”

“是的！”同学们齐声回答。

孙离笑了起来，说：“好！同学们上课回答问题都没有这么整齐过。我很高兴，谢谢你们。既然如此，也就是说同学们赞成孙老师讲的道理了。那么，我有个建议，明天起打算继续理光头的同学，不要戴帽子来上学。顶着光头出门，最多让人多看几眼嘛！你往人多的地方走，人家会赶快捂紧口袋。抱歉，人家把你当扒手，也没关系。打算不再理光头

的同学，明天戴帽子来上学。孙老师再申明一句，理光头不说明你们做错了事。你们的人生道路还很漫长，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放学！”

孙离走出教室，喜子朝他笑笑就走了。喜子穿着蓝底白碎花连衣裙，走在长长的走廊里。同学们追追打打从她身边飞过，丝毫没有扰乱她从容轻快的步子。她的马尾辫高高梳在脑后，一甩一甩的就像跳舞的小女孩。

刘校长从教室后门出来，走到走廊上，说：“孙老师，你讲得好。看得出，你有些得意。”

孙离忙拱手道：“拜托，刘校长，你坐在下面压台，我哪里敢得意？”

刘校长四周看看，好像在找人，说：“那个家伙，我今天回去收拾他！昨晚他自习回来我睡下了，今天早上我起来他已走了。不知道他昨天什么时候去理了光头！居然还敢当着我的面提那样的问题，胆子越来越大了。”

孙离说：“刘校长，你不要再说小明什么，我刚才该说的话都说了。”

“孙离，你不打算查查是谁带的头？”刘校长给孙离递上一支烟。

孙离望着远处，缓缓地说：“刘校长，我刚才讲的我女同学的事，不是编故事，是真的。这种悲剧，我真不希望又在今天重演。头发，毫末之事！”

“好吧，先听你这样处理，看看情况怎么样吧。”刘校长要走的时候，又回头问，“孙离，你今天讲的这些掌故，都是有根有据的吗？”

孙离嘿嘿一笑，说：“我又不是学历史的！”

刘校长笑道：“孙老师，我今天见识了你的应急能力。你班上的光头事件，肯定会在同学们中间产生不良影响。你能不能在全校学生大会上讲讲？”

孙离吐着嘴里的烟，摇摇头说：“刘校长，我建议这事到此为止。不当回事，它就不是事。”

孙离去食堂打饭，碰到喜子端着饭碗出来。喜子朝他浅浅地笑，轻声招呼：“孙老师！”

二

喜子名叫朱梅芳。初中的时候，一起疯的同学喊她朱朱、猪猪、蜘蛛。朱梅芳说她乡下,蜘蛛喊作喜子。同学们就喊她喜子。先是女同学喊，男同学也跟着喊。大学毕业，她回到县一中教书，同事们仍旧喊她喜子。

孙离梦想当作家，成天躲在宿舍写小说。最近，他写小说的时候，总感觉喜子就待在他身边看书。自从那天看见了教室窗口镶着玫瑰色光边的喜子，他就有了喜子坐在他身边的错觉。学校规定老师白天必须坐班,没课也得待在办公室傻坐。孙离不管那么多,下了课就跑回宿舍去了。刘校长很恼火,老找他的麻烦。孙离做个普通老师,也没多大麻烦叫人找。无非是有人提议孙离当年级组长，刘校长把脑袋都快摇脱了。

刘校长烟瘾大,做报告的瘾也大。他坐在主席台,一讲就是两个小时。刘校长嘴里浓烟滚滚，坐在后面的老师看不清他的脸。孙离开会喜欢坐在后面，看见刘校长每吐一口烟，他的脸就谢一次幕。刘校长的脸再出场时，烟又叼在嘴皮上了。他每次做完报告，都喜欢抬腕看看手表，露出满意的笑容。刘校长在台上讲话的时间越长，脸上就越放光。他是很得意自己口才的，常说自己做报告从来不用稿子，一张嘴就是两个小时。学校老师中间，刘校长只佩服孙离的口才。原来是那次光头事件，他听孙离讲了堕马髻的掌故。事情真没像他担心的那样可怕，那些小光头很快都变成小平头了。

孙离很烦当这个班主任，每天下课前都要开班会。他推不掉这个担子，勉强干着。他要是下午没课，就掐着时间从宿舍赶到教室去。自从光头事件以后，他会先到办公室坐坐，再去教室放学。喜子不是班主任，

她会在办公室坐到放学的时候，才去食堂吃饭。

喜子看见孙离了，朝他笑着点点头，又埋头做自己的事。要么看书，要么改作业。孙离发现喜子看书的时候，嘴角会掠过微微笑意。一个冬日的午后，喜子低着头看书，阳光从她身后窗口照进来，她的双耳成了透明的粉红色。孙离那天去得更早，他坐在喜子对面，望见她的双耳连同脸颊都是嫩红的。他想起光头事件那天，教室窗外站着的喜子，夕阳从她身后照过来，她就像镶了玫瑰色的光边。

自从那天看见了喜子嫩红的耳廓，孙离就开始邀她晚饭后散步。“孙老师，我要洗衣服，你先去啊。”“孙老师，我有好多作业要改呢。”喜子头几次说的都是这些话，后来就跟他出去了。

中学临着河，河堤上长着柳树。柳树很有些岁月了，棵棵都是盘根错节，就像从古人画谱上移下来的。夏秋柳条飘飞，景致自不必说；到了冬季，光溜溜的柳条上，或有寒鸦，或有麻雀，那般萧索也是叫人喜欢的。

家乡的传说中，柳树是有些凶险的树，年岁久了便有妖气。孙离听说过很多柳树精作怪的故事，说的都是有名有姓，哪年哪月哪家门前有棵柳树突然冒出一股青烟，不久那户人家就遭祸了。故事里的柳树精通常是美艳的女子，男人听着不免有些心旌飘摇。

孙离同喜子第一次散步，正是一个冬日的黄昏。他没有同她讲柳树精，而是听她抱怨命运不好。喜子说自己要是早几年毕业，怎么会分配到家乡的中学里来！她的学长们很多都在大学教书，分配得差的也在大城市的中学当老师。孙离说你早几年出生就好了，怎能怪毕业晚了呢?

孙离嘴里说得随意，心里却有些底气不足。他的中学时代，高中办到公社，初中办到大队。他是在公社中学上的高中，师资自然好不到哪里去。地理老师拿教棍点着地图说：“这就是雄伟的阿尔鄙斯山！”

孙离脑袋蒙了，心想那个字不是卑吗？怎么读作鄙呢？学生毕竟是迷信老师的，他偷偷埋在抽屉里翻字典，发现老师真的读错了，应该是

阿尔卑斯山。原来卑鄙二字老师本来认得的，只是两个字拆开就不知道谁是谁了。孙离家乡方言，鄙字读作痞，同卑字读音相去甚远。

那一堂地理课，孙离听老师不停地读着阿尔痞斯山，感觉特别刺耳。多年之后，孙离早忘记那位地理老师都教了些什么，仅仅记得雄伟的阿尔痞斯山。当时大学本科、专科和中专同时招考，那一年公社中学的文科没有考上一个本科，也没有考上一个中专，只有孙离被本地师专录取了。

孙离当时并不知道，专科生也叫作大学生。去师专报到时，见校园里贴着标语：争做新时期的模范大学生。他将信将疑：难道我真是大学生？八年过去了，孙离同喜子一起散步，从她的话里似乎听出某些意思。喜子上的荅市师大是名牌大学，她对自己毕业晚了都十分惋惜，能看得起他这个专科生吗？

孙离从未为自己的学历自卑过，他总想自己上的若是好中学，说不定就考上北大了。他不能向喜子说这些话，那样简直太可笑了。他知道自己真的爱上了这个女孩，而喜子好像并不在意他。他心里没底，只是不停地约她散步。哪天喜子再也约不出来，可能就没戏了。

那个冬天，孙离成天想的就是一件事：她今天还会去散步吗？

放寒假的前一天黄昏，他俩又在河堤上闲逛着。突然，寒鸦呀地叫了一声，振翅飞走了。孙离回头看看喜子，感觉她就像个柳树精。

喜子见孙离的眼神怪怪的，问："不认识呀？"

孙离指着一棵老柳树根的空洞，笑笑说："好像你就是从那里钻出来的！"

喜子在孙离背上擂了一拳，说："好呀，你骂我是柳树精！"

孙离说："哪里是骂你呀？我是夸你长得漂亮！《聊斋》里头的妖精我都喜欢，我怎么就遇不上呢？"

喜子瞟了他一眼，低头不再说话。那天晚上，孙离写了一封长长的信，连夜从喜子门底下塞了进去。第二天，孙离不敢出门，蒙着头睡懒觉。

放寒假了，单身老师都回到父母身边去。那个寒假简直长得没完没了，孙离不知道喜子老家在哪里，好像从此再也见不到她了。好不容易盼到开学，孙离早早地赶往学校。临近学校大门，感觉心脏在耳朵里跳。他怕碰上喜子！望见传达室老头，他竟忘了打招呼。老头望着他笑笑，他又发现这老头有些陌生，学校也有些陌生。

他贼一样溜进宿舍楼，见了谁都胸口怦怦跳。路过喜子门前，他头都不敢朝那边偏。他老远就掏出房间钥匙，到了门口却抖索着伸不进锁孔里去。一慌乱，钥匙“啪”地掉了。他低头去捡钥匙，无意间瞥见门底下似乎有什么东西。孙离耳朵嗡地一响，难道喜子回信了？仔细一看，果然是个信封。喜子比他先到学校了？他试着拿钥匙去扒出信封，信封却长脚似的进去了。

他打开门，果然见着一个粉红的信封。封口是粘住的，信封正反面不见一字。他忙关了门，大白天的却嫌光线不好，跑到窗口去，哆嗦着拆开信封，果然是喜子的回信。信没有抬头，没有落款。短短的一页纸。孙离翻来覆去看了四五遍，看不出喜子的意思。她没有回绝，也没有答应。

这天黄昏，河堤上寒风凛冽，孙离拉了喜子的手。往回走的路上，喜子挽住了孙离的胳膊。

三

他俩刚在一起时，喜子说：“你一百年都抱着我睡，谁都不准背过身去。谁翻了身，就要挨处罚，洗衣服，拖地板。”

喜子嫌孙离衣服洗不干净，地板又并不脏，他夜里若翻过身了，白天就罚他背人。孙离就背着喜子，关在房间里转圈圈。孙离壮得像头大

棕熊，喜子一会儿趴在他背上，一会儿吊在他胸前。他背着喜子，抱着喜子，就像哄小孩子。

有天孙离背着喜子，说："反正都是我错。你错不错都得洗衣拖地，我错了就得背人！"

喜子听了不依不饶，趴在他背上使劲捶打，骂他大男子主义，罚他整天背着。孙离哈哈大笑，说："我整天背着你好了，天下哪有比背女人更好玩的事？"

喜子假作生气，说："你占我的便宜了，我要下来！"

孙离把她从背上揽到胸前抱着，说："今生今世，除了每年的二月三十号，我天天爱你！"

喜子听着脸都变了，问："你把这一天留给谁了？"

孙离哈哈大笑，说："你这个傻老婆！"

喜子还是没有明白过来，摇着他的肩膀问："二月三十号是你什么特殊日子？留给谁了？快告诉我！"

孙离笑得很得意，说："我的傻老婆，世上哪来的二月三十号？"

"你这个数学比我还差的人，居然拿数字来欺负我！"她骂了几句，脸贴在孙离胸口，深深地埋在里面，"你身上好臭！"

孙离问："喜子，我俩什么时候开始好的？"

"没良心，你忘记了？"喜子隔着衣服咬孙离的胸脯。

孙离讲："我是想确定一个准确日子。"

喜子抬起头问："从我答应陪你散步那天开始，还是从你对我要流氓那天开始呢？"

孙离笑着，说："从我要流氓那天开始吧。"

"三年前的九月十二日！"喜子记得很清楚。

孙离双手搭在喜子肩上，目光柔和得像晚霞，语气非常郑重，说："我想造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年历，叫爱历。我们的爱历元年从三年前算起，那年的九月十二日是爱历元年元月一日！"

喜子马上说："不！这么庄严的事，就得重新考证！"

"重新考证？"孙离问。

喜子抱着孙离说："那天，听你讲堕马髻那天，我就爱上你了！"

孙离双手端着喜子的脸，问："我的好老婆，你说的是真的吗？"

喜子捶着孙离的胸脯，说："真是不解风情！我就是那天开始注意你的，我想这个人还有点才气。"

孙离忙说："喜子，我也是那天开始爱上你的。"

"你说假话！"喜子咬着嘴皮子笑。

孙离说："我在讲台上讲男同学理光头的事，突然觉得窗外有些异样。我一看，原来你站在窗口。夕阳从你身后照过来，你身上就像镶了玫瑰色的边。我再看看教室，学生们都沐浴在玫瑰色的光中。"

喜子又把头埋进孙离的怀里，手在他背上抚摸着。孙离把喜子抱得更紧，说："我夜里想着玫瑰色光边里的你，想象神话里说的仙女下凡，应该就是你那个样子。"

"那么，我们的爱历元年，还得往前推一年。"喜子说。

孙离吻着喜子，说："我们的爱历元年，就从你像仙子降到我眼前算起。"

但是，他俩甜蜜了没多久，慢慢就开始吵架。大事也吵，小事也吵。喜子越来越讨厌这个小县城，肮脏的街道、难听的土话、奸诈的小贩、不学无术的同事、自高自大的校长，如此等等，都叫她难以忍受。

"我们都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样样看不惯如何活下去？看开些吧。"孙离劝她不要太在乎，喜子听了很不高兴。

家乡出产多种水果，街道上一年四季都撒满各种水果皮，踩着吱吱地响。喜子只要上街就皱着眉头，横眼望着那些随地丢垃圾的人。她要孙离别写小说了，好好儿进修文凭。没有过硬的文凭，哪里也别想去。这里真不是人待的地方！喜子揪着耳朵督促，孙离勉强自修了本科。他的本科拿的也是苍市师大的文凭，毕业证上盖的是同一位校长的印章。

孙离说："喜子，我俩也算是同学了。"

喜子笑笑，说："恭喜，我的好学弟！"

孙离听出了喜子的讽刺，他比喜子大五岁。

他俩吵架不会有任何预兆，稍不留神就吵上了。炒菜放不放葱，黄瓜凉拌还是煮汤，都会吵架。吵着吵着说分手，过几天又好了。

吵了两年，没劲吵了，两人就结婚。同事们开玩笑，说学校外面的河堤，被他俩踩矮了三寸。孙离却笑着对喜子说："我俩吵架嘴唇吵厚了三寸。"

结婚登记那天，上午两人都有课，下午才去的民政局。他俩手挽手出门，孙离说："今天要有个好兆头，我俩不吵架行吗？"

喜子一听就生气了，说："你以为我喜欢找你吵架？"

两人在路上先吵了一架，再去了婚姻登记处。

领了结婚证出来，孙离突然觉得喜子非常陌生。喜子当时正望着他微笑，脸上飞着红云。孙离忙伸手过去，她便挽了他的胳膊。孙离紧紧夹着她的手，感觉到她的身体微微颤抖。

他的胳膊很有力量，她体会到的是满满的爱意。孙离其实是在掩饰内心的羞愧。她这张脸上有他重重叠叠的唇印，怎么突然间就陌生了呢？

"我要同这个女人相守终身啊！"这么想着的时候，孙离简直害怕了。

他越是害怕，越是壮胆似的暗嘱自己："我终身都要守着这个女人！"

夫妻俩就这么挽着手，慢慢往学校走。他俩不想马上回学校去，想在河堤上走走。九月的河流开始变窄，水清见底。河间有长长的水洲，长满了茂盛的芦苇，白色花絮迎风飘荡。各种小鸟啾啾地叫，在白色花絮间跳跃，忽东忽西。那些鸟喜欢成群地嬉闹，颇似顽童。

孙离问："你知道芦苇古人叫它什么？"

喜子说："不知道。"

喜子平时很精明，吵架起来也口齿伶俐。一旦进入恋爱状态，她就显得很笨。孙离告诉她："芦苇就是《诗经》里说的蒹葭。"

喜子望着孙离，眼睛亮晶晶的，似乎她的男人很博学。她又是摇头，又是叹息："真是太美了！我天天看着它，今天才知道它就是蒹葭。我经常翻出《诗经》读，也没在意蒹葭到底是什么，只想象它就是河洲上的水草。我俩到河洲上去吗？"

孙离说要背她过去，她怕让学生看见了。河水并不深，蹚水就能过去。只是卵石有些硌脚，喜子走得颤巍巍的。走进蒹葭丛里，惊起很多水鸟，喜子哇地欢叫起来。

穿过蒹葭丛，望见主河道仍是宽阔，水也很深。河水是先往西流，在很远的地方兜个大圈子，再往东去。

他俩在河洲上坐下来，喜子把头靠在他肩上。孙离不停地朝河里丢石子，他仍在羞愧那些可耻的想法。他暗自告诫自己：一定要做个忠贞不二的男人。

"你看夕阳！"喜子突然说道。

往西边望去，太阳快要下山，倒映在河湾里，很像煮熟的鸡蛋黄。河的那边就是村庄，烟树深处，鸡鸣狗吠，隐隐可闻。孙离似乎嗅到了柴火焚烧的香味儿。望着鸡蛋黄似的夕阳，又嗅着这炊烟味儿，孙离想到了他的拿手菜，大蒜苗煎金钱蛋。鸡蛋煮熟了，切成小圆饼，煎得两面发黄，放些蒜苗和辣椒糊。他俩都喜欢这道菜，孙离想，回家就下厨做去。小时候，孙离妈妈做这道菜，喜欢放些橘叶丝进去，更加香喷喷的。城里找橘叶不方便，只好将就了。

孙离和喜子各有一个单间，原本不连在一起。孙离住在走廊最里头，喜子的房间靠着楼梯口。孙离房间对面住着陈老师，只隔着几尺宽的走廊。陈老师大名叫陈意志，教体育的，人好说话，又是个单身汉，喜子就同他换了房间。陈意志这人很好玩，他不论走到哪里，人没到响声先到。去食堂吃饭，他喜欢一路拿勺子敲着碗。去操场上体育课，他一路吹着口哨。

喜子问孙离："陈老师挺可爱的小伙子，怎么就没有女朋友呢？"

孙离听着笑了，讲："你们女老师更有发言权呀。"

孙离同喜子打算国庆节办婚礼。喜子很难说句幽默话，她说："今后全国人民过国庆节，我们家就过家庆节。"

婚事办得节俭，孙离和喜子只按乡俗，各自家里做酒请客，做客的也都是自家亲戚。他们在学校只开了个茶话会，对付着就过去了。也没觉得怎么寒碜，别人都是这么办的。

很多人年岁越长，越是迷信。孙离知道这没有道理，但他也真的越来越迷信了。他这几年老想起结婚时的不祥之兆，心里疑神疑鬼。他同喜子先吵了架，再去领结婚证，分明不是好兆头。当时刚开始流行拍彩色结婚照，可孙离不想拍彩色照片。他不喜欢照相馆的化妆，画得嘴巴就像鸡屁眼。也许舍不得花那么多钱，才是孙离真实的想法，他嘴上没说出来，只说："彩照太俗气，我们拍黑白照算了。"

孙离买回一本小书店积压的旧挂历，上头尽是玛丽莲·梦露的黑白电影剧照。他俩对着镜子，模仿玛丽莲·梦露跟克拉克·盖博，就像做游戏，很开心。谁也没看过挂历上的电影，只是从挂历介绍上知道，他们最喜欢的那张剧照，原来是电影《不合时宜的人》里头的。他俩便嘻嘻哈哈地模仿，喜子成了玛丽莲·梦露，孙离便是克拉克·盖博。

多年之后，孙离只要想起那剧照，就不舒服。当时只要稍稍长些脑子，单看这影片名字《不合时宜的人》，就不应该学那剧照去拍结婚照，不管这电影里演的是什么。他俩只是满心欢喜，谁也没往不吉利处想。喜子使劲儿模仿梦露的笑容，孙离则学着盖博忧郁迷离的眼神。

喜子说："你学盖博学得还蛮像，眼神很叫人疼，可拍结婚照不能这样啊！"

孙离笑了起来，说："我学他的眼神只是好玩。我担心的是没办法弄成他那发型。"

小县城里还没有摩丝，没法给头发定型。孙离的头发粗而直，一直留着平头。

有天下午，孙离独自在家写小说，突然听得敲门声。知道是喜子回

来了，他故意慢慢地开门，先从门缝里逗她。他瞥见了喜子，大吃一惊。原来喜子做头发去了，她想做一个梦露出来。

喜子挤了进来，站在他面前，笑吟吟的。她不说话，等着男人夸她。孙离心想，这简直太难看了！他不好意思直说，可嘴里总得说话，便问："多少钱？"

喜子的脸马上垮下来，说："不拍彩照已经很节省了，做个头发还要问价钱！"

孙离知道自己问得很不得体，便说："我只是随便问问。很漂亮，太像梦露了！"

他心里暗想，发型不好没关系，睡觉时压一压，明天起床梳梳，也许会好看些。他更喜欢喜子梳小马尾的样子，随随便便的。

第二天起床，喜子的发型果然乱了。她对着镜子坐了老半天，只说昨天把相照了就好了。她想让恢复昨天的发型，好不容易让头发往两边翘了起来，他俩才手挽着手出门。

他俩到底不好意思像电影剧照那样摆姿势，只是并排坐着咔嚓了两张。走出照相馆，孙离忐忑不安。真不知道照片效果到底如何。孙离悄悄儿瞟了一眼喜子，她的头发往两边翘着，走在街上就像开着一架飞机。

好不容易捱到取相片那天，发现结婚照居然还过得去。喜子露出笑脸，孙离也就放心了。

"拿这张放大吧！"喜子说。

万万没有想到，几天后看到放大的照片，两人都傻眼了。照片放大之后，效果完全变了。颜色黑不是黑，灰不是灰。照片里的孙离颧骨高高的，快把脸撑破了。喜子的头发出奇地夸张，真像是迎面而来的大飞机。

孙离脑子里闪过一种非常不好的感觉：越看越像遗像。

他不敢把这种感觉说出来，只道："喜子，这事儿怪我。照片本来照得不错的，但照相馆放大技术不行。就算叫他们返工，估计也就这样了。这照片是挂不出来的，就不要挂了。"

喜子唉声叹气的，说：“日子近了，重照又来不及了。”

孙离故意逗喜子高兴，说：“谁说结婚非得要照相？我们不要算了。今后想照时补照得了。”

那张放大的照片便被压在了箱子底下，任它慢慢变成文物。

依着乡俗，红白喜事处处都讲兆头的。鞭炮须放得响而连贯，否则就不吉利。喜子爸爸是小学老师，不太相信牛鬼蛇神。她妈妈是个不识字的农妇,凡事按规矩办。喜子妈妈把买回来的鞭炮,放在太阳底下暴晒，生怕到时候放起来不利索。

可孙离去她家迎亲时，震耳欲聋的鞭炮突然停了下来。喜子爸爸赶快拿烟头去点，啪啪啪地响了几声，又没声息了。她妈妈惊得脸色发青，忙扯了很大一把稻草点燃了，丢到成堆的鞭炮上。鞭炮声重新暴烈地响起来，炸得灰烬和着烟雾四处飘散。喜子的鼻尖落上些稻草灰，孙离拿手去抹。一抹，新娘的鼻子反而黑了。喜子叫孙离快进屋洗脸，他猜自己的脸肯定也黑了。

恋爱是一回事，成家是另一回事。结婚最初很让人失望。恋爱中人都在吃迷魂药，一拿到那个红色结婚证，就如梦方醒了。孙离的梦也许比别人醒得更早，他刚走出婚姻登记处，就感觉身边的女人非常陌生。他简直不敢再看她第二眼，只是紧紧挽着她的手。

孙离自小不喜欢红色，看到红色就会焦躁。他拿到红色封皮的结婚证，看都没有细看，就塞进了喜子的背包。她背着白色人造革包，柔软得就像真皮。小地方看不到真皮包，倒是漂亮的人造革包很多。

喜子知道孙离对颜色极度过敏，选包时总让他拿主意。孙离不喜欢太刺激的颜色，除了讨厌红色，就连光、亮、滑这些字都不喜欢，听着就牙齿发痒，像听见了刀子刮玻璃。

他俩早就搭伙过日子了，可一旦拿到结婚证，好像连屋子里的空气都变了。领结婚证那天，两人很晚才从河边回来。喜子进屋就觉得憋气，站在窗口做深呼吸。孙离站在她身后，很久才问：“我们晚上吃什么？”

他是想提醒她，该做晚饭了。喜子果然听出他的意思，回头望了望他，站着纹丝不动。孙离重重地吞了一口气，暗嘱自己：今天晚上再也不能吵架。他笑笑，挽起袖子做饭去了。刚才在河边看芦苇，看夕阳，喜子一脸的浪漫。回到家里，怎么就变了呢？

孙离吹着口哨，做了在河边就想好的那道菜：大蒜苗煎金钱蛋。他实在是饿了，端上碗就狼吞虎咽。喜子突然放下筷子，望着他说："你别吃那么快好吗？听着你吃饭的节奏，我忍不住就要追，弄不好就噎住了。"

她真噎住了，不停地打着嗝，泪水都憋了出来。孙离说："你傻不傻？我吃饭你追什么？走路不看你追！"

喜子说："是啊，当初你都是挽着我的手走路，只嫌路短了，脚长了。你现在走路都不管我，老把我甩在后面！"

孙离摇摇头，不说话了。他想那个红色的本子，就像女巫手里的魔杖，把他们的生活变糟了。

孙离洗完脸，毛巾会拧得干干的，挂得整整齐齐。喜子用过的毛巾，总是水滴滴的，啪地甩在洗脸架上。孙离说："你那做派换了我才是。"

喜子却道："你也太大男子气了吧？我承认这是坏毛病，可为什么只允许你们男人有坏毛病呢？我要跟你一辈子的，你别老这样压着我！"

孙离说："真是怪了，我只是说说你身上一点小毛病，你却上升到女权主义了。"

喜子冷冷地笑，说："是吗？是吗？我说几句就是女权主义了，你们中国男人从娘肚子里出来就是大男子主义！"

听喜子这话，好像她是外国嫁过来的。真理总是朴素的：夫妻不计隔夜仇。一个男人，一个女人，整整一个晚上，还用再说什么话呢？日子就这么边吵边过，白天孙离没课就关在宿舍，喜子整天守在办公室。

日子久了，两人不怎么吵了。孙离吃饭仍是很快，喜子只顾慢慢地吃，还边吃饭边看书。看她又要翻书，又要扒饭，两手忙不过来，孙离便留了个心。有天下午没课，他去河滩上，捡了一块漂亮的石头。

喜子不解，问："这石头拿来做什么？"

孙离说："做镇纸呀！"

喜子把石头压在书上，果然很好看。一块长条形卵石，乌黑如墨玉。喜子把玩着石头，说："你也总算送我一件礼物了。"

孙离只道："野人献芹，你就别嫌弃了。"

喜子幸福起来，就变得傻乎乎的，孙离说什么，她就信什么。有回喜子上街买菜，孙离让她买些牛肉，买些土豆。牛肉烧土豆，他俩都爱吃。多是孙离下厨，他的手艺好些。孙离很喜欢做菜，每天琢磨着弄东西吃。他还列了张单子，每天吃什么菜，都写在上头。那天喜子买了菜回来，孙离见土豆个儿太大了，故意逗她："叫你买土豆，你怎么买了马铃薯呢？"

喜子将信将疑，问："土豆不就是马铃薯吗？"

孙离很正经地说："宝贝儿，你真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啊！那种小个儿的，溜溜儿圆的，才是土豆！这种大个儿的，像红薯的，叫马铃薯！这么大，怎么叫豆呢？你见过这么大的豆吗？"

喜子恍然大悟的样子，说："哦！我一直以为土豆就是马铃薯呢！马铃薯能烧牛肉吗？"

孙离忍着不笑，说："勉强试试吧。"

菜做好了，孙离先尝尝，说："也还能吃，不过比起土豆，还是差了些味。你来试试。"

喜子夹了一个土豆丁，吹了吹，舔了舔，再送进嘴里，说："真的比土豆味道差些。"

喜子从此知道，只买土豆，不买马铃薯，马铃薯的味道不如土豆。孙离守着这个小秘密，一直没有告诉喜子。

孙离花时间最多的是在厨房，他下厨时喜子就站在旁边看书。他们其实没有厨房，就在走廊的阳台上架锅开火。走廊顶头有个很小的阳台，伸出去的。孙离同陈意志商量着换房子，打的就是这个阳台的主意。他

把藕煤炉往阳台上一放，这里就是他们家的领地了。逢上下大雨，喜子就在孙离身后撑伞，免得雨水砸进锅里。

孙离动过心思，想做一个隔断，把两间房同外头隔起来，简直就是两室一厅了。走廊收拾一下，完全可以做客厅用。从此，他们也可以像刘校长家，鞋脱在外面，进屋只穿拖鞋。刘校长住着两室一厅，有厨房和厕所。孙离这辈子肯定做不到校长，也就肯定住不了两室一厅。

他想做个隔断，灵感是从舒刚勇老师那里来的。舒刚勇是教导主任，住在另外一栋宿舍的二楼，也是最里头。舒刚勇就把两间房子隔了，周周正正的两室一厅。阳台改作厨房，走廊当作客厅，只少了间厕所。学校只有一栋两室一厅的楼，住着刘校长和几位退休的老校长。副校长都轮不上住这种房子，别说教导主任了。

可是，舒刚勇可以做隔断，孙离却做不得。他要是把隔断做了，走廊就全黑了。舒刚勇把走廊黑了，别人没有意见。原来舒刚勇那栋房子，紧挨着人民医院，隔着围墙就是太平间。谁都不愿意要这最头上的房子，舒刚勇要了。也不是舒刚勇风格高，他原本就是学医改行的，看过很多人体解剖，不怕死人。他爱人刘秋桂是个警察，也不怕死人。他要了栋头两间房子,马上就做了隔断。邻居们宁愿让走廊黑着,大白天都开着灯，也不愿意看见楼下的围墙。围墙那边只要响起鞭炮声，就知道又死人了。舒刚勇把隔断做了，外面鞭炮声不经意就听不见。

孙离失眠的毛病越来越厉害，经常通宵没有合眼。很长一段时间，孙离夜夜睡不好，就是老想着做隔断。可孙离不敢把它隔起来。隔断做不成，他就住不了两室一厅。他夜里又总禁不住幻想那两室一厅，墙上哪个地方挂幅画，哪个地方挂幅字，都想过千百回。他想日后买了电视，放在走廊改成的客厅好呢？还是放在房间里好呢？

客厅里按说还应挂上他们的结婚照。只要想到那张遗像似的结婚照，他半梦半醒间就会惊得一跳。要是依他的脾气，早把那张结婚照烧掉了。他不敢把这心思告诉喜子，就让那照片在箱底压着，看它有没有运气变

成文物。有时翻衣服看见了那张结婚照，心里极不舒服。他很后悔自己的馊主意，是他说要照黑白照的。

不知道是睡不着才胡思乱想，还是想事多了才睡不着。孙离夜里想事儿很容易发痴，想着想着天就快亮了。不想做隔断，也会想别的。有个夏天，孙离走在街上，偶然看见西街有户人家的窗台上放着很多兰草。那户人家的兰草很漂亮，只是花盆太不讲究了。破陶罐、旧塑料桶、黄锈斑斑的铁盒，都拿来当花盆用。孙离羡慕人家的兰草，却又暗暗叹息：可惜了，用那些破东西栽兰草。

城里并没有专门卖花盆的店子，他想象过很多天趣自成的花盆。上山去捡一个树蔸子,正好是空心的,可用来种兰草。去河滩上捡块大石头，正好凹进去一个洞，绝好一个花盆。他通宵想着这些事儿，天一亮就把什么都忘了。

喜子睡眠很好，她根本不知道孙离通宵未合眼。她起床一边梳洗，一边轻轻地哼歌。孙离这个时候刚迷迷糊糊睡去，真想喊她停下来别唱了。喜子过来拍被子：“别睡懒觉了，要迟到了！”

楼下墙脚长着几株爬墙虎，不知是谁有意栽的还是野生的。爬墙虎直爬到屋顶，夏天里葱绿一片。孙离见过城里有处老房子，每年春天墙上的爬墙虎就开始抽嫩叶，入夏就满墙的绿。哪怕冬天叶子谢了，枯藤也别有一番韵味。

他路过自己宿舍楼下，时常冲着爬墙虎出神。那爬墙虎怎么不长在他的窗下呢？爬墙虎倒也往两边慢慢延伸，但他家房子在最西头，藤蔓爬不了那么长。晚上，孙离想着爬墙虎，也会睡不着。

有天中午，太阳晒得屋顶的瓦片冒火星，孙离却突然想到养兰花的盆子了。他长年失眠，午睡是少不了的。可他刚想入睡，猛然想到了花盆，就翻身下床，跑到河滩上去转悠。

河滩上有位放鹅的老人，问他：“你掉了什么东西？”

他摇摇头，眼睛只在河滩上打望。老人不信，也跟着他在河滩上转

圈儿。孙离转了一会儿,没有他想象的花盆。他觉得自己可笑,就回来了。

河滩上只有滚圆的石头，大的足有几吨，小的如卵如豆。孙离往河堤上爬，回头望见那老人仍在低头寻宝，几十只大白鹅在河里放任自流。

“掉了什么宝贝呀?”孙离突然听见喜子的声音。

他抬起头，见喜子撑了一把碎花伞，站在河堤上。

他说:“没掉什么呀!”

喜子问:“没掉什么?你跑到河滩上去干什么?这么大的太阳!”

“我……我……”孙离语塞，快结巴了。

“昨夜你到底哪里去了?”喜子问。

孙离说:“我去的时候就告诉你了，舒刚勇找我下棋呀。”

喜子瞪着他，说:“你夜里到河滩上下棋来了吧?”

孙离忙说:“喜子你别瞎猜，不信你去问问舒老师!”

喜子说:“我去问?我还要面子呢!掉了定情信物吧?”

孙离说:“我想找块石头做花盆。”

喜子眼睛睁得牛眼大，说:“石头做花盆?你当我脑子有毛病吧?”

喜子说罢，气冲冲地走了。她下午没课，往街上方向去了。孙离回到学校，去了教研室，随意说道:“喜子身体不舒服，下午看医生去了。”

教研组长曾国平分明听见了，却没有答话。孙离瞟了一眼曾国平，转身上课去了。曾国平是学校的王牌教师，校长都对他另眼相待。曾国平有天说:“我们学校有个传统，当校长的都是语文老师。”听见这话的都明白，好像他今后就是校长。孙离要是下午没课，也不会专门跑去教研室。只因喜子平日是规矩坐班的人，又觉得自己惹她生气了，他才替她说说。

孙离上完课回到家里，喜子已躺在床上了。她没有抱着书看，肯定仍在生气。孙离说:“你听我说，我真的是在河滩上找花盆。”

喜子坐了起来，说:“你去广播里喊几声，说你到河滩上找花盆去了，找石头做花盆，看谁相信!”

孙离说："我还在河滩上给你找过镇纸呢！"

喜子望着孙离半天，样子见了鬼似的奇怪，说："你随便捡块石头都可以当镇纸，可是石头可以当花盆吗？我有神经，还是你有神经？"

孙离坐在床边干生气，话不知从哪里说起。

四

喜子月事该来的时候没来，怕是自己有了。孙离领她去了医院。医生看了化验单，告诉她："你有喜了！"喜子"啊"了一声，脸都吓白了，半天没说话。

她低头匆匆走出医院，孙离追在后面说："既然怀上了，就生下来。"

喜子说："我还没想好做妈妈。"

孙离说："迟早要做的。"

喜子没好气，说："又不要你做妈妈，你当然说得轻松！"

喜子出了医院不再低头，两眼亮亮地望着前方，却什么都没看见。遇着好些熟人打招呼，喜子都懵然不觉。孙离很不好意思，不时朝人家赔笑。事后喜子回忆说，那天从医院里出来，她两眼一片模糊，迎面而来的男女，都像吹得胀胀的气球人，贴着地面在飘。

喜子不想生孩子，孙离偏说要生下来。喜子怀疑孙离虚情假意，他也许根本就没想过怎么做爸爸。生孩子是天大的事，两人得细细商量。孩子是不小心怀上的，孙离就那么高兴，喜子怀疑他那笑脸都是做出来的。她说什么也不想生，想马上回医院，把孩子打掉。

孙离说："反正没有我孙离签字，引产手术是做不成的！"

喜子双手被孙离紧紧捏着，生生的痛。她被男人拉着往学校走，泪

水禁不住地流。遇着熟人，孙离很尴尬，他就不停地笑。别人见了，都以为喜子受了委屈，正在撒娇。

怀上孩子的头两个月，喜子每天夜里都在同孙离争吵。她越是说要把孩子引下来，孙离越是说要生下来。两人争来争去，头都争晕了，有时会忘记争的是什么,反正拧着对方就是赢家。就像战争,一旦打起来了，就会依照战争规律去运行。战略战术千变万化，克敌制胜是最高原则。

有天后半夜，喜子突然扑进孙离的怀里，嘤嘤哭了起来，说："我们真想要这孩子吗？"

孙离说："是的，我们要把孩子生下来。"

喜子拱在孙离怀里使劲点头，说："好，我们生吧。"

孙离忍不住长叹一声，身子疲软下来。喜子抬起头来，问："我说把孩子生下来，你又叹什么气呢？未必你说想生孩子是假的？"

"我这不是叹气，我千斤石头落了地！"孙离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叹息，还是舒了一口气。

第二天，两口子一起去街上买菜，喜子说自己得补身子了。她看见了土豆，忙拍拍男人。孙离蹲下去，专捡溜圆的小个儿，望着喜子笑，道："这才是土豆！"喜子说："烧牛肉要土豆，清炒还是马铃薯切丝好吃，土豆不行。"孙离闷在肚子里笑，想着喜子的傻气，心里居然很舒服。卖菜的老农并没有在意他俩说什么，不然会以为碰着两个癫子。

喜子每天挽着孙离的手上街买菜，孙离尽挑她喜欢吃的买。她的胃口越来越糟，只有土豆烧牛肉吃不厌。孙离就隔三岔五做这道菜，他说孩子生下来，肯定满身土豆和牛肉味儿。

买菜回来遇着熟人，他们总喜欢翻翻孙离手里的篮子："呀！尽是给喜子吃的啊！孙老师真是个好丈夫！"

喜子也愿意听这样的话。有时她身上不太自在，孙离就去替她的课。学校不许教师间私自换课替课，可孙离替自己老婆上课，也没谁说什么闲话。年长的女老师竟然大为感慨："做男人就该这样！不知道疼老婆的

男人，不是好男人！”

喜子每餐都想多吃些，又总是忧心忡忡的，说：“我是不是补晚了？要是孩子生下来营养不良，可是我的罪过啊！”

喜子走路的样子一天天变化，慢慢的就很夸张地走起八字步了。问候的人更加多了起来：“快生了吧？”

年长妇人见事多，望望她的气色，又望望她的肚子，说：“是个儿子！”

怀上孩子三个多月，喜子就像一个病人。恶心厌油，不想吃东西，脸色苍白，气喘吁吁。人不舒服，脾气就不好。她脾气来了，又总是嚷着不要这孩子算了。她这时候也只是嘴上说说，心里早把自己当妈妈了。

她每次烦躁过后，又很后悔，怕自己的心思孩子都知道。过来人都嘱咐喜子如何如何胎教，有说要给孩子听音乐的，有说要背古诗给孩子听的。喜子也有些神神道道了，问孙离：“我老说不要孩子了，会不会对孩子不好呢？”

冬天，喜子生了个儿子。那个冬天冷得要命，寒风把树上的叶子都快吹光了。南方的冬天没有暖气，手碰着铁架病床，好像发烫。铁冷过头了感觉就像烫，碰着会揭掉皮肉。

医院的规矩是母婴分离，新生婴儿由护士集中照顾。孩子不在身边，喜子嚷着要看书。医生嘱咐她安心躺着，产妇需要静养，小心别感冒了。

喜子不听，非得看书不可。孙离只得跑到书店买了些新书，码在她的床头。她的阅读极快，家里常常是没书可看的。那几年，两人的工资除了吃饭穿衣，就是买书。

护士给喜子量体温，扯着闲话：“你说天上没有玉皇大帝，没有送子观音，我硬是不相信！你看这生孩子，男孩女孩一窝一窝地来。要么这几天全生的是男孩，要么这几天全生的是女孩。不是老天先排好的吗？你儿子生的这几天，生了七八个女孩，男孩只有两个，还有一个在隔壁！你儿子长大了，肯定是个贾宝玉。”

孩子外婆说：“孙离，你去看看隔壁孩子。老人家讲，同年同月同日

生的人，命都相同呢。”

孙离不相信，敷衍着答应了，没有过去看。孙离妈妈也相信这事。他自己出生那天，村里还生了一个男孩。果然，他俩后来都考上了大学。孙离只当这是巧合，他不相信什么命运。

喜子不爱扯闲谈，听着这话只是笑笑。护士嘱咐：“真的，你要小心感冒。”

护士的话就像魔咒，喜子产后三天，果然感冒了。母子不能见面，每天的喂奶时间取消。喜子打着吊针，想着儿子就流泪，说：“儿子的模样我都还没记清楚！等我病好了，谁把儿子换了我都不知道！”

孙离想起听人说过的一个故事。有对夫妇生了个儿子，出院时高高兴兴抱回了家。没想到给儿子洗澡时，小雀雀突然掉了。孩子的妈妈吓得尖叫，眼皮一翻就昏死过去。婆婆捡起澡盆里的小雀雀，原来是橡皮泥捏的。孩子被人掉了包，抱回家的是个女孩。

孙离讲了这个故事，原想逗喜子开心。不想喜子更像中了邪，非得叫孙离每天多看几次儿子，每次都要摸摸儿子的小雀雀。

孙离每次看了儿子回来，都会逗喜子，说：“放心，儿子的小雀雀还在呢！”

头三天，喜子的奶水还没有来。这会儿来了，却不能喂孩子了。奶水胀起来痛得要命，喜子说比生孩子还要难受。

岳母娘望着孙离说：“你得吸，要不奶水会退回去的！”

孙离脸上直发烧，不敢看人。男人都吮过妻子的奶，只是不好当人的面。喜子的乳房很丰满，他喜欢把脸贴上去，闭上眼睛瞎想。她的心跳不紧不慢，匀和的呼吸微微扫在他的脸上。天地安静极了，太阳在慢慢融化，变作浓稠的牛奶，流满大地。

房间里有四个产妇，加上各家陪人，总有八九双眼睛。戴着口罩的小护士进来了，冷冷地瞟他一眼，目光不太友善。小姑娘一定还没做上母亲，她也许见多了女人生产的痛苦，莫名其妙痛恨男人。

一位中年女医生，替喜子把把脉搏，有口无心地问了几句，干脆望着孙离大声骂道：“都是你做的好事！”

她的话虽是玩笑，可她的责备听着却像真的。孙离想打破尴尬，笑道：“干脆你们当医生的费费心，发明一门新技术，孩子放在泡菜坛子里腌出来，夫妇俩只管娱乐。”

岳母娘没声没响出去了，孙离后悔自己说话太轻浮。喜子皱着眉头，眼睛里有话要说。他领会了妻子的意思，她想让他吸奶水。孙离这才猜到，岳母并不是生气，怕他不好意思，故意躲出去的。

孙离红着脸，俯下身子去吸奶。耳边传来哄笑声，他知道三个产妇，还有她们的男人都在笑。昨天有个男人吸他老婆的奶水，孙离也笑了。孙离衔着喜子的奶头，她本能地开始抚摸他的头发。他留着平头，喜子说喜欢他的短发，摸上去像是骏马的鬃毛，硬硬的很有雄性滋味。

孙离顾不上感觉喜子的温存，胸口跳得像打鼓。当着这么多人吸奶，毕竟有些难堪。他用力一吸，奶水猛地堵满了喉咙。他顿时脑袋发胀，眼睛发花。他连忙破门而出，往厕所里跑。刚到厕所门口，哇地呕吐了。又腥又甜的奶水味，他怎么也受不了。他伏在厕所水池边吐个不停，又捧着冰冷的自来水反复漱口。

孙离回到病室，听岳母在骂喜子：“他不肯吸，你就挤在碗里，怎么可以挤在地上？要遭报应的！”

床前地上湿了一大片，浑浊的奶水慢慢漾开去。喜子头朝里躺着，看样子是在哭。岳母继续骂着，听上去是在骂喜子，实则是指桑骂槐。乡下把这个招式叫做：打门枋，惊柱头。

孙离后来知道，依照乡俗，女人的奶水万万不能挤在地上，不然孩子就会傻掉。屋里没有人说话，别的产妇和她们的男人都只作没听见。

孙离不声不响出了产房，去婴儿室看儿子。孙离没有摸儿子的小雀雀，只是轻轻碰碰他的脸蛋。医生都说他的儿子很像爸爸，可他看不出儿子哪个地方像自己。儿子还只是一个粉红色的肉球球，眼睛成天闭着，

看不出任何轮廓。

护士过来说:“你不用老跑来看，儿子丢不了的！你要好好照顾病人，叫她早点康复。你来回跑多了，小心交叉传染！”

孙离没有马上过去照看喜子，躲到楼梯间的窗口边吸烟。突然发觉天空发黄，一定是要下雪了。天黄有雪，人黄有病。这几日风大，天空阴沉沉的。这会儿，天色反而亮了起来，黄色的天光有些刺眼睛。

孙离吸着烟，朝天空望了片刻，头便开始发晕。天空的黄色像在不停地弥散,望久了眼花。他刚把目光从天空中收回,听得“哐”的一声响，对面楼房的窗口飞出一个模糊的黑影。他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那窗口立马趴着一个女人，披头散发，望着楼下尖叫。那女人尖叫几声，人就矮到窗户里面去了。

孙离脑袋空空的，知道刚才有人跳楼了。那女人准是晕过去了。医院同那栋房子隔着围墙，看不见对面楼下的地面。跳楼的是男是女也不清楚。楼有四五层高，人跳下去肯定没命了。

孙离回到喜子身边，岳母回家去了。孙离说:“我这只是本能的反应，你不要想多了。”

喜子不回头，弓着的背露在被子外头。孙离替她扯扯被子，她反而故意把被子蹬开。他知道喜子的脾气，总喜欢把小事放大了看。刚在一起时两人睡觉，必须合面抱着。他背过身去，喜子最初说他是犯错，后来说成是背叛。孙离睡眠不好，夜里总是辗转反侧，他就总是背上背叛的罪名。

他明白喜子为什么哭泣，他说吸了她的奶水想吐，只是本能反应，她不会相信的。她会像计较睡觉的姿势，疑心他打心眼里厌恶她。

孙离通宵守在喜子床前,寸步不离。吊针没完没了,得有人时刻看着。他没有同喜子说有人跳楼，反正同她也搭不上话。半夜里他去楼梯间透气,见路灯下的雪花纷纷飘扬,闪闪发亮。定眼看看夜空,正是漫天飞雪。

五

学校同医院只隔着围墙，喜子产后出院是走着回去的。要不是有那道围墙，几分钟就到家了。包婴儿的那种小棉被，老家叫它包裙。外婆把小宝宝放进包裙里，捆得像个粽子，塞进孙离怀里。刚才外婆捆小宝宝的时候,孙离不停地望喜子。喜子知道男人的心思,他担心儿子会憋死。她明知没事的，却懒得说话。

路上风很大，孙离紧紧抱着儿子。喜子让娘搀扶着，慢慢地走在后面。融雪天气,比下雪时更冷。上午就说可以出院的,办手续拖到了下午。孙离平时说话好好的，可只要吵架就结巴。他只好忍着不发脾气，脸却是铁青的。

孙离心里有火,走路步子就快。岳母在后面喊:“慢点儿,她还是病人! ”

孙离便停下来，回头等她娘儿俩。心想，产妇怎么可以称作病人呢?生孩子又不是生病！又想医院把产房都喊作病房，就想这世上很多事是认真不得的。

喜子低头慢慢走，懒得看他。孙离站着不动，感觉风更大。他怕冻着了儿子，拿身子挡着风。

家里比医院更冷，喜子冻得牙齿梆梆响。孙离连忙把儿子交给喜子,取来火盆生火。儿子到了喜子怀里,立马就哭了。小东西哭起来呜哇呜哇,听着让人心里发毛。

娘说:“肯定是饿了，喂喂试试，看有没有。”

喜子很不情愿，掏出奶子说:“不会有的。”

儿子吮了几口，没有奶水，哭得更凶了。炭火一时燃不起来，满屋

青烟。儿子熏着了，哭声更为暴躁。

喜子没好气："把火盆端到走廊上去！"

孙离端着火盆出门，浓烟熏得他泪水直流。他真想把火盆摔掉！这么想着，他的双手就开始发抖。他忙放下火盆，站起来揉眼睛。他怕自己真的把火盆砸在地上。

他心头的火气是慢慢积蓄起来的。自从喜子病了，岳母就骂个不停。喜子没处发火，他就成了出气筒。她的病好了，儿子却没有奶吃了。儿子没有奶吃，好像都是他的过错。

走廊里风大，青烟渐渐散去，炭火慢慢红了起来。孙离端着火盆进屋，儿子已经不哭了。儿子哭累了，又睡着了。

喜子闭着眼睛歪在床头，娘就说："你要睡就干脆脱了衣服睡，要不又会着凉的！"

喜子不听，只把身子往被子里缩了缩。娘瞪着眼睛生气，没有再嚷出声来。儿子却突然哭了起来，娘慌忙去看，说："是不是你压着他了！"

喜子没好气地说："我离他还有一尺远，哪里压着他了！"

孙离拿奶瓶冲了牛奶，使劲地摇晃。

岳母说："你把牛奶给我。"

岳母接过奶瓶，往手背上小心地滴了几滴，说："要记得，刚泡好的牛奶要试冷热，滴在手背上，微微有些温，才能拿去喂。"

喜子问："为什么要滴在手背上呢？"

娘说："这还要问？手心皮老些，手背皮嫩些。大人感到是滚热的，宝宝就不能喝。大人觉得手背只有一点点温，就刚刚好。奶水冷热同娘的体温差不多。"

儿子不停地哭，喜子听着像几只野猫在她心里抓。娘试试牛奶行了，递给喜子。奶嘴儿塞进儿子嘴里，哭声马上就停了。

娘笑了起来，说："饭是肚子痛的药，老辈人讲的没错一点。"

喜子说："宝宝又还没有吃饭。"

娘说：“奶不就是小宝宝的饭？”

喜子说：“饭是饭，奶是奶，你讲的话根本就不通！”

喜子故意胡搅蛮缠，她是在发怨气。

儿子突然又哭了起来，娘跑去床头看看，说：“你把宝宝鼻子堵住了，奶瓶子要斜着。”

喜子说：“手抬着抬着就酸了。”

孙离说：“我来吧。”

喜子把奶瓶递给孙离，自己爬到床的另一头。孙离钻进被子里去做奶妈，儿子躺在他怀里，吸着牛奶，很快就睡着了。

儿子睡着了，娘开始不停地说话：“我自己生过这么多孩子，也见过很多别人家的孩子，从来没见哪个孩子哭起来像他，听着心里硬是慌！就像他全身有针刺！又没有奶吃，会很磨人的。”

喜子把眼睛闭上，她听不得儿子没奶吃的话。孙离也怕说到这事儿，好像真是他的过失。

娘望着喜子说：“月子里最怕着凉，你要坐就好好儿坐，要睡就好好儿睡，不要穿着衣服躺在被窝里。”

喜子缩在床头，一动不动。儿子躺在孙离怀里，听不到半点气息。他知道自己的担心有些傻，却仍不时伏下去听听儿子的鼻息。

娘眼睛望在别处，说的意思谁都懂得：“你呢？月子里不要跟她睡在一起！”

孙离脸上发烧，不知如何应答。

喜子却说：“我一个人晚上怕。”

娘又说：“你们自己要晓得事！”

娘留下照顾月婆子。喜子也乐意娘留在这里，她在孩子奶奶面前没这么自在。母女俩吵了就吵了，婆媳间是吵不得的。她们母女俩吵架，孙离就做聋子，只管哄儿子玩。喜子在她娘眼里，处处都有不是。

喜子抱着儿子摇来摇去，娘就说：“你不要摇，摇惯了宝宝不好带，

你不摇他就哭！”

儿子睡着了，喜子仍是抱着，娘又说：“睡着了就放在床上，抱惯了他不肯睡床的。”

喜子把儿子往床上轻轻地放，娘又说道：“放宝宝要随手放，不要轻手轻脚的，不然孩子容易醒，你一放在床上他就哭了。”

喜子终于没好气了，像摔枕头似的，把儿子往床上一扔，说：“你来！”

儿子“哇”地哭了，使劲地蹬着双脚。外婆忙抱了小外孙，回头说喜子：“你脾气越来越坏了！”

喜子瞪了瞪孙离，好像他又做错了什么。他知道喜子脾气坏，都是因为儿子没奶吃。他想起母鸡孵蛋时就会啄人，喂奶的母狗会更凶，忍不住笑了起来。

喜子鼓起眼睛望着他：“你看笑话吧？”

孙离想着母鸡和母狗，胸口本是柔软的，但母狗有些贬义，他不敢说出来。

儿子只要到喜子怀里，就哇哇地哭。喜子心想儿子不亲她，就因没吃过她的奶。她闷头闷脑想了些日子，干脆怀疑小东西不是她的儿子。医院里抱错孩子，这事也是有的。儿子不是她自已抱出来的，儿子是孙离从婴儿室抱回来的。

喜子只要提起这话，孙离总是说：“儿子在二十四床，我去抱儿子的时候，婴儿室还没有谁抱走孩子，怎么会弄错呢？每次护士给儿子洗澡，我都在旁边守着递衣服，怎么会弄错呢？办完了手续，我自已从二十四床抱起儿子，又不是从护士手里接过来的，怎么会弄错呢？”

夜里，外婆睡对面房间。老人家每天去睡觉，好像都不放心，要在这边屋里挨上半天。喜子老催娘早点去睡，说她已困得发慌。娘去睡了，喜子却靠在床头看书，好久才抱着书睡去。她睡去的时候，孙离通常仍是醒着的。儿子在孙离怀里躺着，他把手抽出来，望着天花板出神。

房子很老了，天花板满是裂纹，灰黄难分，很像干涸的泥沙滩。不

时听得老鼠在走廊里吱吱打斗。走廊里放着十几户人家的锅碗瓢盆，一到夜里就是老鼠的天堂。

他想如果能够做个隔断，老鼠的叫声或许就会小些，他夜里也不必躺在喜子身边生气。他可以一个人在走廊改成的客厅里坐坐，或者抱一床被子睡在外头算了。

陈意志找了个女朋友，皮鞋厂的女工，名叫宋小花。小花就像她的名字，漂漂亮亮的。孙离只要听她说话，心里就很是惋惜。一个这么漂亮的女人，说话声音那么大，又常用错了字词。

小花有回看见孙离在阳台上做饭，大声说："这地方好啊！自己拿板子隔起来，就是一间厨房！再把走廊隔起来，客厅都有了！蓬荜光辉啊！"

孙离忙说："隔起来不好，人家会有意见的！"

小花说："怕什么呢？谁让他们房子没分到最顶头？孙老师就是太舍己救人了。你们不敢隔，我让陈意志来隔，我们两家合用！"

看来陈意志已经后悔同孙离换房子了，他肯定把这事同小花说了。孙离就像做了亏心事似的，见了人家就不好意思。

孙离还没有发表一个字的小说，却比任何时候都觉得自己是个作家。他读别人的小说，突然就会焦躁起来：不如写小说去！他总想自己写出来的东西，肯定会比手头这本书好！

他永远不能像喜子那样沉得下心去看书，总是让一种莫名的焦虑煎熬着。可自从喜子坐了月子，他一个字也没有写了。每天晚上都是喜子歪在床头看书，孙离给儿子喂牛奶、换尿布。她抱着书睡去，他抱着儿子和奶瓶醒着。

孙离说喜子："你是世界上最轻松的妈妈，奶都不用喂。"

孙离本是玩笑，喜子却很生气："你以为我愿意？"

孩子快满月的时候，喜子催孙离去给儿子上户口。

"到底起什么名字好呢？"孙离问。

喜子说："你不想了几十个名字了吗？"

孙离说："我想，还是叫孙亦赤。赤，就是朱嘛。"

拿了户口本回来，孙离突然说："喜子，完了完了，我们儿子长大了注定要犯重婚罪！"

喜子听着脸都青了，说："孙离哪有你这么开玩笑的？你这张臭嘴巴！"

孙离笑笑，说："不信你看！"

喜子拿过户口本看看，只见上面填着：

孙　离　婚姻状况　　已

朱梅芳　婚姻状况　　已

孙亦赤　婚姻状况　　已

喜子生气了，说："他们顺手写惯了，太不负责！你当时怎么也不看看呢？你明天拿去改改。"

孙离说："真要去改呀？算了算了，懒得麻烦。"

亦赤只喝了四个月牛奶，开始吃大米糊。外婆脑子里装着很多谚语，那是她全部的生活哲学。她说："自古都说，人是铁，饭是钢！"

人必须吃饭，而外婆脑子里的饭，仅仅是大米饭。饺子、面条之类不算饭，外婆称之为麦食。麦食比零食稍好些，零食吃多了没半点好处。喜子吃零食，她就会骂人："吃这么多零食，等会儿饭又不吃！"吃不下饭，天大的事。外婆讲的零食，就是各种糖果。

外婆家有一副老石磨，亦赤吃的米粉都是外婆自已磨的。她隔上几天就要回家半天，傍晚拿回一罐子米粉。商店里也有各种品牌的米粉，外婆不相信那些东西。

外婆做米粉糊，喜子就望着孙离："你要学学。"

外婆先把水煮开，再一边搅拌，一边撒进米粉，再放鸡蛋、蔬菜末和少少的盐。米粉糊最初需做得很稀，孩子大些再做稠些。孙离很快就学会了做米粉糊。鸡蛋总得放一个整的，留下一半会坏掉。米粉也就不

能放得太少，不然鸡蛋和米粉比例不合适。米糊每次一做就是一大碗。儿子吃不完，娘就逼着喜子吃。因为口味太淡，十分难吃。

娘说："你要学着吃，营养很好！"

喜子背着她娘，把米粉糊塞给孙离。孙离闭着眼睛囫囵着吞，大米糊实在是寡淡无味，他马上喝一大口茶水压住。

磨米粉很麻烦，动作快不得，须慢慢地磨。有回在岳母家，孙离自己磨米粉，性急起来，忍不住就快了，磨出来的全是碎米粒儿。岳母忙跑过来说："俗话说，碓要快，磨要慢。"

外婆把碎米粒儿倒回去，重新磨一回。喜子见磨米粉这么麻烦，就说："妈，你要是不相信商店里的婴儿米粉，买面粉也行。"

娘说："面粉哪有米饭好？世上最好的东西就是大米！人是铁，饭是钢！"

喜子说："麦子比大米营养好，北方人个子高大，不就是吃麦子吃的吗？"

娘几乎有些生气，说："北方人都比南方人傻，那都是吃麦子吃的！"

喜子又犯倔脾气了，故意拧着娘说："北方人哪里傻呢？自古都是吃麦子的管吃大米的，历史上哪个皇帝不是吃麦子的？"

老人家逼急了，气呼呼地说："皇帝怎么啦？皇帝最后还不是输给了吃大米的？孙中山是吃大米的，毛主席也是吃大米的！还有……"

外婆最后一句话咽回去了。喜子见娘不说了，觉得自己占了上风，得意地望望孙离。她过会儿又悄悄问孙离："娘还想说什么你知道？"

孙离说："我知道，她想讲蒋介石也是吃大米的，怕这句话是反动话，就不说了。"

喜子笑笑："哼，都什么年代了！"

孙离却说喜子："你同娘争什么呢？你一肚子的书，娘字都认不得。"

喜子在娘面前喜欢争，无非是耍女儿的脾气。她知道自己争的都是些傻话，可就是忍不住要争。

亦赤居然让大米糊养得非常结实，别人见了就问："给他吃的什么蛤

蟆老鼠？养得这么壮！”

老辈人说的蛤蟆老鼠，就是山珍海味的意思。外婆听了，她就会说：“哪给他什么好吃的，我把外孙当猪喂呢！”

外婆这话半是谦虚，半是自豪。越是把小孩说得贱，越是好养。亦赤好像懂得大人的意思，遇人夸奖，他就使劲儿蹦跳，小脚儿蹬得大人肚皮青痛。喜子要是正抱着儿子，就一边喊着哎哟，一边欢欢地笑。

可是回到家里，喜子便会有脾气。儿子不太要她抱，不是往他爸爸怀里钻，就是缠着外婆吵。

喜子很是不平，说：“小没良心的东西，外婆哪有我带得多？我连外婆都不如！”

外婆听不出喜子真的生气，反而笑得很开心。孙离就悄悄儿对喜子讲：“你别这样对儿子说话，别看他话都不会讲，你的话他都懂的！你越是这么讲，他越不亲你！”

喜子脾气更火，说：“不亲就不亲，我乐得轻松！”

有天夜里，儿子不肯睡觉，在床上滚来滚去，嘴里咿咿呀呀，突然喊道：“爸爸。”

孙离吃惊地望着儿子，老半天才回过神来，高兴地抱着儿子亲个不停。喜子却哭了起来，说：“人家孩子都是先叫妈妈！我怀疑硬是弄错了，他肯定不是我的儿子！”

孙离劝道：“你别发神经了，怎么会弄错呢？你在生病，我是天天看着儿子的。出院那天是我自己从床上抱的儿子，护士都没有过手！”

亦赤格外好动，孙离带着他时常满身是汗。电视剧《西游记》正播得红火，儿子就有了个外号孙行者。有天孙离抱了儿子去教研室，亦赤爬上办公桌，打翻了几瓶墨水。曾国平虽然严肃，但在小孩面前还是不好意思作脸色。他边收拾桌子，边笑着骂人：“这个孙行者，这个孙行者！”

亦赤走路还不太稳，仍然不会喊妈妈。喜子说：“叫他孙行者也对，他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哪有这么不亲娘的孩子！”

六

曾国平上示范课，讲的是郭沫若《天上的街市》。曾国平读到“不信，请看那朵流星”，突然停下来说：“同学们，诗人把量词用错了，应该用‘那颗’，而不是‘那朵’。郭沫若是名家大家，我们为尊者讳，不去评论。同学们记住就行了，自己以后不要这么用。”

喜子回家对孙离说：“王牌老师！他还牛得不行！一点文学感觉都没有！”

孙离没有去听示范课，他听喜子讲了原委，便学了曾国平的腔调，说：“朱老师你记住就行了，不要出去议论！”

喜子说：“我才不会去议论呢！奇怪的是那么多老师听课，居然没有谁指出他的错误！大家评课，尽说漂亮话！我可怜班上那些学生，十三四岁的孩子，文学感觉就让这些平庸的老师一点点消磨掉了。”

孙离说：“你怎么知道别的老师就没有听出错误？也许别人都把话放在肚子里呢？你不照样没有说吗？”

喜子道：“我不相信他们听出什么毛病了，我看他们表情正常得很呢！依曾国平的说法，‘飞流直下三千尺’，‘白发三千丈’都要改，‘尺’和‘丈’还是非法计量单位呢！”

那年，亦赤上幼儿园了，喜子决意考研究生。刘校长坚决不同意，说：“一中不是公共厕所，想进就进想出就出！”

喜子说话也很呛人：“一中也不是监狱，教师更不是罪犯！无期徒刑还可以减刑呢！”

刘校长气得嘴皮发紫。他当了二十多年的校长，从来没谁敢这么同

他说话。刘校长拍了桌子:“朱老师我告诉你，只要我当校长，你就休想考研究生!”

喜子不依不饶，说:“我也告诉你，考研究生既不违纪更不犯法，你硬要拦着我就告你!”

刘校长听着觉得好笑，问:“告？你去告呀？告我的人多着呢，不少你一个!我倒是想知道，你告我什么?”

喜子到底有些书生气，说:“我告你侵犯人权!”

刘校长脸红脖子粗了，说:“人权?什么人权，典型的美国佬腔调!”

喜子语塞无话，只道:“我……我反正要告你!”

刘校长不再理她，埋头翻弄抽屉。喜子却不走，瞪着刘校长。她知道刘校长翻弄抽屉，其实是在整理情绪。

这时，刘校长抬起头来说:“你告我侵犯人权，不如告我抢劫!”

喜子把“抢劫”听成了“强奸”,一下子满脸通红,高声骂道:“老流氓!”

要不是有人劝解，说不定会出大事。孙离听得有人报信，忙跑去校长办公室。喜子已被同事拉着出来了，听得刘校长在里头叫骂:“简直无法无天了!校有校规，国有国法!”

刘校长气得生病了，住进了医院。他放出话来:“她想考研究生？想考行啊，我就让她考去!要是考不上，就请她自己调走!”

喜子咽不下这口恶气，发誓一定要考上研究生。亦赤上幼儿园，都是孙离和外婆早送晚接。亦赤每天回家，进门就问:“爸爸呢?”

喜子自己小时候进门总是问妈妈在不在家，她几兄妹都是这个习惯，别家孩子也是这样。喜子见儿子总是问爸爸在不在，起初心里酸酸的，慢慢就不在乎了，她一门心思攻书。

喜子最大的功夫花在英语上头，专业上花的时间反而不多。她考的研究方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她这方面的基础很扎实。

亦赤回家就爬上爬下，屋里不时听到哐当声，不是打落了洋铁盆子，就是打破了碗碟。喜子实在忍无可忍了，抓过儿子打几板屁股。亦赤嘴

巴张得老大，哭声半天才迸发而出。亦赤哭起来简直天崩地裂，叫人听着寒毛发直。孙离便抱着儿子，飞快地下楼去。儿子哭起来没完没了，孙离一边许诺给他买糖吃，一边答应他:“不要妈妈了，我们不要妈妈了。”

喜子考完了研究生，就天天盼着录取通知。她分明知道消息不会这么快，却天天往学校传达室跑。那些日子喜子很少说话，全部心思都用来等待。她从来没有失眠过，却突然晚上睡不着了。

孙离劝她：“不要着急，时候还早着呢！”

喜子都不答话，只是忍不住叹息。有天睡觉时孙离问她：“你没有信心？”

她闭着眼睛假睡，没有答话。孙离开玩笑说：“我每到这种时候，都是这么安慰自己的，我想自己不是世上最蠢的人，资质至少在中人以上，如果有一半人可以成功，我必成功！”

喜子这回说话了，道：“你真是傻！你以为研究生录取率百分之五十？”

有天孙离下课回来，见岳母领着儿子在楼下玩。外婆目光有些奇怪，望着孙离想说不说的样子。

孙离不好问外婆，只逗儿子：“亦赤，跟爸爸上去？”

亦赤说：“我不上去，妈妈在哭，我怕！”

孙离心里一惊，猜想喜子肯定名落孙山了，顾不上再说什么，忙上楼去。

孙离推门进去，果然见喜子趴在床上，肩膀不停地耸动。

孙离说：“不要哭，明年再考嘛！”

喜子只管自己哭，头埋进被窝里不理人。

孙离说：“今年就算练兵，明年再考就是了。”

喜子翻身坐了起来，双眼红肿瞪着孙离。

孙离说：“你不调走，他敢赶你？谁也没这个权力！”

喜子收住泪，一笑，说：“你等着看我的笑话吧？”

孙离说："你这是从何说起？你是我的老婆呀？"

喜子把枕边的信封递给孙离，自己冷脸望着窗外。孙离打开信封，原来是她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

孙离惊得目瞪口呆，问："啊？你这是……录取了呀？"

喜子回过头来，说："是的，录取了，你很失望吧？看你吃惊的样子！"

孙离半天说不出话，喘了几口粗气，说道："喜子你这是怎么回事呀？我在楼下就听儿子说你在哭，以为你没录取，跑回来就安慰你。既然录取了，你哭什么呀？"

喜子没回答孙离的话，只道："去年听了曾国平的公开课，我决定一定要离开一中。学校评职称，根本不看教学水平，只看谁的胡子长，还要看你在校长那里顺不顺眼。我们年纪轻轻，不知要熬到哪年哪月？这里是县城的最高学府，我们在这小地方没有退路，只好读研究生去。"

她也鼓动孙离考研究生，可孙离不肯，她也就放弃了。

过完暑假，喜子就去上海读书。孙离抱着亦赤送她上火车，她微笑着摸摸儿子的脸，说："宝宝，跟妈妈再见！"

亦赤挥挥手，说："妈妈再见！"

喜子的笑容突然僵住了，一把抱过儿子，哭了起来。她把亦赤的头紧扣在自己肩膀上，泪眼汪汪地望着孙离说："你看这儿子，妈妈去这么远的地方，他还欢天喜地的！"

开始检票了，孙离把亦赤抱过来，说："儿子真哭起来，你又会烦的。我看儿子这个性格好，长大了省得许多痛苦。你放心去吧。"

七

亦赤都快四岁了，孙离仍没有栽上一盆兰花。他找不到一个满意的花钵。晚上总是失眠，睡不着就会想些事情。不是他喜欢胡思乱想，而是脑子闲不下来。脑子要是长个开关就好了，想让它停下来就按下按钮。

很多个夜晚，他都想到种兰花，却苦恼没有好花钵。有时脑子里会涌现很多古人咏兰的句子。芝兰生于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兰草已成行，山中意味长。峭壁一千尺，兰花在空碧。春兰如美人，不采羞自献。漫种秋兰四五茎，疏帘底事太关情。名言雅句乱纷纷冒出来，有些句子也想不起是谁的了。

有天下午，他突然又想起西街那户养兰花的人家，忍不住骑单车跑去看。一抬头，他看见那阳台上又多了一盆兰花。新添的这盆兰花似乎不是栽在花钵里，而是倚石而生，石头是灰黑色的，很像一幅古画。

孙离细细看了老半天，不由得暗自叫绝。原来兰花并不生在石头里，而是栽在一截朽木桩里。那木桩风化得恰到好处，显出奇石似的纹理。

他本已看清了那是个木桩，仍觉得它像太湖边玲珑奇巧的瘦石，而那兰花却像从赵孟頫的画中移下来的。心想这是怎样一户人家，住着怎样雅致的人？

都说朽木不可雕，孙离知道有门绝活是专雕朽木的。他曾见过朽木雕品，别有一番高古趣味。那是上大学时，他喜欢逛古董店，偶然遇上的。他逛古董店，只为饱饱眼福。柜台里头的东西，样样都是天价。

他寻思着栽兰花，也想象过拿木桩做花钵，却没有上山找过。一中后面的山坡上是找不着朽木桩的，那里只有新栽的松树和杉树，都是通

直通直的没有姿态。倒是临河有些柳树蔸生得古怪，又有现成的空洞，若锯下来栽兰花，那真是绝了。前些年他同喜子常去河边散步，见过那里的柳树蔸。他也只能如此想想，那杨柳漫卷清风若干年了，败了它们实在罪过。

他几年前去河滩找过天然石钵，却被喜子撞见了，说他是神经病。他说在河滩上找花盆栽兰花，喜子死也不会相信。那放鹅的老头也不信，只当他掉了宝贝东西。没准那老头儿天天会在河滩上转圈子，反正河里那群白鹅也不会飘到哪里去。

从那天起，孙离每次出门，哪怕绕道都要走西街小巷，只是想看看那盆兰花。他很希望看到有人出来给兰花浇水。那必是一位优雅的妇人，那妇人必是衣衫闲适，白白的手腕，松松的发髻。她并不朝楼下瞟一眼，只慢慢地浇完水，掩上门进屋去了。可是阳台上的那扇门，从来就不见打开过，那碎花门帘也总是闭着。

深夜里，孙离埋头写小说，突然想起那盆兰花，忍不住倒抽一口气。他会放下笔，走到窗口，怅然良久。晚上睡不着，他也会想象那个窗口。那窗后的妇人应在三十五岁到四十岁之间，成天散淡的样子。孙离今年二十九岁。他在三十多岁之前，意想中的美人总比自己大十来岁。

他有时忍不住会在稿纸上画几笔，瘦瘦的山石旁兰草挺生。画盆栽的兰草，花钵也要画出几分高古。

宿舍墙上爬墙虎的叶子渐渐泛黄，变红，枯萎。朔风吹过，败叶萧萧零落。爬墙虎褪尽叶子，满墙枯藤就像老农手背的筋脉。孙离下课回家，抬头望着筋脉纵横的墙壁出神。他突然感到惊心动魄，人就像中了邪。脑子里似乎还响起莫名的旋律，他的眼睛微微发润。

陈意志回来，抬头望了望墙，问孙离："孙老师，看见什么宝贝了呢？"

孙离嘿嘿一笑，含糊过去了。

喜子远在上海，他俩很少通信，只通过一次电话。喜子打电话得跑到邮电局去排队，孙离就得在校长办公室守候。学校只有一部电话，放

在刘校长办公桌上。

孙离拿起电话筒，刘校长身子往椅背上一靠，双手枕在后脑勺上，眼睁睁地望着他。孙离不好说什么话，一直哼哼哈哈的，只在最后说了一句："儿子老吵着要妈妈。"

这是他编的假话，儿子成天蹦蹦跳跳，早把妈妈忘记了。喜子在那边说了什么，他也没听清楚。电话杂音刺耳，刘校长的眼神叫他额上冒汗。他只巴望快些挂了电话，脸上像爬满了蚂蚁似的不舒服。

通电话得事先写信约好时间。信一来一去半个月，孙离又不记事，有回约定的日子到了，他忘得一干二净。喜子写信回来，骂他没心没肺。两口子只通了这一次电话，再也不打电话了。

陈意志的儿子也已两岁多了。两年前，小花的肚子眼见着大了，两人匆忙结了婚。有位老师说，出一个谜语，未婚先孕，打一成语。大家都望着陈意志笑，说只有陈意志猜得出，人家是没有结婚，先出成果。原来，陈意志给儿子起名叫陈果。

陈意志憨笑着，说："你们只知道开我的玩笑！"

大家嘻嘻哈哈的，暗自都在琢磨，却没人猜出来。

孙离想了想，说："操之过急。"

出谜语的老师击掌大笑，说："孙老师太聪明了，你贡献了新的谜底，比我的谜底更有意思。"

大家就问那个谜底是什么？那位老师说了谜底：麻痹大意。

麻痹的方言谐着很粗野的词，一位女老师骂了起来，说："太黄了，简直流氓！"

孙离说："陈老师，陈果干脆改名，叫陈操之。"

陈意志仍是憨憨地笑，只道："别开我玩笑啊！"

孙离说："陈操之是个好名字，曹操不是英名千古吗？"

陈果便有了个外号，叫陈操之，也有叫他操操的。陈意志自己喊儿子果果。

果果还上不了幼儿园，小花的妹妹小英过来带他。小英瘦瘦的，脸上血色不好，看上去十三四岁。

孙离问陈意志："小英年纪小小的，怎么就不上学了呢？"

陈意志摇头笑笑，说："小英不肯上学了。"

小花在屋里都听见了，钻出门说："她还小？不小了！都十六岁了！不会读书，四年级都没上完，就不上学了！"

小花说话高声大气，孙离生怕小英听见。

小英带着果果，正在孙离家里玩。陈意志家白天没人，小英总爱带着陈果到孙离家来。陈意志是个规矩人，上班时不敢回家。孙离家总是有人的，他不在家，外婆也在家。亦赤从幼儿园回来，两个小朋友也有伴，只是经常打架。孙离下课就跑回家里爬格子，要么就是冥思苦想。果果有些闹，孙离也不烦，还喜欢逗逗他。

小英每回带着果果来，都是先站在门口，偏着脑袋往屋里望。望见孙离了，脸就红一下，喊："孙叔叔。"她是就着果果喊的。

果果站在小姨后面，伸着脑袋要进来。小英就拉着他，脸上很生气的样子。孙离就说："小英，你让果果进来玩啊。"

小英一放手，果果就像小弹珠似的弹了进来。小英的手就像拉长了的橡皮筋，飞快收了回去放在身后。小英的手没地方放似的，十个手指在身后绞着麻花。

有回果果玩小橡皮球，"砰"地砸在孙离头上。孙离佯作生气，吓唬说："果果你再闹，我杀了你小姨！"

他眼睛虎着果果，手比划着刀的样子，往小英身上刺过去。孙离手刚挨到小英身上，马上缩了回来。原来他碰着了小英的胸脯。孙离不好意思，又想小英人小懵懂，就没往心里去。

过了会儿，又听得"砰"的一响，橡皮球又砸着什么了。孙离回头看时，小英正站在他身后，脸红红的。小英骂着果果："你别吵了，孙叔叔又要杀小姨了！"

孙离回头做自己的事，心想小英未必懂得人事了？

小英在他家里玩，突然就会边跑边回头逗果果："嗬嗬，孙叔叔要杀小姨了呀！"孙离只当没听见，随她带着果果疯去。

有天亦赤回来，说："爸爸，今天老师教我们背乘法口诀。"

"你们就背乘法口诀了？"孙离听了吃惊，心想幼儿园也太性急了，"告诉爸爸，五五多少？"

亦赤歪着脑袋想了想，说："我不知道，老师只教到二二得四。"

小英带果果同亦赤玩，她望着孙离，嘴皮子微微抖着，脸涨得红红的。孙离不知道这姑娘又发什么痴了，也不理她，只忙自己的。

过了好久，突然听小英高声道："五五二十五！"

孙离回头看看，小英脸红得都冒了汗。

"小英真聪明！"孙离笑笑。

难怪刚才小英的嘴皮子不停地抖，原来她在默背乘法口诀。她可能要从一一得一背起，靠着一口气才能冲到五五二十五。幸好他没有考亦赤九九多少，不然小英的嘴皮还要抖老半天。小英难怪不肯上学了，她的脑子确实不太活。

果果喜欢在孙离家玩，亦赤却喜欢在舒刚勇家玩。亦赤每天从幼儿园回来，都要先跑到舒刚勇家里去。舒老师家买了电视机，他家只要有人，电视总是开着。孙离每天都要连哄带骂，才能把亦赤拉回来。

刘秋桂见人都是笑眯眯的，别人都叫她刘局长，孙离叫她刘姐。刘秋桂四十岁左右，一身警服很有些飒爽英姿。

舒刚勇只是学校的教导主任，刘秋桂做着公安局副局长，回家却照样干家务。同事们都开玩笑，说舒刚勇善治家政，不像孙老师在家那么窝囊。孙离就嘿嘿地笑，只道他喜欢做饭做菜带孩子，无关夫纲。

有人又说，最窝囊的是陈意志，不是孙离老师。孙老师煮饭做菜好丑也不挨骂，陈意志家务全包还天天挨骂。

陈意志就摇头说："我那老婆，工人阶级嘛！"

孙离家同陈意志家只隔几间房，他没有哪天不听小花骂东骂西的。小花每天下班，进屋就是骂人。她骂小英十五六岁了，都做得娘了，饭还不会做，家里搞得不干净，果果没有带好。骂完妹妹就骂男人，胆子比麻雀小，硬要下班才敢回家，不知道早点回来做饭。陈意志只埋头做饭，从不理她。

孙离听着不好意思，自己做错事似的。他要不是下班就往家里跑，小花也不会骂陈意志胆小。

有天孙离去舒刚勇家接亦赤，见刘秋桂穿着宽松的家居服，发髻松松地绾着。刘秋桂不穿警服，原来如此楚楚动人。舒刚勇坐在一旁看报，抬头望着孙离笑笑。他同舒刚勇打了招呼，望着刘秋桂说："刘姐，不好意思，亦赤老是在你家调皮！"

刘秋桂笑吟吟的，说："小家伙真是个孙悟空，很活泼，很可爱。你由他在这里玩，没事的。"

孙离望着刘秋桂的眼睛，他的脸就很不争气地发烧，只想快些带走儿子。亦赤看电视正看得高兴，使劲儿在沙发上蹦跳，跳得弹簧吱吱作响。沙发是舒刚勇自己做的，用的是弹簧、麻袋和旧棉絮。舒刚勇绷沙发的时候，孙离和陈意志都来帮过忙。

孙离一把扛了亦赤，提着他的小鞋，匆匆出门。刘秋桂追到门口说："别急别急，穿了鞋也不迟。"

孙离扛着亦赤到了楼下，才放他下来穿鞋。那天夜里，孙离突然又想起西街那个阳台。他想那阳台里面种兰花的女人，应该正是刘秋桂这个模样。只是刘秋桂健康丰满，兰花阳台后面的女人也许有些纤弱。

孙离上舒老师家有些不太自然了，而亦赤非得他去才领得回来。有天孙离刚下楼要去接人，就看见刘秋桂抱着亦赤下楼来了。亦赤在刘秋桂怀里哇哇地哭。

刘秋桂好难为情，把亦赤递给孙离，说："怪我没看好他，他在沙发上跳，摔下来了。"

孙离忙说没事的，手却让刘秋桂的衣襟缠住了。刘秋桂拉扯着自己的衣服，说："亦赤这小东西，蛮可爱的。"

孙离无意间瞥见了刘秋桂的乳房，他忙把目光闪开了。晚上，孙离给喜子写信，想买一台电视机。他原想起码要熬到四十岁以后，才可能有一台电视机。学校里只有刘校长和舒刚勇家买了电视机。孙离当初买单车，同事们都眼红死了，那是一辆永久牌的。当时他才工作两年，不可能有钱买单车。永久牌单车凭票供应，没有门路有钱也弄不到手。正巧他有位同学在商业局，手头有一张永久牌单车票，自己却没有钱买。孙离要了那张票，买了那辆单车。

同事们经常看见孙离蹲在宿舍楼下，小心地擦单车，再扛着单车上楼去。他现在早懒得天天擦单车了，却仍要每天扛着单车上楼。越是好单车，越容易丢。有回他在舒刚勇家看电视，正播着北京公安夜里蹲点，暗拍了小偷盗单车，真是开了眼界。小偷拿万能钥匙开单车，几秒钟就打开了。他用自己的钥匙开单车，有时卡住了还半天开不了。

亦赤长到三岁，孙离在单车后座安了一个竹靠椅。每天清早，他驮着亦赤上幼儿园，再赶回学校上课。外婆下午去幼儿园接人，亦赤总是赖着不肯走路，嚷着："爸爸车车接接。"外婆就得花五分钱，买一个油糍粑。亦赤喜欢吃油糍粑，遇事拿油糍粑哄他总是见效的。

喜子三个星期都没有回信，孙离自作主张买了一台九英寸黑白电视机。电视机天线得自己动手做。孙离托人找了些高压电线，弯弯曲曲地绕了几道，绑在一根粗竹竿上，高高地耸在屋顶。调天线那天，同事们都来帮忙，屋里的人不停地调台，又有人不断地朝屋顶打喊。孙离自己蹲在屋顶，东南西北地调着天线方向。

天线装好了，孙离进屋调台。他身后站了许多人，几乎是趴在他背上。小英趴得最近，呼吸热热的。

孙离有些受不住了，笑道："你们快把我压扁了！"

大家都往后退退，只剩小英仍趴在他背上。

孙离又笑道："小英我背你不动！"

大家只把小英当小孩，都笑了起来。小英这才站起来，仍紧站在孙离身后。

忽然听得果果喊了起来："杀人，杀人！"

大人都觉得好玩，满屋的人都望着果果笑。

陈意志说："我也好奇怪，果果口齿都不清，天天喊杀人杀人！莫名其妙！"

老师们都不明白，孙离哪来这么多钱？他单车是买得最早的，年纪轻轻的又买了电视机。原来孙离家是万元户，同事们都不知道。他爸爸办了养猪场，还承包了上万亩山林。孙离其实没问爸爸要过钱，只是家里从不问他要钱。从乡下出来的读书人，只要不背上家里的包袱，手头就很宽裕了。

当教师清贫，难免有人发牢骚，说读破万卷书，不如去养猪。孙离听着同事的议论，心里暗自好笑。心想读书人真是酸不溜秋，叫你去养猪，未必就养得好。孙离很敬重爸爸，尽管他并不喜欢养猪。

弟弟孙却不肯读书，留在家里帮老爹养猪。孙却比他小十岁。村里人都说孙却比孙离聪明，就是太顽皮了。孙却十岁时，逃学七天不见踪影。他邀上一个同学出门流浪，沿路乞讨，编故事说家里起火，父母都烧死了。恰好邻村有户人家起火烧死了人，十乡八里的人都知道。

孙却邀去要饭的同学外号猴子，读五年级。七天后，孙却和猴子回到村里，样子就真像叫化子了。衣服本来就破旧，在外头滚了几日，油乎乎，臭烘烘。

孙却背着讨来的年糍粑和大米，捱到天黑才溜进家。爸爸听得响动，一把扑了过来。孙却滚倒在地，被爸爸拖到堂屋，拿绳子绑了，吊在楼梯上，打得鬼喊鬼叫。

孙却回到学校，就有了一个外号，叫化子。村里大人都说，叫化子当得将军，猴子比他还大，样样都听他的，要他去讨饭，他就去讨饭。

猴子的爸爸嫌儿子不中用，讲："下回要你杀人，你也去杀人？"

孙离和孙却的名字，并不是爸爸原先起的。孙离上高中那年，正好恢复高考。他嫌自己名字土气，又想离开乡村去做城里人，自己改了名字：孙离。

弟弟才上小学二年级，吵着也要哥哥改名字。孙离说，你就叫孙去吧。离和去一个意思，都是要离开乡村，去吃国家粮。孙离过后想想，去字不太好听，又把弟弟的去字改成却字。

老师拿起课本问："班上怎么有个孙离？"孙离举了手，老师笑笑，名字就这么改了。弟弟的名字，也这么改了。孙离和孙却的名字被人喊了半个学期，爸爸才知道两个儿子改名字了。爸爸也没说什么，只吼了三个字："鬼名堂！"

孙离爸爸读过几年书，又在苍市 508 厂工作过，比别的乡下人聪明，政策活了他就成了万元户。孙离小时候不知道 508 厂是怎么回事，却从小感受到它无形的荣耀。小学来了新公办老师，村里民办老师会专门说："孙离爸爸是从 508 厂下放的。"生人听了这话，好像就高看他家了。

孙离爸爸成了万元户，有次在县里大会上发言，脱开稿子讲了几句："当时我从 508 厂回来，你晓得的，政策上说好是暂时回乡支持农业生产，国家需要的时候再回到工厂去。我服从组织，听从安排，卷起铺盖就回来了。我扛着锄头等了几十年，你晓得的，国家没有再招我回去。搭帮现在政策好，我发家致富了。"

孙离家里夜夜高朋满座，老师们没事都来看电视。电视的效果很不好，经常雪花飘飘，沙沙地响。每逢这种时候，老师们就会说："电视台，电视台。"他们说的是电视台信号不好，并不是孙离家电视机出毛病了。

孙离也很够朋友，陪着大家看电视。很长一段时间，他晚上也没有写小说。外婆总是感慨几句现话："古人说的话，都会兑现的。古人说千里眼、顺风耳，不都兑现了吗？电话就是顺风耳，早就有了。如今又有了电视机，不是千里眼吗？"

不管什么电视节目，大家看得眼睛都不眨。孙离最讨厌电视里的商品信息，那些厂长、经理永远在打电话，要么双手叉腰站着，要么坐在办公桌前。亦赤把很多商品信息背得滚瓜烂熟，一天到晚嘴里喊着电话多少，电挂多少。亦赤最喜欢背一个猪饲料的商品信息，好像他知道自己爷爷是个养猪专业户。

孙离家有了电视机，小英就时时守在他家。她每回进屋前，都先立在门口，偏起脑袋望着孙离，先不让果果进屋。果果就伸着脑袋往前钻，扯脱小英的手弹进屋里来。外婆出去买菜，小英就会说孙叔叔要杀人。孙离只装糊涂，瞪着眼睛说："小英，别疯啊！不然真杀了你！"

有天小花又是咒骂，陈意志忍无可忍，回了几句嘴。这下可翻了天，小花把锅碗瓢盆摔得满地。同事们看不过去，都出门劝解。也都知道小花是惹不得的，只劝陈意志少说几句。小花却越是人多越上劲，拍手跳脚地骂得嗓子都哑了。小花骂得不耐烦了，扭屁股就回娘家去了。果果哭着喊妈妈，小花头都不回。

小英吓得在旁边哭，也不知道去抱果果。陈意志追上去抱了儿子，就像对不住大家似的，回头赔笑着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同事们宽慰几句，都散去了。陈意志收拾走廊，地上满是饭菜和碎瓷片儿。孙离说："陈老师，就在我家吃点东西算了。"

陈意志说："我不想吃，你们吃吧。"

外婆说："陈老师你快吃点东西，去接小花回来。"

陈意志真没胃口，孙离也不勉强了。小英带着果果过来吃了饭。小英低头吃饭，没说一句话。果果也没有平日闹，饭吃得没声没响。

突然听得外头闹了起来，有人声音如雷，喊道："老子打死你！"

孙离出门看时，见陈意志被人压在地上骑着，那人挥着老拳往下砸。

孙离忙上前劝解，忽听小花在旁喊道："孙老师，我自己家里的事，你不要插手！"

孙离不听，上去抱住那人。那人力气天大，两个膀子一撑，差点儿

把孙离掀翻。

孙离大声喝道："小花，要打死人的！"

小花回道："不要你管，死人我兑命！"

几个男老师听得响动，也都跑出来了。大家一拥而上，七手八脚的，才把那人拉住了。

那人红着眼睛骂道："狗日的，你敢欺负我姐姐，老子打死你！"

陈意志从地上爬起来，说："老虎，哪个欺负你姐姐了？大家都是看着的，你姐姐天天欺负我！"

原来是小花的弟弟，外号叫做老虎。

小花免不了又是咒骂："臭知识分子！臭老九！知识越多越反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小花骂的话，都是多年前的老皇历。如今骂臭知识分子的人仍是有的，那都是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小花不到三十岁，竟然还是这般见识。

陈意志脸上满是尴尬，说："你别骂了好不好？在场的就我的知识最少，我是体育老师，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我最不反动！"

小花知道自己骂了所有老师，噘着嘴巴进屋去了。老虎横着眼睛哼了几声，也走掉了。没人理他，有些无趣，便回头说："下次看你再敢！"

孙离听惯了小花咒骂，早见怪不怪。却没想到她如此刁泼，家里还有那么个蛮横弟弟。因又想到小英，一个头脑简单的姑娘，她要靠家里人照顾，只怕是靠不住的。

第二天，陈意志脸上青是青红是红，不好意思望人。他闪了孙离一眼，摇头笑道："我真是太天真了！原先总想，工人阶级感情朴实，找个工人做老婆，心里踏实些。"

孙离敷衍道："小花人还是好，就是脾气大些。"

陈意志说："你家朱老师，知书达理，修养那么好。快放寒假了，朱老师也要回来了吧？"

"应该快回来了。"孙离又说，"陈老师，你身上肌肉鼓鼓的，怎么只

有挨打的份？”

陈意志摇摇头，说：“他毕竟是小花的弟弟，我怎么动得了手？”

陈意志家安宁了几日，又回到平常的样子。小花进门仍是骂人，从小英骂到男人。陈意志再也不敢回嘴，小英带着果果躲在孙离家看电视。

快放寒假了，孙离更是清闲。他出了两套试卷，就没什么事了。他只有两堂监考，别的时间都守在家里。小英带着果果，天天守在他家看电视。外婆慢慢有些嫌小英，讲：“电视都滚热的了，不会烧坏？”

孙离明白外婆的意思，就讲：“妈妈你放心，电器放着不用才会坏。”

“你也变得像喜子了，尽对着我来。”外婆讲孙离，“不会烧坏，也要用电呀！”

孙离笑笑，说：“妈妈，我讲的是科学。电器不用，电路就会受潮生锈。”

八

孙离出去买菜，刚走到校门口，忽听有人打招呼：“孙老师，出去呀？”

他抬头一看，原来是刘秋桂，正望着他笑，说：“正在构思吧？吓着你了。”

孙离红了脸，一时语塞。刘秋桂说：“我家老舒说，孙老师是个才子，作家。作家嘛，脑子是闲不住的。”

孙离就摇着头笑，说：“舒老师是在挖苦人，我一个字都没有发表，世上哪有这种作家！”

刘秋桂的警服很熨帖，胸脯显得格外丰满。孙离同刘秋桂客气几句，匆匆走掉了。他两耳发热，怕刘秋桂留意到他的眼神了。他肯定瞟了刘秋桂的胸脯，人家会怎么看他？她可是职业警察！世上男人是否都像他

这样满肚子坏水？他很快就买好了菜，又在菜市场逛了好久，脑子里尽是乱七八糟的事。他又想到西街那个养兰花的阳台，总想象那碎花门帘里面有个漂亮女人，长得也像刘秋桂。

孙离回到家里，见外婆接亦赤去了，小英带着果果在他家看电视。他开始做饭，洗菜，切菜。他不敢同小英待在一起，怕她喊孙叔叔杀小姨。平时他在房间写作，小英没多时却会跑到他那边去，说话天上一句地上一句。

外婆接了亦赤回来，屋里马上就热闹了。亦赤同果果玩皮球，嘭嘭地响。每听得“嘭”的一声，孙离身子就跳一下，担心砸碎了东西。

孙离做好了饭菜，问：“果果，就在孙叔叔家吃饭吗？”

小英就拉着果果回去，说：“我家的饭也做好了。”

孙离家正吃着饭，听得小花高声骂人：“家里的筷子都像火烧过的，真是出鬼了！”

没多时，听得啪啪的响声，马上又听得小英的哭声。孙离忙出去解劝，拉着小英到自己屋里来。小花追到孙离家门口，骂道：“孙老师你说说，哪有这么傻的人？她在藕煤炉上烧热了筷子卷头发，一双双筷子都烧得漆黑！”

孙离看看小英，她的头发乱七八糟的。他劝小花回去忙去，叫小英在这里玩玩。小花却硬要拉妹妹回去，小英哆嗦着往孙离身后躲。

外婆说：“小英就回去吧，姐姐也不要再打她了。才十几岁的人，知道什么呀！”

“知道什么呀？做得娘了！”小花说着就抄到孙离身后，拉着小英出去了。倒是没听得小花再打人，骂声仍不停息。

外婆自言自语，说：“小英这妹子，也是不太懂事。”

过了几天，喜子放寒假回来，孙离去火车站接人。他先天晚上就同儿子说好了，一早就接妈妈去。火车凌晨六点半到站，亦赤闭着眼睛赖床。孙离连哄带骂，才把儿子弄醒了。到了火车站，他让儿子骑在肩上，站

在出口，伸长脖子往里头打望。两趟火车差不多同时到站，也许是太早了，广播员懒得报车次。人流奔涌而出，不停地有人问：“这是哪里来的火车？”

孙离没有问人，只尖着耳朵，听人家的回答。他还没听见有人说上海，老远就看见喜子了。她的小马尾随意地扎在脑后，脸的轮廓整个儿露了出来。她的脸长得好看，乌黑的眼睛，柔和的鼻梁。孙离胸口开始发空，抿着嘴巴笑了起来。

喜子却还在四处张望，没有看见他们父子俩。

孙离说：“儿子，妈妈在那里，快叫妈妈！”

亦赤使劲揉着眼睛，睡意未消。孙离腾出手来，高高地招摇。喜子终于看见他了，却被挤在人流里，只能一步一挪。出站口的人也多，孙离也被挤得步步后退。他退到空阔处才把儿子放下，伸手去接喜子的行李。

依孙离的冲动，他会上去拥抱喜子。他朝喜子笑笑，拍了拍她的肩。喜子的脸泛着嫩红，看上去更年轻了。喜子低头望着儿子，说：“儿子长好高了啊！”说着就伸手过去。亦赤有些怕人，往后退了几步。

孙离推着儿子的背，说：“快叫妈妈！”

喜子蹲下来，抱起儿子，说：“儿子都不认识妈妈了吧？”

亦赤趴在喜子肩上，没有喊妈妈，只说：“我要坐车车。”

孙离事先把儿子的座椅移到了三角架上，单车后架空出来驮人。喜子跳上后架，搂了孙离的腰，哆嗦着说：“好冷！”

孙离问上海的天气，问得有口无心。喜子也没认真想上海的气候，只说冬天哪里都冷。喜子的手无意间放在了孙离那地方，孙离嘿嘿笑着，说：“真是冷，哪儿都冻硬了。”

喜子便在孙离背上咬了一口。隔着厚厚的棉衣，孙离仍感到了疼痛。

亦赤突然大声吆喝起来，喜子听着奇怪，问：“儿子这是干什么呀？”

孙离笑道：“儿子在背猪饲料广告。”

喜子笑了起来，说：“这个倒是像你，背东西厉害。”

她知道家里买了电视，就说："收到信时也快放假了，就不回信了。"

吃过早饭，外婆对亦赤说："妈妈坐了一个晚上的火车，让妈妈睡觉，你跟外婆玩去！"

亦赤不肯出去，他要在家里看电视。孙离和喜子都明白外婆的意思，只当什么都没听见。外婆就拿油糍粑哄外孙，还说带他到百货公司去玩。百货公司门口装了几个电动木马，每天都有小孩排着队玩。外婆平日只说那东西太骗人，两毛钱一个铜板，一块钱玩五次，一下子就完了。一块钱，买得半斤肉。

喜子从背包里掏出一个小纸袋，说："儿子，妈妈给你买了糖。"

外婆接过糖，塞给亦赤，说："妈妈买的糖，上海的糖！"

亦赤拆着纸包，仍站着不走。

外婆说："妈妈都给你买糖了呢。"

喜子就红了脸，说："妈妈，你就让他在家里玩吧，我睡那边屋。"

外婆板了脸，硬拉着亦赤出去了。

孙离去阳台灶上打热水，见小英站在走廊里，偏起脑袋望着他。果果要去他家看电视，叫小英一把拉住了。

孙离笑笑，说："果果出去玩玩，阿姨一个晚上没睡，要休息。"

小英脸红着，拉着果果回自家屋去了。

孙离打水进屋，火急火燎地抱着喜子。被子里冷得要命，两人的手脚也像冰块，只有嘴唇是热的。孙离把双手搓热，才开始抚摸喜子。她先是喘息着喊妈妈呀妈妈呀，最后就喊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喜子活过来了，说："你去打开行李包。"

孙离问："你要什么？"

喜子不说话，只推推他。孙离弓着身子，哆哆嗦嗦地下床去。拉开提包，见里面叠放着喜子的衣服。

孙离又问："你要拿什么呀？冷死我了！"

喜子说："你把上面衣服拿出来。"

孙离往外头拿衣服，喜子嚷了起来："我衣服叠得好好的，你一拿都成腌菜了！"

孙离说："我是这样的，你不是不知道！"

拿完上头喜子的衣服，下面是给儿子买的衣服，最下面是硬硬的一大块。

孙离问："什么呀？"

没等喜子答话，孙离已把东西拿出来了。原来是件呢子大衣，深咖啡色的。大衣肩头衬得很挺括，摸着感觉硬硬的。

孙离抱着大衣钻进被窝里，说："哪来钱买这么好的衣服？"

喜子说："少废话，你起来试试。"

孙离哆嗦着起床，穿好衣服，套上呢子大衣。喜子仍躺在床上，仔细看了看，说："很好，很好。"

孙离拿起桌上的小圆镜，像打手电筒一样上下照着，心想真的像回事儿。

喜子说："我说家里要装个大穿衣镜，你说不用。"

孙离反复照了镜子，发现里头的衣服同呢子大衣不配了。孙离里头穿的是夹克、桃领羊毛衫和敞着领扣的衬衣。

喜子见孙离老是扯着里头的衣服，好像看出了他的心思，说："你里头应该穿西装结领带。"

孙离说："算了算了，我还是将就一点算了。"

孙离只有一件瓦灰色西装，三十五块买的，身后的开口很不熨帖，老是高高地翘着。孙离只穿过几次，再不肯穿了。

喜子看见桌上有几张画兰草的稿纸，开玩笑说："作家要自己画插图吗？"

孙离笑道："研究生同志，别讽刺我行吗？"

"我哪里讽刺你？作家自己画插图不是没有啊，《红楼梦》里不是有通灵宝玉和金锁的插图吗？只是这书经手的太多，不知道是不是曹雪芹

画的。”喜子翻了几张孙离的画看，“你随手画的画其实很好，我是画不出来的。你这是用钢笔画的，你认真学学，会画得更好。”

第二天，喜子领孙离上街买了一套藏青色斜纹西装。套了呢子大衣，结上瓦灰色领带，真像那么回事儿。孙离心想呢子大衣和西服，穿是穿不坏的，今后还可以传给儿子。喜子听了他的想法，笑道：“真到了儿子那时候，天知道流行什么？”

“西服是经典款，哪有过时的？呢子大衣的款式也是经典的。”孙离又说，“我发现衣服潮流，也是风水轮流转的。七十年代流行小脚裤，八十年代流行喇叭裤，后来又是直筒裤吃香。这几年你看看，又流行小脚裤了。七十年代的裤子要是还留着，拿出来穿最时髦了！”

喜子说：“你观察倒是仔细啊，真可以当作家。”

孙离听喜子这话，好像带着刺。她不相信他写小说会出头，只是现在不怎么说他了。孙离拿不出东西来，心里也没有底气。他推着单车，逆风深深地呼吸，掩饰着叹息。

默默地走了一会儿，孙离没话找话，问道：“大衣多少钱？”

喜子说：“一百八十八。”

他没想到会这么贵，问：“哪来钱买这么贵的衣？”

喜子说：“还不是牙齿缝里省的？”

孙离说：“我不要你省，大学的伙食本来就不好。”

喜子说：“我帮导师做课题，有课题经费，给了我两百块钱。”

孙离听着新鲜，问：“读研究生还发钱？”

喜子说：“导师出书，研究生帮着写，上头本来也拨了钱，拿一点给研究生，也是惯例。”

孙离问：“给多给少，有标准吗？”

喜子说：“只看导师大方不大方。”

孙离又问：“你的导师呢？”

喜子说：“我们李老师人好，还行。”

孙离忍了忍，问：“李老师多大年纪？”

喜子望着孙离，笑道，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想问的就是这句话。李老师快六十岁了，一个老头子，你放心吧。”

喜子把话讲破了，孙离倒红了脸。他跨上单车，说：“上来吧，我带你去看个地方。”

孙离驮着喜子到了西街，去了那个养兰花的阳台下，说：“你看，这户人家的兰花真漂亮！你看那盆兰花，我以为是栽在石头里，原来是栽在朽木桩里。”

喜子看看兰花，问孙离：“你没事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我是不经意看见的。县城有多大？骑单车一溜就过来了。”孙离说。

喜子瞟着他说：“你想象栽得出这么漂亮兰花的，一定是个漂亮女人吧？”

“我就没见过漂亮女人？”孙离说得云淡风轻，心里却是尴尬的，喜子猜准他的心思了。

喜子坐在单车后座上，望着那个慢慢远去的阳台，说：“一盆兰花，叫你这么放不下？”

孙离说：“我想栽兰花，不是一年两年了，你是知道的。”

喜子说：“那你栽呀？只听你说，从来不见你动过手。就像你写小说，这么多年了，没见一个字。”

话说到了孙离的痛处，他回头瞪了一眼，却看不到后座上的喜子。喜子看不到他的脸色，又说：“你比我早工作几年，早早地进修，现在博士都毕业了。”

孙离回头说：“我读博士了，你就不是我老婆了！”

“我迟早会读博士的，那时再离婚还是现在离婚？”喜子说着这些话，听上去居然很平和。

孙离也很平和，说：“随你吧，你打报告，我签字！”

喜子说：“报告你打，你文章写得好些。”

孙离说："那还是研究生写得好些。"

真是碰鬼了，怎么说着说着，就说到离婚了呢？两口子生着闷气，一直回到家里。喜子在她妈面前向来由着性子，进门板着脸她妈也没当回事。她说晚饭不想吃，钻进被窝睡觉了。

天很晚了，娘要睡觉了，走进喜子房间说："你弟媳快要生了，我得回去。你看是再请人呢，还是怎么办？"

喜子半天才说："我不知道。我寒假二十来天，过年就到上海去了。"

孙离早也进屋来了，他知道喜子还在生气，怕再说多了没有好话出来，就说："妈，您放心回去。亦赤这么大了，我早送晚接，可以的。饭菜我又不是不会做。"

岳母对孙离说："你白天要上课，晚上写字到很晚，哪顾得过来？"

孙离说："我顾得上，不要请人。"

娘猜他们两口子肯定是斗气了，只作糊涂，回屋睡去了。亦赤这几天跟外婆睡，早睡着了。孙离也没有写东西，熄灯抽了半天烟，才摸索着上床。

喜子听得他脱衣服，身子往床里头滚了过去。孙离躺了下来，心里自然也是有气。想想女人嘛，就喜欢使小性子，不去计较。他去拉喜子的手，喜子把他甩开了。

孙离说："你误会了。我说的是如果早去读研究生、读博士，肯定就再回不了这个学校，哪里碰得上你这么好的老婆？这就是缘分啊！"

喜子没有答腔，她的呼吸匀和起来，慢慢睡着了。孙离却睁大眼睛，窗帘透着微弱的天光。他想起爱历元年的誓言，心里便一团乱麻。他数学不太好，半天推算不出爱历今天的年月日。

孙离好像刚刚睡着，就听得岳母起床的声音。眼睛里像长满了刺，睁开就泪水直流。他闭着眼睛揉了老半天，咬咬牙起来了。天冷得让人直哆嗦，牙齿就像敲木鱼。

冬天起床本是件很难的事，可他今天没怎么恋床。身边躺着冷冰冰

的喜子，他也不想再赖在床上了。他这么想的时候，觉得有些害怕。

早几天，孙离知道喜子要回来了，恨不得日子过得快一些。没想到两人见了面，无头无脑的不高兴。学校本来也放假了，孙离教的是高三，还要补十天的课。

他摸黑出了房门，到阳台上洗漱，把手表贴到鼻尖上，才知道起得太早了。幼儿园已经放假，他清早不用送人。既然起床了，就懒得再回到床上去。他轻轻下楼，出去吃了早点，又去操场兜了几圈，才赶去教室上课。

课间休息，孙离去教研室喝水。同事们知道喜子回来了，免不了问长问短。有人看出他眼圈发黑，只道他肯定是通宵鏖战了。孙离没有兴趣开玩笑，哼哼哈哈，有口无心。曾老师笑笑，说："你们也真是的，人家久别胜新婚，哪有心思谈别的？"

"孙老师，喜子研究生毕业要重新分配的，你让她再回到一中来？"有人问了这话，大家都望着孙离。

"好说，离婚嘛！"他说这话面带微笑，却把大家弄得很难堪。

孙离中午回家，见喜子陪着儿子看电视。小英带着果果也坐在里头。小英推推果果说："叫孙叔叔！"

果果望着电视，像什么都没听见。小英就端着果果的肩膀，朝门口扭了过来，说："叫孙叔叔！"

果果身子朝着孙离，眼睛仍望着电视，脖子拧成了麻花，只是不喊人。

孙离笑道："果果很乖！"

孙离说罢，去对面房间看看，没有看见岳母。阳台上冷火秋烟，知道岳母已回家去了。孙离也不问喜子想吃什么，一声不吭去阳台上做饭。突然听得果果大哭，一定是小英打人了。猛地听得关门声，孙离回头看看，见喜子去了对面房间。

小英拉着果果出来，果果抽抽搭搭地哭。小英没有马上回去，跑到孙离身后，问："孙叔叔做什么好菜？"不等孙离答话，小英又回头揩着

果果的眼泪，“果果不哭了，再哭孙叔叔要杀了小姨！”

陈意志打了饭回来，喊：“果果，吃饭了。”

小英拖着果果回去了，孙离突然想起儿子一个人在看电视，忙跑去看了看。他拿锅铲指着儿子，说：“不要乱爬，妈妈要生气的！”

亦赤说：“我没有乱爬呀？”

没想到喜子站在他身后，说：“你就是这么同儿子说他妈妈的，难怪儿子不认妈妈！”

孙离舌头打了结，回阳台上去炒菜。儿子同妈妈这么陌生，孙离也弄不明白。当初喜子不肯生孩子，未必亦赤在肚子里知道了？喜子怀上亦赤头两个月，天天嚷着要把孩子打下来。她有天突然说把孩子生下来算了，孙离都不知应该摇头还是点头。记得那天夜里，喜子躺在床上，很久都没说话。孙离也躺下了，等着同她吵架。她静无声息，孙离以为她睡着了。喜子突然扑进孙离的怀里，哭着问：“我们真想要这孩子吗？”

说好了要把孩子生下来，喜子把头埋进孙离的怀里。孙离不知道她怎么想通了，只隐约感觉她内心某道堤坝决了口，一潭死水顷刻间白浪滔天。他也不想细问，她不想说的话，问了也白问。

当年他俩打完结婚证，孙离望着喜子突然觉得陌生。他想自己要同这个女人终生相伴，顿时惶恐不安。他从来没有把这个闪念说出来，永远不会告诉她。天知道她又有什么心思瞒着他呢？她是否早就后悔同他结婚了？

今天孙离做的是土豆烧牛肉，他家三天两头做这道菜吃。孙离摆好饭菜，喊道：“吃饭了！”不见娘儿俩起身，他又喊了几声。孙离把饭盛好了，拿筷子敲敲碗。喜子低着眼睛，走到了饭桌边。亦赤端了饭，仍回到沙发上看电视。孙离想骂儿子，怕喜子见怪，就忍住了。

喜子吃饭天生的慢，嘴里轻轻嚼着的时候，筷子就在碗里轻轻地扒着，好像数着饭粒儿。孙离吃饭却是筷子、碟子、嘴巴都发出响声，又不停地打着响鼻，鼻尖上还冒汗，就像耕地的牛。乡下人说，吃饭出汗，

就是辛苦命。

孙离都快吃完了，突然发现喜子没怎么吃菜，就问："土豆烧牛肉，你最喜欢吃的呀？"

喜子说："我吃呢！"

却总不见她往碗里动筷子。她只吃豆芽菜，轻轻地嚼着，响声脆脆的。孙离突然反胃，差点儿吐出来。他听着喜子嚼豆芽菜的脆响，想起小时候听过的熊外婆的故事。熊外婆把小女孩吃了，发出咔吱咔吱的响声。孙离不喜欢吃脆骨，就因为从小听了这个故事。

屋里天天烧着炭火，地板上、凳子上、桌子上，总是厚厚的白灰。一天抹几次，仍是满屋子灰。床上肯定也尽是灰，只是没那么显眼。喜子不太肯出门，坐在家里不停地看手表。她好像改掉了看书的习惯，成日枯坐。

孙离说："我给你去买些书来看？"

喜子说："哪里还有书买！"

新华书店越来越找不到书了，里头也没有几个顾客。孙离记得小时候进城，必定要去新华书店。里头总有很多人，埋头在书架前翻着。他那时候也没钱买书，去书店只是东翻翻西看看。

寒假二十几天，孙离做过几次土豆烧牛肉，喜子都没有动筷子。他猜喜子在上海半年，口味已经变了。

九

孙离送喜子去火车站，路上说："儿子上幼儿园，今天给他请个假就好了。"

喜子坐在单车后架上，说："儿子送不送一回事，他同我一点不亲。我走了，你也不要把他的座椅移到后面来，让他天天贴在你心窝窝里。他是你一个人的儿子。"

孙离故意逗笑，说："我哪有本事一个人生儿子？我哪怕是只母鸡，生的蛋也该是受精卵啊！"

火车晚点，坐在寒冷的候车室，时间很难挨。孙离老往外面打望，喜子说："你急就先回去啊。"

孙离说："我是望单车。火车站小偷多，说不定你眼睛眨一下，单车就不见了。"

"你最好是眼睛眨一下，我就不见了。"喜子说。

孙离拉着喜子的手，说："喜子，虽说老夫老妻，不再卿卿我我，但也不要说话就是气话啊。你在外面读书，我在家里又要教书，又要带孩子。想想这些，你也不该生气呀！"

"不是在医院抱错了，就真是生了个白眼狼。我后悔，不该要孩子。"喜子说得伤心，却没有眼泪。

孙离知道越说会越不开心，就不答腔了。

只要听到广播响，旅客们就站起来，时刻准备冲锋陷阵。

孙离不知为什么，总觉得背上不太自在，身子忍不住扭来扭去。

喜子又说："你不耐烦就先回去吧。"

孙离说："我哪有不耐烦？只是身上不知道哪里不熨帖。"

"我走了你就熨帖了。"喜子说。

喜子没听见报自己的车次，坐在凳上把头抬得高高的。她同孙离隔着背包坐着，孙离把手压在背包上。他刚才走神，没有往门外望单车。他突然想到单车，身子就颤了一下。回头看看，单车还停在那里。单车上了两把锁，前轮上是专用单车锁，后轮上是铁链锁。

孙离没有听清报车次，喜子已站起来了。她刚刚提起背包，旅客们已蝗虫似的拥到了检票口。

孙离说："别去挤，你挤他们不赢的。"

"他们挤的只是一趟车，一个座位。"喜子望望孙离，"我不会为这些东西去挤，我得从这个鬼地方挤出去！"

孙离没有答话，心里却想：你挤吧，你挤出去，我就老死在这个小地方。

喜子卷进人流里，她的后脑勺越来越远。一进站台的门，就连后脑勺都望不见了。

孙离推着单车走了半里路，才骑上车慢慢地游。他完全想不清楚，为什么生活会变成半死不活的样子。假如没有从农村出来，自己同孙却一起在家帮爸爸养猪，日子也许会过得简单？

回到学校，老远就望见小英带着果果在楼下玩，孙离只装着没有看见。他把单车扛到楼上，靠在走廊里锁好。刚进房间坐下，就听得果果奔跑的脚步声。

"孙叔叔，我要看电视！"果果在敲门。

小英说："别吵，果果，叔叔会杀小姨的！"

孙离不忍心把果果关在外面，开了门，说："果果，说好了，你和小姨在这边看电视，孙叔叔在那边房间做事，不准进来吵我。"

果果望着小姨开电视，顾不上回答孙离。小英手在开电视，眼睛却望着孙离。孙离只当没看见，说："果果，别乱爬，叔叔那边去了。"

孙离坐下来看书，没多时听到敲门声。

开门一看，小英站在门口，偏着脑袋。

孙离问："有事吗？"

小英说："没事，我看看。"

"小英，你好好看着果果，我这里有什么看的？"孙离说。

小英站着不动，抬手撩了撩刘海。孙离这才看见，小英的刘海有些微卷，眼睛亮闪闪的。心想，小英又烧热筷子卷过头发了。

孙离笑笑，说："小英，你的头发很漂亮。"

小英脸一红，跑进对面房子去了。孙离关了门，坐在书桌前摇着头笑。

小英不像她姐姐讲的那么笨，却又真的有些扯不清。

孙离身上仍觉得不自在，忍不住扭着肩膀。他在火车站扭着身子，喜子讲他不耐烦，实在是冤枉他了。

晚上，孙离脱衣服睡觉，忍不住摇摇头笑起来。原来，冬天太冷，他两件羊毛衫重着穿，又要图方便，两件羊毛衫同脱同穿。今天早上送喜子，衣服穿得太急了，只穿好了一件羊毛衫，里面那件羊毛衫放在背上背了一整天。衣袖里塞着衣袖，他居然也没有察觉。难怪整天都不自在!

开春不久，小花不再去上班，天天守在家里发脾气。那家皮鞋厂关门了。她自己回家闲着，不用小英带果果。

小英要回家那天，守在孙离房间说了好久的话。孙离正在写小说，听她说得天上一句，地上一句，他心不在焉地应着。

“我要去上班呢。”

“我要到果品公司去上班。”

“哥哥给我找了工作。”

“我哥哥老虎好多朋友。”

“我要去上班了啊。”

孙离看看手表，时间本来还早，却说：“小英，我要去接亦赤了。”

小英说：“我不来姐姐家了，我要回家了。”

孙离把门拉上，说：“回家好呀？”

小花听见小英声音了，喊道：“你还没走？你磨个死呀！”

孙离望见小花站在她家门口，就说：“小英很懂事，专门找我说再见呢！”

“她还是小孩子？都嫁得人了！还像幼儿园小朋友一样说再见！”小花瞪着她的妹妹。

孙离扛了单车下楼，想着小花说的这些话，又想起她那土匪弟弟老虎，不知道那是怎样的一户人家。可怜那陈意志是个老实人，怎么同这一家人过日子？

出了几回大太阳，又落过几场大雨，热上几天又凉上几天，夏天慢慢地到了，长袖衬衫穿不了几天就得穿短袖衣。亦赤长得快，去年夏天的衣服已经短了。孙离领着亦赤上街买衣服，老远看见有个姑娘像小英。孙离对儿子说：“亦赤，看见了吗，那是小英阿姨。叫阿姨！”

亦赤坐在单车后座上，顺着爸爸手指的方向，一下子就看见小英了，大声叫喊：“小英阿姨！”

小英听见了，回头望望，只停了一脚，飞快地跑掉了。孙离觉得奇怪，不知道小英为什么要跑。也不多想，领着儿子买衣服去。

回来的时候，正好碰到小花，顺口说：“小花，我在街上碰到你妹妹，亦赤喊了她，她听见了，也不答应，跑掉了。”

小花脸上冰冷的，说：“她？哪个晓得！”

没过几天，陈意志看见孙离，刚想躲开，又走回来，搓脚摸手的，老半天才说：“孙老师，有句话，我真不好启齿。”

“什么事陈老师，你说呀？”

陈意志摇摇头，说：“我是不相信。”

“什么事嘛！”孙离有些急了。

“我还是开不了口，反正我是不相信。”陈意志说着就走开了。

孙离骑着单车去幼儿园，一路上想着陈意志的神色。陈意志虽说是个粗人，平日也是有话就说的，今天怎么吞吞吐吐呢？未必学校出了不好的事，陈意志不愿做长舌妇传话？

亦赤回到家里，打开电视看动画片。孙离去食堂打饭，一会儿就回来了。他同儿子两个人吃饭，懒得餐餐做。亦赤吵着不肯吃了，他才勉强自己做饭。

孙离提着饭菜回到楼上，听到有人高声叫喊：“姓孙的，你滚出来！”

孙离没听出是谁在叫喊，也不知道是喊哪个姓孙的，楼上住着三位孙老师。孙离上了楼，看见是老虎舞着拳头，嘴里骂着难听的脏话。差不多每个门口都伸出个脑袋，走廊里只有老虎一个人。

孙离问一个伸出来的脑袋："出什么事了？"

那个脑袋摇了摇，缩进去了。

老虎听见孙离声音了，回头一望，捏着拳头骂道："姓孙的，他妈的我以为你躲在屋里！"

"老虎，你做什么呀？"

"做什么？老子打死你！"老虎说着就朝孙离打过来。

孙离手里提着饭菜，只好往后面躲。躲了几下，拳头仍是上脸了。孙离把饭菜丢在地上，同老虎对打起来。孙离自小在乡下滚大，力气比老虎还大。老虎边打边骂，孙离只闷声出拳。走廊两边放了很多盆盆罐罐，都被踢得飞的飞，碎的碎。

陈意志终于从屋里出来，一把箍住老虎，说："老虎，别话都没问清楚，动手就打人。"

老虎往后踢着他姐夫，骂道："你他妈箍着我干什么？未必你也有份？"

孙离这时才说："老虎，我看在你姐姐姐夫面上，没有对你下狠手。告诉你，打架你不是我对手。你讲，为什么无缘无故找我打架？"

老虎一跳一跳地骂娘，想从陈意志手上挣脱出来。小花站在门口，阴阳怪气地接了腔："我的面子不要哪个看！我老虎是个明道理的人，他不会无缘无故打人。你哑巴吃饺儿，自己心里有数！"

"我心里有什么数？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们家的事了？"孙离问。

老虎手指着孙离，骂喊着："姓孙的，你讲是公了还是私了？私了就进你屋里讲话，公了我就去派出所报案！"

孙离听得头都蒙了，问："我有什么事要和你公了私了？"

老虎偏着脑袋问："你要我当众讲出来？你要我当众讲出来？"

小花喊道："老虎，你不要面子，我还要面子呢！你怕那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事？你到他屋里讲去！"

孙离怕吓着儿子，说："我屋不是公共厕所，哪个想进就进的！你有话想讲，就到你家去讲。"

孙离不管小花答应不答应，推开她就进了她家房子。老虎进来问："杂种，你自己讲，这事有好久了？"

孙离问："什么事？"

小花讲："你不要装糊涂了！你是哑巴吃饺儿，自己心里有数！"

孙离望着陈意志，问："陈老师，你们家这是干什么？"

陈意志不好意思望孙离，埋着头说："小英有了。"

"小英有什么了？"孙离还没有反应过来。

"他们讲你睡了小英。"陈意志说。

"我们讲？我们讲？"老虎把桌子一拍，骂他姐夫，"你这个吃里扒外的家伙！我们未必冤枉人了？小英自己讲的！"

孙离听了，气是气得要死，心里却轻松了，讲："你们就公了吧。老虎，小花，你们快去报案！"

陈意志急得不行的样子，忙说："孙老师，我讲这事还是私了算了。传出去太难听，你跳进黄河都洗不清。"

孙离对陈意志说："陈老师，我没什么事，私了什么？你下午碰到我，你说不好启齿，说的就是这事？你也讲你不相信有这事呀？"

"我讲私了，是把话讲清楚。有这事就有这事，没这事就没这事。"陈意志怕老虎，说这话时目光有些畏缩。

老虎果然对陈意志凶起来，说："你早就通风报信了？你这个吃里扒外的家伙！"

陈意志实在忍不住了，骂道："老虎你别太过分了！我好歹是你姐夫！小英讲话天上一句地上一句，你不是不晓得！"

小花白了她男人一眼，说："小英人不聪明，哪个和她睡觉，她还是讲得出的。"

孙离站起来，讲："我不奉陪了，我儿子还等着吃饭。你们去报案啊，派出所不远，几脚路就到了。"

老虎也站起来，指着孙离说："告诉你，不管公了私了，没有一千块

钱的青春补偿费，我会打死你！”

“小英是个好姑娘，你们要问问自己家里人，你们自己是怎么对她的！”孙离丢下这话，甩门出来了。他推开自家房门，没看见儿子。又去另外一间房子，仍没看见亦赤。

孙离急了，出门喊：“亦赤！亦赤！”

没听见儿子答应，孙离又回到房间，望见床沿下有亦赤的小鞋。低头一看，原来儿子趴床底下。

“亦赤亦赤，你怎么钻到床底下去了？”

不听亦赤回答，孙离把他抱了出来。儿子竟然躲在床底下睡着了。刚才外面乌烟瘴气，亦赤肯定吓坏了。

孙离买回来的饭菜已撤了，他叫醒儿子：“爸爸带你到街上吃面去，好吗？”

亦赤说：“我想吃饺儿。”

亦赤说的饺儿就是馄饨。孙离扛着单车下楼，带儿子上街去。突然想起不久前在街上看见小英，见了他就跑掉了。不知道小英身上出什么事了？又想她成天烧热筷子烫头发的样子，出去只怕容易吃男人的亏。

亦赤问：“爸爸，你们为什么打架？小朋友在幼儿园打架会罚站的。”

孙离说：“大人有时候误会，争吵一下就没事了。那个老虎叔叔不是回去了吗？”

孙离没有半点胃口，只叫了一碗馄饨。

“爸爸怎么不吃？”

“爸爸吃过了。”孙离想小英那姑娘到底出什么事了？

亦赤吃东西慢，很像他的妈妈。小店壁上的电风扇吱吱地响，耳边的蚊子也嗡嗡地叫。亦赤不停地抓脑袋，有蚊子叮咬。

“亦赤，快点吃完，这里蚊子太多了。”

“夏天哪里没有蚊子呢？”店主说。

孙离望着儿子吃馄饨，不搭店主的话。心想怎么谁都像吃了火药似

的？说你店里蚊子多，你道声歉也行，你装哑子也行。

孙离骑车到了学校门口，望见传达室老李同人吵架。七八个年轻人要进去，老李不准他们进去。

“不准我们进去，我们就把你们校门砸了！”有人恶声恶气的。

校门口的路灯不太明亮，孙离看清那个叫喊的人正是老虎。老虎也看见孙离了，马上招呼他的弟兄们：“不要进去了，我要找的杂种在这里！”

孙离忙伸手拦了，说：“别伤着我儿子。派出所就在那边，有话我们到派出所讲去。”

老李看见要出事了，赶忙跑上来抱了亦赤。

老虎喊一声：“打！”

七八个人把孙离围住，你一拳打过来，他一拳打过去。孙离不怕事的，先还能够还手，可对方人太多了，他就只有招架的份了。

派出所离得近，很快就有警察过来了。打架的年轻人飞快地跑掉，只剩下孙离和老虎。警察吆喝着他俩去了派出所。警察都认得老虎，进门就问：“宋小兵，你又纠集人打架了？”

孙离今天才知道，老虎名叫宋小兵。老虎眼睛红着，指着孙离：“这畜生该打！”

警察喊住老虎：“宋小兵，这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你到那边去！”

老虎被人带到另外房间去了，留下的警察先记下孙离姓名、性别、工作单位、出生年月，再问：“你说说情况，怎么回事？”

孙离说：“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警察放下笔，双手抱胸，说：“孙离，你是老师，怎么一开口就不配合呢？”

孙离脑袋木木的，摇了几下，说：“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老虎，宋小兵的姐夫是我的同事，我们是邻居。宋小兵的妹妹叫宋小英，他们家里的人老说她傻。我看她不傻。宋小兵姐姐叫宋小花，有个三岁的儿子。宋小英一直帮姐姐带孩子。今年宋小花工作的皮鞋厂垮了，她没有

班上自己回家带孩子。她妹妹宋小英就回家去了，回去大约三四个月了。今天晚饭间，宋小兵找我打架，说他妹妹怀上孩子了，说我同他妹妹宋小英睡过。他问我公了还是私了，我说你去派出所报案吧。他讲不管公了私了，我都得赔一千块钱的青春补偿费。我刚才带儿子出去吃饭回来，碰到他带人来打架。”

警察问：“你到底有没有这事呢？”

孙离说：“我自己说了也不算，你们调查吧。”

警察问完了话，叫孙离看了笔录，签字，盖手印，说：“你回去吧，我们会调查的。”

孙离身上到处都痛，说：“我的事如何，随你们调查。宋小兵两次找我打架，又聚众斗殴，请你们处理。”

“我们会认真处理的。”警察嘱咐孙离，“宋小兵是个混混，你最好小心点。”

“我知道他是个混混，才请你们依法处理。”孙离站起来，腿脚很痛。他一拐一拐出了派出所，站在路上甩了好久的腿，想尽量不让自己像个跛子。

孙离回到学校传达室，老李说：“你儿子让刘局长领走了。”

“刘局长？”孙离问，“舒老师爱人吗？”

“是的。刘局长刚才回家，看见你儿子，就领他走了。”老李望望孙离，欲言又止，“孙老师，我是不信。哪会有这事？你孙老师，我们都知道，正正派派的人。”

孙离笑笑，又摇摇脑袋，说：“李师傅，我单车就寄在你这里，今天不扛回去了。我全身都痛。遇上这些流氓！”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无根无叶的事，居然老李都知道了。孙离不想让自己像个跛子，可腿脚痛得已由不得他了。他一跛一跛地走着，不知道脸肿成什么样子了。

孙离不好意思去舒刚勇家，可他必须去接回儿子。他敲了门，开门

的是刘秋桂，问：“打成这样了？”

听这话，孙离猜刘秋桂肯定知道刚才发生的事了。孙离站在门口，说：“我不进来了，谢谢刘姐。舒老师呢？”

刘秋桂说：“刚勇去教室了，他说去看看学生自习。”

亦赤坐在里面看电视，没有在意大人讲话。刘秋桂说：“我给派出所打了电话，问了问情况。宋小兵是社会渣子，局里人都知道。放心，我们会认真调查的。”

“他们宋家，唉！真可怜陈意志老师。”孙离满脸是伤，眼睛都不好意思抬起来，他进屋抱起儿子，“亦赤，我们回去吧。”

刘秋桂也不方便多说，仍是那句话：“放心吧，我们会认真调查的。”

十

孙离脸上的伤没法掩饰，走路腿脚也有些跛。刘秋桂同舒刚勇来家里看他，刘秋桂说：“孙老师，你要不要去医院看看？你这样子好像伤得不轻。若伤情鉴定情况严重，应追究宋小兵的刑事责任。”

孙离说：“全身都痛，但伤也伤不到哪里去，都是些皮肉伤。我也住不得院，要上课，要带孩子。只是事情要尽快弄清楚。很容易，找到他妹妹小英问问不就行了？”

刘秋桂说：“我问了派出所，根本就找不到宋小英。宋家人说，她离家出走了。”

学校很快就传开孙离的丑事，故事越传越难听。最终流行的说法，不是他同邻居的姨妹子有染，而是说他把自家小保姆的肚子弄大了。话到不了孙离的耳朵里来，学生家长们却都知道了。女生的家长就到学校

来吵事，不肯把孩子放在孙离班上。刘元明校长话不知道怎么说，只道："案子又没有结，怎么能说孙老师有那事呢？"家长们不依，只说无风不起浪，他孙离要是冤枉了，怎么不见他去告状呢？

老虎进派出所问问话，也只好放他出来。他仍是不依不饶要找孙离，隔三岔五跑来找孙离吵，不给一千块钱青春补偿费，哪里见着哪里打。宋小花也不息事，天天指桑骂槐地嚷，楼道里没有一天清静的。孙离走在学校里抬不起头，脸上总觉得痒痒的，就像有虫子在上面爬。

有天，孙却突然来了，带着两个生人。进屋就黑着脸，望着孙离说："亏你做得出来！"

"我做了什么了？"孙离猜想谣言肯定传到家里去了。

两个生人半句话不说，只是冷脸站着。没多时，宋小兵来了。孙却虎眼瞪着他，说："宋小兵，今天三头对六面，我们把事情了断。你今后再找我哥哥麻烦，小心你的腿！"

孙却说着就掏出一把票子，讲："这是八百块钱，你当面数数，打个条子！"

老虎说："一千块，一分钱不能少！"

孙离急了，吼住孙却："哪个要你赔钱？"

孙却不理他哥哥，只同老虎争吵。老虎见两个生人面色不善，必定也是道上的人，只好打了八百块钱的条子，拿钱走人了。

孙却把条子放在孙离桌上，说："你想找女人，我带你去打豆腐！"

孙却丢下这句话，领着两个生人走了。打豆腐是当地土话，就是嫖娼的意思。孙离听得耳朵发烧，恨不得追上去扇弟弟两个耳光。

孙离坐在床沿上，脑子里一团稀泥巴。八百块钱等于他一年半的工资，孙却冤里冤枉就给人家了。他想起家里养的猪，八百块钱得多少头猪？孙离粗粗算了算，得合五头猪！

第二天，刘元明找到孙离说："私了也好，派出所可以销案了。"

孙离听得脑袋都空了，两耳马上就嗡嗡地响，说："我哪里有案子？

我被流氓滋事打伤了，怕耽误上课医生都没去看。我应该评模范教师！你们学校为我做了什么？学校有责任保障教师人身安全！”

“没事赔钱干什么？听说你家是万元户，一万块钱也只赔得起十多次啊！”刘元明说，“我评你模范教师也没有用，学生家长意见大。我接到学生家长的告状信，有这么厚一摞！”

刘元明用拇指和食指比划着告状信的厚度，孙离想到的那正是八百块钱的厚度。一年半的工资啊！

过了几天，孙离去上课，看见女生全都没有进教室。原来，家长鼓动女生罢课了。孙离很生气，把教案甩在讲台上，跑到派出所去了。

他找到派出所所长，高声大气嚷着。所长说：“我们又没有处理你，你找我们吵什么呢？”

“你们得把案子调查清楚！”孙离喊得脖子上的筋有筷子粗。

所长拍了桌子，说：“你凭什么跑到派出所吵？你自己赔了钱，宋家也不再问了。又不是刑事案子，你怕我们警察吃了饭没事做？”

“案子不查清，我在学校就做不起人。女生家长把我看成流氓，调唆他们孩子罢课了。”孙离说到这里，脸色白得发青。

所长说：“孙老师，我们派出所没有责任做你们学校的工作，更没有责任做学生家长的工作。再说了，我们没有证据证明你作风不正派，同样没有证据证明你作风正派。”

孙离回到学校，刘元明把他叫到办公室大骂：“一个老师，不上课就跑出去了，这是重大教学事故！”

“什么教学事故？学生罢课这是学校应该负责处理的事。说事故，首先是学校的事故！”孙离说。

“你不要同我争了，我当校长的首先要保证正常教学。你暂时休息吧，你的课另外请老师代替。”

孙离冷冷一笑，说：“不要我上课我求之不得，但你不可以剥夺我教学的权利。”

舒刚勇听得这边吵得太凶了，进来劝道："孙老师，你就听刘校长的，暂时休息几周，也好养养伤。我们都相信你是清白的，但同学生家长解释需要时间。你就顾全大局吧。"

孙离嘴上没有答应，只是不再吵了。他从校长办公室出来，去找了陈意志，问："陈老师，你家小英哪里去了？"

陈意志就像自己对不住人似的，说："孙老师，我知道你受冤枉了。他宋家的事我也管不了。听说是他家收了一千块钱彩礼，嫁到外地去了。男人的年纪很大。"

"干脆说明白点，宋家把这个女儿卖掉了，是吗？"孙离说。

陈意志摇了半天脑袋，说："小英其实不傻，只是脑子简单些，很善良。我老婆恶成那样，小英在她面前服服帖帖。"

"小英真的怀上了？到底是谁的？"孙离盯陈意志，"她是挺着大肚子嫁出去的？"

陈意志说："我们一直不知道小英怀的谁的孩子。听说她嫁过去的那个男人没有生育能力，原先娶了老婆，人家走了。他正好想讨个怀着孩子的女人，好老来有靠。"

"小英真是可怜。"孙离说。

星期天，孙离带孩子回了乡下老家。爸爸都不好意思望他，又碍着小孙子在身旁，老人家只把眼睛朝着别处，讲："你晓得的，好好地读了大学出来，体体面面地工作，真不该啊你！"

"我没有那事！"

"没有那事家里还要赔钱？你晓得的。"爸爸低头抽烟。

孙离听着就来气，说："事就坏在孙却自作主张，拿钱去赔人家！"

"你晓得的，"爸爸说话喜欢搭上这一句，听起来怪怪的，"钱是你娘让赔的，她不忍心你被人家欺负。"

娘始终没说话，人在猪圈那边忙着。亦赤跑去喊奶奶，奶奶说："亦赤别过来，脏死了。"

亦赤顽皮，拿地上的猪草往猪圈里丢。奶奶笑道："亦赤，你不怕脏，长大了跟奶奶回家喂猪。"

"回家喂猪还好些！你晓得的。"爷爷心里有气，话是说给孙离听的。

父子俩争了几句，也就不再多话。爸爸抽着烟，说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我从 508 厂回来，比你还小几岁。"

孙离不知道爸爸要说什么，就望着他。爸爸仍是不望他，只顾自己说话："他们邀我告状，要我成头。我自己有事，不想成这个头，你晓得的。"

"成什么头？"孙离没听懂爸爸的话。

"那年我们全县回来二十几个，讲好是暂时回来支援农业生产。他们想找 508 厂，回去哪怕守大门都愿意。"爸爸摇摇头，"你晓得的，守大门哪要这么多人？光我们县里就有二十几个，全厂你晓得回来好多人？"

"黄鼠虫儿想天鹅肉吃！"妈妈在猪圈那边听见了，高声应道。

孙离埋头坐了会儿，问："孙却呢？我想找他麻烦。他硬要傻傻地给人家钱，我吼都吼不住。"

"你晓得的，叫化子进城做工程去了，猪就只有我同你娘养了。"爸爸在家都喊孙却的外号。

"他能做什么工程？"孙离问。

爸爸说："叫化子脑壳尖，会钻。你晓得的，他把税务局办公楼的工程弄到手了，说承包下来可赚四五万，抵得过我养二十年猪。"

娘不停地忙碌，路过孙离身边，丢下一句话："喜子回来，你要好好跟她讲，女人家听不得这些事。"

孙离没有回娘的话，这没影的事他也难以启齿。吃过中饭，孙离就领着儿子回城了。亦赤坐在单车后面，一路唱着幼儿园学的歌。

孙离逗儿子："亦赤，长大了回家跟奶奶养猪好吗？"

"我想养马。"亦赤说。

"南方没有马给你养，你得到北方草原去。"孙离问儿子，"为什么喜欢养马呢？"

亦赤说："马可以骑，猪不可以骑。"

孙离想干脆去看看孙却，骑着单车去了税务局工地。老远看见很多人在忙碌，工人们正在挖地基。

孙离把单车停在路边，走过去问一个人："孙却在哪里？"

"孙却？"那人一时没反应过来，"你是说孙总吧，他在那边。"

孙离看见孙却戴着工帽，正在那里指指点点。孙离忍不住想笑，自己这个养猪的弟弟，居然变成孙总了。孙却看见哥哥了，远远地朝着他笑。走近了，孙却并不喊哥哥，只是过来抱起亦赤，说："喊叔叔呀！"

亦赤喊道："叫化子！"

孙离就说："亦赤，小朋友要讲礼貌！"

孙却听着哈哈地笑，说："亦赤可爱，你也晓得叔叔是叫化子啊！叔叔找你要饭，你给不给吃？"又问孙离，"哥你怎么来了？"

"我回去看了爸爸妈妈，爸爸讲你当包头了。"

孙却放下亦赤，四下里望望，再盯着老远的地方，说："我不能养一世的猪，养猪再怎么着劲，也发不了大财的。"

孙离望着基脚里挖出的新土，不知道说什么话才好。孙却又讲："哥你在城里有什么难事，就跟我说。我在社会上混，比你认得的人还多些。你不方便讲的话，不方便做的事，我都方便。"

听了孙却这话，孙离并不觉得自己窝囊，胸口反而热热的。他望着弟弟，说："孙却，社会上复杂，你还是不要太莽撞，交朋结友也要长个心眼。"

孙却笑笑，说："哥你放心吧。你说的这话，同爸爸一个意思。我是高矮都交，三教九流朋友都有。你是吃正规大学饭的，我是吃社会大学饭的。"

孙离同弟弟闲扯了几句，带着亦赤回来了。他本是要找弟弟骂人的，见了面却半个字都骂不出来。他看见弟弟这个样子，很像个做事的男子汉。

孙离在家休息几天，刘元明又把他叫到办公室，说："孙老师，我做

了几天工作，家长们意见仍然很大。你完全守在家里，老师们也有意见。暂时这么安排，你管管体育器材，放放广播，再负责打钟。”

“行啊，我愿意。”孙离说，“我还可以把传达室的事兼起来。”

刘元明眼睛瞪得牛眼大，没想到孙离这么顺从，笑眯眯地说：“谢谢孙老师理解，暂时这么安排吧。传达室你就不兼了。”

孙离手指在桌子上轻轻敲着，慢条斯理地说：“好的，好的。我每月自己花十块钱，请个临时工做这些事。”

“你怎么……你怎么……”刘元明望着孙离结巴了。

孙离那个学期没有上课，天天守在家里看书写作。那年，他发表了小说处女作，写的是当年上海抗日志士暗杀日本人的故事。刘校长在背后说：“他还很得意啊！我拜读了，那叫什么小说？通俗故事，应该发在《故事会》上。”

十一

放暑假了，喜子没有回来，也没有来信。孙离每天把亦赤驮在单车后面，跑到火车站去碰运气。从上海来的火车只有一趟，只是不太准时。暑假放了半个月了，仍不见喜子回来。孙离对亦赤说：“儿子，我们到上海去找妈妈，好吗？”

他带儿子去了上海，找到喜子的大学。放假了，没有人知道喜子去了哪里。孙离在大学附近找旅社住下，白天领儿子出去玩，晚上去学校问消息。

有天，他领着儿子逛街，突然闻到臭气熏天，心想上海怎会有大粪的气味呀？看清楚了，原来这街临着苏州河。他索性牵着儿子，穿过一

条小巷子，跑到苏州河边看了看，乌黑乌黑的河水死死的，看不出是否在流动。

多年之后，不论谁问亦赤上海好不好玩，他只回答一个字："臭。"

孙离就说："你还去了外滩呢？还去了动物园呢？外滩好多的船，动物园的老虎好威风！"

喜子不知道哪里去了，父子俩只好回家。孙离心里存着侥幸，可能喜子回家了呢？离开上海那天，孙离领着儿子逛了上海第一百货商店。外地人说起上海，印象中除了外滩，就是一百。孙离在一百看上一件开襟红羊毛衫，背上起着黑色团花，喜子穿了肯定好看。他从没给喜子买过衣服，估摸着大小把那件羊毛衫买下了。

下学期孙离仍然没有上课，他只管体育器材。打钟的事，刘校长终于没有敢让他去做。学校只有两个体育老师，孙离配了两把钥匙交给他们，要什么由他们自己拿去。他除了按时去幼儿园接孩子，就是躲在家里看书写作。

刘校长知道了，找孙离谈话："孙老师，你这样做就不对了。学校已经很宽容，你什么事都不负责，别的老师怎么看？"

孙离笑笑，说："刘校长，我不上访就不错了。凭什么剥夺我上讲台的资格？你们只看到我不上课轻松，外面人还真以为我是作风有问题。"

孙离吊儿郎当混着，很快又到放寒假了。天气冷，他不再带儿子去接喜子。他每天把儿子安顿好，自己骑单车去火车站。他每天按时去，等到火车开走了，才推着单车往回走。去的时候骑着车，心想今天喜子肯定回来了。回来时就推着单车走上一两里路，再骑上车慢慢地游荡。七八个月了，没有电话，没有来信。孙离写过三封信，都泥牛入海无消息。他隐隐猜到，喜子肯定是听到他的桃色消息了。哪个多嘴多舌的人，会专门写信告诉她呢？

终于有一天，孙离看见喜子从火车上下来了。喜子背着牛仔双肩包，头抬得高高的，手捂着鼻子。她抬头不是在找人，只是躲避混浊的人气。

孙离高高地招手，喜子没有看见。他又大声喊着："喜子，梅芳！喜子，梅芳！"

喜子看见孙离了，目光只一闪，头就低下了。铁栅门口很拥挤，喜子让着所有的人。她不是怕挤了别人，而是怕被别人挨着。她紧紧缩着肩膀，眼睛警惕地朝两边望。孙离想起喜子去年从上海回来，挤在人流里一步步移出来，抬头朝外张望。她现在生怕被人碰着，好像身边全都是刺猬。

门口人流稀了，喜子才慢慢走了出来。孙离伸手接她的包，她没有把包给他的意思。

孙离说："喜子，我天天在这里接你。"

喜子不说话，泪水哗哗地流。孙离慌了神，摸摸口袋里没带手绢。

他说："你等等，我去推单车。"

他推了单车来，却不见喜子了。四处望望，看见喜子已走在前面。

孙离骑车追上去，说："上来吧。"

喜子没有上车，背着包自己走。孙离下了车，伸手去拿喜子的包。喜子身子一犟，硬要自己背着包。

默默地走了好久，孙离说："我知道，你肯定是听到风言风语了。那是谣言。你可以问舒刚勇的爱人刘姐，她是公安局副局长。"

喜子半句话都不说，只是不停地擦眼泪。

孙离怕碰上熟人，说："喜子，你上来吧，别哭了。碰上熟人，不好看。"

"我喜欢哭！我哭了一年了！"喜子说。

"我知道你会伤心，我不怪你生我的气。那是谣言，你要相信我！"

喜子说："谣言？既然是谣言，你会老老实实打钟？你这么心高气傲的人，你肯去打钟？"

"谁告诉你我打钟了？我什么都不干，我这个姿态就是抗议！"

快到学校的时候，喜子不再哭了。她始终没有上单车，两个人从火车站走回了学校。

人刚到家门口，孙离就高声喊道："亦赤，妈妈回来了，快出来接妈妈！"

亦赤从电视机的屋里出来，站着不动望着妈妈，突然跑进对面屋里去了。

孙离忙追进去，说："快出来，妈妈回来了呢。"

喜子放下包，过去抱起儿子，说："亦赤，不认识妈妈了？"

亦赤挣脱着要下来，说："我饿了！"

孙离忙说："儿子陪妈妈说话，爸爸马上做饭！"

喜子从包里取出糖果，说："儿子，你看，妈妈给你买糖回来了，上海买回来的。"

亦赤剥开糖吃，仍没有喊妈妈。喜子望着儿子，泪水在眼睛里打转。

"上海糖好吃吗？"喜子强忍着泪水。

亦赤这才说了话："妈妈，上海好臭！"

喜子问："上海怎么好臭呢？"

亦赤说："我跟爸爸到上海找妈妈，上海好臭！"

孙离在外面做饭，耳朵尖着听喜子娘儿俩说话。他走到房门口说："儿子走到苏州河边看了一眼，就只记得上海好臭了。"

"上海那么多好的地方不看，看苏州河。去看看外滩呀？"喜子说话的语气缓和些了。

孙离说："外滩去了，带他看了动物园。我们还去了一百，给你买了一件毛衣。"

喜子问儿子："外滩停着好多船，还记得吗？船往下水方向开，很快就到大海了。从大海再往前面开，就到太平洋了。再开啊，开啊，就到美国去了。"

饭菜很快就弄好了，一盘土豆烧牛肉，一盘紫苏金钱蛋，一盘炒白菜。菜都是过去喜子爱吃的，只是她的口味孙离不太熟悉了。吃饭的时候，亦赤望着电视，孙离望着喜子，喜子望着儿子。见儿子吃饭还算吃得好，

喜子心里也高兴。她突然放下碗，从包里取出一双小皮鞋，说："没想到儿子长这么快，这鞋只怕买小了。"

饭还没吃完，果果跑来看电视了。果果看见喜子，有些害怕的样子，站在门口不敢进来。

孙离说："果果，叫朱姨呀！"

"朱姨！"果果怯怯的样子。

喜子望望果果，笑着说："果果也长高了。吃饭了吗？"

这时，陈意志过来，说："果果，只知道往孙叔叔家跑！"说话间看见喜子了，忙打招呼，"朱老师回来了啊！难怪闻到你家今天的菜这么香！"

"跑个死？又跑到哪去了？"听到宋小花在叫喊。

陈意志不好意思，朝喜子笑笑，说："朱老师，不好意思，工人阶级！"

果果不肯回去，陈意志就先回去了。

孙离说："没事的，果果就在这里同亦赤玩吧。"

吃过饭，喜子说："儿子，来，试试新鞋。"

孙离说："不用试，肯定小了。"

一试，果然小了。

孙离问："多少钱？"

喜子说："八块五，全牛皮的。"

孙离摇头说："小孩子的鞋这么贵，大人鞋也只贵得几块钱。"

孙离把那件羊毛衫拿出来，有些不好意思似的，说："你知道，我不会买衣服的。你试试，看你喜欢不喜欢。"

喜子低眉坐着，突然忍不住笑了起来。孙离也忍不住了，嘿嘿地笑。亦赤心思在电视上，眼睛直直的像要钻进屏幕里去。果果好像被孙叔和朱姨的笑声吓住了，又像自己做错了事似的东望西望。

孙离拿起羊毛衫，说："过去试试衣吧。"

走到对面房间，孙离一把抱住喜子。喜子拍打着孙离的肩，又轻轻

哭了起来，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呀！"

孙离吻着喜子，说："相信我，那真是谣言！"

喜子脱了棉衣，换上孙离买的羊毛衫，左右看看，又拿起镜子上上下下照。孙离说："我看是很漂亮。"

喜子没有把羊毛衫再脱下来，只把棉衣披在外面。回到对面房间，喜子又从包里取出一个鞋盒，说："你的心变了，你的脚没有变吧。"

孙离知道喜子故意说气话，忙说："老婆，我什么都没有变，各个部位的大小都是老样子，不信你过会儿检查。"

喜子红了脸，轻声骂道："流氓！"

孙离穿了新皮鞋，做了几个原地高抬腿动作，说："真好！老婆真好！多少钱？"

"你只知道问多少钱。十四块五。"喜子说得很轻巧。

孙离却又感叹起来，说："物价长得太快了。我上大学那年，买了这辈子第一双皮鞋，六块五角钱。"

喜子拿起给儿子买的鞋，翻来覆去看，说："我买了这双鞋，天天想着儿子穿皮鞋的样子，想着就忍不住要笑。想着你的时候就哭，想儿子穿新皮鞋就笑。哪知道，小了。真可惜。这鞋，怎么办呢？"

孙离朝果果努了努嘴。喜子说："送？你怎么一下子这么大方了？"

"又没有合适的亲戚送，放几十年留给我们孙子穿？"孙离笑笑，"又不好意思让人家给钱。他家，也舍不得，也拿不出。"

喜子把儿子搂到身边，一起看电视。亦赤好像不习惯，身子僵僵的。过了好久，喜子说："你就做个人情吧，陈老师倒是个好人。"

孙离拿起儿童皮鞋，过去敲陈意志家的门。门没开，听到宋小花在里面喊："还晓得回来？睡在人家家里呀？"

陈意志开了门，很不好意思，说："小花以为是果果回来了。"

"果果还在我家玩呢！"孙离也直来直去，"喜子给亦赤买了一双皮鞋，小了。果果肯定能穿。"

陈意志还未答话，宋小花忙说：“我们家哪里买得起？陈意志脚上这双皮鞋，还是我在皮鞋厂上班买的次品。”

孙离笑笑，说：“喜子是想把这皮鞋送给果果穿。”

陈意志忙摇头：“那哪行，那哪行！我知道，上海买的皮鞋，肯定很贵的。”

“放着也是浪费,不讲客气,拿去果果穿吧。”孙离把皮鞋递给宋小花。

宋小花也不好意思接皮鞋，只说：“孙老师，进来坐坐吧。”

“不坐了，喜子才回来，有东西还要收拾呢。”孙离一直站在门口。

宋小花接过皮鞋，想抿着嘴巴笑，可嘴皮已包不住牙齿了。

陈意志忙说：“那怎么行呢？这么贵的鞋，受不起，受不起。进来坐坐吧。”

孙离笑笑，说：“陈老师，别客气，别客气。我不坐了。”

孙离回家没几分钟，宋小花笑眯眯地来了，又说了半天的谢谢，再对儿子说:“果果我们回去了，朱姨从上海回来，坐火车很辛苦，早休息。”

果果不肯走，硬让他娘拖走了。亦赤并不为新皮鞋可惜，好像还不知道那双鞋已送人了。

喜子说：“儿子，妈妈明天给你再去买一双鞋，也买上海产的。”

亦赤的眼睛只在电视上，没听见妈妈说话似的。

孙离就骂人，说：“亦赤，你钻到电视里去算了！妈妈跟你说话呢！”

亦赤机器人似的，喊了一句：“妈妈！”

喜子听见了，高兴得什么似的，抱着儿子亲了亲。亦赤忙擦了脸，又看电视。喜子就假装生气，说：“儿子，你还嫌妈妈脏呀？”

说着又抱起儿子使劲亲了几口。不料亦赤大声喊道：“爸爸，妈妈不讲卫生！”

孙离同喜子哈哈大笑，只说这个儿子太奇怪了。

临睡的时候，喜子问：“儿子，跟妈妈睡吗？”

亦赤说：“我跟爸爸睡！”

喜子逗儿子："我也跟爸爸睡！"

亦赤很快睡着了，孙离就去撩喜子。喜子硬着身子不听，说："我还是不舒服！哪能像你说的这么轻巧？城里都传疯了，我人在上海都知道了。"

"明天我带你去舒刚勇家，刘姐是公安局副局长。"

"你知道我这一年是怎么过来的吗？我天天都想跑回来跟你离婚！想到儿子这么小，我劝自己忍了。我想儿子，又不愿意见你。放假我就往外面跑。去年暑假在西岳华山，我跳崖的想法都有！"喜子说着，呜呜地哭了。

孙离抱着喜子，说话软得像棉花。他说："我知道你想着难受，也知道你最终还是不相信。不然，你同意把皮鞋送给果果？毕竟是他家害得我难洗清白啊！宋家也只有小英那个傻姑娘人善，她姐姐和哥哥都不是什么好人。陈意志人好，见面就说对不起我。"

"小英呢？小英也诬赖你？"喜子问。

孙离说："听陈意志讲，宋家收了一千块钱礼金，把小英嫁到外地去了。我说，他们家其实是把小英卖掉了。"

第二天，宋小花领着果果在楼下玩。果果穿了新鞋子，高兴得蹦蹦跳跳的。孙离同喜子下楼，带亦赤上街买皮鞋去。宋小花忙叫过儿子，说："果果，快叫叔叔阿姨好！"

果果常在孙离家玩的，边跳边喊："孙叔叔好，喜子阿姨好！"

宋小花望着喜子，突然说道："喜子老师，我们家对不起孙老师。我家老虎，爸爸妈妈也管不了，哪个都管不了。"

听小花这么说，孙离就望望喜子。喜子只对小花笑笑，回头飞了孙离一眼。

一家人都回乡下过年。孙离骑着单车，前面坐着亦赤，背后驮着喜子。进了村子，孙离一路打着招呼。乡下人都按辈分称呼，辈分大的年纪再小，也得喊叔叔或爷爷。亦赤不信爸爸的，年纪大的就喊爷爷，年纪小的就喊哥哥。孙离就说："你这个傻儿子！"

孙却还没有回来，他还在工地上忙。爸爸说：“叫化子脑壳尖，他把教委也钻通了，开年他就去修学校，一无两有。”爸爸说的是农村教育初级达标，小学无危房，有教室，有课桌。

等到腊月二十八，听得突突的摩托车响，爸爸说：“叫化子回来了。”

孙离笑笑，说：“孙却发财了，买摩托了？”

孙却骑着摩托，飞奔到屋前，又斜斜划了半个圈，停了下来。孙却看见喜子了，先问了嫂子好，再喊了哥哥。他把驮回来的年货放下来，拍拍摩托车座，逗亦赤：“孙行者，叫化子叔叔带你坐车车！”

亦赤一蹦就过去了，孙却抱他坐在后面，说：“你把叫化子叔叔抱紧，不然你就会腾云驾雾，你就真是孙行者了。”

爸爸喊道：“叫化子，你莫疯！”

孙却说：“我慢慢地开，没事的。”

孙却驮着亦赤玩去了。出了很大的太阳，妈妈把干辣椒放在簸箕里晒，场院里红红火火的。刚挖出的萝卜堆在地上，妈妈拿了大木盆过来，又在摇井里接满了水。喜子帮妈妈洗萝卜，说：“井里出来的水，温热，好舒服！”

爸爸同孙离坐在太阳底下说话，讲村里的事，也讲天下的事。

爸爸问：“你说508厂还认我们吗？”

孙离说：“这么久了，人都变了，世上的事也变了。”

爸爸说：“你晓得的，过去日本投降没有赔钱，中国现在要日本人赔钱呢。日本投降，时间不还久些？”

“你听哪个讲中国还要问日本赔钱？”

“乡里人都这么讲。”爸爸说，“中国和日本还是国际矛盾，我这是人民内部矛盾。”

孙离同爸爸讲不清，就只听爸爸自个儿讲去。孙却带亦赤玩了会儿回来，亦赤脸上红红的。喜子问：“亦赤，叔叔摩托车好玩吗？”

亦赤说：“叫化子叔叔会飞！”

孙离喊道："亦赤，叔叔就是叔叔，不准喊叫化子叔叔！"

孙却笑道："远近几十里，成千上万人喊我叫化子，还怕多个侄儿喊我叫化子？"

喜子望着孙离说："弟弟的性格真好，多开朗！"

喜子袖子挽得高高的，白白的手臂在太阳下晒着，手掌被井水泡得通红。

爸爸说："叫化子都有个年，工地上哪要忙到腊月二十八？"

孙却说："爸爸，我这个叫化子，比世上的叫化子都忙。工地上早放假了，我这几天在城里跑关系。不跑，哪有事让你做？"又对孙离说，"哥哥，教委领导我个个都熟，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就是了。"

孙离嘿嘿地笑，说："老弟，好好做你的工程吧。我做个普通老师，没什么事要找教委领导。"

十二

喜子开年后又去了上海，孙离在家带着儿子。没有家长再抗议孙离上课了，可喜子在上海又听到他新的闲话。到底是谁这么多事，喜子一直不肯告诉孙离。两口子信来信去，信里总是吵架。

有天，孙离正想去幼儿园接亦赤，听到有人敲门。开门看看，竟然是他爸爸。爸爸身后还跟着一个老头儿，露着黄牙朝他笑。

爸爸说："你喊张叔叔。张叔叔当年同我一起在 508 厂，一起回农村的。"

"张叔叔！"孙离问，"爸爸，你怎么来了？"

爸爸笑着，说："我不可以来？快让我和张叔叔进来坐啊，你晓得的。"

孙离忙把爸爸和张叔叔让进来，说："我不是这意思。爸爸，你和张叔叔先坐，我去接亦赤。晚了，亦赤会哭的。"

孙离只要听爸爸讲起508厂，他眼前便是漫无边际的油菜花。不记得是几岁的时候，爸爸在挖地，孙离跟在后面捡蚯蚓。蚯蚓用来喂鸭，家里养了十几只鸭。爸爸望着满垄的油菜花，说："508厂外面也是农村，你晓得的，紧挨着苍市。上春的时候，我们下了班，到厂外散步，油菜花望不到边。"

孙离问："爸爸，散步是什么？"

爸爸笑眯眯的，说："散步，就是慢慢地走路。"

"慢慢走路有什么味呢？我们小孩子比哪个跑得快呢！"

"你不懂，儿子！你晓得的，城里人都喜欢散步，慢慢地走。"爸爸摸着孙离的脑袋，"看你长大以后，有没有福气到城里去慢慢地走。"

油菜花在孙离脑子里，永远同508厂连在一起了。听爸爸讲到508厂，他会想到油菜花；有时候看到油菜花，他会想到爸爸讲的508厂。

孙离接了亦赤，顺路在食堂带了饭菜。

推开门，孙离对儿子说："喊爷爷，还有张爷爷！"

亦赤站着不动，久久地盯着爷爷。

爷爷笑着，说："不喊爷爷？嫌爷爷是个农民，身上有大粪臭，是吗？你晓得的。"

爷爷开了玩笑，嘴上仍是那句口白：你晓得的。老人家从包里取出糖果，等着孙子喊他。亦赤始终没有喊爷爷，跑到对面屋里去了。

爷爷好像没有面子，脸上仍是笑着。

张爷爷说："小孩子，你见得又少，不肯喊人。"

孙离把饭菜放在桌上，说："张叔叔，对不住啊，食堂只有这个菜。"

张叔叔忙说："很好了，有荤有素，很好了。"

孙离把亦赤的饭送过去，回来问："爸爸，你们这是要到哪里去，还是从哪里回来？"

"我们去苍市告状回来，你晓得的。"爸爸说。

"你们告什么状？"孙离问。

爸爸说："你晓得的，我和你张叔叔是508厂的，回农村快三十年了。当时下放我们回来，给了红头文件，要我们暂时回乡支援农业生产。国家需要了，再召我们回去。"

"我们县里有二十几个人，都是那年回来的。你爸爸文化最高，他讲得最清楚。"张叔叔插话。

爸爸忙说："老张，我们要统一口嘴，我们不是回来，我们是下放。我们招到508厂，工厂就是我们的家。当时说国家需要我们暂时回乡支援农业生产，我们服从命令，暂时下放了。"

"是的是的，我们是下放。"张叔叔很为孙离爸爸得意，望着人家的儿子，"你看你爸爸！"

"你晓得的，猪我也不太想养了，你老弟比我有本事。家里的事，都交给他。"爸爸开口就是"你晓得的"，听的人其实未必晓得，"你晓得的，国家现在越来越富裕，难道就不要我们了？我们去苍市，找到原来的厂子。"

孙离说："爸爸，你们这不叫告状，叫上访。"

"那不是一回事？有事不平，要找上面，都喊告状。"爸爸嚼饭嘴巴很响，"我们那是军工厂，你晓得的，都是保密的，厂子都只有编号。我们喊508厂，不晓得507和509在哪里。我们那时候，年纪还没有你这么大。我们穿着崭新的工作服，讲话都不讲乡里的话。隔壁车间，紧挨着的，都不准人来人往，都靠打电话。你晓得的。"

张叔叔说："你爸爸最聪明，厂里刚要送他上大学，上面来文件了，要我们回乡支援农业生产。"

"你晓得的，文件上说的是暂时回乡。"爸爸补充着，又问孙离，"你是读书人，你给我解释解释，暂时是什么意思？好久时间喊暂时？"

孙离还真说不上，支吾半天，说："按说应该是指不长的时间。"

“多长才是不长？一年？两年？三年？我们等了好久你晓得的，快三十年了。”爸爸说话有些来气。好像不是生国家的气,而是生儿子的气。儿子没有把书读好，一个暂时都讲不清楚。

“爸爸，那他们怎么说呢？”

爸爸说：“他们要我们回来等消息。你晓得的，我俩一进门，保安就把我们拦了。我说，你算老几？我在这厂里的时候，你都还没生呢！你晓得的，里面出来另外一个年轻人，不是穿制服的，穿的是西装，估计是干部。他告诉我，他姓郭，要我叫他小郭。你晓得的，他很客气，把我和你张叔叔领到招待所，开了房子。说要每个人一间，我俩不要。你晓得的，我俩住一间，好商量事情，也安全些。人家那么客气，我怎么好意思喊他小郭呢？我喊他郭主任。”

“你爸爸眉毛一乌起来，也很压台的！”张叔叔嘿嘿地笑。

爸爸说：“你晓得的，我们也没有高要求，重新参加工作也没道理，我们种了几十年田，回到工厂哪样都不会了。年纪也大了。我们只要求算我们退休，发退休工资给我们。”

孙离听着想笑，没敢笑出来。心想你要求还不高么？回家当了几十年农民，又要回到工厂去退休？

张叔叔问孙离：“老侄，你说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又不是我们自己要回来的，你国家要我们回来的。对，你国家要下放我们的。说好了暂时回乡支援农业生产，国家需要的时候我们再回去。有文件啊！我们支援农业生产几十年，老了，你厂里也该把我们召回去了吧？你在工厂是干革命，我在农村也是干革命，一个道理，是吗？”

“当然是这个道理。”孙离说，“过去几十年，文件上，报纸上，讲的都是这个道理。”

“既然有道理，我们就要拿退休工资！”爸爸那样子，好像这事归孙离管的，“你晓得的，我们住在招待所，好住好吃一个星期，郭主任说，请我们回来等消息。他把我们的地址都记下了，说有结果就写信来。”

孙离问："爸爸，508厂外面还有油菜花吗？"

爸爸摇着脑袋，说："变化太大了，哪里还有油菜花！过去那里是农村，如今都到城市中央了。要不是顺着河去找，我哪里还找得着！"

"508厂到底产什么呀？"孙离问。

爸爸说："听说现在都转民用了。当年是军工，产什么谁也不晓得。我们只产一个零件，谁也不晓得是用在什么武器上的。也不准问。"

孙离其实是知道的，他故意逗老人家玩。老人还真是不知道。时代变了，军工厂早没有当年的神秘。

孙离问爸爸："你们来去一趟，得花多少钱？"

爸爸听出儿子的意思，说："钱你放心。二十几个人，你三五块，他一两块，一起凑的。我们都记了账，回去一五一十算给人家听。只花了去的车票钱，我和你张叔叔路上每人买了两碗面吃。面钱我们只报销一半，在家自己也要吃饭。出来吃贵些，大家补一半。回来车票是郭主任买的，每人打发十块钱路上吃饭。钱，还有剩余的。"

张叔叔说："老侄，我和你爸爸都是硬邦人，不贪。"

吃过晚饭，爸爸说："老张，过去看电视。"

张叔叔坐在沙发上，屁股上下摇了几下，说："好软啊！"

电视里正放着猪饲料广告，亦赤边跳边跟着背广告词。张爷爷听着惊得啊呀啊呀的，说："怎么就这么聪明呢？几岁的人，电视里讲的他都背得出！"

孙离笑笑，递上茶："张叔叔，你小心烫啊。"

张叔叔望着电视，说："老孙，你真有福气！养的儿子个个中用。你孙却是乡里第一个买摩托车的，城里有电视机的人家也不多吧？"

孙离听着耳朵发烧，忙说："张叔叔，我也没给爸爸一分钱用，我哪里中用啊！"

"中用，中用！做大人的，就是要个脸面。你两兄弟这么争气，就是最大的孝顺！"张叔叔望着电视，又只道如今的人真是太聪明了，"老人

家讲的千里眼，顺风耳，都兑现了。电话不就是顺风耳？电视不就是千里眼？”这话是乡下人常讲的，亦赤外婆也这么讲过。

不讲508厂了，话都是张叔叔包场。他觉得不讲话不礼貌，不停地找话说。问到孙离工资，问到孙离老婆在上海做什么，问到幼儿园交不交钱。问到最后，张叔叔摇着脑袋，说：“城里人也不容易，吃的用的从锅子底上买起，一滴水都要花钱。”

亦赤窝在沙发上睡着了。爷爷就说：“睡了睡了，我们都睡了。”

孙离领着儿子睡有电视机的房间，爸爸和张叔叔睡对面房间。第二天大清早，孙离醒来发现爸爸和张叔叔已经走了。

十三

喜子在上海读到博士才没继续读下去。她本想在上海找一所大学教书，但孙离只有自修本科文凭，去上海连中学都进不了。她只得回到母校，苍市师范大学。博士在苍市还算人才，师大答应安排孙离的工作。

孙离的中学正传着他的桃色新闻，喜子一边同孙离吵着离婚，一边忙着给两人找单位。一切都已妥当，只需履行调动手续了，喜子才回到家里，冷冷地瞪着孙离说：“我们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孙离问：“不离婚了？”

喜子说：“过去再说吧。”

可以调到苍市去，孙离心里自是欢喜，却又有些伤自尊。他故意说：“我就不去了吧。你都是博士了，我跟了去丢你的脸。我到你们大学附中去，文凭肯定是最低的。”

喜子说：“文凭低怪得我？我要你考研，你自己不肯呀。”

孙离说："你说得轻巧啊！我也考研去，儿子怎么办？为了你读书，我们夫妻六年不在一起。你只怪儿子不亲你，儿子其实都不怎么认得你。"

吵架是他们夫妻的常事，谁都不把它当回事。那个暑假过后，一家人都到苍市来了。孙离去的师大附中是完全中学，他被分配在初中部。他在县里是教高中的王牌老师，来到苍市只能教初中。孙离感觉到屈辱，很长时间都在生闷气。

亦赤初三开始到学校寄宿，从那以后回家就像做客。周末和寒暑假，儿子开始单独睡。两室两厅的房子，一间用作卧室，一间用作书房。孙离先是带着儿子睡书房的，亦赤初三之后只是偶尔回家，孙离就偶尔睡客厅的沙发。

儿子去学校寄宿，孙离回到喜子的床上。孙离进房的时候，喜子正坐在床头看书。她看见孙离走到床边了，偏头看看床头柜上的钟，就把书页折了一个角合上，放在床头柜上，开始脱衣服。她脱衣服时不慌不忙，嘴里漫不经心地道着家常，说她今天送儿子寄宿时的琐碎，都是些毫无意义的话。

喜子脱光衣服，扯过毛巾被盖着躺下，发呆似的望着天花板。孙离也在脱衣服，刚脱到一半，突然有了尿意。他跑到厕所，站了老半天，没有拉出几滴。说不清从哪天开始，孙离有了这个毛病，上床前必须跑一趟厕所，多是无功而返。他自嘲这是心尿，并不是真要拉尿。他没有拉出尿来，仍取下淋浴龙头，坐在马桶上冲洗。他只是想让喜子听到冲洗的声音，不好意思刚拉完尿就那样了。

他再回到房间，灯已熄了。摸索着上床，碰到喜子光溜溜的身子。喜子侧过身来，回应他送过去的嘴唇。他内心莫名地焦虑，便用亲吻鼓励自己。他放缓全身节奏，慢慢地呼吸。他尽量让自己的气息变得悠长，带上绵绵柔情。他越是焦虑，越是全身发软，背上冒着冷汗。

喜子亲吻着他，手慢慢往他那里探去，像是不经意似的。她太熟悉他了，并不感到失望。他曾经开玩笑，说自己永远是一部很好的长篇小说，

只是序言有些冗长。

那个晚上，喜子读完他长长的序言，发现他的长篇小说还算得上引人入胜。喜子重重地拍打他的屁股，算是对他的奖励。她拍打得越重，内心越是欢快。多年前，她曾经一边拍打他的屁股，一边还狠狠咬他的肩头。他左肩上深深的牙痕，几天都没有消退。

孙离的屁股很久都还在发烧，喜子刚才打了他七八下。孙离搂着喜子睡觉，没多久手臂就开始酸麻。他想抽出手来，却不好意思，怕喜子多心。他越是挺着，手越是酸麻，全身都僵硬了。听到喜子的呼吸，微弱而匀和，知道她睡着了。喜子睡着时像个婴儿，悄无声息。

孙离上的是师范专科学校，出了省就没人知道那学校在哪个角落。他的母校如今升格为本科，冠上省的名号，唤作理工学院。喜子开他的玩笑，说："你不必寒碜自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可是世界名牌大学！麻省是省里的，你们理工学院不也是省里的吗？"

孙离从此便经常自嘲，说自己是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他毕业那会儿，专科生还算稀罕，居然分到了县里第一中学。五年后，喜子从苍市师大毕业，也只能分配到县里的中学了。孙离后来也自修了苍市师大的本科文凭。他俩毕业证上盖的是同一位校长的印章，孙离便说我俩好在也算是同学吧。

喜子偏要故意同他开玩笑，说他就是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有一回，喜子一手拿着孙离的专科毕业证，一手拿着他的苍市师大毕业证，说："不是我吹嘘自己的大学，看看你专科文凭上的照片，年轻是年轻几岁，反而不如后来英气。名牌大学气场不同，人的气度就不同。"

孙离专科毕业证上的照片，大大的眼睛，浓浓的眉毛，短短的平头，嘴角长着微微的绒毛。目光有些怯懦，一副怕挨欺负的样子。他自修本科毕业证上的照片，脸庞显得饱满，目光自信多了。

记得刚结婚时，夏秋夜逢上好月色，孙离喜欢撩开窗帘睡觉。半夜醒来，月亮照在窗外清凉的樟树上，喜子安静地躺在他的身边。月光下

的妻子，比白天更好看。有回在月窗下做爱，喜子突然把头微微仰起，她的额角、鼻梁、嘴唇到下巴，一道奇妙的轮廓，叫他心旌飘摇。从那以后，孙离喜欢有意捕捉喜子那道神秘的线条，每次他都感觉到心脏高高空悬着，晃晃悠悠。

月色中游移的那根线条，为何有这么神奇的法力？老天爷在男人身上使了怎样的魔法？他想也许男人爱上女人，本来就是说不清原因的。

男人同女人很不相同。男人听女人说："我爱你！"男人就会把这个女人抱在怀里。

女人听男人说："我爱你！"女人却要问："你为什么爱我呀？"

男人就得搜肠刮肚，说出很多理由。他们的话有些是真的，有些是临时编出来的。他们也许并不想欺骗女人，可是女人需要理由，男人只好让她们满意。

喜子也问过很多为什么，孙离也编过很多理由，但他从来没有告诉她，喜欢她那道神奇的线条。他要是这么说了，喜子会怪他胡说八道。他只得说爱她的善良、聪慧、美丽等等，这些都是套话，可以用在任何女人身上。

男人说出再多爱的理由，女人私下里再怎么心满意足，她们还会说不相信，还得看你做得如何。男人和女人夫妻几十年，女人每天都在看男人的表现。女人就像一架验钞机，时刻验着男人的真假。也许怪不得验钞机，假钞实在太多了。

女人都是爱漂亮的，可男人赞美她们的容颜，也是件很危险的事情。有的女人，她知道自己姿色平平，你越说爱她的美丽，她越发不相信你，尽管你说的是真心话。有的女人，她知道自己漂亮，你越说爱她的美貌，她越会说你忽略了她的内涵。她多半会反问你："貌美的女人多的是啊！"

孙离会真心赞美妻子的漂亮，只要看到她某个姿态巧倩动人，他就会微笑着说几句好听的话，却总是适可而止。喜子会抿嘴笑笑，瞟他一眼。她这一笑一瞟，也是动人的。孙离很喜欢喜子的唇线，有时他把妻子那

道从额角到下巴的神奇线条省略了，单单冥想她的唇线，也会春心荡漾。

孙离忍受着右手的酸麻，又在喜子脸上寻找那道神奇的线条。他稍稍偏一下头，线条很容易就找到了。这条神奇的线条，他发现十多年了。他内心守着这个秘密，一直没让喜子知道。

但是，今天他的心脏并没有高高地空悬着晃悠。喜子背过身去，人仍在睡梦中。孙离就势抽回右手，举在黑暗中摇晃几下。他翻了身，背靠喜子躺着。他就像锅里煎鱼，不停地翻来覆去。越是睡不着，越想上厕所。人就在厕所和床沿间穿梭。却又拉不出东西来，憋着人又发慌。

喜子醒了，说："知道你怕吵了我，忍着不动，反而更睡不着。你还是睡到那边去吧。"

孙离只道："没事的，一会儿就睡着了。"

几个晚上都没睡着，孙离只好又回到自己房间。失眠是他的宿疾，自小如此。记得很小的时候，他总是通宵在床上爬来爬去。爸爸妈妈被他吵得不能睡觉，烦得张开巴掌打他屁股。他几乎每个晚上都被打得哇哇哭。

孙离长到八九岁时，爸爸妈妈终于想到他可能有病，才带他去看医生。医生也觉得奇怪，没碰到这么小就不睡觉的孩子。孙离至今还记得，医生笑眯眯地说："夜里想什么睡不着呢？想大人的事呢？你又太早了些。"

医生和爸爸妈妈都笑了，孙离不知道他们笑什么。多年以后想起那个医生的话，才知道是开他的玩笑。所谓想大人的事，就是想女人。

亦赤小学五年级时，有天吃着晚饭突然放下碗，抬头望着爸爸妈妈，老半天才问道："你们之间是不是出问题了？"

"什么问题？"喜子望望儿子，又望望孙离。

亦赤说："你们分居了。《婚姻法》规定，夫妻分居满两年，就可以离婚。"

孙离一听，笑了起来，说："你这傻儿子，爸爸妈妈这不叫分居。"

那天夜里，喜子问孙离："怪不怪？儿子这么小就知道《婚姻法》了？"

孙离感觉事情不妙，说："他肯定是听别人说的。说不定儿子在学校

跟同学们议论我俩的事，说我们不在一张床上睡觉，以为这就叫分居。”

喜子长吁短叹，说：“难怪儿子越来越不说话！”

十四

喜子做图书馆长那年三十七岁，苍市师大从未有过这么年轻的图书馆馆长。那个冬天，一个叫刀郎的歌手红了。刀郎像突然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人们走在大街上随处可听到他的歌，《2002 年的第一场雪》。

那一年，苍市的冬天很暖和，没有下雪。

女人们喜欢暖冬，有更多机会穿裙子。孙离见老婆每天穿裙子出门，便说：“喜子，冬天了啊！”

喜子说：“你不觉得这像春天吗？”

孙离就说：“暖冬并不好，灾年要来了。俗话说，瑞雪兆丰年。”

喜子也是乡下人，却没有孙离那么重的乡村情结。她也不懂农事，不知道暖冬坏在哪里。她凡事不太往深沉处想。孙离有作家的职业毛病，动不动就见微知著，以小见大。喜子习惯了孙离的深沉，遇着男人皱着眉头说事，她只轻松地笑笑而已。

亦赤的老师都说，孙离这个儿子是神童。他课堂上并不怎么用心，考试成绩却总是前几名。老师又怀疑亦赤有多动症，他下课时简直飞檐走壁，一年四季手里抱着个篮球，没事就把篮球顶在手尖上转。

有天，语文老师走进教室上课，见亦赤站在课桌上玩球。他把球顶在头上，身子慢慢往后倒，球就顺着他的额头、鼻梁、下巴往下滑，停在了胸脯上；又从胸脯滑到左手臂上、滑到右手臂上。同学们都屏住呼吸，看他的表演。

老师也看得发呆。突然听到隔壁教室的读书声，老师才拍拍教鞭，喊道："孙亦赤，要什么猴子把戏！"

亦赤从课桌上跳下来，坐到座位上去，球仍夹在双膝间。

有一回，高年级同学打篮球，亦赤站在旁边看热闹。他冷不防冲进赛场，抢下一个球就投进篮筐里。比他大的同学追着他要打人，他跑起来比猴子还快。

喜子很想上讲台，可她调来的时候正好图书馆缺人。校长许诺她先在图书馆干几年，过几年调到文学院去。喜子先在图书馆的信息咨询部，后来调到馆藏部。两年后，她竞聘副馆长岗位，聘上了。又三年，升任图书馆馆长。

这一年，孙离家买了新房子，四室两厅的。孙离执意要给窗户安上防盗窗，喜子忙摇头："儿子都这么大了，还怕他爬窗户？"

孙离说："还是装上防盗窗吧。"

喜子望望屋外的梧桐树，又趴在窗口看看楼下，说："怕贼？你是老待在家里的，哪天有个贼爬到梧桐树上，看见一个男人，面色又不善，他会吓得掉下去！"

喜子得意自己的幽默，望着孙离笑笑。喜子不是个太幽默的人，她今天手里捏着新房钥匙，说不出的高兴。

孙离抓着自己的头发，说："还是装上防盗窗吧！"

喜子皱了眉头："我最讨厌防盗窗，太败坏格调了。"

孙离仍抓着自己头发，咬咬牙说："我怕自己跳楼！"

喜子只得依着孙离，房子装上了防盗窗。这个时候，她上讲台教书的想法早已淡了。喜子话不多，只埋头做事，若需要和外面打交道，她也收放自如。同事们都觉得她稳重，似乎还有些神秘感。她天天在图书馆忙着，却不停地发表论文。她的论文有图书馆管理方面的，更多的仍是自己专业范围的。她的硕士研究方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论文的选题是汉译文学研究。

喜子的生活就像图书馆的书架，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下学期开学时，夏天还没有过完，天气依然炎热。喜子六点半起床，轻轻撩开窗帘，看了看外面的天气。外面下着小雨，路上的行人都打着伞。

孙离昨夜好不容易睡着，似乎马上又惊醒过来。他做了一个噩梦，望见自己站在高高的屋顶，张开双臂跳了下去。他身子弹了一下，睁开了眼睛。原来他在睡梦里，头从枕头上慢慢滚了下来。头滚下枕头，也许不过几秒钟，他在梦中的历险却相当漫长。他像一张纸片儿，从楼顶往下飘呀飘呀，半天落不到地上。

喜子睡在隔壁房间，她早上起床从不去惊动他。孙离早已从附中离职，成了自由写作人。想到自由写作人几个字，喜子心里隐隐有些歉疚。孙离在媒体和读者那里，已是很红的作家了。

喜子读过太多的书，她心里有自己的文学坐标，当代很多作家都入不了她的眼。孙离是写推理小说的，若不是这几年由他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大热，他这位推理小说家不知道何年何月出头。

喜子喜欢下雨天，昨天夜里她躺在床上就听到窗外隐约的雨声。房间虽然开着空调，但她心里感觉到的清凉，却是雨声中自然的清凉。喜子不怎么化妆，她简单梳洗过，穿了件白色真丝衬衫，一条藏青薄牛仔裤。

喜子一直很清瘦，东西也吃得不多。她七点钟下楼，照例在门口小店买了一个馒头，就着从家里带的一杯酸奶慢慢吃，站在路口等校车。她上班不喜欢自己开车，校车很方便。刚才出门的时候，她心血来潮，穿了一双黑细高跟鞋。她平时不喜欢穿高跟鞋，买高跟鞋也是一时觉得好玩。

校车上的同事大多认识，也有不认识的。喜子跟同事打过招呼，坐下来慢慢地喝酸奶。同事们在校车上聊天，每天聊的都是房子和孩子。喜子从不插话，也不会专心去听。她留意窗外的风景，雨中的树叶油亮亮的。

有位老师反复说到自己在美国读书的儿子，喜子不免也想到自己的

儿子亦赤。亦赤上高二了，已在学校寄宿。亦赤每个周末回来住两晚，耳朵上时刻戴着随身听摇头晃脑，同她说不上几句话。老师说她儿子的英语很好，可喜子感觉他汉语只会两个词：知道。好呢！

喜子下了校车，撑开一把黑白细格雨伞，一边和同行的老师搭讪，一边往图书馆走。图书馆在学校中央靠后位置，两幢高大的楼房展开来像一本翻开的书，也像一双舒展的翅膀。图书馆正大门前有三十二级宽大的大理石台阶，前面是一个圆形广场。喜子穿过广场，听着雨滴击打在伞上的"噗噗"声，心情很是愉快。

上图书馆阶梯时，喜子不留神脚下一滑，左脚往外一撇，哎哟一声跪倒在地上。喜子怕人笑话，正要挣扎着站起来，突然有人一手接过她的雨伞，一手用力把她扶了起来。

喜子抬起头，看到一双细长的单眼皮眼睛，藏在一副黑眼镜后面，眼睛里黑白分明。他是刚调到图书馆来的谢湘安，他的名字和晋朝名士谢安只一字之差，很容易记。谢湘安本是学校信息技术学院的计算机博士，不久前调到图书馆的数字图书馆部。

喜子连声说："谢谢，谢谢！"心里却有些懊恼，太狼狈了。她人还没站稳，就想挣开谢湘安的手，用力抽了一下手却抽不回来。谢湘安牢牢搀着她的胳膊，力道不轻不重，既能扶着她站稳，又没把她的手臂捏痛。她只好让谢湘安扶着。她左脚踝关节针刺般地痛，没人扶也走不了。

同事们看着，开玩笑说："谢老师真绅士！"

谢湘安朝他们笑笑，替喜子撑着伞，扶着她说："朱馆长，你今天穿了一双漂亮鞋。"

喜子脸红了。谢湘安是说她今天鞋没穿对，雨天湿滑，容易摔跤。她自己也觉得今天莫名其妙，下着雨却穿了一双细高跟鞋。她哪怕就在平日，穿高跟鞋的时候也不多。她尤其不爱穿金属鞋跟的鞋，踩在地上笃笃笃地响，听起来就像钉钉子的声音，感觉心里凉凉的，一阵一阵的发紧。她大多穿软底平跟鞋，或是橡胶底的粗跟鞋。

喜子忍着痛走了几步，可以勉强走路了，就停下来对谢湘安说："谢谢你湘安，不痛了。"

谢湘安放开喜子的胳膊，伞也递给她，微微一笑说："朱馆长，你小心点。"

喜子的办公室很宽大，进门左边靠墙有一排图书资料柜，墙角有一组黑皮沙发，沙发边立着一个饮水机。右边墙上挂有一联，意思和字都很一般。因为是老馆长留下来的，她就照旧挂着。喜子本来处事谨慎，她做馆长快六年了，办公室仍是老样子。她只在文件柜靠里的侧面安了一面穿衣镜，进门出门都习惯站在镜前照一照。

喜子掩上门，坐在沙发上，脱下左脚的鞋，把脚抬到沙发上细看。左脚踝处虽有些隐痛，却并没有红肿，应该不会有事。她的左脚本来就有旧伤。喜子是乡下孩子，小时候免不了有些野。小学二年级时爬树，从树上摔了下来，左脚受了伤。她跛着脚走了半个月，左脚才没有痛。不过后来摔跤总容易伤左脚，平时左脚单立也有些不适。

喜子看着自己的脚踝，眼前浮现的却是谢湘安的笑脸，她自己也忍不住微微地笑。谢湘安今天也穿的白衬衫和牛仔裤，和她穿的衣服一样。她突然想起辛弃疾的词句：似谢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户，车骑雍容。

喜子平时就有种奇怪的感觉，听人说起某位未谋面的谢姓男子，她猜想那必定是位英俊潇洒的少年；而说起某个没见过的姓彭的男人，她就会联想起一位白髯飘逸的老寿星。她这想法有些莫名其妙。

谢湘安真是位衣冠磊落的谢家子弟呢！喜子这么想着，心里突然动了一下。她儿子亦赤今年十六岁，谢湘安三十岁，她自己四十岁了。谢湘安是同济大学的博士生，又去美国留过学，研究认知与智能信息处理，原是信息技术学院的助理讲师。喜子上任后建起了数字图书馆部，太需要计算机方面的人才，学校就把谢湘安调了过来。

喜子处理了一些杂事，不知不觉时间就过了。中午快下班时，听到有人敲门，喜子忙说："请进。"

谢湘安推开门进来，头发湿漉漉的，一定是刚淋了雨回来。喜子说："你头发湿了，我那里有条干毛巾，擦擦吧。"

谢湘安摸摸头，像小狗淋湿后抖毛一样，头左右甩了几下，微笑着说："没关系没关系。朱馆长脚还痛吗？午饭要不要我给你带回来？"

喜子平常中午是不回家的，午饭大多时候到学校教工食堂吃，有时也打电话叫盒饭。她说："你心真细，谢谢你。我脚已经好了，没问题。一会儿我自己去吃饭。"

喜子伸出左脚，脚尖悬空优美地划了几个圈。喜子的脚很秀气，衬着黑色细高跟鞋，裸露出的脚背白得像羊脂玉。

谢湘安眼珠跟着喜子的脚转了几圈，呆了一呆。喜子突然红了脸，赶忙把脚放下，又说了声："湘安，谢谢你。"

她的语气明显地变得客气了。谢湘安也忙说："那我就不打扰了。还有，朱馆长，上次你要我写的数字图书馆智能系统化问题分析材料，我已发到你邮箱了。"

喜子说："那太好了，你辛苦了。我也不懂智能系统优化，我找几个专家看看，再跟你们数字图书馆部商量。"

谢湘安说："好的。那我就不打扰了。"

谢湘安带上门出去了，喜子下意识走到穿衣镜前照了照。她长着一双圆圆的杏眼，颧骨有些高，皮肤还很紧致，并不像已年过四十的女人。外面的雨停了，天光很亮，映得她的脸白白的。

十五

孙离初次见到李樵，她还是一个小姑娘。一个冬天，有个女孩打电话来，说她是《新日早报》的记者，想约他做个采访。孙离不太愿意接受采访，那些问题他被问过若干次了。

“你的新作仍然保持了你过去的风格吗？”

“你考虑过创作转型吗？”

“你能用一句话给读者概括你新作的主题思想吗？”

“你可以透露下一部小说的创作打算吗？”

“你能对读者朋友说几句寄语吗？”

“你对推理小说怎么看？你介意读者质疑它的文学价值吗？”

孙离最不习惯记者问他小说的主题思想，这是非常愚蠢的问题。他成名之前，写了近二十年推理小说，却一直被看成不入流的作家。直到近几年，他的小说连着被拍成电视剧，才被很多读者追捧。他的小说在网上也很红。很多网络小说在网上好评如潮，印成纸质书就是落地死，好比大海里披波斩浪的大蓝鲸，冲到海滩上就死掉了。

刚开始，出版社看他的推理小说实在很棒，小心地印了五千册，居然被读者一抢而空。之后一印再印，直把他印成了畅销小说家。他现在任何一本新书出版，都会成为一个文学事件。但是，书在市场上走得好，有些人看来竟成罪状似的，说：“孙离啊，畅销书作家！”

孙离不喜欢接受采访，也是懒得费口舌。李樵很会说话，电话里没聊几句就叫他心软了，答应同她见见面。

李樵约的地方是海云大酒店一楼的咖啡厅。孙离进了酒店大堂，正

四处张望，听到一个声音：“请问你是孙老师吗？我是李樵。”

孙离循声望去，一位小姑娘，身穿白色马海毛大衣，伸手朝他走来。

孙离说：“抱歉，让你久等了。”

李樵递上名片，说：“没关系，我自己来得太早了。”

孙离接过名片，看清她的名字。他在电话里听着，以为她叫李乔，或别的什么“乔”。她像猜准了他的心思，说：“看名字人家总以为我是个男的，见了人就以为我是乔木的乔，或是荞麦的荞。”

孙离心想，这真是个聪明姑娘。李樵的茶已喝下去大半杯，估计她已经等候多时了。她果然没有太多采访经验，却也没有媒体俗套。孙离回答的话，远比她提问的话少。她每提出一个问题，都会对他的小说作大段阐述，还要引用很多西方文艺理论，差不多都是谁谁谁的原文。她说的那些西方谁谁谁，有的孙离知道，有的他未必清楚。可他并不觉得这孩子在炫耀学问，反而觉得她挺可爱的。她研究生刚毕业，课堂上听来的东西，都还在肚子里热乎乎的，不小心就倒出来了。

作家很容易挑剔和尖刻，孙离尽量叫自己平和宽容些。但也许是一种本能，他同人见面，总是下意识地挑毛病。可他在李樵身上，真挑不出毛病。或许是这孩子长得清爽顺眼？

她这年龄的女孩，若要化妆是很愚蠢的。李樵没有化妆，她眉毛修长，稍稍过浓了些。如果是成年女人，她会把眉毛拔去一线。她的眼睛原本很大，可笑起来就弯成一条缝儿。

孙离暗自琢磨着她这种变化，他想弄清楚，这双大眼睛，笑了起来，怎么会是一条缝儿呢。她埋头喝茶的时候，孙离终于弄明白了。李樵的睫毛浓而长，眼睑稍稍合拢，就成一道漆黑的弯儿，盖住了眼睛。难怪她的眼睛忽大忽小！

李樵作采访的时候，孙离也采访了她。她在复旦大学读的本科，北京大学读的硕士。她说很多同学都留在北京了，可她不习惯那里的干燥，仍是回到了故乡莽市。她直说自己没出息，年纪轻轻就热土难离了。

她倒有种一般女孩子身上少见的气质。孙离突然发现，他不敢正视李樵的眼神了。她提问的时候，他无法回避她的眼神，只好眼睁睁地望着她。不然太不礼貌。她说完话就笑起来，眼睛变作美丽的弯儿。

孙离朝她笑笑，便望着她右膀，慢慢作答。她的右膀后面，放着一盆兰花。孙离想起自己在小县城见过的兰花。他这么喜欢兰花，这么多年却从未栽过。

李樵问："你可以谈谈新作的结构吗？"

孙离说："我没有在小说结构上刻意过，也许是我偷懒，或者创造力平庸，也许是我对结构有自己一孔之见。"

李樵点点头，弯着她的眼睛朝他微笑。

他继续说道："看看你右手后面的那盆兰。"

李樵回头看看，说："是的，我注意到你老盯着它。"

孙离说："要我说结构，就是一句话，顺其自然。怎样的小说，需要怎样的结构，那是一种天然。小说好比植物，那是地里自然长出的。倘若强加人力，那就是病梅馆里的东西。你再看看后面那个放兰花的根雕架子。"

李樵回头看看，又弯着眼睛笑。孙离说："我很不喜欢根雕，本来是天然的东西，却叫自作聪明的人修饰坏了。为什么一定要把树根想象成一条飞龙，或是一只雄鹰呢？"

孙离停了片刻，慢慢喝着茶，又说："有句说得很溜的话，说形式就是内容。从小说类型而言，没有哪类小说像推理小说这样形式同内容紧密关联的了。作家在构思小说情节的时候，小说的结构自然就完成了。好的推理小说，天然就有好的结构，这是小说内容决定的。"

孙离摸摸口袋里的烟，犹豫着没有拿出来。他从来不忌讳抽烟的，今天他突然觉得不应该抽烟，怕烟味坏了李樵身后那盆兰花的幽香。他十指交叉着搭在腿上，慢悠悠地说："大家不是都说文学就是人学吗？推理小说是最揭示人性的小说，看似通俗的推理小说往往都深刻地诠释着

人的问题。”他的目光有些遥远，“我们今天谈论的这部小说，主人翁为什么走向如此阴暗的人性深渊？不光我在小说里有拷问，相信读者阅读的时候都会各自的思考。”

孙离同李樵聊了整整一个下午，加上晚饭时间差不多有七八个小时。李樵说的话，差不多是他的三倍以上。可是奇怪，李樵给孙离留下的印象竟然是安静，就像她身后的兰花。

孙离喜欢安静的女人。有的女人话其实并不太多，可她给你的感觉就是太吵了，张嘴就是噪音。李樵说了那么多话，她却是安静的。她朝你微笑，那弯弯的眼睛里，似乎弥散出一种叫你安静无比的物质。那种物质是不名的，孙离感觉它分明在空气中飘忽。或许就像她身后那盆兰，它也分泌着一种安静。

据说人的情绪，实际上是一种物质，它是可以被测定的。情投意合的男女待在一起，他们身上会散发出一种气流，这种气流相互缠绕，绵绵不绝。用某种特制的仪器来观测，可以看到这种气流呈现美丽的绿色。

两个相互讨厌的人待着，他们的身体里散发出来的则是黑色气流。如果把这种黑色气流搜集起来注入金鱼缸里，可以把鱼活活毒死。

假如把那种美丽的绿色气流搜集起来，埋在玫瑰树下，花儿会开得更加鲜艳。

孙离曾在书上看到过一种说法，说的是男女之间，日久就能生情。这未必就有道理。他倒认为男女之间是否会钟情，初次见面就有感应。直觉告诉你同这个人好不起来，两人处得再久也好不了。

孙离初见李樵的时候，他还没有看到这种说法。他当时只觉得这孩子挺叫人怜爱的。他夜里曲肱而眠，自然又是睡不着。失眠在他是经常的事，未必就因为见了李樵。但那天夜里，他确实想到了这个姑娘。假如用那种神奇的仪器测测，李樵身上会散发出什么气流呢？他的身上肯定散发出奇妙的绿色气流。

十六

第二年，也是冬天，李樵又打了他的电话。他总是在冬天出版新小说，她也总是在冬天约他采访。每当文章见报，她会打电话过来，说些感谢的客气话。从此很久没有音讯，孙离平时会把她忘掉。

好几年都是如此，他同李樵每年见面一两次。孙离有时找别人的电话号码，突然在名片堆里翻到她的名片，他会望着她的名字凝神片刻。

李樵的名片是白色的，报社地址和电话印一面，名字单独印在另一面。李樵两个字，小四号楷体居中，看上去安静极了。

有一年春上，孙离躲在外地写小说，收到李樵短信：孙老师在家吗？想约你喝茶。

孙离看着短信，心想，李樵除了采访，从来不联系我的呀！

他回短信：我在外地，几天后回来。

李樵回道：回来后告诉我吧。

孙离没等上几天，第二天就回来了。他提前结束在外面的写作，不知道小姑娘约他有什么事。

喝茶的地点是李樵定的，时间在晚上八点半。孙离整个白天都心神不定，盼着晚上八点半早点到来。他吃过晚饭就出门了，赶到喝茶的地方还很早。

他停车的时候，心上莫名地打鼓。他摸着自己胸膛，笑自己四十多岁的人了，居然还怕见小姑娘？李樵又不是陌生人！

茶馆在一条僻静的街巷，叫紫亭。他到的时候，李樵还在路上。他发了短信去：我坐在东边靠窗的包厢，你慢慢来，不着急。

他没有先点茶，只喝着白开水，不停地长长舒气。

“李樵到来之前，一定要让自己平息下来。”他暗暗嘱咐自己。

听到轻轻的敲门声，他来不及应声，门就拉开了。李樵站在门口，笑吟吟的。她穿着咖啡色羊绒外套，围着大红的围巾。

孙离站起来，调侃道：“很漂亮！可以进来了，亮相时间不要超过十秒钟！”

李樵坐下来，取下围巾，脱了外套，说：“我清早就这么出门的，衣服穿多了。今天早上有些冷。”

“晚饭没回家吃吗？”孙离接过她的外套挂到衣帽架上。

李樵笑着喘一口气，说：“报人就是这样，起早贪黑，废寝忘食。”

“没吃饭？我问问这里有没有菜吃。”

李樵说：“我说没有回家吃饭，也可以在外面吃呀？我是盒饭族啊！”

服务生进来点茶，孙离问：“你喜欢喝什么茶？”

“喝红茶吧。”李樵又问孙离，“你呢？要不我就随你。”

孙离说：“我也喝红茶。”

服务生泡好茶出去了，孙离请李樵端了茶，自己再把茶端起来，慢慢抿了一口，说：“好久不见了。你都出门一天了，怎么看都是才梳妆过的样子。越女新妆出镜心啊！”

李樵望着他笑，说：“孙老师你从来不夸女孩子的啊！”

“是的。见了女孩子就说你真漂亮，只是一句客气话，我不习惯说。”孙离也嘿嘿地笑，“李樵，早听说你当社长了。怎么样？好吗？”

李樵没有回答他的话，眉头稍稍皱了一下，问：“你说，人和人之间，可以相互信任吗？”

“也许是我没有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生活过吧，我是愿意相信人性善的。”孙离说，“尽管我的小说总是揭示人性的暗角，但我在生活中愿意看到明亮的东西。”

孙离侃侃而谈的时候，突然想起自己呼吸不再紧张了。李樵不说话，

只是听他说，望着他，目光柔和。茶杯没有离开过她的手，她的目光也没有离开过孙离的脸。孙离似乎真切地看到某种神秘的物质，从李樵的眼睛里慢慢地弥散而出，飘浮在茶室柔和的灯光下。

看看十点多了，孙离舍不得走，却怕李樵不方便，就说："李樵，时间你掌握啊！我反正是不分白天黑夜的。"

李樵看看时间，说："也不早了，我们走吧。"

出了门，孙离问："你开车来了吗？"

李樵说："我让司机走了。"

"我送你吧！"孙离领着李樵上了车，"住哪里？你指路。"

"我还得去报社。"

孙离笑了起来，说："你是怕我找到你家吧？"

李樵也笑了，说："你又开始写推理小说了吗？"

孙离偏头望了一眼李樵，说："听你口气，你骨子里还是瞧不起推理小说的。"

李樵摇摇头，说："我眼里没有类型小说的概念，我只看好小说。你的推理小说，艺术性高，也有内涵。别人怎么看我不管，我喜欢。"

"谢谢你，李樵！"孙离说着，腾出一只手伸过去。

李樵不像平常那样很随便地同他握手，而是把手掌攥成一个紧紧的小拳头。他抓着她的小拳头，轻轻握了握就放下了。他装着平淡的样子，心里却有些怪怪的。她刚才那个紧紧的小拳头，似乎是在防范或抗拒他。也许，逼仄的车里，叫她感觉不安全？

沿路候了几个红灯，李樵都没有说话。孙离无话找话说，怕露出内心的尴尬。快到报社的时候，孙离没事似的说："明天中午有空吗？我请你吃中饭。"

李樵笑起来很欢快，说："好啊，有饭吃好啊！"

"行，我明天十二点到报社门口恭候！"孙离把车停在报社门口，双手搭在方向盘上，偏着头目送李樵。他按下窗玻璃打招呼，李樵却没有

回头看的意思。

孙离驱车走了四五分钟，停在了马路边上。他脑子里乱纷纷的，尽是李樵的影子。她的眼睛，她的眉毛，她的嘴巴，她笑吟吟的样子。“她为什么约我喝茶？我为什么这么慌乱？”孙离满脑子的疑问。

孙离刚想重新上路，身子猛然发热了。“她约我原是有话说的呀？难道我说得太多，她只好不说了？”孙离这么想着，身上很不自在。“是的，她问我人与人之间可以相互信任吗？必定不是平白无故问的。”

孙离慢慢开着车，就像做了很不得体的事，羞愧得摇头叹息。“明天一起吃饭，我听她好好说说。”孙离郑重地嘱咐自己。又想起李樵紧紧捏着的拳头，没有回应他的握手。

第二天中午，孙离早早地赶到报社门口。

十二点了，他发了短信：我在大门口。

李樵回复：稍等，马上出来。

过了约十分钟，李樵出来了。她穿了一条灰黑细格的紧身毛呢长裙，腰身苗条，裙摆宽大。望着李樵款款而来，孙离心里像有十只青蛙在跳。她拉开车门，轻轻撩起裙子，坐进车里。

孙离朝她笑笑，说：“我第一次看见你穿裙子，人像高了十公分。”

李樵也笑笑，说：“你真不会夸女人。”

孙离慢慢倒着车，说：“我是写推理小说的，第一印象就是外形的精确描述。推理小说既要有文学头脑，又要有科学头脑，真的不容易！”

李樵偏头望了望孙离，说：“你看上去不像太坏的人啊！”

“原来你一直以为我是坏人？”孙离假装生气。

李樵故意调皮，说：“看你的小说，你把人性写得那么阴暗，人心最幽暗的角落你都伸进去了。我就想，这个人好可怕啊！”

孙离伸手过去，抓住李樵的手，说：“没见我吃了你呀！”

李樵攥着的小拳头慢慢松开了，手掌软软地放在孙离手里。孙离便握着她的手，再也没有松开。直到吃饭的地方，孙离才把李樵的手捏捏，

说："我们到了！"

餐馆临着河，凭窗可望见河里的船。

李樵坐下来，望着窗外，说："这地方真好！"

孙离就说："那就作我们的定点餐厅吧。"

李樵脸微微红了，浅浅地笑。孙离望见李樵脸红，就有种口干的感觉。懂得脸红的女人不多了。李樵应是上过大台面的人，怎么还会脸红呢？

孙离把菜单翻了翻，说："李樵，你点菜吧。我没有特殊口味，你点什么我吃什么。"

李樵接过菜单，一页一页慢慢地翻，不像在点菜，像是在看书。她的胸脯匀和地起伏，沉静得像夏天树荫下看书的女大学生。

李樵看菜谱的样子，叫孙离想起看书的喜子了。他把目光移向窗外，望见河里有水鸟飞过。多年前，家乡那所中学的教研室里，喜子就是这么坐着看书的。他想起那个遥远的午后，阳光照着喜子的耳朵，粉红粉红的。

李樵把整本菜谱慢慢翻完了，又从头看起，点了几个菜，说："点多了吃不了。"

孙离笑道："李总做决策真是谨慎啊！"

"别笑话我了。我喜欢这些菜式的照片，拍得真不错。"

李樵刚才原来一直在看照片！

他想这女人入静了，简直是一尊菩萨！

孙离想起她昨天的话了，问："李樵，你问人与人之间可否相互信任，有具体的事吗？"

李樵望着孙离，眉头微微皱了一下，说："没事呢！"

孙离隐约觉得她藏着话不说，又不便追问下去。她果然不想说，开始说窗外的事了："对岸的芦苇真好看。等秋天的时候，芦苇滩里的水退了，芦花也开了，到里面看看去。"

"我可以陪你去吗？我去看过，很漂亮。"孙离和喜子一起去那里看

过芦苇。

李樵笑笑，说："那还得等几个月呢！那时候，天知道你在约哪个女读者！"

孙离眼睁睁望着李樵，说："不许乱说啊！李樵，我从现在就开始勾手指头算日子，只等芦苇滩里的水干了，我们就玩去！"

菜端了上来，孙离问："喝点什么？"

李樵说："白开水吧，我不喝酒。茶和果汁也靠不住，不如白开水。"

孙离摇摇头，笑道："不能想太多，想多了活不成。你说水，我们喝的水其实也有大问题，铬污染呢！"

"我比你清楚。"李樵夹起一根红菜苔，慢慢送进嘴里，"我们收到很多这方面的材料，不光是铬，还有铅、锌、砷，多种重金属污染。上面打了招呼，不准报道。"

"为什么不准报道？"

李樵说："你真这么单纯吗？控制负面新闻，我们行话叫控负！"

"控制了负面新闻，负面事情就不发生了吗？"

"你还是写你的小说吧。"李樵笑着朝他飞了一眼。

孙离也夹了红菜苔吃，说："也好，我们不知道吃的是什么还好些。知道了，仍要这样过日子。告诉你，我们最喜欢吃的这些蔬菜，恰恰是污染最严重的。"

李樵望着孙离，眼睛里尽是问号。他接着说："我们吃的红菜苔、白菜苔、大白菜、小白菜，都是十字花科的，最能吸收土壤中的重金属。土壤受到重金属污染，自我修复需要几十年到上百年，人工修复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种植十字花科作物。"

"什么是十字花科？"

孙离说："十字花科，就是开花是十字形的，四瓣花。我刚才说的各种菜，开的花都是十字形的，四瓣。"

"你怎么这么专业呀？"李樵很好奇。

“写推理小说嘛！”孙离笑笑，“你知道吗？十字花科作物吸收了重金属，它也成了污染物啊！物质不灭，重金属从土里到了作物里。所以，还得处理这些作物，毁尸灭迹。”

李樵放下筷子，说：“太可怕了！我们不是在吃浓缩重金属？我要吐了！”

孙离也放下筷子，双手抱拳说：“抱歉抱歉，我说多了。你也不要这么紧张，只要菜苔不是河滩上长的，就不是吃浓缩重金属。有些市民自己在河滩上种菜，真是危险啊！”

“你还说！”李樵生气的样子，双目成了圆杏子。

孙离笑着拿话岔开，天上地上说了些无关的事。饭吃得差不多了，李樵说：“我下午还得看稿子，送我回去？”

上了车，李樵说：“我有些困，放倒座位躺一下好不？”

孙离慢慢地开车，遇着堵车也不着急。他不按喇叭，刹车也踩得轻轻的。瞟一眼李樵，她真的睡着了，长长的睫毛搭下来，一道黑弧线轻轻地往上弯着。

孙离听见了李樵的呼吸声，轻微而匀和。她今天的小拳头慢慢地松开了，她今天随便同他睁着杏眼生气了，她这会儿在他面前安然地睡着了。

他微微地张开嘴巴，好像有股气浪随时会从胸口冲出来。望见报社大楼了，李樵就醒了，轻轻调直了靠背，说：“睡得好香啊！”

孙离说：“你太累了，要注意休息啊。”

“好了，不用进去了。谢谢啊。”李樵让孙离把车停在报社大门外。

孙离把车轻轻地停下，说：“我再约你啊！”

李樵回头笑笑，清清爽爽地说：“好！”

孙离没有伸手过去，李樵也没有握手的意思。他没有把车窗摇下来，李樵下车之后也没有回头。孙离倒好了车，再回过头去，已望不见李樵了。

孙离恨不能天天见到李樵，却不好约得太密了。他隔一两天约她一次，都是约她吃中饭。李樵偶尔会有事，就说：“明天吧，行吗？”孙离就说：

“随你吧。我反正天天都有空。今后我只做一件事，就是等你吃饭。”李樵在电话那边笑，说：“老孙同志，你嘴越来越油了啊！”李樵不再喊他孙老师，非得称呼的时候，就调侃着喊他老孙同志。

天气很快热起来，脱下春装就得穿短袖。有天一大早，孙离发短信给李樵：我知道郊外一个地方，僻静，菜也好吃。

李樵半天没有回短信，孙离心想她要么就在开会，要么就是手机不在身边。快到十一点钟的时候，仍没有她的消息。他想：先到她附近去等着，不然等她回了信，时间就不够了。

他快到报社的时候，李樵的电话来了：“抱歉抱歉，我一早开会把手机静音了。好呀，你来接我吧！”

孙离嘿嘿一笑，说：“我已经到了。”

李樵轻轻哦了一声，就挂了电话。没多时，李樵出来了。她穿着薄薄的灰色大摆长裙，配着白色棉质短袖衣。

李樵上了车，孙离笑眯眯的，说：“真漂亮！”

李樵记得他上次说的话了，就说：“假话吧？你自己说的。”

孙离忙说：“你知道我说的是真话，别骄傲嘛！你穿裙子真的漂亮，腰身好，腿又长。”

李樵笑出了声，说：“能穿几年就好好地穿几年，等到变成股份公司就穿不成了。”

“什么股份公司呀？”孙离把车开得慢悠悠的，他同李樵在一起，开车就像散步。

李樵说：“腰上的肉一股一股的，不是股份公司吗？我看有些大姐，腰上的肉圈圈四五道，裙子还非勒得鼓鼓的，我看着心里着急。我就想，自己到了这个时候，死也不穿裙子，死也不穿紧身衣。”

孙离笑道：“我看见有些年纪大的男人裤子拉链开了不知道，就想自己老了就隔三分钟摸摸裤裆。”

李樵打了孙离的手，笑着说：“亏你想得出，人家会当你是老不正经呢！”

孙离叹一口气，作古正经地说：“男人老了真能做到不正经，说明他身体很好。看到有些报道，说现在的男人越来越不行了。”

李樵只当没听见这话，摸摸腿说：“车里怎么有蚊子？”

“怎么会有蚊子呢？”孙离瞟了一眼李樵的腿，“你的小腿漂亮，穿长裙可惜了。”

李樵捂嘴笑个不停，就像想起了什么笑话。

孙离问：“我脸上有鸟屎吗？”

李樵说：“人身上凡长得漂亮的地方都要露着，天下就大乱了。”

孙离一本正经地说：“我看还是古罗马人思无邪，雕那么多裸体男女放在街头，也没见天下就大乱了。我最不明白的是网上贴的女人裸照，乳房分明全部露着，非得把乳头打上马赛克。未必只有乳头是黄色的？”

“拜托，你别越说越具体行不行？”

“讨论，纯属学术讨论！”孙离嬉皮笑脸的。

出了城，车子开得快些。孙离看见路边竖着一块简陋的牌子，上面写道：快活林。

“我们到了。”孙离把车开进一条窄窄的小路。

李樵说：“我们是要去打劫生辰纲吗？农家乐尽喜欢起这种故作风雅的名字。”

孙离说：“我们就别挑剔了，只要菜的味道好。”

路弯弯曲曲的，不知道还得进去多远。李樵正疑惑着，突然眼前一亮，望见一栋小屋筑在山前，屋门口有个不大不小的坪，停了一些车。

孙离把车停下，说：“这地方不好找，客却很旺。”

李樵撑开伞，说：“你先进去吧，我在外头看看。”

李樵转到屋后，见山上长着松树、竹子和杂木，林子里有鸡群自在地觅食。一只公鸡振了几下翅膀，脖子昂起来向前徐徐一伸，颈上金黄的羽毛顿时竖了起来，长长地叫了一声。李樵看得很开心，心想这就是乡下的闹钟，午饭时候到了。

她绕着屋子走，忽然闻得浓浓的花香。正想着这香气哪里来的，就望见屋子另一头有棵高大的玉兰树，树上开满了小指头大的白花，鸟在树上欢快地跳着。

“看得这么入迷呀？”孙离找她来了。

李樵说：“这地方真是太好了。能有这样一个地方住着就算享福了，离城里又不远。”

“天下好地方多，哪能都拿来自己住？”孙离说，“这里的鸡都是野地放养的，很好吃。我没点别的菜，就一只土鸡，一份蔬菜。”

李樵指指林子，说：“鸡我看见了呢，正在树林里吃虫子。”

那只公鸡又打鸣了，孙离开玩笑说：“那么多母鸡，伺候一只公鸡，那位先生真是幸福！”

李樵在孙离背上打了一拳，说：“你心里只有那点事！”

孙离抱拳求饶，说：“我是乡下人，想事说话都是乡村经验。乡下俗话说，一条公鸡管一乡，一条公鸭管一江。”

孙离望见李樵背上微微汗湿了，说：“我们进去吧，外头热。”

“今天有些闷热，只怕会下大雨的。”李樵抬起头，越过密密的林荫，望了望天空。

进了餐馆，凉爽多了。孙离选了靠窗的位置，菜很快就上来了。仍是什么酒水也不喝，只是吃菜吃饭。

孙离先给李樵舀了一碗鸡汤，说：“尝尝吧，你肯定会喜欢。”

李樵拿调羹试了一口，禁不住闭上眼睛，说：“真是鲜美！”

孙离也喝着鸡汤，说：“佛教公案说参禅三境界，我说如今城里人都到第二境界了。”

李樵自己舀了鸡肉，问：“如何说？”

孙离有些显聪明的样子，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我加一句，见肉不是肉。”

李樵听得有意思，说：“我还加一句，见人不是人。”

“你这句话说得经典！”孙离摇摇头，又说，“我们吃饭吧，别越说越沉重了。”

蔬菜是小白菜，嫩嫩的微微有些甜味。

“这菜该不是浓缩重金属吧。”李樵笑得一脸的调皮。

孙离便说：“不准再提十字花科什么的啊！这里的菜都是他们自己种的，你不见屋前一大片菜园子吗！”

“看见了，还有一口大水塘，鱼肯定也是他们自己养的吧。”李樵吃得很舒服，额上沁着细微的汗珠。

孙离递了纸巾过去，说：“刚进屋还凉快，很快就热起来了。”

李樵说：“这么多的人，这么多冒着热气的碗，哪有不热的？”

慢慢地吃完饭，又坐着喝了几口茶，李樵说：“真想再往山的深处走走。”

“看天气，怕有大雨呢！”孙离又问，“下午没事了吗？”

“我们走吧。”李樵站起来，“事情做不完的，稍晚看看头版就行了。”

出了餐馆，孙离望望天上的乌云，问：“往山里走吗？”

李樵也抬头看看天，说：“开着车走走吧，下雨反正在车里。”

路越往山里越窄，有些地方错不了车。路面还算过得去，铺的是水泥。路的两边，一边是山间水田，狭长的一溜儿顺着山谷往里去；一边是连绵的山，长着松树及各色杂木。田里的禾苗嫩嫩的，像绸缎似的迎风起着浪；山上的林子稠密得有些阴森，可以望见很多白鹭起起落落。

李樵说：“只隔一个山口，里面就看见有人种田了。城市近郊的田土都已荒了，这里的人还种地，可见民风还算淳朴的。真有些桃花源的意思。”

孙离笑笑，说：“亲爱的，你想多了。这里的人还种地，只因城市规划还没到这里来。只要城市规划红线一划，这里长的就不再是禾苗，而是荒草了。”

李樵揪了孙离的腿，说：“拜托了，大作家！别什么事情到你眼里就看穿了好吗？你让我假装幸福一下也不行吗？我正沉醉于这里的田园风光呢！”

听得一声大大的炸雷，雨马上就下起来了。

“雨说来就来了。也好，下一场雨天气会凉些的。”李樵望望车窗外的雨，“乌云看不见了，天也看不见了。全是雨，浑混一片。”

“这个季节的雨，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很快就没了。”孙离把车靠路边停下。

雨越下越大，雨刮器已刮不开雨帘，完全看不见前面的路。他俩都贴着玻璃看，外面却是什么也看不见。孙离往左边看看，隐隐看见山坡上长着一棵大树，就说：“若不是这棵大树，雨雾还会大些。”

李樵知道擦玻璃也没有用，却忍不住擦了擦，说：“好像是棵古樟树，只怕七八个人才能合抱。”

“李樵，这世界上只有我们俩了，我俩成亚当和夏娃了。”孙离嘿嘿笑着。

李樵回头望着孙离，目光有些迷离。孙离摊开手，李樵就把手掌放了过来。孙离揉着李樵的手，她的头低下去了。

他把她轻轻地揽过来，紧紧地抱着。李樵就像没了骨头似的，软软地躺在他的怀里。他亲吻李樵，她的嘴先是闭着的，慢慢就张开了。

雨越下越狂暴，他俩的亲吻也越来越热烈。李樵的双手在他背上使劲地扣着，好像要把他的骨头取下来。孙离则一边亲吻，一边抚摸着她。

雨慢慢小下来，看得见窗外的稻田和山林了。

孙离伏在李樵耳边说：“宝贝，我们找个地方去，好吗？”

李樵微微点了点头。孙离百般的不舍，也只好先放下李樵。他轻轻吻了她的脸，示意她坐好了。他开车往前走了一段，想找个稍微宽些的地方掉头。路太窄了，他掉头的时候全神贯注。他把车掉头过来，却见李樵已放倒座椅躺下了。望见李樵这么轻松地躺在他身边，他胸窝里热热的。

进城没走多远，看见有家五帝大酒店。孙离没有说话，径直就把车开到酒店去了。车刚停下，李樵闭着眼睛说：“你先去吧，我过会儿再来。”

雨已完全停了，太阳照样很晒人。孙离下车，直奔大堂。他胸口虽有千军万马，却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他把房卡捏在手里，几个指头都汗淋淋的。

孙离一边上楼，一边发信息给李樵。他进了房门，站在门后守着。李樵没有回短信，不知道她收到没有？他正这么琢磨着，门铃响了。

他开了门，李樵低着头进来了。他一把搂着李樵，喘气喘得喉头发烧，说："亲爱的宝贝，我胸口里装着定时炸弹，咔嚓咔嚓地响，快要爆炸了！"

李樵不像在车上那样用力扣他背上的肉，她长长地摊开双臂躺在床上，眼睛不松不紧地闭着。她放松得就像一摊流沙，散漫在宽大的床铺上。

孙离全身热热地冒着火，他把这火向她猛烈地喷去。李樵却轻得像落地的黄叶，任狂风席卷着漫天飞舞。

李樵裹上浴巾去卫生间，孙离把眼睛闭上了。他就像自己做了坏事，有些不好意思。李樵冲了老半天的澡，出来的时候依然低着头。

孙离平日冲澡很快，却故意久拖了些时间。他不想给李樵留下马虎的印象。他揭开被子，看见李樵趴在床上，头埋在枕头里。他忍不住去亲吻她的背，双唇顺着她的背脊往下走。

李樵的背舒缓地拱了一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她慢慢转过身子侧躺着，眼睛微微睁开，淡淡地笑着，说："说说吧。"

"说什么呀？"孙离云里雾里的样子。

李樵仍是浅浅地笑，说："说说你自己。"

"我自己？"孙离问。

李樵眼睛又闭上了，说："交代吧。你的情感故事，或者说你的浪漫史。"

孙离趴在李樵身上，说："我哪有什么浪漫史！一个老婆，一个儿子。儿子上高二了。"

李樵淡淡地说："听说很多夫妻都等着孩子上大学就离婚，你有这个打算吗？"

孙离内心难堪，又莫名地焦虑，说："离婚是这么容易的事吗？"

李樵笑了起来，眼睛睁开了，直直地望着他，说:“别吓着了。我不是要你离婚，我问着好玩的。我们报社接到过很多读者来信，倾诉名存实亡的婚姻。很多中年夫妻，一不做爱，二不离婚，这叫一不做，二不休。这已经是社会流行病了。”

孙离问:“你也说说吧。”

“我?”李樵笑笑，“结过婚，离了。没孩子。”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孙离说:“算了，不问了。我也不知道要问什么，脑子里很乱。”

“是啊，你有计划有预谋地把事做完，这会儿说乱了。”李樵瞟着他，似笑非笑的。她翻过身子，又趴在床上。

孙离抚摸着李樵的背，想起中午在山谷里看到了嫩绿的禾苗。风一吹，那禾苗一浪一浪的，绸缎似的飘着。

“摸背很舒服，真舒服!摸吧，我喜欢你摸着背。”李樵轻轻哼哼着，“我可能是属猫的，你摸着背我就舒坦了，舒服死了!”

孙离说:“傻孩子，你是属狗的，狗也喜欢让人摸背。”

孙离摸着摸着，手就不老实了。

李樵埋着头笑，说:“你不要坏啊！狗的尾巴是不能让人摸的，摸狗尾会被咬手的。”

孙离爬到她身上去，重重地压着，说:“小狗狗，你咬我吧。”

李樵叫唤一声，说:“你会把我压碎的!”

孙离把她身子慢慢翻过来，他身体里的火又要喷出来了。

李樵抱住他的头，说:“你，你，你怎么像十八岁的小伙子?”

孙离有些语无伦次，“你把我抱紧吧，你抱得越紧，我越有力量!”

过了好久，孙离的火焰骤然间熄灭，李樵仍被烈火烧灼着。她爬到孙离身上，没头没脑地亲吻，嘴里含混着说着些疯话。

李樵在孙离身上滚了会儿，就像突然用完了力气，软软地滑了下来。

孙离问："怎么了？"

李樵深深地叹息着，不说话。

孙离急了，问："我让你不高兴了吗？"

"我俩为什么就这样了呢？"李樵这话听起来很伤心似的。

孙离抱着她，说："我爱你！"

李樵摇摇头，说："爱，这是世上最无力的字。"

"为什么呀？"

李樵说："我们说过很多的爱，又能如何？"

"我同你在一起，轻松，自在，时刻想把你搂在怀里，让你开心，让你满足，让你忘记烦恼。"孙离不知道怎样才讲得清自己的感受，他其实也找不到更好的话说。

孙离想起多年前，他同喜子讲过的话：爱历元年。

这些年来，他俩谁也没有提过那个属于他们夫妻俩的纪年。

今天，这个初夏的闷热的日子，孙离是不会忘记的。郊外那场暴雨，他也不会忘记。他默默地想着这些，没有讲出来。他怕自己守不住，又讲出爱历元年之类的话。

李樵不知道孙离在想什么，只是呆呆地望着他，半天才说："我是不由自主，就跟着你走了。"

十七

孙离亲吻着李樵，问："你用的是什么香？"

李樵说："我不太用香水。今天我没有喷香水呀？"

"我在你身上闻到兰花的香味，淡淡的，很清雅。"孙离想起那年初

次见到李樵，她的身后放着一盆安静的兰花。

李樵笑笑，很开心的样子。她不再是一摊散漫的流沙，她的双手在做爱的时候出奇地有力，常叫他听到咔嚓的骨头的响声。他分不清是她的骨头响，还是他自己的骨头响。他的眼睛喜欢闭得紧紧的，李樵就像暴风雨中发狂的舵手，驾着船撞向前面的巨礁。

撞向巨礁之后，李樵会精疲力竭地躺着，久久不再说话。有时她会转过身去侧躺着，或是趴在床上，像是深深地睡去了。她并没有睡去，只是不想说话。

孙离永远不知道她心里装着什么事，平时只是望着她微微锁起的眉头，听着她若有若无的叹息。他俩经常默默对坐着喝茶，世界轻得像一片羽毛。

孙离在床上最喜欢做的就是摸她的背，摸得她开始哼哼了，她就会转过身来，抱着他亲吻，喊他孙老头子。

孙离还喜欢扒拉着她的嘴皮儿开玩笑，说："今天又讲了几点意见？"

她会笑得弯下腰，说："什么几点意见？重要讲话！"

孙离同李樵在酒店里幽会，每次都是她先离开，孙离留下来善后。有回李樵本已离开多时，孙离收拾完了走进电梯，居然又碰见她了。

他惊得不知怎么说话，李樵却望着他笑，说："老孙，怎么这么巧？"

电梯里并没有第三个人，李樵故意逗他开心，热情地握着他的手，说："好久不见了，忙些什么呀？"

出了电梯，她又说："来车了吗？要不我送送你？"

大堂里兴许就有熟人，孙离不好说什么，客气着上了她的车，问："你搞什么鬼？"

李樵说："我没注意看，进了电梯却发现是上去的。我干脆跑到顶楼，看看那里的空中花园。我很喜欢这个酒店。"

"我也很喜欢这里！"孙离说罢便望着她，脸上故意坏笑。

李樵瞟他一眼，撇了撇嘴巴。孙离早就发现，李樵撇嘴的神态很像

喜子。这是海云大酒店，孙离同李樵经常在这里见面，多是孙离先去房间等待。他的时间自由些，他可以待在酒店里，整天整天地等待李樵。他会背上手提电脑，安安心心地写小说，听到门铃响了就去开门。

李樵每次进门，总是疲惫不堪的样子。她必须把事情忙完，才能小心地脱身。孙离就紧紧抱着她，热热地吻她。李樵双手垂着，并不回抱他。他得把她的手放在身后，她才软软地搂着他。

孙离火一样地燃烧着，李樵似乎有些冷。他想到这些心里会隐隐不快，但他实在是太爱这个女人了。想到她只要到了床上就换了一个人，他心里就平复些了。

他很需要这个女人，每天都想见着她。他有时也生她的气，但只要她一个电话，一条短信息，他就把什么都放下了。

那天李樵把他送回家门口，扬扬手说："再见！"

她掉转车头，扬长而去。他却要打的回酒店取车。李樵在他面前就像孩子样的调皮，叫他哭笑不得。

孙离起初见她笑起来总是毫无掩饰，不是弯腰，就是蹲下，就问："你在外头也是这样？"

她马上故作正经，说："我在外头还是有架子的！我可是李社长啊！"

有回孙离问她："你是靠充电才能活动的人吗？"

李樵听得没头没脑，问："什么意思呢？"

孙离说："看你快乐着、欢笑着，突然情绪就不对了，有气无力的样子。就像手机没电了。"

李樵趴在他耳边说："老头子，你给我充电啊！"

从那天开始，他俩在一起的时候，孙离总喜欢坏坏地笑，说："亲爱的，我们来充电吧。"

李樵每次充过电，闭着眼睛半天不肯睁开。孙离便拿手肘撑着自己的身体，李樵在他怀里，又不至于压着她，任她舒舒服服地躺着。她有时候就在他身下睡着了，发出匀和的呼吸声。

孙离望着她的发际、眉毛、鼻梁、嘴巴，心头热热地发颤。她的眼角隐隐有些细碎的皱纹了。孙离刚认识李樵那年，她才二十几岁，脸就像羊脂玉，白嫩嫩地透着亮光。

李樵偶尔自己开车，她喜欢开快车，油门在她脚下轰轰地响，恨不能一脚踩进油箱里。孙离不停地喊："慢点慢点，我们并不急着赶路啊。"

李樵不听，得意自己的快车。若是到了郊外，遇着车辆稀少，李樵一边狂飙，一边摇头晃脑地唱歌。

有个周末，李樵驾车飞奔在老公路上，路两旁行道树是高大的梧桐，拱成漫漫无尽的绿色甬道。孙离望着车窗外金黄的稻田，说："李樵，慢下来吧。多好的景色，你看这稻田，你看这遮天蔽日的梧桐树。"

突然，一条大黑狗飞跑着横穿马路，李樵猛地踩了急刹。孙离没有系安全带，身子往前一冲，头碰到了挡风玻璃上。

李樵赶紧把车靠边，问："老头子，伤着了吗？抱歉抱歉。"

孙离半天才觉着痛，却摸着前额，笑道："四川女人喊老头子，就是喊老公啊！"

李樵把嘴一抿，说："想得美啊你！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

"我第一百次求你，别这么开快车。这种老公路上，人类历史上发明出的所有交通工具，人、狗、牛、猪、鸡、鸭，都会在上面跑，弄不好就出大事。"孙离说得很严厉。

李樵像是受了惊吓，又像是有些累了，身子懒懒的，说："道理我都知道，可我就是喜欢开快车。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只要猛踩油门，车子一声低吼冲出去，我就身体收得紧紧的，像高潮来了一样，眼前一片白光。"

孙离故意瞟着李樵，说："原来你这么色呀？未必我就抵不上一辆车？"

李樵抓过孙离的手，假装狠狠地咬，说："吃了你！"

孙离缩回手，望着手上浅浅的牙印，说："难怪你那么享受开车，我可不敢坐你的车了。"

李樵顽皮地掐着他的脖子，威胁说："你坐不坐我的车？坐不坐？坐

不坐？”

孙离一下子又兴奋起来，紧紧地抱着李樵，说：“我们回去吧，找地方吃饭，再去做个科学试验。”

“做什么科学试验呀？”李樵听得认真了。

孙离嘿嘿一笑，说：“看看我抵不抵得上你开一回快车！”

李樵咬着嘴唇笑，慢慢地把车调了头。回来时，李樵车开得慢些了，嘴里依然不停地唱歌。她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生的人，却是从三十年代起的歌，都能唱得下来。她唱的都是经典，有首贺绿汀的歌，孙离听了一次就着了迷。

这首歌的歌词只有简单的几句：

门前一道清流，
夹岸两行垂柳，
风景年年依旧。
只有那流水，
总是一去不回头。
流水啊，
请你莫把光阴带走。

贺绿汀那一代音乐人还是很了不起的，只可惜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那些人现在中国可没有了。

孙离想想自己写的那些小说，忽然觉得没有任何意义。一种深深的虚无感，重重地压在他的胸口。

李樵的歌就像原野上的风，微微地吹，没有来路，没有方向。她唱着唱着，居然又唱起京剧了。

她唱的是《锁麟囊》里薛湘灵的《春秋亭》：

春秋亭外风雨暴，
何处悲声破寂寥。
隔帘只见一花轿，
想必是新婚渡鹊桥。
吉日良辰当欢笑，
为何鲛珠化泪抛。
此时却又明白了，
世上何尝尽富豪。
也有饥寒悲怀抱，
也有失意痛哭嚎啕。
轿内的人儿弹别调，
必有隐情在心潮。

孙离听李樵唱得这么开心，泪水都忍不住快出来了。他更多时候听到的是李樵的叹息，难得她今天这么自在开心。他把手伸过去，李樵并没有侧过头，就像耳朵上长着眼睛，她把右手放在了他的手掌里。他轻轻捏着她的手，泪水真的就出来了。

李樵唱完，颇有几分得意，笑道："老头子你知道吗？我这可是程派唱法，咽腔，似断似续，好难唱的呢。"

进了城，遇着了红灯，李樵突然望见孙离眼睛红红的，问："怎么了？"

孙离只是开玩笑，说："你唱得好，艺术感染力啊！"

李樵哈哈大笑，说："老头子，你这么容易被艺术感染，你要是听艺术家唱歌，不要哭得眼睛发肿？"

孙离紧紧握着李樵的手，说："老婆子，世上再没有你这么好的艺术家啊！"

李樵忙说："不准你叫我老婆子，只准我叫你老头子。我可没那么老啊！"

孙离见李樵没有找地方吃饭的意思，就说："你今天成神仙了，饭也不吃了？"

"去我家吧。"李樵轻轻说。

孙离头一回听李樵请他去家里，忍不住又捏了捏她的手。李樵心里舒服，嘴上却故意说："老头子，我手要被你揉成面团了。"

李樵故意调皮，拿手指轻轻挠着孙离的手掌心。孙离手被挠得痒痒的，忍不住就把脸朝她凑去。李樵忍住笑，清清嗓子，说："严肃点，严肃点，不要妨碍司机同志开车。自由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生命故，二者皆可抛。"

孙离听李樵篡改了裴多菲的诗，就想起一个笑话，说："有位文化官员给作家作报告，讲作家一定要博学，你看贝多芬的诗多好！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他的音乐也非常了不起，你看他的《命运交响曲》，啷啷啷——啷——"

李樵不信孙离的笑话，讲："你们作家就喜欢编段子臭人！今天的文化官员都是文化人，哪有分不清裴多菲和贝多芬的？"

李樵再怎么在车里跟孙离缠绵，再怎么嬉皮笑脸，一下车就变了一个人，端庄亲切，又有一种疏离。孙离也装作陌生人，两人一前一后走进电梯。李樵泰然自若，跟认识的邻居笑着打招呼。

孙离同李樵对面站着，李樵的目光停在孙离胸脯上，却又似乎没有望见他的胸脯。她的目光好像透过他的身体，投到他身后不锈钢的电梯壁上。

李樵住的地方叫上都印象，一幢二十八层的滨江高楼，下楼横过马路就是沿江风光带。李樵住十四楼，她说当初买这套房子，倒不是因为喜欢看江景，而是爱上江边那些香樟树。

这些香樟树还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种下的，树干已粗到一人合抱不拢了。每年春天，樟树长出嫩红的新叶，老叶慢慢掉落。春天阳光下，簇簇新叶红亮剔透，玉片一样在风里摇来摆去，泠泠作响。老叶落下时也

还是油绿油绿的，樟树无论怎样都不会给人悲戚的感觉。

李樵的家布置得像一个禅室。进门玄关前面的地上，摆着一块平整的青石，上面放着一双藤编女拖鞋，小小巧巧的，已有几分旧意。李樵先穿上这双藤编拖鞋，再拉开玄关旁边的旧木柜，拿出一双男式帆布面拖鞋，也是旧旧的。

玄关进去是客厅，地板和墙面都贴着胡桃木板，颜色有自然的深浅。屋里的调子本来有些暗，可是客厅正对门是一扇落地大窗，光线足足地涌进来，棕黑色的地板照成了浅金色，安静明亮。

客厅正中放着一段香樟树墩，半米高的样子，虽去了皮，却仍是原木风味，做茶几用的。香樟树墩上孤零零放着一个黑釉陶罐，插着几枝菖蒲。

孙离手脚不知往哪儿放，站在客厅中间四顾。一组藤沙发靠着墙，李樵把他推到沙发上坐下。

孙离四下打量，说："李樵，不对啊。你是媒体人，怎么不见电视啊？"

李樵抿嘴一笑，说："我有信息恐惧症。我回家就只想喝茶读书睡觉，也听听音乐。哎呀，说句没良心的话，报纸电视其实都不要看，看了只让人心里不安。世间本无事，新闻纷扰之。不信你试试，一年不读报纸，不看电视，保证你超凡脱俗。"

孙离左望一下，右望一下，装出一副找人的样子说："咦，这是不是《新日早报》李社长李总编的家呀？我刚刚和她一起进来的，怎么不见了？怎么她家里只有一个胡说八道的小姑娘呀？"

李樵嗷的一声，猫一样扑到孙离身上。房子并不算大，除了客厅，还有一间卧室，一间书房。厨房和卫生间的门敞着，都很宽大，只有卧室门虚掩着。

李樵在家的样子极是散漫，她先用电水壶烧水，再哼着歌取出杯子来洗，好像屋里没有孙离这个人。

孙离说："宝贝，你这屋里样样好，只是少几幅字画。"

李樵笑笑，说："我平日同书家、画家们打交道也多，从来不问他们要字画。他们都是有润格的，感觉就像问人家要钱似的。"

"你倒是个懂事的人。"孙离又环顾四壁，"我去找人画几幅，不算你职务腐败吧。我玩得最好的画家朋友是高宇先生，我下次请他画画，他的字也很好。"

"高宇？苍市有这个画家吗？"

孙离说："他在北京，不是苍市人。"

"哦，原来如此。中国的书家、画家太多了，能让人记住的真是不多。"

孙离站起来，走到卧室门前，很想轻轻把门推开。女人的性情是什么样子，看看她的卧室就知道，客厅都是布置给别人看的吧。

孙离心里猜着李樵卧室是什么样子，腿却朝李樵厨房走去。厨房很时尚，一色的灰蓝色调。料理台在中间，灶台和橱柜靠左边墙，右边墙角是双开门大冰箱。

看得出李樵并不常做饭，橱柜上挂着六个平底煎锅，从大到小，整整齐齐，闪着隐隐的光，就像新的。

孙离说："好洋气！"

他拿手指在锅底轻轻一抹，拖长了声音说："好锅好锅，可惜可惜。"

李樵站在旁边，举起拳头砰砰打在孙离肩上，娇嗔说："人家没有时间做饭嘛！"又低下眼睛，放低声音，"人家一个人，做什么饭！"

李樵眼睛往下的时候，眼睫毛厚厚长长地覆下去，两片细黑的上弦月，弯弯地浮在她白皙的脸上。孙离把李樵小心地揽在胸前，像抱婴儿一样轻轻抱着。李樵已三十五岁了，这个女人在他眼里就是个孩子。

李樵突然从孙离怀里挣出来，装出一副要哭的样子，嚷嚷说："饿了，饿了，出去吃饭。"

孙离说："不要出去吃，我来做给你吃吧。"

孙离过去拉开冰箱，只有一盒鸡蛋，三个干瘪的柠檬。

李樵吐吐舌头，说："我还有很多香料哦。"

她走到橱柜前，拉开一个抽屉，里面满满两排圆玻璃罐，装的都是外国香料。孙离拿出来细看，一罐多香果，一罐干紫苏叶，一罐干香葱末，一罐月桂叶，一罐小豆蔻，一罐干芹菜末，一罐干薄荷叶，一罐红椒粉，一罐沙姜粉，一罐番红花，一罐鼠尾草，一罐迷迭香，一罐香蒜末，还有几罐子别的什么。

孙离边念边笑，说："哈哈，比你梳妆台上的化妆品还多吧？是不是真的用来美容的啊？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身上总有兰花的清香了，你一年四季叫这些香熏着啊！"

"真不会拍马屁！人家身上就是天生的香嘛！"李樵撒着娇，又说，"这些草的名字很好听，味道也很好闻。"

李樵拈出几片灰绿色的迷迭香叶，凑到孙离鼻子下面："你闻你闻，好闻不？"

孙离闭着眼，深吸了一口气，又睁开眼，张嘴从李樵手上吃了两片迷迭香叶，嚼了嚼，说："不错不错，又甜又苦，还有一股松叶香味。"

李樵像小孩子得了表扬，很得意的样子。

孙离问："你有没有米？"

李樵说："米呀，米是有的，大大地有。"

她又走到橱柜前，抽开另一个抽屉，从里面拖出一袋日本米，说："还没有开封呢，一位朋友送给我的，说是日本新潟产的越光米，是好米哦。"

孙离说："好，我做饭给你吃。有这些就够了。"

孙离拆开米袋，用电饭锅煮上饭。李樵黏在孙离身边，看孙离做饭。孙离拿出冰箱里的鸡蛋，先连壳把鸡蛋煮熟，迅速倒进冷水盆里泡凉，再敲碎蛋壳，剥出完整的鸡蛋。

李樵见孙离手脚这么熟练，嘴里啧啧几声，说："哇，好厉害，原来诀窍在这里呀。我剥鸡蛋壳总是剥得碎碎的，蛋壳粘在鸡蛋上好难下来，鸡蛋剥出来好难看。谢谢孙老师。"

孙离把鸡蛋切成厚片，又端着一副上课的样子，说："剥鸡蛋正确的

方法不是煮熟后泡冷水，而是先把鸡蛋表面的水分擦干，等它自然冷却后再剥。我这样剥蛋壳其实不科学，因为鸡蛋壳表面有微微的气孔，泡在水里蛋上的细菌容易浸进去。今天这样只为了图快，偶尔为之而已。你以后可不要这样。"

李樵笑得蹲在地上，边喘气边点头："孙老师教导得是！学生明白，学生铭记在心。"

孙离做了一个家乡的传统菜:金钱蛋。鸡蛋片放在平底锅里两面煎香，加上盐和酱油，咸淡合适，再放些紫苏末、红椒粉、香葱末、蒜末。金钱蛋做好了，饭也煮好了。

李樵刚举起筷子，又起身走到厨房，找出一包味噌汤料包，拿开水冲了。金钱蛋浓肥郁烈，干香扑鼻。米饭晶莹剔透，嚼起来很有弹性。李樵话也不说，鼓着两颊，一口气吃了两碗饭，鼻尖上渗出细密的汗珠。

孙离看看菜碗里还剩了一些蛋末碎渣，又舀了一勺白饭拌进去，拌得油汪汪的，说："呵呵，我家乡的土话，这叫做敛碗。原来家里穷，油星子都舍不得浪费一点，剩菜碗再用饭敛一敛，这几口饭是最香的。"

李樵看见，又像小孩子讨食一样张开嘴巴，"啊啊"地要吃。孙离就用勺子舀着饭，喂一口李樵，自己吃一口。

吃完了，李樵这才呻吟起来："哎哟，哎哟，肚子痛，肚子撑死了。"

孙离说："这金钱蛋最好用新鲜的紫苏叶，新鲜的葱蒜，还要加一勺我家乡的油糊辣子，味道更好。小时候，我家菜园墙脚四周长了好多野紫苏，高的足有人把高。我最喜欢摘紫苏叶子揉碎了闻，好香好香。"

孙离中学时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想到的就是自家的菜园子。别人家的菜园子都只是夹了篱笆，他家的菜园子却筑了土墙围着。他记不得自己几岁时，看见爸爸有空就在屋后的菜园筑墙。用厚厚的木板夹成一个长方框子，黄土倒进夹板框里，拿木筑锤哼哧哼哧地筑。常有两三个邻里帮忙，边筑墙边摆龙门阵。大人说的很多话，孙离都是听过无数次的。

“叔你要是不从 508 厂回来，只怕当到厂长了。”

爸爸说：“我马上就要送到大学去读书，你晓得的，突然来文件说回乡支援农业生产。”

“你要是读了大学出来，肯定当厂长了。”

爸爸说：“命里只有一把糠，不怕你三更半夜喊天光。”

过了几年，土墙就有了很多的蜂洞。油菜花开了，蜂洞里会藏有土蜂。孙离会捉了土蜂，放在瓶子里关着，塞油菜花进去，看它能不能产蜂蜜。土蜂没有蜇人的刺，孙离每到春天就捉土蜂酿蜜。

孙离讲起老家的菜园子，眉飞色舞的样子，又笑道：“小时候真傻，明知道土蜂酿不出蜜的，年年都玩这个把戏。”

李樵听得很神往，柔声道：“老头子，你现在都还很顽皮。看你顽皮的样子，我就想象你的小时候。你小的时候，我怎么不同你在一起呢？我怎么不能陪着你一起玩呢？”

孙离听了这话鼻子酸酸的，他拉了李樵的手，故意开着玩笑，道：“只怪观音大士没有通风报信，不然我会在超生路上等你十年的！”

李樵突然攀住孙离的脖子，直直地望着他的眼睛，半天才轻轻说了两个字：“亲人。”

说完眼睛一红，泪珠从眼角滑下来。可她马上从孙离身边跳开，若无其事的样子，唱歌似的说：“我的家乡，我的家乡，我也有家乡呢。我的家乡在广东潮州，我长到七岁才随父母到苍市来。我的家乡最好吃的是乌榄，配白米粥，你吃过吗？我最爱吃白粥配乌榄。我记得小时候，早晨跟外婆去菜市场买乌榄，回来外婆把乌榄洗干净，放到开水里煮软，等凉了，用棉线把乌榄从腰中间一割，勒成两截，把核取出来，再往乌榄里塞些芝麻盐，腌一腌就能吃了。腌好的乌榄，外面乌黑发亮，里面紫红色，这两种颜色配在一起，好艳丽！”

孙离说：“巧了。我老家做金钱蛋，也不用刀切，也是用棉线割的。那样蛋黄不会散，也不会沾在刀背上。”

李樵望着孙离说："哪天你陪我回潮州去看外婆好不好？"

孙离说："好。可是你外婆问我是谁，我怎么说呀？"

李樵笑得眼睛一弯，说："我就说你是我的男秘书！"

李樵泡了茶递上。茶桌临着窗，望得见下面的江水，对岸的青山。说着话，李樵突然扑哧一笑。

孙离问："笑什么呀？"

"你老是偷偷儿瞟那扇门，进去吧，看看里面藏着什么秘密。"李樵望着他笑笑，站起来往卧室去。

李樵床上铺着软软的藤凉席，淡淡的茶色。床头墙上挂着李樵的一幅照片，大大的眼睛正好望着床铺。

孙离望着照片，说："她在望什么呀？"

"她呀，她在看这是谁在欺负我呀？"李樵说着，就进浴室冲澡去了。

孙离也去冲了澡，他还记得李樵在郊外说的话，回到床上说："宝贝，我一定要试试，看我有用，还是车有用！"

李樵紧紧地搂着他，嘴凑在他耳边，说："不准你讲我坏话！我要上来，我要骑在你身上当司机！"

李樵当了一回疯狂的司机，又软软地躺下了。两人冲洗了回来，孙离从后面搂着李樵，轻轻摸着她的背，沉沉地睡去。

孙离先醒来，听得李樵呼吸轻轻的就像婴儿。他不忍惊了她，纹丝不动地躺着。李樵是扑在他的怀里睡的，脸贴在他的胸膛里。

孙离从李樵家出来，天已黑了。街对面高楼上，挂着一幅巨大的美容广告。画幅上是位黑发美女，肌肤白得像落在山顶的雪，长长的睫毛像两朵黑云停在白雪上。

孙离停下脚步，久久望着广告上的美女，心里想着的却是李樵轻轻对他吐出的两个字：亲人。李樵对他说这两个字时，嘴里的气息暖暖的。孙离很想返身上楼，再敲开李樵的家门。他仰起下巴，下滑的眼泪停在两颊上。

十八

谢湘安宽肩长腿，一头浓密的黑发，眼里总是蓄满笑意，很温柔的样子。他做人落落大方，学术前景又好，很让同事们喜欢。喜子很看重数字图书馆，少不了常找他商量事情。谢湘安每次进她办公室，她有意无意要把门敞着。走廊里来来去去的人多，她潜意识里似乎要让人作证。证明什么呢？喜子细想就觉得荒唐，难道她会跟一个三十岁的小伙子传什么绯闻?

有次喜子要向谢湘安交代事情，她没打电话叫他上来，自己去了他的办公室。数字图书馆部占了三间办公室，谢湘安和别的老师合用一间。喜子那天穿的是平底圆头麂皮鞋，走路没有声音。她走到门口，看见门半掩着，正准备敲门，突然听到里面有女孩子的抽泣声。

喜子连忙把手收回，正要悄悄离开，听得女孩子带着哭腔说："我不管，我不管，我就要这样。"女孩子的声音颤巍巍的，娇憨任性，又有几分稚气。

听得谢湘安说："熊芸，你别闹，懂事一点好不好。我在上班呢。你这样对你不好，对我也不好。"

原来女孩子叫熊芸。谢湘安虽然是在斥责，但又像是在恳求，语气十分温柔。

喜子赶紧快步走开。听声音，那叫熊芸的女孩子还很年轻。一定是这对恋人闹矛盾，只有恋人之间才会这样讲话。女孩子也不知是受了什么委屈，听得出谢湘安还是很在意她。

九月天气，虽然下了几场雨，雨一停又闷热起来。孙离这几天写作不太顺畅，干脆和几个朋友自驾游，往四川九寨沟去了。亦赤周末考试，

也不能回来。喜子心里不妥帖，一个人出去走走。也不方便走远，午后稍稍休息会儿，就去了近郊的苍莨山。

苍莨山并不太高，却是石骨峻秀，古木参天。山路两旁尽是两人合抱粗的樟树、银杏和枫树，浓荫匝地，林泉幽深。半山腰上有座寺庙，名唤苍莨古寺，为六朝圣迹，香火很旺。过去这里僧尼同寺，和尚尼姑各有住持。两个住持不和，宗教局出面把和尚发到山下寿公庙去了。宗教局有个副局长叫马波，是孙离的同学，也是好朋友。喜子听马波说过和尚住持和尼姑住持闹意气的事，也没怎么在意听。苍莨古寺就只剩下尼姑，香火比往日更旺了。原来是这里新来了住持，法号唤作妙觉。俗姓周，出家前的名字就叫美尼。也许是命里占就的，美尼长大后真的就做尼姑了。

喜子进了山门，深深地吸了口气，心里清凉起来。她是不拜佛的，进寺庙只是想看里面的几棵古树。她自小就很怕闻香火的气味，熏着头就发晕。她沿着庙宇里面的围墙走，目光只在古树上盘桓。围墙到寮房处就不通了，她又往回走，知道那里有道后门。听说那位妙觉法师长得很漂亮，又善为书法，好作诗填词，还会古琴。很多香客进寺烧香，都想看看妙觉美尼。

喜子从寺庙后门出来，再往山顶方向去。山道两边的香樟、枫树交织在头顶，成了一个绿色的甬道，人就像是钻进了一个青幽的万花筒。日光照耀之下，天上地下变幻着绿光。她伸出手，手指尖都映绿了。

山道边有座亭子，顶上盖着枯旧的杉树皮，极有野趣。亭子旁边立着几株老松，又种着一丛丛紫竹，风里便有几分松竹的清香。亭中一对青年男女对坐，都穿着白色T恤和牛仔裤，正在那里说话。好像说到了开心处，两人仰面而笑。

喜子望一眼那男的，背影很像谢湘安。喜子很爱看谢湘安的背影。有次开会，大家都往图书馆小会议室走，谢湘安走在前面。喜子望着谢湘安的背影，说不出是哪里好看，只觉得他肩膀微微晃动，像一竿风中的竹子，又挺拔，又灵动，说不出的潇洒。有次喜子路过谢湘安办公室，

望见他正站在书桌前，侧着身子从桌上拿什么东西。只是一瞥，那个侧着的背影已经让她心动。

喜子不愿细想自己的内心感受。当年她同孙离谈恋爱，似乎是糊里糊涂过来的，只是觉得男女必须成家，必须生儿育女，就像上学必须交作业似的。她稀里糊涂就成了他的老婆，吵吵闹闹过起日子。吵多了就不吵了，两个人都吵疲了。

谢湘安的背影在他动作的时候才好看。静下来，比如给他的背影照一个相，那种妙处是照不出来的。喜子这么琢磨的时候，脸就不由得红了。

她正要走开，那男的却抬起头来喊道："朱馆长。"

喜子的太阳穴猛地跳了一下：果然是谢湘安！

他背后长着眼睛吗？喜子定了定神，轻轻招呼一声："湘安呀？"

喜子望着谢湘安对面的女孩，齐眉刘海，一头长发黑得发亮，弯弯曲曲垂在肩上。她脸上的表情仿佛才褪去孩子的稚气。女孩很有礼貌，起了身说："朱馆长好！"女孩声音清得像滤过细沙的水。喜子听出来她的声音，这女孩就是那天在谢湘安办公室里哭泣的熊芸。

果然，听谢湘安低头对女孩说："熊芸，你先回去吧，我陪朱馆长爬爬山。"

熊芸仰起脸，噘着嘴说："不，我也要陪朱馆长爬山。"

喜子忙说："你们自己玩吧，我想一个人爬爬山。"

谢湘安对熊芸说："听话，你先回去练琴，晚上我再给你打电话。"

熊芸望着喜子，又望望谢湘安，张了张嘴，人却不动。

"小谢，你真的不要客气，我难得清静，你们玩。你陪我，我反倒不自由了。"喜子又对熊芸笑笑，"你们继续玩吧。"

谢湘安很干脆地说："熊芸，你回去。我找朱馆长有事。"他的语气简直让人不能有异议。

喜子说："小谢，有什么事上班时候再说吧，今天是休息日呢。大家都好好休息休息。拜拜啦。"

喜子说完转身走出了亭子，不再给谢湘安说话的机会。她踩着石级往山上走，故意把腰挺得笔直，步子迈得轻快。她脑后仿佛长了一双眼睛，知道谢湘安和熊芸还站在那里望着，她不能显出老态来。

喜子突然为自己的心思吓了一跳，转又自宽自解：这只不过是女人的自尊心罢了。谁没有自尊心呢？喜子同孙离结婚之后，不是没有遇到过好男人，可她是个导不了电的绝缘体。

马波有天同孙离开玩笑说："你家喜子给人的印象，美，但是冷。"孙离自己琢磨：喜子的这种冷，不是冷艳，而是冷漠。冷艳会让男人有渴望，冷漠只能让男人望而却步。

孙离回家告诉喜子："马波说你是冷美人。冷美人，多好啊！没有人敢抢我老婆了。"

喜子听了这话，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只是略带讥讽地说："马波老婆叶子是热美人。"

马波的夫人叶子瑾，熟悉的人都喊她叶子。叶子在银行工作，见人就谈揽储或理财的事，给人的印象不太好。喜子很理解银行工作的压力，但说话总得有个场合。叶子和人坐下不到三分钟就开始拉业务，有些叫人受不了。

孙离有回忍不住，开马波的玩笑，说："你家叶子是业务标兵吧？"

这话叶子是当面听见的，她不觉得孙离是在讽刺她，反而说："孙大作家，你赚那么多稿费，一点都不照顾我！"

喜子爬着石级，一会儿就出了汗，背上的衣服洇出一大块湿印。石级两旁尽是大樟树，间杂着还没长高的红枫。这种红枫是新近从美国引进的，名字叫秋焰，叶子一年四季是红的，红得特别鲜亮。

苍莨山本来就以秋天的红枫出名，可这些年哪怕过了寒露霜降，枫树上的叶子还是青的。许多慕名来看红枫的人不免失望。山道两旁如今都种了这种叫秋焰的洋枫树，那种霜染红枫的季节感也就没有了。

一条盘山青石板路把苍莨山裁成上下两截。太阳已经偏西，阳光柔

和地从树叶隙缝间落下，地面满是一块块跳跃的光斑，树木的清香夹着腐殖质的湿气在风中弥散。

喜子从山下往上爬，正要踏上这条盘山青石路，一条大黑狗突然从她眼前窜过。她脑子里一空，跌坐在地上。

喜子抚着胸口，闭着眼喘气。刚刚回过神来，睁开眼睛，却见谢湘安笑盈盈站在她面前。他伸手扶了一把，喜子才站起来。她满身是汗，先前一脸煞白，现在脸却红了。

谢湘安一本正经，却是故意幽默，说："朱馆长，真对不起，怎么你每次摔跤都被我碰见？"

喜子左右望望，没看到熊芸。她自我解嘲："老了，胆子太小。我从小怕狗，太吓人了。"

谢湘安看看喜子脸上的汗，从口袋掏出一条方格手绢，叠得整整齐齐的，递给喜子说："擦擦汗吧。"顿一顿，又说，"刚换的，干净。"

喜子愣愣地望着谢湘安，并不伸手去接他的手绢。谢湘安却把手绢展开一半，伸手轻轻在她脸上按了按。喜子像着了魔，闭起眼睛，半仰着脸，乖乖地让他擦汗。

喜子闻到一股似曾相识的味道，暖暖的，带着一点儿辛辣，不知是手绢上的，还是谢湘安手上的。喜子想起她小时候，有次摔了跤，哭得眼泪鼻涕横流，爸爸过来把她抱在怀里，她闻到的就是这种味道。

她突然反应过来，内心惶然而又羞愧。她在一秒钟之内，从那个恍若赖在父亲怀里的三四岁的小女孩，变成了老成沉稳的朱馆长。

她从谢湘安手里拿过手绢，动作不经意似的，心里却刚刚掠过风暴。她站稳身子，后退一步，定一定神，本想说谢谢，又没有说出来。

谢湘安似乎也察觉到了某种说不清楚的尴尬，又对喜子笑笑，说："朱馆长，你想独自走走，我就不打搅了。"

谢湘安走了，喜子才发现他的手绢还在她的手里。她不知道谢湘安刚才是一直跟在她后面，还是在她摔倒的时候偶然碰上的。她也没去想

为什么是他一个人在山上，熊芸那孩子真的听了他的话先回去了吗?

喜子回家做的头件事就是洗手绢。她倒了一点薰衣草香味的洗衣液，把手绢放在水龙头下轻轻搓揉。手绢是麻料的，已经半旧，很柔软。喜子想现在还有几个人用手绢呢？只有那些老派的先生，另外就是那些环保主义者。

亦赤他们这一代，恐怕连手绢都没有见过吧？一盒一盒的纸巾，打开一张一张地抽，一张一张地扔。他们也许从来没有想过，纸巾盒里的纸巾是从哪里来的。

记得亦赤小时候，孙离在饭桌边问："儿子，你知道饭是哪里来的吗?"

儿子回答："爸爸煮的。"

孙离又问："爸爸煮饭的米是从哪里来的?"

亦赤说："商店里买的。"

"商店里的米哪里来的呢?"

孙离问到这里，亦赤就答不上了。儿子小小年纪，只知道吃的玩的穿的都在商店里。商店里永远有很多东西，永远也买不完。

喜子少女时代也用过很多手绢，有印着兰花的，有印着牡丹的，还有印着大头娃娃的，大多四周都滚着精致的牙边。她还得过一套湘绣真丝手绢，一共四条，分别绣着梅兰竹菊。她很喜欢那四条手绢，舍不得用。她现在已经想不起来，那些精心收藏的漂亮手绢哪里去了。

她记不清楚自己是哪年开始用纸巾的，好像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吧。仿佛一夜之间，中国人都不用手绢了，城里人的桌上都摆着纸巾，口袋里也时刻塞着纸巾。洗衣服也早就只用洗衣机，只有买了高档衣服，售货员才特意嘱咐手洗翻晒。有时口袋里的纸巾忘记掏出来，洗衣机洗出的衣服都沾满纸末，晒干以后抖都抖不掉。

喜子把谢湘安的手绢洗净叠好，晚上临睡前就干了。她把手绢放进一个信封里，准备上班时还给谢湘安。她突然想起宝玉送两条旧帕子给黛玉，脸又不由得红了。第二天，她把装了手绢的信封放在包里去了学

校。一忙,又忘记还了。手绢放在包里带了几天,干脆就拿出来放在抽屉,看哪天谢湘安来办公室再给他。

十九

图书馆学会的年会在湖南的凤凰古城召开。喜子是图书馆学会理事,收到了开会通知。谢湘安的一篇论文被评为年会论文一等奖,他作为论文获奖作者,也应邀参加会议。

谢湘安跑到喜子办公室,问:"朱馆长,我们怎样去开会?我需要做些什么准备?"

"我们坐飞机先飞到长沙,再改坐长途汽车。"喜子说起来忍不住有些兴奋,"长沙去凤凰的路上,高速公路两边都是很好的山景,很漂亮。凤凰我去过几次了。"

早上七点,喜子坐的士到机场,远远就看见谢湘安站在国内出发口外面。谢湘安还是穿的白衬衣和牛仔裤,斜挎着一个帆布包,脖子上挂着一个单反相机。相机看上去沉甸甸的,压在他宽阔的胸脯上。他看见喜子下了的士,忙迎上来接过她的行李箱。

谢湘安含笑说:"朱馆长,我们又穿一样的衣服。"

喜子今天穿的也是宽松的白棉布衬衣,牛仔裤,旅游鞋。初秋天凉,她手臂上还搭着一件藏青色的风衣。"他还记得九月下雨那天,我在图书馆台阶前摔跤时穿的衣服。"喜子想着,脸上有些发热,怕谢湘安看出她的脸红,目光就直直地望着前方。

换过登机牌,两个人的位置不在一起。"这么早的飞机,这么快就把位置选完了。"谢湘安笑笑,"中国人真是着急啊。"

喜子明白他的意思，遗憾两个人没有坐在一起。谢湘安说:“上去后，我找人换换。”

登上飞机，谢湘安先找到座位，马上同旁边的客人打商量，说:“可以换换位置吗? 我两个一起的，分散了。”

那人说:“我行李放好了，难得麻烦。”

喜子忙说:“湘安，不用换，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喜子座位在谢湘安后面二排，她放好行李往前望去，谢湘安正回头望着她笑。直到她坐下去，谢湘安才挥挥手也坐下了。他俩选的都是最后的散座，都是夹在中间的座位。喜子得伸直脖子，才望得见谢湘安的后脑勺。喜子很爱看谢湘安的背影，自然也很熟悉他的后脑勺。她突然脸红心跳，自己都吓着了。原来，她这么喜欢看谢湘安的背影，都因她只能从后面偷偷地看他! 她羞愧地咬着嘴唇，好像全世界的人都看穿了她的心思。

喜子闭着眼睛，慢慢就似睡非睡地迷糊了。身子感觉跳了一下，飞机已经落地。苍市到长沙，真是太方便了。出了到达口，就有去凤凰的大巴车。谢湘安跑步过去看看，忙回头朝喜子招手。

车上只有一半的人，座位随客人自己选。谢湘安请喜子先靠窗坐下，他再来安放行李。谢湘安忙东忙西，半天才落座。他俯下头将落座，望着她的眼神，竟像大哥哥宠爱自己的小妹妹。

喜子从小要强，事事自己打理。她和孙离结婚这么多年，仍然没有等人照顾的习惯。她只是不太喜欢做饭，很怕手上油腻腻的感觉。真做起饭来，她手脚飞快的。女人的所谓小鸟依人，她潜意识里有些鄙视。刚结婚时，孙离一心要当护花使者，她却并不领情。她除了不爱做饭，也确实样样能干。孙离就乐得偷懒省心，心安理得让她去做女强人。他俩去外面吃早饭，孙离找地方先坐下，喜子就忙着点餐，拿筷子，端上早点，递餐巾纸。

汽车不用进城，很快就上高速公路，风驰电掣了。谢湘安不拘谨，也不多话。喜子也不说话，只是偶尔指指车窗外的风景。高速公路两旁

是绵延的丘陵，长着枞树、樟树，有些矮山坡种着橘树。

橘子正是成熟的时候，黄黄绿绿枝头累累。秋天的太阳很柔和，斜斜地照在喜子的脸上，她右耳的耳廓粉红粉红的，几乎透明。当年孙离看到她这粉红色透明的耳廓，心里怦怦发跳，才开始约她散步。

喜子头往前倾了一下，谢湘安看见她的发丝在阳光照射下像镶了金边。他从后面看着喜子的马尾辫，竟然有些少女的姿态。

喜子上中学梳着两条辫子，上大学后梳一个马尾辫，一直梳到现在。结婚时烫过一回头发，她后悔了好多年。她在头发上花的时间最少，不染，也不烫。每天早晨起来，她用木梳把头发梳抻透，用一个黑丝绒发箍扎在脑后。

她梳头发的时候闭着眼睛，尽量把每一处头皮都刮遍，才舒舒服服地张开眼睛。偶尔碰上有些很正式的场合，她就会把头发放下来，梳成披肩直发。

喜子不说话，谢湘安就安安静静坐着。他偶尔也侧过脸望她一望，很自然地笑笑。喜子一直想问问谢湘安，那个叫熊芸的姑娘是不是他的女朋友。也算是关心年轻人吧。又想谢湘安这么细心地照顾自己，是不是把她当成妈妈辈的老年人了？

喜子装作很随便的样子问："小谢，那天在苍莨山上和你在一起的小姑娘很漂亮啊，你的女朋友吧？"

谢湘安忙说："不是不是，她还是个学生呢，才刚刚二十岁，在我们师大上二年级。她家和我家是邻居，我看着她长大的，怎么可能。她爸爸妈妈托我照顾她，她也常常来找我玩。"

喜子看他急于辩清，着急得脖子都直了，不知怎么心里就有些高兴。谢湘安说过，他的家乡在一个很大很大的湖边，那里有座很大的石化工厂，厂区职工家属有两三万人，职工医院、幼儿园、学校，什么都有。谢湘安的父母在职工医院工作，父亲是医院院长，母亲是妇产科医生。

谢湘安停了一下，望了喜子一眼，说："那孩子，麻烦呢。我爸爸妈

妈和她爸爸妈妈是医院同事，她家还和我家住对门。”

喜子等着谢湘安往下说，他叹了一口气，却没有再说下去。

中午，汽车停在生活服务区休息。谢湘安先站起来，望着喜子说：“去吃饭吧。”

谢湘安并不问喜子要不要吃饭，先下了车，站在车门边等着。喜子低头下车，他很自然地牵住喜子的手。

喜子笑笑，说：“我还没老到这个地步呢。”

谢湘安很认真地说：“你不老。”

他这句话里有郑重其事的意味，喜子听了不禁悚然一惊。太阳光直直地射下来，喜子抬着头，眯起眼睛找到天上的太阳。她看见一个一个光圈，水波一样漾开去，闪烁着彩虹一样的颜色。

喜子闭上眼睛，头有些发晕。谢湘安调来图书馆这几个月，她不知不觉在心里对谢湘安滋生了柔情。喜子想，我这真是母爱泛滥。“我和谢湘安已经不是一辈人了。”喜子这样自宽自解，可又觉得自己分明是想多了。

服务区有快餐厅，卖关东煮、玉米、粽子、肉包子和方便面，餐厅里人挤来挤去。谢湘安让喜子在桌边坐好，俯身问她：“想吃什么？”

喜子很想吃一根煮玉米，转念一想，啃玉米时的样子难看，龇着牙，嘴角上沾着没嚼碎的玉米粒，手还黏糊糊的。

她正犹豫，谢湘安柔声说：“吃根玉米吧，再吃点煮豆腐。”

谢湘安买来了煮玉米和关东煮。关东煮里有油豆腐，有海带，也是喜子爱吃的。谢湘安也吃了一根玉米，一碗关东煮，还吃了两个大肉包。他吃东西嘴张得大，一咬一大口，吃得津津有味，很享受的样子，并不让人觉得粗鲁。喜子也开心地啃着玉米，玉米粒又嫩又香，一口咬下去，满是清甜的汁水。

谢湘安还买了些橘子，剥好皮递给她。喜子望望他，说：“你这样周到，好像我是个生活低能儿，连吃橘子都不会了。”

谢湘安说：“不是不是，你就让我假装一回绅士好了。当绅士的感觉

很好的。”

他自己也剥了一个橘子，掰一瓣放到嘴里，酸得连连抽气，龇牙咧嘴，眼睛里泪光闪闪。他正想用手去擦眼泪，喜子一把抓住他的手，说：“别擦别擦，傻孩子，你手上尽是橘子皮的油，越擦眼睛越痛的。”

喜子放下他的手，摘掉他的眼镜，拿出一张纸巾，轻轻在他眼睛上按了按，又帮他把眼镜戴好。谢湘安闭着眼睛，乖乖坐着一动不动，眼镜戴上了他还不动，眼睛里竟有些涩涩的。

“可以啦！”喜子声音拖得长长的，胸口说不清的柔软。

谢湘安这才睁开眼睛，又露出那种孩子气的笑。

一会儿又上车了，喜子仍靠窗坐着。她眼皮发沉，懒洋洋地想打瞌睡，又担心睡着后头会歪到谢湘安那边去，就撑着不睡。

谢湘安看出她困了，就说：“休息一下吧。你睡一觉，差不多到了。”

喜子摇头说：“不困。”

她说是不困，到底慢慢睡着了。喜子有意识地把头倒向车窗那边，可汽车遇着减速带就颠簸，她的额头在窗玻璃上磕得生疼。她赶紧把头摆正，一会又迷迷糊糊睡着了。睡也睡得不踏实，汽车不知怎么突然一刹车，她的头就滚到了谢湘安的怀里。谢湘安忙抱住她的头，轻轻把她扶起来。她刚才果然头已枕在谢湘安肩膀上了。

喜子心里尴尬，说：“不好意思，我把你当枕头了吧。”

谢湘安说：“哪里啊，你继续睡吧，还有些路程呢。”

喜子已完全没有睡意了，说：“两边的山真漂亮，看风景吧。”

喜子留意沿路的地名，觉得非常有意思。每个地名似乎都有故事，叫人生出无限的想象。突然看到一个惹眼的地名，居然叫借母溪。一块蓝牌子写着：借母溪；又一块褐色牌子写着：借母溪国家森林公园。

喜子说：“我在这条路上走过好几回，原来没注意到这么有意思的地名呢！”

谢湘安刚才没有注意，问：“叫什么地名，这么有意思？”

喜子说："借母溪，哪里还有母亲可以借？湘安，如果要你想象，你会觉得是个什么故事？"

谢湘安说："地名都有来历，哪兴随便想象的？"

"我是想着好玩，让你想象一下嘛。"

谢湘安说："我想，可能是一个很孝顺的儿子，看到老父亲很想念死去的母亲，就去借个母亲回来送给老父亲。"

喜子笑得肚子都痛了，说："果然是理科生，太没有文学想象力了。"

年会定在凤凰古城边上一个山庄开。下午签了到，喜子进房间安顿好行李，清清爽爽洗了个澡。从房间窗户往外望去，天蓝得那么不真实，大朵大朵的白云低低地垂在空中，好像伸手就能摘到。

今天只是报到，参会的人三三两两地到来，晚饭就开得有些随意。一桌凑上十人就吃。吃过晚饭，谢湘安问："朱馆长，晚上有什么安排？"

喜子说："你要是累了，就休息。不然，我们去古城转转。我是来过两次的，我做你的向导。"

进了古城，喜子眉头皱了皱，说："煮饺子啊！我们中国人都不干事吧，天天在外面玩？你看这凤凰城里的人，一年比一年多，都走不通了。"

谢湘安笑笑，说："朱馆长，你的话我很不同意。你怪游客太多，玩起来不清静。未必只准你玩，不准别人玩？自己内心清静就行了，各玩各的啊。"

喜子也笑了，说："小谢，你倒是很包容的。好吧，我们挤吧。跟着我，别走散了。这里七拐八弯的，很容易迷路。"

谢湘安仍在继续刚才的话题，说："浙江有个地方，本来是个很有名的古镇子，鲁迅先生笔下经常写的。那里劈为东西两半，一边人流如织，一边冷冷清清。冷清的那边，拍鬼片倒是好外景，玩是没法玩的。平时有人嫌旅游景点太热闹，我就告诉他去拍鬼片那里，那里可清静啦。"

喜子听到这儿，假装生气了，说："表扬你一句包容，你就要我去拍鬼片的地方啊！"

谢湘安大笑起来，为自己惹恼了喜子而开心。走过一个银饰店，喜子进去了。谢湘安问："喜欢什么？"

喜子不做声，只沿着柜台细细地看。店家很热情，喜子眼睛看到什么，他就介绍到什么。"看看嘛，看看嘛，不买没关系的。"店家说。

走出银饰店，谢湘安问："没有一样你看得上眼的？"

喜子笑笑，说："你想充大老板，送礼物给我？"

谢湘安说："银饰又不贵，我不是大老板也送得起。朱馆长，你看那边还有银饰店，我们去看看？"

喜子说："别傻了！你在店里问我，我一句话都不答你。为什么？我俩都不认得银子，旅游景点好多卖假货的。"

出了小巷子，走到沱江边上。天慢慢黑下来，两岸燃上暗红的灯火。谢湘安问："朱馆长，你看这些灯好漂亮啊。"

喜子一眼望去，想到的却是烧红的蜂窝煤。两岸的吊脚楼就像用蜂窝煤垒起来的，沱江的水若溅上去就会嗞嗞地响。她觉得自己的想象太没有美感了，没有说出来。

不知孙离看了这灯火，他会在小说里怎么描写？她掏出手机，想给孙离发个短信。想了想，又把手机放进包里。"我出来一天了，他短信电话都没有，就这么放心？"喜子这么想着，心里有些不快乐。

沱江边上尽是酒吧茶馆，谢湘安问喜子："找个地方坐坐吗？喝茶还是喝杯啤酒？"

喜子倒是想坐下来喘口气，只是这里太不安静。不管是酒吧还是茶馆，都开着高高的音响，唱歌的人不怕把天喊塌下来。她又不想显得自己老气，便说："由你吧。"

谢湘安说："我们去酒吧好吗？"

进了酒吧，喜子说："我们坐露台吧，清静些。"

侍者过来，问："两位喝点什么？"

谢湘安不答话，望了望喜子。谢湘安的眼里挂着两盏红红的灯笼，

灯笼是屋檐上映下来的。喜子望望他的左眼睛,又望望他的右眼睛,笑了,说:“喝红酒吧,啤酒喝了撑。湘安,你的眼睛里有红灯笼呢!”

谢湘安也看到她眼里的红灯笼了,说:“我在你眼里看见的是玫瑰。”

侍者把红酒倒上,谢湘安举了杯子,说:“来,为这良辰美景!”

谢湘安是背对江面坐的,他说这话时回头望了望沱江。喜子举起酒杯,同他轻轻碰了碰,抿嘴微微一笑,酒只在嘴边沾了沾。

听谢湘安说到良辰美景,她想到的是奈何天。夜色,沱江,依稀的山影,真叫人无可奈何!谢湘安把酒干了,举着空杯子傻笑。喜子拿起酒瓶,替谢湘安酌酒。他也不客气,随她把酒慢慢地倒进杯子。

谢湘安轻轻地晃着杯子,抬头望着天上,说:“山城也是人间繁华,我们把天上的星辰忘记了。”

喜子也抬起头,慢慢地就望见天上满是星辰。“湘安”,喜子的声音几乎像是叹息,“这时候若是突然停电了,没有灯火,也没有嘈杂,只有银河在山头上奔流,这里就是仙境啊!”

两个人望着夜空,各自想着心事。谢湘安觉着脖子发酸了,才把目光从天上收下来。他看见喜子也没有看星星了,她正望着眼前的河水。

夜色凉凉地照下来,她的脸色白得像冰,又映着若有若无的微红。这微红是从河那边吊脚楼的灯笼里飘来的。那些灯笼似乎并不照人,而是散出阵阵红雾,浮游在夜气里。

喜子微微叹息一声,回过神来望望谢湘安,心想:这地方应该是谢湘安同熊芸来的。

谢湘安给自己倒了酒,说:“朱馆长,我自酌自饮,你的酒没动呢!”

喜子笑笑,说:“你刚才抬头望天的时候,我偷偷喝掉两杯了。”

谢湘安望望酒瓶,相信了,说:“朱馆长原来是能喝酒的!来,干一杯吧。”

干了杯,喜子说:“我不会喝酒,今天破例了。”

喜子慢慢喝着酒,听酒吧里的人唱着一首陌生的歌。喜子对流行歌

曲很熟悉，儿子亦赤是个音乐发烧友，他在家时经常把音响开得老大，吵得上上下下的邻居来拍门。好在后来流行了随身听，亦赤便耳机不离身，走到哪里都是摇头晃脑的。

她看不惯儿子这个样子，但说了也是白说。亦赤是谁的话都听不进去的。有一天，孙离朝亦赤发火，儿子冲着他喊道："老孙头，你凭什么教训我？你去学校问问我的成绩！我才不会考你的麻省理工学院呢！"

孙离被呛得面红耳赤，扬起的巴掌打不下去。

"湘安，你听过这歌吗？舒缓，忧伤，又好像一团火。"喜子的神色怔怔的。

谢湘安听了听，说："我真不熟悉呢。"

这时，侍者过来倒茶，喜子问："唱歌的是客人，还是你们的歌手？"

侍者说："我们酒吧的老板，歌是他自己写的，词和曲子都是他自己的。客人不唱的时候，他就自己唱。"

喜子又问："你们老板？他是音乐人吗？"

侍者笑笑，用很浓重的湘西土话说："他是个卵音乐人！他只读过几年小学，一直在外面打流，这几年才回来开酒吧。"

喜子听了，不由得回过头，透过窗格子，望望里面唱歌的人。一个瘦瘦小小的男人，约摸二十几岁年纪，理着短短的平头。他闭着眼睛弹吉他，身子一摇一摇地唱歌。又望望酒吧里坐着的人，也都闭着眼睛听歌，酒杯在手里慢慢地晃。

喜子回头望着谢湘安，轻轻地说："湘西这鬼地方，尽是这些古怪人。你说沈从文先生，他才读过几年书？你明天去熊希龄故居看看，他也是小小的个子！"

谢湘安喝了一杯酒，嘿嘿地笑，说："难怪我说自己蠢呢，原来是个子长得太高了！"

"你别骄傲行不？你的学问谁不知道呀？"喜子拍拍身边的位置，"坐这边来吧！看你又要抬头看天，又要回头看河，很忙的样子。"

“我喜欢面对面看你呢！”谢湘安说着调皮话，人却坐到喜子身边来了。

沱江里有放河灯的，一条暗红的火龙游在水面上。

喜子问：“湘安，你知道放河灯是什么意思吗？”

谢湘安摇摇头，说：“我还真不知道。我是在工厂里长大的，那里面没有民俗。”

喜子忍不住笑，说：“游客无知，听人糊弄放河灯。河灯是乡下人祭亡灵才放的，平白无故放什么河灯？没事放河灯，想着都不吉利。”

谢湘安又是嘿嘿地笑，说：“我又要讲你不通达了。中国人过圣诞节、情人节、万圣节，不就是这样？不过是年轻人多找些借口开心罢了，非得追究宗教背景、文化背景，那还过得了日子？”

喜子假装生气，说：“行了，你们年轻人思想开放，不像我们老古板僵化了。”

谢湘安端起酒杯，说：“来，喝酒吧，别总说老不老的。”

喜子眉头微微一皱，说：“我可能喝多了，晕乎乎的。”

谢湘安说：“那你就尽杯里的吧，余下的都是我的了。”

谢湘安酒喝得越来越慢，酒杯却时刻端在手上。他东一句西一句说话，喜子只是安静地听着。她突然想起孙离的一位画家朋友，名叫高宇，也是湘西人。高宇年轻时到北京去漂，就像当年沈从文似的，颇有几分窘迫。一日，高宇右手无名指被饭篓的竹签刺伤，发炎红肿，奇痛难忍。夜里却梦见自己无名指尖开出一朵灿烂的花，美艳无比。醒来，高宇想这梦应是吉兆，自己的手能巧夺天工。他便自刻一枚闲章：梦指生花。果然没几年，高宇就在北京画坛有了大名气。可惜中国成语的原创时代早就终结了，不然若干年后，说不定梦指生花也会成为成语，就跟梦笔生花似的。

露台下仍是游人来来往往，酒吧里的客人走了旧的来了新的，没有停歇的样子。半空中飘着孔明灯，忽忽悠悠地飞升。喜子又望望沱江里的河灯，不由得叹息一声。

她的叹息声很轻，谢湘安却听见了，问：“没事吧？”

喜子："没事，没事呢！"

她看着孔明灯和河灯，内心其实是伤感了。孔明灯和河灯，闪着微弱的光芒，都不知道自己会到哪里去。这两样东西，似乎都在暗寓着消逝。眼前满城的灯火，终究会慢慢暗去。

谢湘安说："你可能是累了，我们走吧。"

走出酒吧，谢湘安无意间碰着了喜子的手，没事儿似的抓着，说："你的手好凉啊。冷吗？"

喜子索性挽着他的臂膀，说："不冷。你的手热热的，到底是年轻人。"

谢湘安把喜子的手夹得紧紧的，说："又说这话了！你别老是说年轻人年老人，你很年轻！"

走到一棵大树下，谢湘安停下脚步，立在喜子的面前，双手轻轻搭在她的肩上。喜子闭着眼睛，脸微微仰起来。谢湘安的手忍不住抖了一下，紧紧地抱着喜子亲吻。

谢湘安吻得气喘，说："我想马上回房间去！"

喜子一点力气都没有。她糊里糊涂地想，不能，怎么能这样？我是发疯了吗？她想喊谢湘安放开她，可她整个身子却像被吸附在谢湘安身上。

"我们往回走吧。"谢湘安轻轻地说。

喜子停下来，踮起脚尖附在他耳边说："我们是在往回走，兜了一个圈子，马上就到了。"

她说完这话，也热热地吻了他的耳垂。

回到山庄，正巧没碰上熟人。时间不是太晚，古城里游玩的人还没有回来。谢湘安跟着喜子进了房间，从后面把她抱起来，嘴在她的后脖上亲着。喜子慢慢转过脸来，身子轻微地颤抖。谢湘安把她搂起来，抱小孩似的放到床上去。

喜子忍不住叫起来，谢湘安忙用双唇堵上她的嘴。喜子摇着头，挣脱他的亲吻，闷着嗓子叫喊。

谢湘安壮得像头公牛，他的激越没有停下来的时候。喜子像是哭泣

似的，说："我会死的，我要死了！"

谢湘安掀起一阵更猛烈的风暴，喜子被卷到了九霄云外。她紧紧抱着谢湘安，闭着眼睛一动不动。

喜子喘着粗气，轻轻地说："小安子，你把我照亮了！"

小安子是她脱口而出的称呼，必得这样喊着，她胸口才不那么隐隐地疼。

"喜子，我好爱你！"

谢湘安搂着喜子说话，两人都像是在梦里。谢湘安说着说着，又把喜子紧紧搂住，像要发狂了一样。喜子吃惊地睁大眼睛，说："小安子，我真的会死的！"

喜子这回真的哭了，泪水不停地流着。她嘤嘤的哭泣被他一阵阵猛烈的撞击打碎。

谢湘安终于安静下来，喜子喃喃地说："小安子，你把我带到好远好远的地方，我飞了过去，又飞了回来。小安子，你把我照亮了！"

谢湘安躺下来，喜子趴在他身上。透过墨绿色的窗帘，隐约看见两盏孔明灯从窗口缓缓飞过。

二十

谢湘安迈开长腿，三步两步跨到领奖台上。喜子望着他那微微晃动的背影，胸口软得像棉花。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才发现自己一直紧绷着身子。谢湘安回到她身边坐下，她觉得脸上热热地发烧。她把谢湘安的获奖证书要过去，翻来覆去看着。简简单单一个红本子，里面印的字也没有超过三十个，喜子看了足足十几分钟。台上再次响起掌声的时候，

喜子才回过神来，原来总结讲话开始了。

晚餐订在凤凰城外的农家乐，吃当地土菜。湘西最有名的菜是腊肉、酸鱼和血粑鸭，南方人自是很喜欢吃，北方人也乐意尝尝口味。

喜子和谢湘安这桌都是高校的教授，有两位年轻女孩是会务组的工作人员。年会嘉宾们胸前挂着蓝色牌子，工作人员挂的是红牌子。有个黑脸大眼的女孩子，额上头发扎成一个小鬏系到后脑上，再和后面的头发汇成一个大马尾辫，露着光洁饱满的前额，像杨柳青年画上的娃娃。

女孩子正坐在谢湘安对面，神情腼腆，未语先笑。她有意无意眼风总扫向谢湘安，却不敢正眼望人，只好假装望谢湘安旁边的人，眼影里却全是谢湘安，水汪汪的眼睛脉脉含情。喜子看在眼里，暗自叹息。心想谢湘安不论年龄还是相貌，都是最惹女孩子爱的时候。她想到这些，胸口有些莫名的慌乱。

熟识的人都纷纷站起来敬酒了。圈内就是这么些人，许多人早就是老相识。喜子在专家组里不算年纪大的，但她这位图书馆长却很有名气。谢湘安的论文获了奖，也给她争了面子。

席上摆了白酒和饮料，白酒是湘西有名的酒鬼酒。喜子从未喝过白酒，昨夜的红酒都是破例。今天有人劝她喝白酒，说："朱馆长，你有喜事，白酒肯定是要喝的。"

"我有什么喜事呀？"喜子说这话时，脸很不争气地红了。

那人就望着谢湘安，说："小谢不是你的喜事吗？"

喜子似乎听出这人的一语双关，很镇定地说："小谢的科研成果又算不到我的头上，怎么算我的喜事呢？"

谢湘安忙说："当然是你的喜事呀？不是朱馆长用心指导，我哪有这成果呀？"

喜子拍了谢湘安的手，说："小谢你什么时候学会拍马屁了？你在家不知道拍马屁，跑到外面表演拍马屁来了！"

一桌人打哈哈，笑笑就过去了。熟人们过来敬了酒，喜子也得去回敬。

谢湘安轻声说："你拿饮料吧，别喝醉了。"

喜子也轻轻说："没事，我好像还能喝几口。"

熟人们见喜子端的白酒，都说喝酒就怕女士，女士们不喝则已，一喝就是海量。喜子忙说："我哪来的量！只有这一杯的量了，再喝不下去了。"

一位男教授打趣说："那可不行！你一根骨头，逗一群狗！"

这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被比作狗的男人们个个红光满面。喜子喝酒不上脸，反倒越喝脸越发粉白粉白，额上渗出一层细汗。

谢湘安也忙着给各位前辈敬酒，他喝酒上脸，脸早已红了。他始终跟在喜子后面，不时提醒她少喝。她已经添了五杯酒，又示意服务员再给她满上。

谢湘安忙挡住说："不要喝了吧。"

喜子说："不要紧，我要去敬一敬我的老师。"

喜子原本皮肤白，喝酒后更白得像瓷人，太阳穴上现出青色的纤细经脉，像是画上去的。她走到一位梳着大背头的老先生面前，说："李教授，我来敬你！"又指指谢湘安，"这位是谢湘安，是我们数字化图书馆的总设计师，同济大学的计算机博士，到美国留过学的。"

李教授望着谢湘安，摸了摸自己灰白色的大背头，说："小谢的论文我认真拜读过！小朱有这样的好助手，如虎添翼！小谢，你们朱馆长是我门下最优秀的学生！"

"我常听朱馆长说起您呢！"谢湘安点头恭敬地笑着。

李教授笑道："她肯定是讲我的坏话吧！我有些严格，脾气也坏！我的专业同你们图书馆并没有关系，我是教你们馆长汉译文学研究的。我这次被邀请来，仅仅同版本目录学沾得上关系。"

喜子笑道："李教授是学界泰斗，哪块都缺不了您！"

三个人站着，说了半天的话，才碰杯喝了酒。喝过了酒，喜子又说："湘安，李教授带我读博士的时候就说要退休了，过去十多年了学校还不准他退休。李教授就是我们学校的名片，退不了休。"

李教授哈哈大笑，说："学术民工，终身服役！"

喜子脸上看不出什么，脚步已有些软了，微微有些踉跄。谢湘安赶紧搀了喜子，带她回到座位上。他舀了一小碗酸笋汤，说："喝一碗，会好受些。"

同桌的人看见，都说小谢真是个绅士。谢湘安笑道："为领导服务！"

再有人来敬喜子的酒，谢湘安都抢先站起来，端过喜子的酒杯，干干脆脆说："我替朱馆长干了。"

喜子脸色发白，嘴唇却显得柔软红润。她温柔地望着谢湘安，任由他大包大揽去。

喜子不知道自己怎么回到房间去的，醒来时已在床上躺着。取过手机看时间，却见屏幕上浮着谢湘安的信息，打开看了：喜子，醒来打我电话。

时间已是凌晨三点，喜子犹豫一下，就不打电话了。她起来洗澡，闭着眼睛用热水久久地冲着头和背。她想起同湘安的事，呼吸就有些紧了。她从未那么叫喊过，她真是忍都忍不住。"他把我照亮了，他真的把我照亮了！小安子！"喜子心里轻轻喊着，热水从头顶舒舒服服地冲下来。

隐约听见电话铃响，喜子忙关了水龙头，满身是水地冲出浴室。

"我打你手机，没人接听啊。睡着了吧？怎么样了？"谢湘安语气很温柔。

喜子说："我才醒来，刚才在洗澡。"

"看见我短信了吗？"谢湘安说，"我让你醒来打电话呀？"

"太晚了，小安子！"

谢湘安说："我一直没睡呢，等你电话！"

"你这傻孩子，怎么不睡呢？"

谢湘安叫了几声亲爱的，说："我想过来，我想你！"

"天都快亮了，小安子！"

"我马上过来！"谢湘安不由分说，放了电话。

喜子想去浴室擦身子，就听到门铃响了。她开了门，湿淋淋地躲在门后。

谢湘安抱起她往床边走。喜子吊着谢湘安的脖子，说：“我一身是水呢！”

“水就水吧！”谢湘安的声音微微发抖。

喜子双臂紧紧地箍着谢湘安，娇喘着说：“小安子，你这是要杀了我吗？”

谢湘安问：“你喝得有些多，还晕吗？”

“本来不晕了，你一来，我又晕了。”喜子软软地躺在他怀里。

第二天，会务组安排游览凤凰古城。喜子昨晚喝醉了，很有些疲倦，请了假。谢湘安就对会务的头开玩笑，说：“我也只好请假，留下来拍马屁。”

上午酒店里很清静，谢湘安泡了很好的红茶，两人坐在窗前轻轻地说话。推窗即是青山，木窗台低低的，坐下来抬手可凭，好像就为喝茶看山，专门做成这样的。山上长着各色杂木，颜色明暗很有变化，看着就想深深地吸气。

“经霜之后，这山必定更漂亮。”喜子懒懒地靠在藤椅里，感觉自己莲花似的正慢慢开放。

谢湘安笑笑，说：“喜子，你好有情致！我是工厂里长大的，伴着烟囱和机械，人也死死板板的乏味。”

“你还乏味么？”喜子拿茶杯半遮着脸，笑吟吟地望着她的小安子。

谢湘安的脸居然红了，道：“不许说，我真有些难为情了。”

喜子忍不住大笑，半天才讲：“难怪听人说，我们这辈人还知道谈情说爱，你们这代人就只知道做爱了。连歌都唱，爱就做，不要说！”

谢湘安耳朵一偏，说：“咦，喜子你唱歌很好听。唱下去呀，再唱几句我听听。”

喜子就想起儿子了。亦赤在家时，屋里歌声不断。只要不是木头，听都会听熟几首。她突然咬咬嘴唇，目光从谢湘安脸上移开，望着窗外的青山。

半天没听见喜子说话，谢湘安有些慌了，问：“有心事了？”

“我在看山。”喜子没有回头，“你定眼看着那山，它好像不是静止的。一会变得朦胧遥远，一会又近到你鼻尖上。若能守着这窗口老去，便是

神仙了。”

“神仙都在山里吗？难怪仙字里头有个山，仙人就是山里的人。”谢湘安开玩笑说。

喜子调侃道：“理科生就是理科生！繁体字的仙字，并没有山呢！”

谢湘安就认真起来，说：“我的姐啊，你不知道我爱书法呢！古人的仙字既有你讲的那个繁体的写法，也有今天简体的写法。很多简体字是从繁体的草书来的，但仙字好像不是的。”

喜子忙说：“好了好了，我服你了。小安子，你的毛病就是得理不饶人，我讲一句，你要回十句。你能不能学学你的数字语言，只有 0 和 1？”

谢湘安哈哈地笑，说：“你也知道 0 和 1？”

“真的，小安子，”喜子说，“你给我讲讲你们计算机语言吧。我只听人说，计算机语言只有 0 和 1，我怎么也想不明白。”

谢湘安笑笑，说：“我的姐，你不知道就不知道吧。起码上百个人问过我这个道理，我讲了没一个人真能听明白。隔行如隔山。我由此想到教育的浪费。我们数学课学了那么多知识，对我们有用吗？完全可以不学的。”他端起茶杯，“数学课教我们计算圆柱体的容量，未必今天茶馆老板非得让我们把这杯子能装多少水算出来，才准我们喝茶？”

“小安子，你太可爱了！听你讲话，就像听小孩子讲话。”喜子笑得茶要喷了，抽纸巾印了印嘴上的茶水，“小安子，我想起来了，我还有东西没还你呢。”

“什么东西呀？”谢湘安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喜子说：“你在苍莨山给我的手绢，一直放在我办公室抽屉里。”

谢湘安笑了，说：“我现在人都是你的了，还说手绢？”

喜子听了，忍不住走过去亲吻他。她坐回对面的藤椅，仍望着谢湘安笑。阳光斜斜地照进来，她的耳朵成了粉红色。

谢湘安忙说：“别动，我给你照几张相。这阳光，木窗，淡淡的山影，太漂亮了。你的两只小耳朵，粉粉的就像蝴蝶！”

喜子懒懒地坐着，轻声说：“真好，真想就这么变成化石了。”

谢湘安说：“我也想时间这么定格了。喜子，我会永远记住这个日子，这个地方。你的耳朵真美！”

喜子手微微颤了一下，胸口突然堵了起来。孙离看见她粉红色的耳朵，才开始约她散步的。她把头转向窗外，望着阳光下的山色。她想起多年前，孙离同她约定爱历元年的话了。那年秋天，她在教室外面听孙离上课。那年是他们的爱历元年，今年应该是爱历多少年了？她脑子有些乱，一时没算出来。

二十一

樱花仿佛偷偷约好，一夜之间骤然绽开笑颜。喜子爱看樱花，看着就有些透不过气。真是太漂亮了。她这几天进了校园，都要绕着图书馆大楼走一圈，就是想多看看樱花。没到上课时间，学生们也喜欢徜徉在樱花树下拍照谈笑，手里拿着书本也只是做做样子。

图书馆前的两排樱花树是日本晚樱，初开时花瓣是淡粉色，过两天就变成透明的莹白。喜子推开办公室的窗户，就能看到盛开的樱花，蜜蜂嗡嗡地在花间起落，鸟也飞来啄食花瓣。难道鸟吃花的吗?

喜子想到她和小安子，不就和这樱花一样吗？美而热烈，又注定沉重而短暂。独自一人的时候，她只要想到小安子嘴角就会微微翘起。她过去的性子多少有些硬和冷，如今在小安子面前她却是少有的温柔。可是，她最近只想远远地躲着他。她开始害怕了，莫名地害怕。

喜子拿起抹布擦桌子，眼睛却忍不住瞟着窗外的樱花树。突然，有人从后面拉了她。喜子差点儿叫出声，知道是谢湘安进来了。她想挣脱他，

却被他拖到了资料柜后面亲吻。

喜子吓得脸都白了，轻声说："别胡闹了，这是办公室！"

喜子好不容易推开小安子，却又听他质问："为什么这几天都不愿意见我？为什么见了我就绕路？"

"我哪里绕路呀？"喜子轻轻地说，不能多作解释，"小安子，你回自己办公室吧，这不是我俩说悄悄话的地方。"

谢湘安就像受了委屈的大孩子，不声不响地出去了。她望见谢湘安的背影慢慢晃出门外，胸口突然空空地作痛。自己明明那么想小安子，可见面又畏惧，不见又惆怅。

喜子打扫完了办公室卫生，桌上的电话响起来了。她迟疑着接了，怕是谢湘安打来的。果然是他，又是刚才那句质问的话："为什么见了我就绕路呢？"

"我哪里绕路了呀？"喜子也说着刚才的话。她想可能是自己进了校园就绕到楼后面看樱花，谢湘安正好远远地看见她了。

喜子来不及解释，又听谢湘安说："你总躲着我，不肯见我。可是我呢？看到一棵好树，就想和你一起站在树下；吹来一阵好风，就想你也一起被风吹着；吃到好吃的，就想为什么你没有也在这里吃。"

几天后，谢湘安坐在她办公桌对面，外人看了就像汇报工作的样子。他表情严肃，说："我报了一个暑假的旅游团，去法国、意大利和瑞士，半个月。我报了我们两个人的名。"

喜子惊得全身发麻，胸口马上又柔软起来。她第一次看到小安子那么霸气，像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而她自己好像真变得年轻了，坐在她面前的是一位大哥哥。要是换一个地方，她会小鸟依人伏在他怀里，轻轻点头答应跟他去欧洲。

谢湘安不等她答应，又好像不必等她答应，说完这话就起身走了。喜子这时才理智地想这事，只叹小安子太鲁莽了。她哪是说跟他去欧洲就能去的？她越想心里越发慌，害怕她同小安子的事只怕要就此打止了。

晚上回到家来，喜子定了半天神，说："我们几个同事邀着暑假去欧洲，你同我一起去吧。"

孙离的回答正是喜子猜到了的："我从来不参加你们同事的活动，你知道的。"

"我的同事们都希望你一起去呢！"喜子又说。

孙离笑笑，说："别再说你的同事崇拜我了。我知道，你那些教授同事，说的都是假话。他们眼里，只有那些不再喘气的作家才是经典作家。"

喜子也笑笑，说："我们在讨论你去不去欧洲，怎么说到喘不喘气了？"

孙离说："你跟同事去玩吧。我手里小说正要赶一赶，也走不开。"

"我也没有最后定，再看看吧。"喜子说得漫不经心。

喜子说完这些话，躲进卫生间半天不想出来。她揉着毛巾，三番五次地洗脸。泪水止都止不住。她不习惯这种撒谎的日子，谎言总有戳穿的时候。

过了两周，喜子回家对孙离说："我不想去欧洲了。"

"为什么呀？"孙离问。

喜子说："本来有五个同事一起去的，今天有三个人说不想去欧洲，改去日本。"

孙离说："不是还有个同事吗？"

喜子说："男的，小谢。他是执意要去欧洲，说一个人也要去。"

孙离问："欧洲和日本，你愿意去哪里？"

"你知道我想去欧洲啊，我都说了几年了。"

孙离心里虽不大情愿，嘴上只得说："那你去啊，有小谢陪着也行啊。"

喜子就势故意说得随便，道："小谢知道只剩我俩去了，可高兴了。他说正好逮住机会给我提包，当小跟班。我说你比我亦赤只大十几岁，我等于带着儿子出门吧。小谢说我占他的便宜了。"

话到这个地步，孙离只好说："你就安心去吧。有小谢照顾着也好，不然我也不放心。"

说完这些话，喜子跑到卧室阳台上吹风。她胸口堵得想吐，心慌得双手微微发抖。她轻轻合上眼睛，双手捂在胸前默念：饶恕我，罪过！她心里的话不知是对菩萨说的，还是对上帝说的。

喜子安排着图书馆和家里的事，暑假很快就到了。她用心搭配着旅行穿的衣服，慢慢收拾着行李箱。她想到自己和小安子有十几天朝夕相处，心里就忐忑不安。小安子说了，他问了导游，这个旅游团只有他们两个苍市人。但喜子仍是担心，会不会碰巧又遇到外地的熟人呢？而且，自己和小安子走在一起，会不会不般配？小安子太帅，容易引人注目，指指点点的人会很多。她自己的睡相很难看吧？

孙离那天有事，没有去送喜子。喜子正好不想让他送，自己打车去了机场。她长发披肩，戴着墨镜，穿了一条鹅黄色碎花长裙，一双豆豆鞋。她和谢湘安约好在机场国内出发厅会面。一见到谢湘安笑吟吟迎上来，喜子心里倏然轻松起来。她笑容娇媚，一下子忘了这些天的种种不安。

先飞到上海，与旅游团的人汇合。候机的时候，谢湘安拉着喜子站到镜子面前，笑嘻嘻地说："喜子，你看看，我还配得上你吗？"

喜子取下大墨镜，眼睛马上就放亮了。自己娇娇小小的，站在谢湘安身边，像个幸福的新娘子。谢湘安紧紧搂着她的胳膊，像要把她塞进自己的身体里去。"喜子，你看自己多年轻！我个子高大，脸又晒得黑，人家会说你怎么找了个这么老的男人。"

喜子笑道："小安子，你尽拣好听的说吧。"

谢湘安把下巴叩在喜子的头顶，望着她在镜子里亮闪闪的眼睛，轻声说："你不知道自己有多么迷人！"

第一站从上海飞罗马，十三小时的旅程。一路上小安子细心照顾，喜子也百随千顺，尽情享受两人的甜蜜时光。喜子的眼睛躲在墨镜后面，小心地观察别人看她和小安子的表情，并没有发觉有什么异样。她长长吁了一口气，暗自有几分得意，心想自己还没老到那个地步，没那么和小安子不配。

飞到罗马，当地时间是下午四点多钟。天气晴朗，稍稍有些闷热。罗马机场很有几分破旧，瓷砖地黏黏糊糊，到处都有尿臊味。喜子四处看看，小声说："小安子，我俩真到了罗马吗？怎么到处看到的还是我们同胞黄色的脸啊？"

谢湘安牵着喜子的手，拖着行李箱，也小声说："亲切吧？不光罗马，现在世界各地到处黄流滚滚呢！咱中国人现在有钱了，还不许出来见见世面？旅游算什么，哪天我们把罗马的斗兽场都买下来。"

喜子掐了掐他的手说："小安子，你怎么也一口土豪腔呀？不准这么说话！"

谢湘安顽皮地笑笑，说："不就是说着好玩嘛！"

大家吵吵嚷嚷出了机场，上了一辆大巴。导游一路上和司机说话，好像是某方面沟通出了阻碍。导游拍拍手说："请大家一定记住我们这辆车的车牌号。我们这位司机叫阿佐，名字很好记。大家还要记住他的长相。我们全程都是这辆车，这位阿佐带我们。"

阿佐是个中年人，黑发黑眼睛，络腮胡子，穿一件雪白的棉短袖，手上戴着白手套。他知道导游在介绍他，转过头来冲大家笑笑，摆了摆手，用中文说了一声："你好。"说得怪腔怪调，大家都笑起来。

导游做了一个鬼脸说："意大利语说'你好'，就是'帮猪哪'。来，我们一起说一声，'阿佐，帮猪哪'。"

大家笑得更厉害了。坐在前排有两位妈妈，各带着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两个男孩坐在一起，上车就开始撩撩打打，这会儿高兴得像疯了一样，大喊："阿佐，帮猪哪，阿佐，帮猪哪。"

谢湘安笑笑，小声说："阿佐，帮猪哪！我们上当了呀？阿佐这几天不是帮我们服务吗？我们都成猪了。"

谢湘安平时上车就往车后走，喜欢坐在最后一排。他从小个子高，养成了不挡别人的习惯。他现在和喜子在一起，怕后座太颠簸，就选了倒数第二排的座位。最后一排没坐人，放着大家的行李。

车子左边前面坐着那两对母子，中间四排坐着五位男子，年龄四五十岁上下，彼此很相熟，都戴着眼镜，衣着讲究，行李箱很高档。右边前两排坐着四位西安来的美女，打扮时尚，稍胖一点的是位少妇，红色短发，鹅蛋脸，行李箱和手提包都是路易斯威登，脖子上一颗大钻石吊坠。导游姓范，矮个子，罗圈腿，身上有很重的狐臭，坐在最前面车门边的导游座位上。大家叫他范导。

罗马到处是神殿和广场。台伯河穿城而过，河面不宽，河水清绿，高高的水槽横在城市上空。阿佐并不知道酒店的确切位置，只知道它在罗马城另一边的郊外。他不急不慢开着车，带着大家穿过罗马城往酒店去。

傍晚时分，夕阳的光线愈加柔和。喜子软软地靠在谢湘安身上，两人的手指交缠在一起。喜子巴不得司机慢慢开车，一直这样开下去，永远不要结束。

喜子正这样想着，就听到谢湘安俯在她耳边低声说："喜子，罗马又叫永恒之城。我要罗马作证，我对你的爱也像这罗马城一样，是永恒的，永远不会变。你可不要丢了我啊！"

谢湘安的声音颤颤的，喜子紧紧闭着眼睛，脸埋在谢湘安肩上，眼泪小溪水一样往外涌，又湿又热地浸着谢湘安的肩膀。

第二天，参观古罗马斗兽场。近中午时分，太阳像个金盘子挂在空中，天蓝得水晶玻璃一样晃眼，吹着微微的风，天气倒是不热。

远远地望见灰褐色的古罗马斗兽场，左高右低，断圯残垣，勉强维持着一个椭圆形的样子。高的这边有四层，每一层都密密排列着圆形拱门，像蜂巢一样。斗兽场的甬道里人挤着人，外面也黑压压排着长队。

范导把大家领到售票处，嘱咐了一些注意事宜，定好集合的时间和地点，自己就躲到树荫下嚼口香糖去了。

谢湘安望望售票口外排着的长队，又望望喜子，作出一副冲锋的样子，问："想不想进去看？你站在那棵树下去等，我去买票。"

喜子一刻也不愿和小安子分开，她说："你想看不？我是可以不看的。

你想看我就陪你。”

谢湘安拉着喜子的手说：“那就不看吧，我们在外围走走就好。附近还有不少古罗马遗迹，我们都看看。”

喜子挽着谢湘安的手，说：“鲁迅先生说中国人是看客，古罗马人其实早就是看客哦。你想想，当年成千上万的古罗马人钻进一个个这样的蜂洞里，高喊着杀、杀、杀，看见血淋淋的刀子捅到人身上兴奋得发狂。这多可怕！听导游说，斗兽场地上的土真的是血染红的，那块土已在角斗士的血里浸泡了千百年呢。”

谢湘安知道喜子害怕血腥，却故意逗她，说：“小喜子，那是为勇气和胜利欢呼！鲜血和死亡会给人刺激，让活着的人更热爱生活。”

喜子正色道：“一个人活得有意思不能以别人的生命做代价，何况是那么残忍地杀戮。”

谢湘安忙说：“喜子，我错了，你说得对。我写论文写惯了，只要立了论，就千方百计去找论据来论证。现代人活得越来越麻木，有些人就是行尸走肉，找不到活着的感觉，只好去吸毒，去撞车，去搏击，从堕落、破坏、鲜血和疼痛中找到活着的感觉。你读过《搏击俱乐部》的小说吧？还拍成了电影，那个卖肥皂的泰勒是好莱坞大帅哥布拉德·皮特演的，好疯狂。”

喜子拿起谢湘安的手，假装使劲却只轻轻地咬了下，说：“坏小子，口口声声说我错了，可还是在给自己的论点找论据。我看过《搏击俱乐部》，确实让人感到震撼。人都处在一种被奴役的状态，有的人被物质奴役，有的人被权力奴役，有的人被情感奴役，可是自己不觉得，还认为这就是生命的意义，唉！”

谢湘安忙转移话题说：“好了好了，我的博士馆长，不要唉声叹气。不论怎样，自己觉得幸福就好。我就好幸福，我心甘情愿被你奴役，只怕你不要我。”

谢湘安说着，轻轻吻了喜子。喜子今天穿了一件白棉布绣花背心连衣裙，一双黑色罗马鞋，戴了一顶宽边大草帽，脖子上围了一条浅蓝色

丝巾。她人本来就瘦，纤腰一握，肩膀和锁骨露着，显得精致性感。迎面走来的罗马人朝她微笑，也有朝她做着手势夸赞的。

谢湘安特别得意，走到哪里都紧紧拉着喜子的手。他看到男人目不转睛地望着喜子，就孩子气捏着拳头威胁说："再看，再看剜掉你的眼睛。"

人家听不懂谢湘安在说什么，莫名其妙地望着他。望见他骂人之后又笑，人家也稀里糊涂地笑。

斗兽场前的草地上保留了一段古罗马时的道路，短而窄，一块块的青石嵌在黄泥地里，面上磨得溜平。谢湘安牵着喜子走上去，说："喜子，你说这些石板会不会在心里记数，数着一共有多少人从它身上踩过？快两千年了，那会是一个多么大的数字！"

喜子轻轻叹一口气，说："古罗马等级那么森严，可是对于铺在地上的青石板而言，贵族的脚和奴隶的脚，又有什么区别呢？"

罗马城里到处是地中海松，树冠浓密，很像云朵。喜子看着这像云朵的树，连连惊叹，说："长得好奇怪哟，真漂亮。"

谢湘安得意地告诉她："那是地中海松，那些绿帽子是人工修剪出来的，不是天生长成那样的。"

谢湘安无意中说了绿帽子，两人一下子都沉默了。

过了老半天，谢湘安才哑着嗓子说："喜子你看，罗马城里到处都是喷泉，好像有洞的地方都可以出水哦。"

喜子低着头，不吭声。

谢湘安又说："古罗马的供水系统做得了不起，那时城里的罗马人就用自来水了，还收费，好穿越的感觉。"

喜子听了这话，终于微微一笑，说："我还真有点口渴了。"

他俩的背包里都带着水，谢湘安却硬要去买水果吃。离斗兽场不远是一条大道，也有一座凯旋门。路两边长着高高的地中海松，浓荫匝地，走在下面很凉爽。不少人扮成角斗士等着和游人合影收费，也有扮成埃及法老的。路边还有不少街头艺术家，有拉小提琴的，有披散着头发拿

着电吉他唱摇滚的。两人走走停停，边看边找水果摊。

走了不远，有一个蓝色小木屋，围满了人，正是卖水果的。葡萄紫绿，粉嘟嘟的又圆又大，一串串吊在一根绳子上；地上一个个木筐，堆着金黄色的芒果、青色的梨、紫红的李子；草莓鲜艳欲滴；无花果绿色的皮上带着紫红色纹理，蒂把处还渗出乳白的汁液，摸上去黏糊糊的；地上还堆着一堆青棕色的椰子。

喜子看得入迷，说："还是地中海的阳光好，看这些水果，简直是一幅马蒂斯的画了。"

谢湘安不管什么马蒂斯不马蒂斯，低头挑了两个椰子，又从绳子上取了一串葡萄，买了一些无花果。喜子一言不发，笑眯眯站在一旁看着。她看谢湘安额上渗出细密的汗珠，就拿出纸巾轻轻帮他把汗印掉。

水果铺边就有水龙头，谢湘安故意做出大人对小孩说话的语气，说："还不把手伸出来？洗手！"

喜子乖乖把手伸出来。谢湘安握住喜子的手，心里只觉得无限满足。两双手伸在水管下，任由凉凉的水冲着，好半天才回过神来。

喜子和谢湘安站在路边，用吸管喝了椰子汁，又吃了一些无花果。喜子从没吃过这么甜这么绵的无花果，直说腻住了。谢湘安也说吃不下了，葡萄就带回去吃吧。看看差不多到集合的时间了，两人就慢慢往回走。

第二日清早，坐大巴往佛罗伦萨去。有了两天时间，旅游团的人熟识起来，开始聊天，说话也随便一些。范导黏着那几个西安美女插科打诨，逗得她们笑个不停。几个美女拿出从国内带的葵花子嗑，垃圾桶就放在她们座位旁边，瓜子壳还是吐得满地都是。

那位丰腴少妇叫罗萍，家里开着大公司。她白皙皮肤，鹅蛋脸，笑起来就有了双下巴。范导说："哎哟哎哟，双下巴出来了，好想捏一下。"说着两只罗圈腿都软了似的，直往下盘，愈发显得矮。

罗萍噘着嘴说："喂，范导，昨天住的那酒店是什么破酒店呀？床那么窄？房间那么小？我的妈呀，我睡上去，不敢翻身，生怕床垮下来。

好在只住一天，我可受不了。我去年去美国，住的都是五星级酒店，人家那床，又宽又大，金光闪闪的，席梦思是乳胶做的，太舒服了。我一回西安就把家里的床垫换了，一床要一万多呢。”

范导说：“我的娇小姐，你真是土豪啊。欧洲的酒店讲究实用，不像美国人，只讲奢华气派，面子不好看就没人看得起你。欧洲有文化在后面撑着，酒店再差你也要来啊。”又调笑说，“我的乖乖，我的个杨贵妃，你睡乳胶床垫不好，睡上去无声无息，没有情趣。还是睡欧洲这样的窄床最好，睡上去咯吱咯吱，颤颤巍巍，哎哟，好性感，迷死人了。”

他们俩说话的声音大，一车的人轰地笑了。

喜子和谢湘安坐在后面，他俩习惯了小声说话，说话只两人听得见。谢湘安想到昨夜两人的缠绵，不禁小声说：“喜子，我恨不得把全身的皮都扒下来，熨得平平整整，暖暖呼呼，把你包在里面，那样抱你才解渴。”

喜子不知想起了什么，怔怔地说：“胡说，好好的说什么扒皮，我怕。”

谢湘安赶快把喜子揽在怀里说：“不怕，喜子不怕。”

坐在左边中间三排的五个男人是一起的，头发花白的那位戴着一副无框眼镜，他们同来的几个人叫他陈院长，对他毕恭毕敬的。他们不大和别人说话，只管自己聊天，也只讲些自己圈子里的事，少不了对陈院长歌功颂德。

陈院长说：“欧洲的酒店是讲究实用，你们发现没有？昨晚住的酒店里，电插头的插座位置就很高，站着伸手就能插到，很方便。不像我们国内的电插头，非要安在踢脚线那儿，你要用插头，腰都弯不下去，自找麻烦。”

一个戴黑框眼镜的，他们同行的人叫他李博士。这位李博士忙转过脸对陈院长说：“陈院长太了不起了，观察问题的角度就是不一样。我昨晚还用了插头，我怎么就没意识到这个区别呢？”

李博士脸上满堆着笑容，那笑容都快一块块往下跌了。他是这五个人中最年轻的，时刻跟在陈院长身边，拎包递水的，像个贴身秘书。他见陈院长听得满面春风，又挨个儿望望自己的人，说：“我们陈院长都可

以当博物学家了。今天早晨我陪陈院长在酒店院子里散步，有一种树开着粉红色的花，长长的花蕊，结青色的小果子，我问，这是什么树？陈院长一眼就认出来了，说，这是合欢树。哇，好厉害。”

谢湘安一听，轻轻捏了喜子的手。吃早餐前，他和喜子在那树旁站了一会。那种树叫桃金娘，罗马当地常见的树。谢湘安也不认识那树，喜子扯下一片叶子，揉碎了，边闻边说：“这是桃金娘，你闻，叶子很香。花也开得久，开得密。小安子，你去读欧洲文学，古希腊神话故事里就有好多桃金娘的故事。它是欧洲人的爱情之花。”

小安子听了高兴，忙把鼻子凑到花上去闻，说：“我们的故事里也有桃金娘了。”

果然范导游也听见李博士的话了，回过头来说：“昨天我们住的酒店院子里种的是桃金娘，不是合欢树。罗马最多的树是地中海松，就是那种像顶着一个帽子一样的松树，那种树的造型是人工修出来的，罗马人把这种树型叫修士头。中世纪的修士都理这种头。”

陈院长他们好像没听见，没一个人搭话，尴尬地沉默了一阵子。正在这时，陈院长手机响了。他不急不慢接通了电话，懒洋洋地喂了一声，马上神色一变，坐直了身子，说：“撞死了没有？放弃抢救了？对方来了多少人？人在交警大队？他们有没有对他怎么样？钱不要管，只要不是狮子大开口，要多少给多少，先把人弄出来。你喊小陈到交警大队去处理，一定要想办法私了，不能留下案底。好的，有事要小陈直接跟我联系。”

车上的人屏住气不说话了。两个初中生刚才还嘶着嗓子，唱陈奕迅的《浮夸》，也连忙止住声。听得陈院长又拨了一个电话，语气非常恭敬：“周书记呀，我跟你汇报一下，你吩咐的事，我已交代下去了，放心放心。我这会儿在欧洲考察，我已让小陈同你秘书联系。不谢不谢，应该的。周书记啊，我还有件小事要麻烦你啊。不好意思，犬子不争气啊，闯祸了。喝了酒开车，撞死一个人。我是愿意接受法律处罚，但对方家属提出私了，赔钱。我想尊重对方意见。我那儿子平日还是蛮听话的，喝酒喝糊涂了。

拜托啊，周书记，谢谢，谢谢。”

陈院长不知说了多少个谢谢，放下电话，脸色轻松下来，说：“好，摆平了。”

一位小朋友站起来，头转向陈院长，说：“伯伯真牛！”

李博士问：“政法委周书记吗？他一句话就搞定了。”

“儿子不争气，碰上这事也没办法。”陈院长摇头笑笑，像是在表示谦虚。

李博士很气愤的样子，说：“现在的行人走路都不看路的，真讨嫌。他巴不得你撞他，撞了就发财了。”

几个人都一起附和，说现在是开车的怕走路的，穿皮鞋的怕穿布鞋的，保护弱势群体搞过了头，到处都是刁民。那位李博士果然书读得多些，说：“民粹主义泛滥，好像凡事老百姓都是正确的，民众的任何要求、任何呼声，都是天经地义的。你看网上只要涉及官民矛盾的报道，好像官方就绝对是输理的，网民一边倒地骂官方。”

“是啊，刁民太多，官不聊生。”

“老百姓受西方拜金主义影响，眼里只有钱了。”

听着这些话，谢湘安脸早气得通红，几次想站起来发飙。喜子把他的手握住，轻轻抚着他手背上一跳一跳的青筋，那青色的血管粗粗地凸出来，像要爆裂一样。

谢湘安终于忍不住，故意高声大气地说：“这种草菅人命、权权交易的事，当着孩子们的面做，真是不知羞耻！”

陈院长他们假装没听见，只顾自己几个人谈笑风生。陈院长又恢复了懒洋洋的眼神，软得像一团泥靠坐着，说：“范导，去瑞士我要买几块表，都是女士戴的，你推荐一下咯。”

谢湘安生了半天的气，仍没有放下这事，轻声同喜子讲：“也不知道那家伙是什么院长？检察院？法院？医院？大学里的什么学院？反正带长的好的不多。”

喜子笑笑，说：“我还是馆长呢。谁去管他是什么院长！你也别孩子气了，哪有这么绝对？真的逢长就坏，世界不早毁灭了？”

“哈哈，我忘记身边坐着这么大一个长了！”谢湘安说笑几句，又道，“我有个美国同学，阿列克塞，他原来是奥迪车迷。前几年，他跑到中国工作，发现中国一些官员坐奥迪车，回去就把自己家的几辆奥迪车全部卖了。他有道德洁癖，说坐着奥迪车感觉很耻辱。”

喜子把头往谢湘安肩上靠着，说：“你这位美国同学，生气也生得太牵强了，这跟奥迪车有什么关系？”

“中国古时候这种故事还少吗？”谢湘安很认真的样子，“不共戴天，不共载地，都是这样的故事呀！”

到了佛罗伦萨，范导把一车人交给当地的地导，自己又不知哪去了。佛罗伦萨的建筑多是中世纪时建的，红色屋顶，橘色墙，到处看见塔楼。城里没有什么绿树，小巷里跑着马车，马粪的臭味扑面而来。

导游带着大家穿过小巷，到圣母鲜花大教堂去。小巷铺着小方块青石，走起路来硌得脚痛。喜子穿的是罗马鞋，底子很薄，踩在路上脚底生痛，她不由得微微皱着眉。谢湘安往喜子面前一蹲，拍拍自己的背，笑嘻嘻地说：“来，宝宝骑马马。”

喜子脸一红，心里一恍惚，想起了孙离。她当年同孙离都在家乡教中学，喜子在家听到走廊里孙离的脚步声，就先站在进门口的沙发上。听得孙离在门口停下来，掏出钥匙开门。喜子屏住气，等孙离一进门，她不等门关好，就往孙离背上一跳，口里喊：“骑马，骑马！”孙离笑吟吟地背着喜子在屋里绕上好几个圈，喜子才肯下来。孙离去厨房做饭，喜子在旁边打帮手。那其实不是什么厨房，只是在单身宿舍最顶头阳台上放了个藕煤炉子。

看过圣母鲜花广场，又去佛罗伦萨的行政中心老宫。大家一窝蜂拥到大卫像前，啪啪啪地拍照。地导老老实实地告诉大家，这里的大卫像，还有佛罗伦萨米开朗基罗广场的大卫像，都是复制品。真品早就收到佛

罗伦萨美术学院里去了，要看倒可以去，离圣母鲜花广场不远，但要买十欧元的门票，还要排队。

喜子很想看看但丁故居，问地导："有没有安排参观但丁故居？"

地导看了一下表，皱起眉说："不行啊，范导只给了我一小时二十分钟。"

喜子说："不是还有两个多小时才离开佛罗伦萨吗？我们还没看什么东西呢，还有乌菲兹美术馆，也应该让我们看看吧。好不容易来一趟。"

那位西安美少妇罗萍一听急了，噘着嘴说："不去不去，什么但丁铁钉，范导说了要带我们去购物，都说佛罗伦萨有个什么'这买儿'，是购物天堂，古驰巴宝莉都在五折以下，还有豆豆鞋，我要买我要买。快走，回去找范导吧。"

地导笑了起来，说："你说的是 The mall，那里确实品牌多，东西便宜，还退税，但你们今天也来不及去了，那里在佛罗伦萨郊区，坐车要一个小时呢。城里也有很多买东西的地方，范导会带你们去的。"

谢湘安看喜子没兴趣买东西，就打了范导的电话，问清离开佛罗伦萨时上车的时间和地点，说他和喜子保证按时赶上车，其余时间就自由活动去了。谢湘安很礼貌地请假，范导在电话里不高兴，却也发作不起来。

谢湘安高高兴兴对喜子说："喜子，我们脱离队伍了。走，我们先去但丁故居，再去你说的乌菲兹美术馆。"

谢湘安和喜子从从容容看完但丁故居和乌菲兹美术馆，看看还有时间，又到阿诺河上的老桥逛了逛。阿诺河水像一块软软的绿玉，水面平静得像凝固了似的。老桥并不宽长，两边密密排列着铺子，大多卖珠宝首饰。

谢湘安一心只在喜子身上，紧紧揽着喜子的腰，痴痴看着喜子的一颦一笑。他比喜子高半个头，看喜子时总要微微低侧着脸。喜子就伸手把他的脸推开，笑着说："你老扭着头望我，小心以后变成歪脖子。"

谢湘安说："你还怪我？你的眼睛里有钩子，勾人的魂呢，你自己不知道？"

喜子岔开话说："小安子，你说这桥像不像中国侗族人的风雨桥？那风雨桥建得好的，比这漂亮多了。这座老桥还有一个典故，你知道吗？"

谢湘安说："知道。但丁遇见他的恋人贝亚特丽采，就在这座桥上。那时但丁才九岁呢，只看了那么一眼，一爱就爱了一辈子。"

喜子说："九岁的孩子能知道什么？那应该不是爱情，是被贝亚特丽采的美震骇住了，但丁是把美理解成了爱。"

谢湘安说："美才能爱呀。我要是九岁时遇到你，你那时多年轻，我一定也会爱上你。"

喜子笑着说："年轻才美。我老了，年轻时不美，老了更不美。"

谢湘安说："你永远年轻，永远美。"

喜子想到谢湘安九岁时，自己十八九岁，正是最好的年纪。那时对爱情完全懵懵懂懂，连孙离都还没认识。现在，儿子亦赤都快二十岁了，自己怎么会不老？她望着谢湘安，那是多么年轻的一张脸啊，咧嘴一笑，还是满脸的孩子气呢。那浓浓的眉毛，挺直的鼻子，下巴上隐隐的胡茬，清亮的眼神，会让多少少女迷恋。

喜子突然觉得自己的荒诞。她仿佛占有了一件不属于自己的宝物，又爱又喜又怕。

喜子心里正千回百转，谢湘安却只有一派柔情。他紧紧搂着喜子，把脸埋在喜子头发里，轻声说："你就是我的贝亚特丽采，我会爱你一辈子。"

二十二

旅游团从佛罗伦萨到威尼斯，三天后进入瑞士。喜子望着车窗外的天空，问谢湘安："小安子，我小时候在乡下，天也很蓝，云也很白，只

是房子有些破旧。可我没有见过这么蓝的天啊。”

谢湘安说：“这里海拔高，空气干燥些，阳光渗透力强，天才蓝得这么深。我们家乡空气湿度大，天再蓝颜色也会浅些。”

喜子笑笑，说：“理科生的本色出来了。”

因为要爬阿尔卑斯山的少女峰，就先到了瑞士的小镇因特拉肯。范导站起来，大声说：“因特拉肯是买表的理想地方，到苏黎世和日内瓦，反倒没有时间买表了，也不如这边便宜。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想买表的，我这里有折扣券。”

那位儿子醉驾撞死人的陈院长淡定自如，热热闹闹和他的同行者商量着买表的事，说了一路的卡地亚、劳力士、宝玑。

几位西安美女也请教范导买什么表最好，罗萍还勾着手算账，哪位亲戚朋友礼物还没准备好。谢湘安听着就想，她说的什么亲戚朋友，多半就是要回去拍马屁的官员。

罗萍她们一路买的东西太多，新买了两个大瑞莫瓦行李箱才装得下。范导拿了不少的回扣，心情越来越好。他看准那两位带孩子的妈妈有钱，但不舍得花。愿意大把花钱的除了几位西安美女，陈院长几个实力不可小觑，只是暂时还没有出手。范导不免对陈院长用心巴结，老是凑上去说话。天气热，范导身上气味重，陈院长只好屏住气，尽量把身子往后靠，不停地皱眉。喜子和谢湘安没怎么买东西，范导对他俩就冷冷的，却也不敢得罪，爱理不理的样子。

大家完全忽略了因特拉肯小镇童话世界般的美，心里只有买手表这件事。一下车，范导就领着大家心急火燎穿街走巷，拥到表店里去。街上到处是名表的招牌，表店里也都是讲中国话的，熙熙攘攘吵闹得像中国乡下的菜市场。

谢湘安知道喜子平常并不戴表，可他早就想好要买一对情侣表两个人做纪念。喜子一路上跟他约法三章，坚决不准他为她花钱。他想假装给自己的父母买结婚三十周年的礼物，到时候请喜子帮他选手表。

进了一家表店，谢湘安说："喜子，我这次买表还带了任务呢。我爸妈结婚三十周年纪念，老两口好浪漫，要买一对情侣表。你帮我挑啊。"

喜子抿嘴一笑，说："好啊，我平常不戴表，也不懂。要什么价位的？"

谢湘安说："二三万一块的吧。"

喜子想了想，说："我们一起看看吧。"

喜子千挑万选，选了一对浪琴嘉岚系列的情侣表，珍珠白的表盘，很纤薄，表壳是不锈钢镶钻的，气质安静优雅。喜子说："我喜欢这对表。你了解你爸爸妈妈的品味，他们会喜欢不？你看看行不行。"

谢湘安诡诡地笑，拉过喜子的手，把女款表戴在她的手腕上，自己又戴上男款的表，并在一起反复看。

谢湘安喜滋滋地说："我喜欢，你喜欢不？"

喜子白他一眼说："小安子，你给爸爸妈妈选礼物，态度要认真哦。"

谢湘安说："我的态度不但认真，而且是神圣呢。真的，喜子，你不信吗？"

喜子这会儿倒心烦意乱起来。她自己是从不戴表的。年轻时也戴过表，可总觉得表太重，戴在手腕上好像承不起，累得很，不如不带。小安子应该戴块表，买粗犷一点的，酷一些，男子气一些。

她很想给孙离买块好表。他一直有时间焦虑，手表要时时戴着，好随时知道时间。偶尔忘记戴手表，出了门还要折回来取。手表让他有一种能掌控住时间的安全感。他现在也算名作家了，有些场合也需要一块好表来衬身份。刚才一路看下来，喜子看中宝玑的两款男表，一款经典系列的机械表，玫瑰金表壳，配棕色皮质表带，很适合孙离。还有一块自动机械表，钛合金的黑色表盘，厚重粗犷，可以买给小安子。可是，她给孙离买，又给小安子买，这算什么呢？她一下子觉得无地自容，全身像有蚂蚁咬啮，恨不得抬手给自己一个耳光。

喜子怔怔地出了一身冷汗，猛一抬头，正望见谢湘安盯着她，他的神色有些凄然。谢湘安强笑着说："喜子，你是不是要给孙老师买块好表啊？"

喜子木然地点了点头。她本来想解释，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谢湘安说："那你看好了吗？"

喜子又点了点头。

谢湘安说："在哪里，我们去买吧。"

喜子买了看中的两块宝玑表。谢湘安并不问为什么要买两块，也许有一块是给亦赤的吧。他不想显得小气，心里却隐隐抽搐作痛。无论他多么爱喜子，他只能是喜子生活中的隐形人。永远如此。当初爱上喜子，仿佛是一场沦陷，越陷越深。他越爱就越痛，越痛又越爱，两种感觉混在一起，仿佛在火焰里焚烧，却又浑身冰凉。他不敢想象回到国内后的情形。他这些天和喜子一起，像做梦，像吸足了鸦片，甜蜜满足，飘飘若仙。可是，回去以后怎么办呢？谢湘安赶紧摇摇头，他什么也不想了，只想现在紧紧把喜子搂在怀里。

车在去酒店的途中迷路了，阿佐把大巴停在路上打电话。他说的是意大利语,谢湘安和喜子都听不懂。打了半天电话,阿佐回头对范导摇头，摊了摊双手。看来，仍没问清路。这时，一辆小轿车停在大巴前，下来一位中年女士。女士抬头同阿佐说话，阿佐茫然地回头望望范导。女士拍拍车门，车门开了。女士上了车，望着大家笑笑。

谢湘安轻轻对喜子说："女士说的是法语，范导和阿佐都听不懂。"

"你懂法语？那你去吧。"喜子只知道谢湘安的英语好，没想到他还懂法语。

谢湘安站起来，问候了那位女士，回头问范导："我们住的酒店叫什么名字？你把行程单给我吧。"

女士碰上会讲法语的人，脸上笑得更加灿烂了。她指着行程单上的酒店，轻言细语地同谢湘安说话。她确信谢湘安听懂了，才向大家挥挥手下车。

谢湘安回头对范导说："我不懂意大利语，你告诉阿佐，我们走反方向了。先把车掉头，走过五个路口，左拐出城，酒店在郊外。"

谢湘安回到座位，听前面的人议论，说："这位女士真好！我们在国内，这会儿停在大巴前面的，不是交警，就是城管，反正是找麻烦的。瑞士人怎么讲法语呢？"

范导回头说："瑞士的语言很杂，讲什么话的人都有。我德语还能讲几句，碰上讲法语的我就不灵了。真感谢这位谢大帅哥！"

谢湘安朝范导笑笑，低声同喜子讲："瑞士是个内陆山地国家，四周同哪个国家接壤就讲哪个国家的话。讲德语的人最多，再就是讲法语的人多。"

这天晚上，住的都是单栋的圆木别墅，阳台上鲜花盛开，童话一样浪漫。两个初中生兴奋得尖叫，嚷嚷着两个妈妈睡一栋，两个孩子自己睡一栋。

范导特别欢快，大家今天都花了大笔的钱，他也跟着发了一笔小财。他手里攥着一大把钥匙，笑眯眯地说："今天的房间就不分配了，大家来拈吧，都是别墅，大家拈到哪一栋就是哪一栋。"

这些天住酒店，范导都是把最好的房间分给陈院长几人，稍好些的给西安美女。喜子和谢湘安总是最后拿到钥匙，他们也不在乎。可两位带孩子的妈妈已经有怨言，抱怨范导狗眼看人低。

酒店的小木屋一座座散落在绿草坪上，外表看上去古朴笨拙，里面的设施却是现代化的。下面一层是客厅和厨房，上面两间卧室，也带一个小客厅，最适合家庭旅游居住。

夜里，喜子任由谢湘安紧紧地拥抱着爱抚，百依百顺地听从他激情澎拜。

"饶恕我，饶恕我。"平静下来的时候，喜子突然泣不成声。她心里恍惚着，不知道这句话到底是对小安子说的，还是对孙离说的。

两人彻夜未眠，一会儿拥抱着亲吻，一会儿背靠背想心事。

喜子到底没有接受谢湘安买的那块浪琴表。喜子给谢湘安买的那块宝玑表，他却高高兴兴接受了。他马上把手表戴上，说："喜子，我说过的，只要是你给我的，我都接受，只要我活着，我会永远保留在我的生命里。

可是，你如果要拿走，你就拿，你把我的心拿去我都给你。我的心，我早就给你了，你摸摸看，我胸腔里是不是空的？我的心在你那里呀。”

喜子原先听谢湘安说这些话，人轻得就像要飘起来。可她现在听着，心里却灌了铅似的沉重。喜子打定主意，不能再这样下去，一定要和小安子分手。她想在回国以前，就把这话说出来。

谢湘安隐约看出她的心思了，胸口钝刀捅着似的痛。他原先就答应过喜子，他会尊重她的感受，会好好地听她的话。那时，他还一心沉浸在爱的喜悦中。他曾拉着喜子的手，笑着说：“我的大人，生杀予夺，一切在你。你就是我的天，我的神。”

谢湘安从喜子给孙离买手表时起，就知道自己要失去这个女人了。她夜里哭泣着喊“饶恕我”，那是对老天的忏悔吗？

喜子并没有把话点穿，谢湘安感觉自己就像等着宣判死刑的犯人，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他成天失魂落魄，却更怕看到喜子伤心。他嘱咐自己要像个男子汉把一切都担着，不能再增加喜子的痛苦。

忧伤让谢湘安变得沉静了，天空的一片云他能望上半天。他们在法国的安纳西小镇停留了一天，两个人离开团队自由游荡。太阳快下山了，谢湘安牵着喜子到安纳西湖畔。夕阳照耀下，阿尔卑斯山顶的积雪金光闪闪，就像被火烧红了。湖边绿树参天，天鹅安闲地浮在水面，人都是无忧无虑的样子。

谢湘安紧紧地牵着喜子，指给她看各处的美景。他只想把最美好的印象，尽可能多地留在喜子心里。谢湘安柔和地笑着，脸色却是苍白的，喜子看在眼里，心都碎了。

巴黎是最后一站。喜子和谢湘安都不怎么说话，去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和凡尔赛宫，也只是安安静静地看。法国看不到一个外国文字，谢湘安轻声地给喜子翻译。谢湘安很欣赏法国人捍卫语言纯洁的做法，不像中国人已把汉语弄成洋泾浜了。

“嫌意译太麻烦，音译也是可以的嘛！阿司匹林，盘尼西林，老

百姓都懂了呀！我特别讨厌官方也用英文缩写，什么 WTO、GDP！Wireless-Fidelity，我们也直接用它的英文缩写 Wi-Fi，我不喜欢。我想如果音译成万飞，保证大家都能接受。前人讲的信达雅翻译哪里去了？”谢湘安想让喜子开心些，故意说了这些孩子气的话。

喜子只是淡淡一笑，脸往他的手臂上贴了贴。

傍晚，谢湘安带喜子去了塞纳河边。白天坐船游了塞纳河的，喜子说还想到河边去坐坐。天色慢慢暗下来，沿岸宫殿、房屋的灯火渐渐亮起，植物的暗香在夜风中悄然弥散。游船在河里驶过，船上的灯光很有些梦幻。

谢湘安说："我们到街上去走走吧。"

街上人很少，灯光昏暗得恰到好处。一只猫穿过街道，停在他们前面，优雅地回过来头，闪着蓝幽幽的眼睛。谢湘安轻轻叫了一声喵，猫便飞跑进路边树林里去了。谢湘安笑笑，调皮地说："喜子，这只猫可能也是讲法语的，听不懂我的话。"

喜子轻松不起来，她犹豫了好久，说："孙老师会到机场来接我。"

谢湘安点了点头，也说："熊芸也会来接我。她已在一家公司上班了。"

说完这话，两人的手握得紧紧的。喜子终于忍不住了，失声哭了起来。她站在昏黄的路灯下，说："小安子，把我抱紧！"

回国的路上，别人都是大包小包的，只有喜子和谢湘安依然是来时的行李箱。范导莫名地对他俩多了几分敬意，目光一对视就欠欠身子道一声好。那些让他挣够小费的游客，他已没有太多热情刻意周旋了。

飞机进入中国境内，天慢慢亮了。喜子从睡梦里醒来，见谢湘安正瞪大眼睛望着她。喜子声音涩涩的，问："小安子，你没睡吗？"

"睡了，才醒呢。"谢湘安声音轻轻的。

从上海机场出来，大家礼貌地告别。谢湘安性子犟，一直没有搭理陈院长那伙人。"他们是中国的坏人。"谢湘安对喜子说。

飞到苍市已是下午四点多，喜子和谢湘安默默地出来，都没有说话。等行李的时候，两人也是干站着。谢湘安取了行李车，把两个人箱子放

上去。喜子说："不用行李车，自己拖着吧。"

喜子说着就把自己的行李箱拿下来了。谢湘安也只得取下自己的行李箱。他俩一前一后，拖着行李箱往外走。喜子远远就看见熊芸了，她手里捧着鲜花。喜子轻轻说："湘安，熊芸在那里！"

谢湘安说："我早看见了。"

喜子说："别孩子气！"

快到出口，熊芸高高地举着鲜花，喊道："湘安，湘安！"

谢湘安装着才看见的样子，朝熊芸挥手。

喜子也看见孙离了，挥挥手朝他微笑。

熊芸飞扑上来，紧紧抱着谢湘安，又在他身上捶打，说："只知道发信息，电话都不打一个！"

谢湘安嘿嘿地笑，回头同孙离打招呼："孙老师，你好！"

孙离笑笑，说："小谢，谢谢你一路照顾喜子！"

熊芸脸上红扑扑的，朝喜子和孙离鞠着躬，说："朱教授好，孙老师好！"

上了车，孙离看了看喜子，说："老婆，你瘦了。旅行是件辛苦的事。唉，年轻人到底浪漫。我没有带鲜花来接老婆，不会失望吧。"

"老爸，我们年轻时也没有太浪漫啊。"喜子把手放在孙离手里，她对孙离的称呼是就着儿子喊的。

二十三

中秋刚过，孙离四十六岁生日快到了。喜子说："老爸，从来没有认真给你做过生日，今年做一次生日吧。"

孙离说："做什么生日啊？我手上的小说还没完呢，不如让我出去住几天，写小说去。你去欧洲时，我就想出去。想着家里没有一个人，我又呆在家里了。我过了四十岁后，每年过生日都高兴不起来。孔子说四十不惑，我是越过越糊涂了，都恨不得忘了自己有多少岁。"

喜子笑笑，说："你糊涂？你只是在对我装糊涂吧？"

孙离心里歉歉的，两手按着喜子的肩膀，说："我的生日就不过了，等今年腊月，我们不过年，哪儿也不去，专门只给你过生日，把家人亲戚朋友都请来，热闹热闹。"

喜子正是农历腊月二十八出生的，自小就没有好好过一回生日。做大人的忙年忙得团团转，她的生日总被忽略掉了。喜子小时，她妈妈年年都说："你的生日正是要过年了，想吃什么都有，又有压岁钱，比真的过生日还好呢。"

喜子小时便抱怨自己生得不是时候，等于没有生日。结婚后，自己当了家庭主妇，腊月二十八早回了婆婆家，帮忙张罗着煮财头、洗萝卜，哪还能提自己的生日。孙离说今年不过年，专门给喜子过生日，也不过就是一样的内容，换一个名头而已。可人有的时候要的不就是这个名头吗？图一个心理安慰好了。

孙离今年的生日也就不过了，反正是散生。马波帮他联系了城郊的何公庙，孙离打算到那里住个把月回来。正好秋天，天气不凉不热。李樵知道他要去何公庙，就笑着问他是不是打算出家了。孙离笑笑说那你也去，我俩一起出家，我就是吕洞宾了。

出城往东，离市区不过三十里路，有个古镇，叫花梨镇，紧临留河边上。留河发源于隔壁省的大山，九曲潆洄，河湍浪急，到下游便变得宽阔舒缓，水清沙白。两岸平畴绿野，自古是鱼米之乡。

花梨镇的主街一边是密密麻麻的店铺，另一边紧挨河边，疏朗空阔。偶有一些人家搭了吊脚楼临河住着，后门往往砌了石级直接通到河滩。石级旁摆些破陶缸、旧瓦盆，种些栀子花、指甲花，红红白白。河面一

起风，花香就从河边人家后门穿堂而过，溢到街上来。

河滩上长的泡桐、苦楝，树的枝叶也大大方方，伸到人家的窗户里。家里光线本来幽暗，绿叶在窗前一摇，夏天更觉清凉了。这条街商铺只占街的一半，因此就叫半边街。镇子虽叫花梨镇，这时候恰是梨子成熟的季节，可是镇上并不产梨，也没有梨子卖。

孙离提着简单行李，一大早就打车到了花梨镇。如果自己开车来，就要把车停在庙里。千年古庙里停着一辆汽车，实在太煞风景。何公庙就在花梨镇边上。

孙离不急不慢在街上走，行李很轻。早晨九点多钟的样子，阳光斜斜地从街对面穿下来，左边的街铺便涂上一层浅金色。街面不到两丈宽，青石路面年代久远，已踩得凹凸不平，磨得像镜子一样油光水亮，照得见人影。靠里街这面密密麻麻各种店铺，卖渔具农杂的为多。渔具店招牌大多蓝底白字，写有“恒昌渔具店”、“四海渔具店”等等，店门口堆着暗绿尼龙绳编织的渔网，店里满是渔网、渔竿、渔钩、渔线。

孙离进店随意问问，并没有要买渔具的意思，只是觉得好奇好玩。街上的竹器店也多，竹器店往往没有招牌名字。店里的鸡笼子、竹腰篮、箩筐、竹扫帚，多摆在街面上，店堂深处往往还靠墙堆着一捆捆竹子。孙离是乡下人，知道那是菜园子夹篱笆用的。

顺着街往下走，风吹过来，满鼻子的水腥味，还有新破竹子的淡淡酸味。走到街尾处，街突然往右拐，迎面而来的却是热乎乎的米香味。原来街尾有几家手工米粉作坊，沿街边架着一排排竹竿，晾着一块块圆形的米粉皮。米粉是镇上人都要吃的早餐，他们把早晨吃粉喊作唆粉。李樵很爱吃粉，她有空到这里消闲几天，肯定喜欢的。

孙离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早晨一碗牛肉面。他对米粉并不喜爱，总疑心米粉是用很差的米制作的。今天走到这街上，看见刚刚晾出来的米皮，热气腾腾，米香扑鼻。他忍不住想伸手扯一块米皮下来吃，一眼看见旁边站着一位年轻女人，嘴角边沁着细汗，腰间扎一条蓝碎花围裙，

手里端着一个铝盘子，正笑吟吟望着他。孙离赶紧收回了手，朝那女子笑笑，从竹竿间穿过去走了。

何公庙原是晋朝一位姓何的名士归隐的地方。孙离走过米粉作坊，一出半边街，眼前突然开阔起来。一片麻石铺地的大坪，参差着种了些松树、紫薇。树还不算大，看得出是近些年才种的。

走过麻石坪，人就到了何公庙的山门前。山门三间四柱，也还气派。左边侧门开着，孙离便走了进去。他原先也到过何公庙好几次，只是没有在这里住过。这里虽然离城不远，但香火不如苍莨寺那么旺，倒是个很清寂的地方。

孙离头回来就听人介绍，说是当年何公虽是归隐了，但朝廷每有大事，还是遣人来咨问，民间就把这位何公称为山中宰相。庙里供奉过何公的肉身菩萨，听说祈雨或退水都很灵验。肉身菩萨在元代就毁于战火，何公庙也被大火烧过好几回。今天看到的何公庙是清代建的，晋代的遗物只有几根石柱子了。

何公庙在六朝是个佛寺，不知怎的，慢慢地却成了一个道观。孙离是图清静来的，他对道观并无虔敬之心。他总觉得道观像个杂货铺，既供奉元始、灵宝、道德三座天尊，又供奉观音大士，还供着孔子、诸葛亮、关帝。

进山门便是戏楼，戏楼右侧有棵大樟树，四五个人牵手合不拢。风吹进来，听得樟树叶子沙沙地响。孙离抬头望望，但见满树绿云，覆满了半个院子。枝叶间鸟声啾唧，最多的是麻雀和白头鹎。

麻雀孙离看得多，没有什么稀罕。白头鹎却很耐看，从脖子到腹部是乳白色，翅膀却是暗暗的黄绿色。它眼旁有一条细细的白带同后脑相连，像极了少女们额头上勒着的发带。鸟的叫声也很娇俏，江丁丁江地发颤，像女孩子撒娇说话的声音。

孙离站在戏楼前坪里听了一会儿鸟叫，拿出手机打了住持熊道长的电话。熊道长身后随着一位知客，很快就从大殿侧门沿石级碎步下来。熊道长手里拿着拂尘，老远就连声说："孙老师，欢迎欢迎！"

熊道长走近了，很正经地打拱行礼。孙离放下行李，也连忙还礼。熊道长四十上下年纪，穿着黑色道袍，头发束成高髻，别着一根老玉簪。熊道长让知客接过孙离行李，又打拱说道："马局长早几天就给我打了电话，我已经安排好了。大作家来了，欢迎欢迎。马局长对我们道教非常关心，前年我们重修山墙和吕祖殿，马局长亲自来考察拨款。我们明年还要修关帝殿，还要维护壁画，都得靠马局长多多关照。"

熊道长引着孙离，进了左偏殿的客寮。房间一床、一桌、一椅、一柜，简单整洁。木地板的红漆磨旧了，斑斑驳驳的。桌子当窗放着，桌上有一盏新台灯，看得出是新买的。窗外栽了一丛紫竹，一股清气渗进房间里。

熊主持把拂尘搭在右手臂上，说："孙老师，庙里就这样了，多有怠慢。你需要什么，只管跟李知客说，他会管好你的生活。你千万不要客气。"

熊道长寒暄一番，抱拳拱手，退身告辞了。李知客留在房间，想听听孙离吩咐。这李知客六十多岁，发髻灰中夹白，嘴边两道深深的法令纹，眼神很慈祥。

李知客说话声音很轻："请孙老师只管安心休养。孙老师的饭菜在高灶上单独做，有人按时送来，也可以到小斋堂去吃。想吃什么都可以做。道士在庙里是要吃斋的，但来的客人就不一样了。这里的鱼好，可以多吃吃鱼，每天早晨喊人到河边去买，很方便。"

孙离学着道士的礼，拱着手连连感谢。李知客又问清孙离中午吃什么，想在哪儿吃饭，也告辞出去了。

孙离放好行李，坐在桌前椅子上，给喜子打了电话。想了想，又给李樵发了短信，就等着吃中饭了。他早就想独自在外住一段时间。这些年，他辞职当了自由作家，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天上地下，谁都不管。

孙离刚辞职那段时间，夜里还常常做噩梦，要不就梦见上课了，突然看见教室后排有校长坐着听课，偏偏自己又没带教案，上课不知所云，说话乱七八糟。要不就梦见自己站在讲台上，突然发现没穿裤子，光着屁股站在学生面前。很奇怪的是他离开老家这么多年，时常梦见的校长

仍是刘元明。

噩梦渐渐不做了，睡眠却越来越差。夜里一到睡觉时间，他就莫名的紧张。书房就在卧室隔壁，喜子喜欢在卧室里看书写文章。喜子提醒孙离睡觉往往是三部曲，先是大声嚷嚷："我先洗漱了啊。"

孙离就会答："好，你先洗完我来。"

孙离嘴上答应，人却不见动静。喜子洗漱完，坐到梳妆台前梳头抹脸，又在床上看一会书，然后再喊："我先睡了啊。"

孙离又会答："好，我就来。"

孙离人却还坐在书房里。喜子只好起身到书房去，站在他身边东拉西扯说闲话。孙离这才站起身往浴室去，洗漱完了走进卧室，却又忍不住转身出来，再到书房里展开宣纸写几张字，或画几笔画。

很多时候，他都是睁着眼睛熬到天明。他怕翻来覆去吵醒喜子，就一动不动躺着，躺得一身酸痛。夜深时，听着喜子时有时无的鼾声，孙离就会陷入一种恐怖的想象。

他想到自己写的推理小说，假设凶手为了某个目的，要把妻子杀死在卧室里，必须布置一个密室杀人现场。那么，怎样杀？怎样制造密室现场？怎样制造自己不在场证据？为什么杀妻？

孙离一步一步推想过去，每一个细节都反复推敲，仿佛自己就是凶手。他屏住呼吸，越来越紧张，两手叠在胸口前，一动不敢动。他生怕自己想得忘了形，一时恍惚爬起来，就对身边的喜子下手。

孙离同喜子早就分床睡了，但他是否失眠好像喜子都知道。他要是没有睡好觉，总觉得是对不起喜子。

上班时，喜子早早起床走了。逢上周末，孙离起床就长时间地洗澡，多用热水冲冲脸，看起来不会那么疲倦。从浴室里出来，生怕喜子看出他的失眠似的，人和目光都躲躲闪闪的。仔细想想自己，只怕是心里有病了。

孙离最近写的这个推理小说，仍是一桩密室杀人案。凶手的作案过

程完美到无懈可击，毫无蛛丝马迹可寻。经验丰富的警探明知凶手是谁，却无法找到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孙离设计警探最后采用心理攻势，抓住凶犯心理弱点，迫使凶犯心理崩溃，主动向警探自首。

孙离想，这个凶犯的善恶色彩有些暧昧，警探在破案时也时时陷入道德的两难处境，破案推理过程自是精彩，故事背后的东西更引人深思。孙离的小说非常畅销，却被某些道貌岸然的评论家指为通俗小说。

当年李樵采访他的时候，也提到这个问题，他说："我不想解释什么是优秀的推理小说，我只想建议那些评论家们去读读迪伦马特。"

孙离虽然不满别人对他小说的质疑，自己内心却越来越怀疑他写作的意义。他感觉这个世界就像放多了沐浴露的浴缸，人坐在里面看到的只是厚厚的泡沫。他的写作就是要撇掉浴缸上面的泡沫，直抵水底真相。他研究了很多犯罪案件，原来大多数凶手犯罪的起因，都只是为了同不公平的命运抗争。

命运是什么？命运不是某种看不见的玄机，命运就是你必定遭遇的所有。这些都是不可改变的！孙离想写出一个同命运抗争的英雄，可他找不到合理的现实逻辑。如果他严格忠实于现实，他的英雄最后只能毁灭。这样的小说能给热爱他的读者带来什么？人活下去需要希望和安慰!

孙离打开行李袋，拿出换洗衣服放进柜子里。柜子里有股清凉的木头香，他闻出这是樟木的香味。他拿出自己的茶杯，过会儿自己煮煮黑茶喝。他想找李知客借把小凿子来凿黑茶，又不想出门去找他，只等他来时再说。

房间里备着的茶叶是当地的烟熏茶，孙离喝不习惯。他把手表取下来放在床头，这是喜子暑假从瑞士给他带回来的。手表花了十九万多，他有些心痛。他要是自己买表，舍不得买这么贵的。他原本穿着皮鞋，带了一双塑料拖鞋。他想换上拖鞋舒服些，又觉得不太恭敬。要是还带双布鞋来就好了，穿布鞋走在庙里会很安静。

不知李樵会来看他吗？她如果说来，就请她带一双布鞋。孙离突然

心里一惊：这些婆婆妈妈的事，应该是喜子管的。孙离有好几双北京手工布鞋，穿着很是舒服。他可以让喜子送布鞋来，可他想到的却是李樵。

李樵并不知道他穿多大码的鞋，请她去买也未必买得合脚。孙离想着李樵虽觉得很亲，却又觉得她离自己其实很远。

孙离坐在房中胡思乱想，李知客敲敲门又进来了。孙离望望李知客，总觉得这人脸上罩有一层悲苦气，心里却又很静。这样的人有没有可能成为凶犯？他会因为什么而杀人呢？他为什么入道？

孙离胡乱揣摩着，听李知客说道："孙老师，饭菜做好了。请问是送到房里吃，还是到斋堂吃？"

李知客说话时两手结了个太级印放在小腹前，等候客人的吩咐。孙离不想房间里满是油盐味，就说："我还是到斋堂去吃吧。方便不方便？"

何公庙有大小两个斋堂，都在右偏殿关帝殿后面。孙离的客房在左偏殿观音大士殿后面，出房间去斋堂得过一个小天井。一款太湖石盆景摆在天井里，细看还颇有些野趣。又有一盆南天竺，已结了一簇簇青色小圆珠。

李知客把孙离引到小斋堂，说："这是熊道长平常用饭的地方，也在这里招待尊贵的客人。"

小斋堂开着四扇雕花格子窗户，光线明暗恰到好处。一个红木半圆几紧靠墙摆着，几上一个细瓷花瓶，插着三支白莲，两朵将开未开，一朵已快谢了。几上有一片飘落的白莲花瓣，略略有些发皱。房间当中摆了一张长条饭桌，四围各放了宽凳子。

李知客说："今天就只有请孙老师一个人用饭了。熊道长是应该陪的，他中午有事到城里去了，一时赶不回来，孙老师多多原谅。"

孙离巴不得一个人清清静静吃饭，连声说："不客气，不客气。"

刚说完，门外进来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又瘦又黑，短发，宽宽的脑门。他低着眼睛，手里端着一个方盘，里面摆着三碗菜。男孩把方盘平平端着放在饭桌上，一样一样小心端出菜来摆好，低着头一声不响出去了。

孙离问李知客："怎么庙里还有这么小的孩子？出家了的吗？拜了师吗？"

李知客说："这小孩子可怜，就是这花梨镇上的人。他父亲自小是个混混，有一年从外面带回来一个女人。不知道结婚没结婚，反正就生了这个儿子。他父亲是脾气不好，喝了酒就打老婆。这孩子四五岁的时候，他妈妈有回差点被打得半死，跑出去，再也没回来了。孩子大名我不知道，诨名叫江陀子，今年好像也有十四岁了。"

"十四岁了？我以为他只有十一二岁呢。"孙离说。

李知客叹了一声，说："自小没什么吃的，个子长不高。老婆跑了，他爸爸喝酒就喝得更厉害了。他爸爸在街上摆摊子，跟城管打架，打伤了人，判了六年刑，关在里面还没出来。他爸爸坐了牢，家里只有奶奶，也管不了他。又不肯上学，还喜欢偷人家东西。他奶奶实在没办法，求我们熊道长收了他，说好不论怎么管教都可以，生死由命。"

孙离叹口气，问："家里再没有别的亲戚吗？"

李知客说："有是还有亲戚，谁都不管，也不敢管，都装聋作哑了。"

话没说完，江陀子又端着盘子进来了。这回送了一碗汤，一大碗米饭，一碟庙里自己做的腐乳。江陀子仍是低着眼睛，放下东西就出去了。

李知客说："孙老师，你要小心点。江陀子野惯了，原来喜欢偷东西，挨过很多打。收他到庙里，只在厨房里帮忙，早晨也扫院子。也是个可怜的小孩子，一下子怕难得改好，你要把东西看好。"

听李知客这么说，孙离想起放在床头的手表了。他隐隐有些担心，却也不想马上回去取手表。李知客说罢，告辞出去。孙离肚子早咕咕叫了，坐下来吃中饭。一碗葱煎土鲫鱼，一碗水煮油豆腐，一碗麻油凉拌香菇，一碗丝瓜汤，孙离吃得稀里哗啦，酣畅淋漓。庙里人做的腐乳好，入口即化，有一股异香。

他本已吃饱了，却又舀了一勺饭，就着腐乳，泡了些鱼汤，三两口便扒进肚去。窗外那丛紫竹，微风中枝影摇曳。孙离想这寺庙果然是人

间清福地，若是心里安静，这真是享福了。

孙离来何公庙时就想好了，此番出来除了用手机打打电话，发发短信，坚决不上微博，不上微信，也不上网络。小说写不出来就不写，发发呆也好。

他想是这么想，手机还是时时拿在手里。他的手机设置成振动模式，不时看看有没有短信或电话。喜子已回过电话了，孙离却并没有跟她提布鞋的事。李樵没有电话，也没有短信来。孙离知道李樵并没有出差，不知她在忙什么。

孙离回到房间，马上去看看床头，手表还在那里。他准备午睡。房间里不用空调，也不用电扇。这季节城里还正是热的时候，何公庙的房间却很清凉。喜子夏天是必须要开空调的，她上床就不能出汗，不然就睡不着。孙离受不了空调房里的干燥，鼻子干得冒火，喷嚏不断，声震如雷，眼泪鼻涕横流。

孙离有回开喜子的玩笑，说："你已不是一个自然人了，该流眼泪时不流眼泪，该出汗时不出汗，到底是进化了还是退化了？"

喜子听了这话却是多心，说："是啊，我在你眼里，就是个冷血动物，不懂得喜怒哀乐。是的，我觉得麻木了。"

孙离也不解释，糊涂着过去了。他喜欢出汗的感觉，他坐在家里写作，天气再热书房门窗都要敞开，热风阵阵。他打着赤膊，颈上搭条毛巾，汗从额上冒出来，从眉毛上往下滴，身上热气蒸腾。

孙离午睡起来，看看床前摆着的皮鞋，实在不想穿，只好换上塑料拖鞋。他正想着要不要请李知客托人到城里，先随便帮他买一双布鞋来穿，放在枕边的手机突然嗡嗡地振动起来。

孙离接了电话，原来是马波打来的。上大学时，孙离和马波喜欢过同一个女同学，两人最后都没追上。孙离有时跟他开玩笑，称马波为同情兄。

马波在电话里说："大作家呀，安顿好了没有啊？条件还可以吗？我

明天要到北京开会，过两日回来再来看你。有什么要求，只管跟熊道长说。”

孙离说：“很好很好，感谢老同学。这熊道长是什么样的人啊？看上去波澜不惊的，眼睛里倒显得很精明。”

马波说：“老同学啊，这熊道长还真不是个普通道士，这个人有味、有故事。等我从北京回来再跟你细讲吧。你可以把他当一个小说人物哦。”

孙离本想让马波在电话里先聊聊熊道长，听他这么说，只好先把好奇心按捺下来。两人闲聊几句，挂了电话。孙离没来由地想起，有回在酒店电梯里遇着两个和尚的对话。若闭着眼睛听，就是两个红尘中的俗人。

“这个事不是你帮忙，肯定搞不下来。”

“哪里哪里，朋友嘛！”

“真的感谢你！看你哪天有空，请你坐坐，吃个饭。”

“不客气，不客气！”

那天出了电梯，孙离就想给马波打电话，问问和尚是不是也要到宗教局跑项目。他没有打电话，只想这世上还有半寸静土吗？

孙离想喝杯黑茶，刚才忘记问李知客要茶刀了。揭开开水瓶，水是温的。他只好换上皮鞋，又把手表戴上，提着开水瓶，去厨房换一瓶开水，顺便借一把凿子把黑茶凿散。黑茶最好是煮着喝，要不也得拿滚开的水冲泡。

何公庙的厨房在左偏殿后面，宽敞明亮，也很干净。厨房里有烧煤的灶，也有液化气灶。孙离看见江陀子正蹲在地上，埋头洗着泡发的黑木耳。江陀子左手扶盆，右手伸到水里，把黑木耳捞起来，又丢下去，捞起来，又丢下去。黑木耳在清水中打转，就跟做游戏似的。江陀子低着头，孙离看不见他的脸。

孙离故意咳了一声，笑眯眯地等江陀子转过脸来。江陀子并不吃惊，慢慢站起身。他见孙离提着开水瓶，手湿淋淋地就伸过去，却又缩回手，反到身后，就着衣服把手擦干。江陀子接过开水瓶，咕咚咕咚把瓶里的

水倒掉了。

孙离有些过意不去，找话说："江陀子，你一个人在做事啊？我想要一瓶开水泡茶。"

江陀子不答话，走到灶台前，提起一个大水壶，灌了满满一壶水，放到灶上烧起来。水壶比一般家里用的要大很多，磕得坑坑洼洼，却擦得锃亮。江陀子胳膊细瘦，提着一大壶的水却全不费力。

"那么大的壶，不用烧那么多吧？"孙离看了看壶盖上圆圆的细孔，又无话找话，"江陀子，你知道壶盖上为什么要有一个细孔吗？"

江陀子抬起眼睛，望了一眼孙离，又赶紧把眼睛移开。孙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江陀子像一条鱼，宽宽的额头，细圆的眼睛，黑瘦的身子。他的眼睛冷冷的，身上带着河水的味道。

孙离下意识地吸了一口气，好像自己就站在河边一样。他又问了一遍："江陀子，你知道水壶盖上为什么要有一个小洞吗？"

江陀子仍不答话，孙离自己说起来："有一个日本人，做生意把钱亏了，自己又生了病，快要死了。他的老婆和儿子都出门打工去了。他一个人躺在床上，口渴得要死，只好自己爬起来烧水喝。水快烧开了，水壶的盖子被水蒸汽往上冲，冲上去又落下来，噗噜噗噜地响。这个日本人听得心情烦躁，抓起旁边柜子上一把小刀往水壶上一扎，正好扎中水壶盖子，扎出一个洞来。咦！水壶不响了。他后来病好了，又买了几把水壶来做试验。再后来，他把这个专利卖给一家大工厂，工厂做出了这种壶盖上有一个细孔的水壶，发了大财。这个生病的日本人也发了财。"

江陀子听得呆呆的，愣了半天，走到灶台前去看水壶盖上的孔，伸出手指在那个细孔上探探，又提起水壶，倒掉一大半水，再放回灶上去烧。

孙离还想和江陀子说点什么，李知客进来了。他后面跟着一个挑担的中年汉子，戴着一顶发黑的草帽，箩筐一头放着三个长粉冬瓜，三个扁圆南瓜，一头是一个个圆圆的青白色的香瓜。望见香瓜，孙离立马就闻到了甜香的味道。

李知客跟孙离客气地点了点头，就招呼汉子把冬瓜、南瓜、香瓜都轻轻地拿出来，沿墙脚整齐地摆好。汉子摘下草帽，走到水池边，拧开水龙头，手也不洗，用手掌捧着水，喝了几口，笑一笑，担着空箩筐出去了。

李知客望见灶台上的开水瓶，知道孙离是来灌开水了。他对孙离笑笑说:“孙老师请回房休息吧，我等一下送个电开水壶来。你要泡茶，现烧的开水好，老是来打水不方便。你请回房休息。我就送来。”

孙离刚回到房间坐下，李知客就送来一个电开水壶。江陀子跟在后面，端着一个老式圆白瓷盘，盘里是三个洗净的香瓜。

江陀子把瓷盘放在桌上，退到旁边立着。孙离茶也不泡了，就来吃香瓜。他很爱吃香瓜，小时候曾跟同学去瓜地偷过瓜吃。他老家的人吃香瓜，一不削皮，二不吐籽。孙离笑呵呵的，左手拿起一个瓜，右手捏拳一捶，香瓜裂成两瓣，瓜籽瓜瓤溢了出来。

李知客点点头，说:“孙老师很会吃瓜。”

孙离拿起一半瓜，咬一大口，连皮带籽嚼了吞下去，说:“不文雅，这是我们小地方人的吃法。好香瓜，香，甜！江陀子，你也吃吧。”

江陀子没有伸手，也不答话，低下头走了。

李知客骂道:“这小孩子，不懂规矩。”

孙离问:“江陀子多大了？”

李知客说:“怕有十四五岁了。”

“看不出哦，看上去十一二岁。”孙离说完这话，才想起刚问过江陀子年龄了。心底下就有些难堪，想自己是不是有些老了？

李知客是个精明人，权当第一次说起，只道:“营养不良，长不高大。”

孙离想了想，试探着问李知客:“你老在这个庙里好多年了？”

李知客说:“十七八年。”

孙离问:“老家是这里不？”

李知客说:“我家离这里三四百里地。”

孙离等着李知客多说些自己的事，李知客却不再说话，合着手默默站着。

孙离问："也做些功课不？"

"早晚都打坐。"李知客顿了一顿，又说，"熊道长专门打了电话，下午他会回来，晚上陪孙老师吃饭。"

二十四

李知客刚走，孙离电话响了。一看是李樵的电话，忙接了，听她在电话里问："你猜我在哪里？"

李樵说话总是未语先笑的样子，就像太阳未出即是红霞满天。孙离就像看见了李樵那双弯弯的笑眼，覆着黑黑的长睫毛，一颤一颤，像黑蛾子的两扇翅膀。

"你在哪里啊？"孙离问道。

李樵说："你猜啊？"

孙离仿佛看见她略偏着头，一副小女孩的淘气样。

李樵说："我已经停好车了。"

孙离问："你在哪里停好车了？"

"笨蛋！你到何公庙的门口来呀。"

李樵咯咯地笑，声音就像温润的珠子滚了一地。

孙离两耳一热，才明白李樵已到了何公庙。

他房门都没关，拿着手机就往外走。穿过偏殿走廊，从观音大士殿穿过，再过三清殿，人还没下台阶，就看见李樵了，她站在戏台前坪的大樟树下。

李樵仰着头看樟树，黑厚的短发在阳光下闪着斑驳的蓝光。孙离几步下了台阶，悄悄走到李樵身后，本想像李樵突然来访一样，突然拍一下她的肩膀，好吓她一吓。又怕真的把她吓着，孙离伸出去的手又收回来了。

孙离正准备喊李樵，她恰好转过身，笑盈盈望着他，样子有些调皮。

孙离说："你后脑勺长着眼睛啊？要来怎么不先打电话？"

李樵说："我来陪你吃完晚饭就走。"

她又转过身仰头看那棵樟树，说："这樟树真大啊，有八百多年了呢。我每次来都要摸摸这棵树。我好喜欢这棵树。"

李樵说着，走到树跟前，伸手抚摸着樟树皮。深褐色的樟树皮，皴着粗粗的裂纹。李樵突然像孩子一样叫起来："看，这里一只蚂蚁！"

一只蚂蚁正顺着樟树皮的裂纹，急匆匆地往上爬。

孙离举起手机，说："别动别动，你这个姿态很美，我给你拍个照。"

李樵很配合地把身子转过来，望着孙离嫣然一笑。孙离的心像被一根橡皮筋轻轻弹了一下，柔柔地痛起来。

孙离问："你渴吧？去喝点水。这里的香瓜好，走，吃香瓜去。"

李樵来过好几次何公庙，前院后殿的都很熟悉。可她每次来，都要把何公庙再细细地看一遍。一进三清殿，李樵停住脚，把背包交给孙离，双手合十，一脸严肃地跪下，朝着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规规矩矩磕了三个头。

她跪着时合上掌，头磕下去，两手摊开，手心朝上。孙离心里说，李樵像个老香客呀。李樵站起身，见孙离望着她，似笑非笑的样子，忙说："不许笑！我外婆跟我说的，菩萨其实就是人心里的善念，都是要敬的。"

孙离说："你磕头的样子很好看，像跳舞一样。"

李樵赶紧竖起一个手指，压在嘴唇上："嘘，罪过罪过。"

李樵走到孙离面前，又回头望他，笑着半天不语。孙离看她这副样子，正要去拉她的手，李樵突然伸手蒙住他的眼睛，顽皮地说："不许偷看。

猜猜，这三清殿里一共多少根石柱子？”

孙离想了一下，摇摇头，老老实实地说：“没有数，猜不出。”

李樵说：“还写推理小说呢！这么不注意观察环境！”

她猛地把手松开，说：“来，现在好好数一数。”

孙离一数，前殿两排二十根，后殿一排十根，一共三十根石柱，柱底雕的是莲花覆盆。

李樵又拉着孙离，转到三座天尊面前说：“你看，元始天尊手里拿的太级宝珠，灵宝天尊手里拿的如意，道德天尊手里拿的扇子。”

李樵说着，嘟起腮，用手假装捋了一下胡须，咳咳两声，两手端在胸前，做了一个执扇的样子。

孙离拍拍李樵的头，笑着说：“你也姓李，道德天尊自是你的本家。你的样子不适合拿扇子，应该拿一支粉红色的棉花糖。”

李樵说：“这里还有很漂亮的壁画，你看了吗？”

孙离说：“我上午才来，还没来得及看。”

李樵扯着孙离的衣袖，迈了一个京剧老生的台步，弓着腰，拉着长腔说：“来，来，来，待老夫引你慢慢看来。”

壁画画在观音大士殿的墙上，画的是二十四孝图。孙离对二十四孝图的内容不感兴趣。李樵一幅一幅图看过来，一边指指点点，孙离只笑着跟看。一会儿，孙离说：“小朋友，你说了这么多，口也渴了，人也累了，去喝喝茶吧。”

孙离领着李樵往客房走。李樵没到何公庙来时，他那么想念她；李樵没打电话，没回短信，还害得他直猜疑。李樵现在就在身边，他心里有些惊喜，也有些慌乱，好像突然得到一个宝贝，一下不知怎样才好。

孙离暗自咬了咬牙，怪自己好没出息。两个人在一起这么久了，孙离每次看到李樵，都像一个初恋的毛头小伙儿，胸口突突地跳。

进了房间，孙离轻轻把门虚掩着。李樵站在门后，踮着脚搂着孙离脖子，亲一下他的嘴，放开他，盯着他的眼睛，笑得像一个婴儿。

孙离深深吸了口气，轻声说：“别调皮，让我好好抱一抱你。”

李樵乖乖地伏在孙离胸前，身子软软的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孙离说：“唉，你这家伙，让人安魂呢。”

“老头子，我想你了。”李樵伏在孙离耳边，轻轻地说。

孙离把她抱得更紧了，说：“小家伙，我比你想得更厉害！”

李樵突然抬起头，拿开孙离的双手，说：“老实点，这是清静之地啊！”

孙离让李樵坐下，拿起瓷盘里的香瓜，用力一捶，一掰两瓣，说：“吃香瓜吧，香，又甜。”

李樵看着说：“哇，好野蛮。”

她接过香瓜，看着绿莹莹的瓜皮和金黄色的瓜籽，犹豫着没有下口。孙离说：“吃吧，连籽带皮一起吃才好吃。我们从小吃瓜，都是皮和籽一起吞，那才脆、香、甜。不但吃瓜这样，我们吃杨梅也是不吐籽的，而且不能洗。”

说得李樵又笑了。有次孙离家乡送了好杨梅过来，他兴致冲冲赶紧送来给李樵吃。李樵要洗，孙离抢过来不准洗，抓起杨梅就往李樵嘴里喂，还不准吐籽。李樵闭起眼睛吃杨梅，籽却无论如何吞不下去。李樵笑闹着，说：“不能吃籽，吃下肚去，肚里长出一棵杨梅树来，会把肚子撑破的。你要谋害我呀？”孙离走后，李樵用凉盐开水把杨梅洗干净，吃起来真的不那么甜了。

吃过香瓜，李樵拿起手机看看时间，说：“不渴了，茶就不喝了。寺庙里过午不食，不知这何公庙里有没有晚饭吃？我想陪你吃晚饭，不知方不方便？”

孙离说：“方不方便？怎么说话像外交官了。”

李樵笑笑，说：“不是在自己家里，这是在庙里。”

孙离说：“有晚饭吃。李知客说了，晚饭还有熊道长陪。这里饭菜好吃得很，还吃荤，我中午吃了鱼。留河里的土鲫鱼，鲜美。”

李樵说：“熊道长陪吃饭呀？我不喜欢。我只想和你清清静静吃饭。

不过这个熊道长倒是一个别致的人，没有什么道士气，人情练达，也能说出一些有意思的话。”

孙离问：“今天马波也说他不简单。他怎么个不简单法？你了解他？”

李樵说：“我们见过面，谈不上了解。我们报纸对他做过专题报道。他原本是什么中学的老师，教英语的，家境不错，还考过业余钢琴十级呢。据说有一次到南岳大庙玩，正巧赶上庙里的道士做斋醮，演奏了什么道教音乐，不知道为什么他灵魂出了窍，一时开悟，回去后就辞了职。先在武当山学了几年，又去了终南山几年，不知学了些什么，不知什么时候来了这里。”

孙离听李樵说了好多的不知什么，就笑了，说：“前些天有个老板请一位书法家吃饭，在一个私人会所，一定要我也去。这位书法家名气不小，饭还没开始，就展纸泼墨，给老板写字。他写狂草，龙飞凤舞，墨汁淋漓。写完让大家批评批评，我大气不敢出，一句话也不敢说。”

李樵说：“为什么不敢说话呀？”

孙离说：“我不认识他写的什么字呀。那个请客的老板连声说好，胆子天大，磕磕巴巴去念，什么什么什么里，什么什么长什么，什么林人不什么，明月什么什么什么。”

李樵娇嗔一声，掐住孙离的手背，使劲一拧，说：“好，你骂我，你骂我。我是不知道那道士去了哪里学道，学了些什么。又不关我的什么事。好讨厌。”

李樵垂下眼睛，默一下神，说：“你真笨。这书法家写的什么，你只要认得出几个字就猜得出啊。这不就是王维的诗吗？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你猜到了，大大方方读出来，假装每个字都认识的样子啊。”

孙离笑笑，说：“我是猜出来了，可我确实不认识他写的草书。老实一点还是好些吧。”

李樵拉过孙离的手，嘴凑在他手心里热热地亲了一下，抬头说：“所

以你才这么可爱呀。”

说着话，李樵突然眉头微锁，只是默默喝茶。孙离习惯了她这个样子，不去问她，也只是喝茶。听到李樵轻轻地叹息，孙离才忍不住问：“有事吗？”

“没事呢。”

“那你叹什么气呢？”

“叹气不是经常的事？人活在世上，可叹之处多呢！”

孙离笑了起来，说：“怎么到了庙里，你更加像哲学家了？”

“什么哲学家！”李樵摇摇头，“我写了一个下午的检讨，写得烦了，跑来找你。”

孙离听得眉毛都直了，问：“出什么事了？还要写检讨？”

李樵倒笑了，说：“做报社老总，写检讨不是正常的事？”

“什么事，说说吧。”

“我不想说，没意思。”李樵望望孙离，“我担心你写进小说里去呢！”

孙离抿了一口茶，半天才说：“你知道的，我最不关心官场的事。我写小说，只关心人性。”

“官场中才最见人性呢。”李樵望着窗外的紫竹，“我给你说吧，真是件荒唐事。中秋节那天苍市发生了一桩杀人案，编辑为了吸引眼球，把新闻题目改作《劫匪中秋杀人》。结果，出大事了。”

孙离听了不明白，问：“没错呀？这会出什么事呢？如今流行标题党，这是个好标题呢！”

李樵摇摇头，说：“你呀，真是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老学究。你不知道我们市委书记叫刘中秋吗？”

“怎么不知道？我还是政协委员呢。我在会上看到过他，大背头梳得溜光的。”孙离描述了半天刘中秋的形象，“他叫刘中秋怎么了？帝王时代避讳也只避到太子为止呀？他刘中秋放在古代，不过是个知府而已。”

李樵笑道：“你没听过这么一句话？你可以骂美国总统，不可以骂身边的科长。”

“那好，中秋节也不能说了，刘中秋在任期间就喊月饼节算了。”孙离嚷了几句，又说，“喊月饼节也会有事。我们家乡传说，元朝时候有一年密谋杀家鞑子，秘密串联的字条就夹在月饼里。喊月饼节，有造反的意思。”

“家鞑子是什么？”

孙离笑道：“我的李总也有不知道的？元朝时候，各村都驻有元人，被称为家鞑子。我听老辈人讲，那时候汉人娶亲，家鞑子享有初夜权。”

李樵听着恶心，说：“难怪元朝亡得那么快！”

孙离笑起来，说：“好了，不说什么家鞑子了。我得感谢中秋大人，他让你写检讨写烦了，不然我今天见不到你呢。”

李樵又抓起孙离的手咬，说：“没良心的，我咬死你！”

孙离故意夸张地叫一声，说：“我总有哪天要被你吃掉的。”

李樵又开孙离的玩笑，说：“多些你这样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上面是最高兴的了。你反正什么都不关心，开会只举举手、鼓鼓掌。”

孙离说：“我会都懒得去开，能请假的就请假。冠冕堂皇，没有意思。”

李樵又是叹息，说：“何公庙毕竟远了些，不然有空就来这里喝喝茶，也省得去专门的茶馆。那些茶馆，就是花架子多。看见那些泡茶的服务员翘起兰花指一招一式，我就起鸡皮疙瘩。”

孙离说：“你喜欢到这种地方喝茶，下次我们去苍莨寺，那里近。”

李樵望望孙离，抿了嘴笑，说：“你常去？听说那里的住持是位很漂亮的尼姑。”

孙离忙说：“我哪里去过！马波邀过好多次，我都没空呢。”

看见窗外人影一晃，孙离忙向李樵做了一个眼神。门本是虚掩的，孙离便伸脚把门缝又踢开一点，就听得门上轻轻敲了几声。

孙离说：“请进。”

李知客推开门，站在门口，望着李樵点了点头，又对孙离说：“孙老师，熊道长回来了，请你到小斋堂一同便饭。”

孙离说：“我来了一位报社的朋友，可以一起去吃饭吗？”

李知客笑着连声说："当然，当然。"

孙离、李樵跟着李知客到了小斋堂。熊道长本来立在小斋堂门口，微笑着迎候，他看见跟在孙离后面的李樵，忙跨前两步，躬身打了一个拱说："原来李社长也来了。有失远迎，失敬失敬。"又对孙离也打了一下拱，"孙老师好。"

熊道长穿一件青蓝色直领大褂，长身玉立，倒有几分仙风道骨。

李樵笑着说："熊道长，冒昧来访，不知欢不欢迎啊？"

熊道长忙又打了一个拱，说："李社长，我们小庙请都请不来呢。我下午去宗教局汇报工作，没有陪好李社长和孙老师，恕罪恕罪。"

孙离见这熊道长果然人情练达。李樵也算是官员，又是女士，自然称呼时要放在孙离前面。熊道长对孙离客气，也许不是因为敬重他是作家，只因为他是宗教局马副局长的同学。

晚餐是素斋，一盘素烧茄子，一盘青菜末拌豆腐丁，一盘油炸鲊辣椒，一大碗香菇竹荪粉丝汤，一锅南瓜红米饭。饭菜都是江陀子端上来的，他一声不响地进来，一声不响地出去。李樵见庙里有这么小的孩子，嘴上想问，又怕失礼，就忍住了。

熊道长自然又连连道歉，说自己只能吃斋，委屈两位了。李樵对着红木几上的莲花插瓶细细看了半天，又伸手拈起一片落在几上的花瓣，对着光细看，放到鼻子前，深深吸口气，说："真香。"

熊道长接口说道："莲花有四德，一香，二净，三柔软，四可爱。谢而又发，华实齐生。《阿弥陀经》中说，极乐国土，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池底纯以金沙布地。池中莲华，大如车轮，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香洁。"

李樵听得入神，赞道："比读诗还好听，熊道长对佛学经典也这么熟悉啊。"

熊道长说："宗教虽各有不同，却都是人类对生死，对宇宙，对过去与未来的猜想和思考。佛教讲诸法无我，诸行无常，涅槃寂静，是要让

人看破虚妄，放下执念，这样就没有烦恼了。我们道家讲三一为宗，天、地、人三者合一以致太平，讲一气化三清，长生不死，肉体成仙。佛教教人不要怕死，道教教人不死。不死怎么可能呢？彭祖活了八百八十岁，还不是死了？”

“听熊道长这么说，你对道教还很有反思精神哦。”孙离言外之意，说的是熊道长并不信奉道教。

熊道长坦然说：“我不迷信任何宗教。我把所有宗教都当哲学，我想用它们来解决我的人生问题。有些人入道就为了打坐养生，以为老子《道德经》就是讲养生的。也有人以为道家可以预测祸福，你看我们大殿里就有个签筒，每天抽签的人不少。有些人抽了签，一定要我去给他们解。其实福因祸根都已自己种下了，只是自己一时迷惑，看不清楚，要有什么人帮他指点一下。《抱朴子》上说，得道之士掩耳而闻千里，闭目而见将来，这也不过是说人要入静，静虚生悟，就能顺其自然，参破造化。”

李樵问：“熊道长，别人说你是有一次在南岳大庙，听了道士们做斋醮时演奏的音乐，一时开悟出家的，是真的吗？”

熊道长笑着说：“那是后来我敷衍的。这样来回答我为什么出家入道是不是很唯美，也显得很神奇？我入道其实有很多原因，主要是对人生问题有很多困惑。我出家前，常人以世俗的眼光看我，样样都圆满。我却突然入了道，实在跟人解释不清，干脆胡诌一个理由，简单就回答了。”

熊道长边说边做了个手势，请李樵和孙离在餐桌前坐下。待李孙二位入了座，熊道长才坐下。晚餐是三个人一起吃，每人面前摆了两副筷子，一副红木，一副乌木。一副自用，一副是公筷。

孙离老家虽然是农村，他们村里却早有一个风俗，家家户户待客都用公筷，很多人家平时也用公筷。孙离离开家乡进城后，自家吃饭也一直用公筷。亦赤很大了还用不好筷子，两双筷子换来换去更不耐烦，就干脆拿一个大菜碗，一次把菜夹够，坐到一边吃去。

熊道长说：“我们道家讲究卯时进早餐，午时进中餐，酉时进晚餐。

这三个时辰是阴阳交替的时候，这时进餐有利养生的。”

孙离想了想，说：“卯时是早晨五点到七点，午时应该是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酉时是几点？算时辰我脑子是个木的。”

李樵说：“就是现在啊，傍晚时候五点到七点。”

熊道长点点头说：“李社长说得是。按规矩我们进餐是不能说话的。但有客人来了，我们就破例了。请李社长孙老师用餐吧。”

李樵吃得很斯文，她喜欢吃那盘油炸的鲊辣椒。这鲊辣椒是何公庙里很有名的一道菜，泡酸的大红椒，挖去里面的籽，塞进拌好香料的粗糯米粉，放进陶坛子里腌上。要吃时，夹出来放在油锅炸熟，外头焦脆，里头香糯，酸辣得恰到好处，确实美味。李樵抿着嘴巴慢慢嚼着鲊辣椒，腮边若隐若现两个酒窝。

孙离细听熊道长侃侃而谈，心想道家讲究打坐练气，这熊道长还真有一点道家的修炼功夫。上午孙离听熊道长讲话，就觉得他的声音听起来很舒服。熊道长的声音既不是人们常说的温厚磁性，也不是什么沙哑性感，而是气息用得好，声音用气送出来，静水深流，又缓又匀。

吃过晚饭，李樵还想陪孙离去留河边走走。孙离却说：“天色还亮着，快回城去吧。你一个人开车，天晚了我不放心。”

李樵想起刚才看到的小孩，忍不住还是问了：“庙里怎么会有这么小的孩子？我说的是端菜的那个小孩子。”

“一个苦命的孩子，他爸爸坐牢去了，妈妈也跑出去几年了。”孙离说。

熊道长点点头，说：“是的，是的，孩子没地方去，我庙里只好把他收了。”

李樵听了叹息几声，也说不出什么话来。她晚些回去倒不怕天黑，只是想起报社还有事没处理好，只好告辞。

孙离同熊道长把李樵送到山门外，她的车尾轻轻弹了一下，再拐进弯道就不见了。孙离胸口突然一阵钝痛，只是当着熊道长的面不好怎么流露。

孙离回头对熊道长说:“你请回吧，我随便走走。”

熊道长拱手作了个揖，自己进山门去了。孙离顺着李樵离去的路，慢慢地走。他想起李樵晚饭时的吃相，斯斯文文的。只有那回在她家里做饭吃，李樵鼓着腮帮子，小嘴油光光的。

晚稻才收不久，田里散着横七竖八的稻草。孙离想起自己家乡，农人必要把稻草一把把扎好，立在田里晾干，再收回去码成草树。草树是孙离家乡特有的风物，过去在生产队还有专门的草树塬。通常是选高爽的地方，竖起高高的杉树桩，干稻草围着树桩码上去。码好的草树上尖下粗，像巨大的草塔。冬天喂牛、平时垫床铺、垫猪栏，都用干稻草。苍市这边乡下的稻草，晒干之后就堆在一起，一把火烧了，真是可惜。

孙离独自走了半个小时，收到李樵短信:老头子，我进城了。

孙离回短信过去:怎么这么快？你又飙车了吧？就是不听话！进城车多，小心。

李樵又回过来:老头子就是啰嗦!

看着李樵娇嗔的短信息，孙离心里说不出的温暖。看看天色有些黑了，孙离转身往回走。

何公庙每天早上五点开静，五点半敲烧香鼓。值殿的道士打扫殿堂，给神像上香，供清茶。不值殿的道士洗漱完了，有的打坐，有的打太极，有的散步。孙离习惯了失眠熬夜，昨晚却睡得早，一夜无梦。清早听到烧香鼓，他也起床了。

天色已蒙蒙亮，听得叽叽喳喳的鸟叫。鸟声不似白天听起来那么清脆，润润地带着些雾气。孙离走到殿前大樟树下，看见大坪里江陀子小小的身影，挥着一把大竹扫帚正在扫地，扫帚比人还高。这孩子一天难得听见他说一句话，也不知他整天想了些什么。孙离绕着大樟树散步，想到自己的儿子亦赤，重重叹了一口气。算起来，江陀子比亦赤小不了几岁。

二十五

画家高宇到了苍市，孙离想介绍他认识李樵。一见面，孙离见高宇剃了光头，便说："高宇兄越来越容光焕发了。"

高宇笑道："只有容光，没有焕发！"

孙离定下吃饭的地方，没有请别的朋友作陪。他同高宇早早地进了包厢喝茶，李樵是需要等待的人。高宇性子直爽，嘴也有些贫，问："这么郑重其事地介绍我认识，又要我这么费时费神等待，什么重要人物？"

孙离笑道："她是我的朋友，你才是重要人物，行吗？我想把你介绍给我的朋友，你不会笑话我献宝吧？"

高宇从包里掏出一本书，说："画家都出画册，我傻里傻气出了一本不知道是什么书的书，你拿回去翻翻吧。"

孙离接过一看，原来是高宇新出的散文集《恍惚》。书里配了好些他自己的画，就成了他讲的不知道是什么书的书了。

孙离便说："你别太得意好不好？出这么漂亮的书，拿出来气我啊！我要是画得出这么好的画，我写什么小说呀？"

高宇便认真起来，说："你画画的悟性很好，你要坚持画下去。不费太多时间，你写作累了，提笔画几下嘛。"

高宇曾到孙离家专门教他画画，画了一幅竹，一幅兰。孙离自小喜欢拿铅笔和钢笔画画，他当年给学生上语文课时偶尔在黑板上画几笔，很能征服那些没见过世面的孩子。

孙离见高宇这么当回事，也有些不好意思，就说："我是向你拜过师了，但我真是不上进。好的，我记住老师的话，有空就画画。"

高宇回敬孙离："我是老师，你是大师。"

孙离说："人们说话不过脑子。认真起来，老师比大师级别高。一个老字，一个大字，哪个辈分高？"

说话间，听得敲门声。服务员推开门，李樵进来了。孙离迎上去，接过李樵的包，递给服务员。他拉着李樵的手，介绍道："这位是《新日早报》社长李樵，这位是北京来的著名画家高宇。"

高宇笑道："孙离兄，介绍朋友给我认识，你也不用把人家手握着不放，我也握一下行吗？"

李樵同高宇握了手，说："常听孙离说起高老师，果然很幽默。"

高宇哈哈大笑，说："评价一位画家很幽默，有点意思。我成讲相声的了。"

孙离对李樵笑道："李樵，他就是这么个人。我给高宇兄的评价是人好，画好，文好，诗好，字好，五好先生。"

高宇朝孙离很夸张地鞠了躬，说："我是孙老师的五好学生！"

李樵笑得捂着嘴巴打哈哈，说："高老师真的可以讲相声！"

"是的，当得好厨师的剃头匠是个好裁缝。"高宇又是大笑。

菜早已点好，李樵坐下没多时就上菜了。高宇不肯喝酒，孙离也不是馋酒的人。三个人只喝饮料，海阔天空地聊天。高宇知道很多前辈画家的掌故，说起来极是有趣。他说齐白石先生人奇，性情亦奇，最忌讳别人问候他的夫人，特意在门上写了启事：凡我门客喜寻师母请安问好者请莫再来！

孙离便笑道："好危险！幸好我从未问过弟妹安好！李樵你知道吗？北京有前辈画家说，高宇兄这模样极像中年齐白石先生！"

高宇笑了，自嘲说："我到台湾去，景点有好多'蒋介石'，陪游客照相，照一张十块钱，人民币。平时只要有人讲我长得像中年齐白石，我就想起那些长得像蒋介石的人，他们同老蒋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李樵笑道："高老师就是来得快！有急智。"

“不是急智，我是被你孙老师逼急的！”高宇故意瞪圆了眼睛，“他孙老师名满天下，不见他大人大量，见面就拿我开玩笑！”

孙离说：“台湾景点的‘蒋介石’同老蒋没有半毛钱关系，你同白石先生还是有些钱的关系的。齐白石的《松柏高立图》，白石老人专为蒋公六十大寿画的，不久前拍了四个多亿！高宇的画，美术界权威刊物开的参考润格是每平尺两万人民币。”

高宇望着李樵说：“李社长，你听见孙老师怎么贬人了吧？齐白石是五行山，我只是五行山下的那只猴子！”

孙离又笑，说：“李樵，我这兄弟你看见了吗？他有朝一日要在中国画坛大闹天宫的！我理解的参考价就是最低价，下要保底，上不封顶。不封顶，不就是要闹到天宫去了？”

高宇双手抱拳，说：“服了服了，我处处都在下风。我要变成齐天大圣，也得由师傅你救我出来呀？”

孙离自嘲道：“阿弥陀佛，我宁愿做个花和尚，也不做唐僧！”

孙离说到花和尚，李樵就笑着瞟了他一眼。高宇是个明白人，难怪孙离要介绍他认识李樵了。吃过饭，高宇问：“孙离兄，能不能在哪里找个地方，让我给李社长画一张画？我吃了这顿饭，饭钱还是要付的。”

李樵听了高兴，说：“太感谢了。我报社就有地方画画，也常有画家朋友去。”

三人出了酒店，都上了孙离的车。孙离说：“李樵，说正经的，我讲高宇同齐白石有渊源，也不是瞎说的。齐白石有两个得意门生，一个是李可染，一个是李苦禅，世称齐门二李。李苦禅门下有位关门弟子，叫郭石夫，他是当今中国画坛巨擘。我们这位高宇兄，就是郭石夫的高足。”

高宇在后面听了，哈哈大笑，说：“李社长，你带计算器了吗？”

李樵不明白他的意思，说：“手机里不都有计算器吗？”

高宇说：“孙离刚才说到我同齐白石的关系，转了好多层关系我都算不清楚了，得拿计算机算算。”

孙离说："你就别谦虚了！有位老篆刻家因年轻时同白石老人有一通信的往来，就刻了个闲章叫白石门下。白石老人的后人有意见，他又改作白石门外。他老人家这一改，我们搭着都沾光了。我们都是白石门外啊！高宇就不同，他怎么说也是齐白石的再传再传再传弟子。"

高宇从后面拍了孙离的头，说："尊敬的孙老师，你别结巴行吗？你再结巴几次，我真同白石老人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了。画靠自己画，攀附吴道子都没有用。我考证了，我是高适的第二十一代玄孙，可我写不出好诗。我是高鹗的第十代玄孙，哪天孙老师写一部《青楼梦》，也许我可以来狗尾续貂。"

"《青楼梦》已经有人写了吧。"孙离也打了个哈哈，"李樵，我当面讲高宇坏话。他这个人手脚大方，给朋友赠钱赠物都可以，就是不轻易给朋友送画。我知道，画值钱，钱不值钱。钱是要贬值的，画是要增值的。他就有这么小气。"

高宇坐在后座，光光的脑袋伸到前面来，说："孙离又在诋毁我！李社长是淑女，有句话我说了太粗鄙。我平日给好朋友送画，都会嘱咐一句说，拿回去糊墙是可以的，别拿去擦屁股，墨会掉色。"

进了报社电梯，李樵开孙离的玩笑，说："你是高老师学生，你就是齐白石的再传再传再传再传弟子了。"

孙离忙双手合十，说："白石门外，白石门外。"

高宇笑道："我们都要被孙老师整成结巴的。"

画室在五楼，李樵把门打开，说："请，今天高老师光临，小报蓬荜生辉！"

高宇故作生气的样子，说："你们俩怎么一唱一和呀？他一见面就说我容光焕发。我说只有容光，没有焕发。我这会儿到你李社长地盘了，就说什么光临！别老拿我的生理缺陷说事！"

李樵就笑，说："我刚才还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该说光临，还是说赏光呢。"

高宇指着孙离，望着李樵，说："刚认识时，孙老师逢人就介绍我曾在俄国留过学，俄国名字叫谢尔盖。"

"高老师留过俄？"李樵真相信了。

高宇又故意扮了苦脸，说："你俩就别配合着演戏了。我当时留的是长发，顶上秃了，他就叫我谢尔盖。有回他说，大画家要么就是好长的头发，要么就是没有头发。我就反省，我这画家不大不小的，难道问题都出在头发上？于是，我一咬牙剃个光头，看看能成多大的画家！"

开了半天的玩笑，高宇才铺纸作画。李樵笑起来，说："我有话想说，又要得罪高老师了。"

高宇乐哈哈的，说："我到了你的地盘，不就任人宰割了？说吧说吧。"

李樵说："苍市有个本土笑星，歌其实唱得很好。可他说段子更有喜感，他每回上场就先说好多好多的段子，笑得全场火爆了，他突然一本正经开唱。"

高宇听了，把笔一提，凝神定气，说："我要一本正经开唱了！"

孙离见高宇落笔，就知道他要画兰花了。高宇的兰花画得好，兰花送李樵正合适。李樵也很像兰花，很有些孤高清雅的意思。她身上真有天然的淡淡清香，已叫孙离沉醉好几年了。

孙离看了一会儿高宇画画，又忍不住要翻他的书。读了几段，暗服高宇的文字。高宇的旧学底子，当今中国画家中并不多见。欧阳修说过，观人题壁，而可知其文章。见画家题款，便知道他的文墨功底。高宇画上的字和题识，都可细细玩味。

高宇画完一张水墨兰花，拉开提包找印章。孙离瞥见包里有一张字，便说："可否欣赏一下？"

高宇把字拿出来，边打开边说："我昨天到的时候太晚了，没有打你电话。晚上一个人在酒店，无聊，写了四个字。"

打开一看，极有意思的四字：孤灯秃人。

下面又题有一行小字：独处旅次，更深露重，流萤过窗，顿觉天地寂寥。

孙离看着这字，直觉背心发寒。他隐隐觉得，高宇这位看上去乐观的人，内心必有大寂寞，大无奈。他把这份感慨掩藏起来，故作笑言，说:“我回去好好拜读这本《恍惚》，写一篇心得体会，借李樵宝地发一发如何?”

李樵忙说:“求之不得！大作家写大画家，珠联璧合。”

孙离反复看着高宇的字，又突然大笑起来。

高宇就说:“你肯定想到什么坏话了。”

孙离说:“我家乡的话，秃读作偷，就成孤灯偷人了。高宇兄，昨晚到了先不通报，必有女崇拜者陪你吧?”

高宇在孙离肩上重重拍了一板，说:“我头一回见李社长，留我一点面子行吗?”

孙离笑道:“我说句正经话，高宇兄远未到巅峰期，李樵好好藏着他的画吧。”

高宇白了孙离一眼，说:“我到癫疯期，就是梵高了。”

谈笑着下了楼，李樵执意自己回去，孙离就送高宇回酒店。孙离同高宇一起，说的尽是玩笑话。

送罢高宇，孙离回到家里，通宵就把《恍惚》读完了。第二天睡到九点多起床，他洗了一把脸，自己倒了一杯牛奶，就急着写文章。高宇的文字胜出很多作家，孙离又极喜欢他的画。不消个把小时，一篇小文章就写好了。孙离知道报纸的文章，写长了也要被腰斩的，字数把握得恰到好处。文章的题目就叫《孤灯秃人》，几天后就在《新日早报》发出来了，又配了高宇的几张画。

吾友高宇，无字无号，湘西土家人。其大写意之竹石花鸟，烟波水云，或高古清劲，或天真简远，横涂纵抹，骨拙姿媚，皆能着墨传神，元气淋漓。其诗、书、文，亦别有章法，气韵高逸。今有高宇君新书《恍惚》一册在手，以文诠画，以画印文，两彰其美，令人耳目一新。

自古文人多能画，能画者必多能诗文。诗、文、书、画，四美并俱者不乏其人。两宋苏、黄、米、蔡，元朝赵孟頫、倪瓒，书家，画家，诗人，文人，淹博融贯，格局宏大。明徐青藤以画行世，郑板桥甘为“青藤门下走狗”。齐白石“恨不生前三百年，为其磨墨理纸”。徐青藤自己却说:“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盖画而诗，诗而文，文而书，本自一源，皆为写心。正如苏东坡言:“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

高宇君乃世间一畸零人矣！一条湘西汉子，血性郁烈，古道热肠，交友不就利，亦不避害，颇有一股侠气。爱他书画的人多，求而得之，则视若珍宝，求不得，则嗒然若失。故此相交满天下，平日出行，大多呼朋引伴，前呼后拥，颇不寂寞。他亦不乏知心莫逆，心胆之交，可抵足眠，可联床谈。然其畸零何也？某个夏夜，高宇君独处旅次，更深露重，流萤过窗，顿觉天地寂寥，遂大书四字：孤灯秃人。读这四字，我无端地想起傅山先生两句诗：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世人从傅青主诗里读出的是其亡国之痛，三百年后的高宇君所痛者何？大抵古今之艺术家都有一股痴气，这痴气皆因有一颗赤子之心。赤子之心者，真心也。唯真，故有深情，世间一花一木，一猫一狗，大则天地日月，小则蝼蚁蜉蝣，皆是情之所在，一往辄深。深情，亦多情；多情，便不忍；不忍，必多伤痛。多伤痛而执迷不悔，世人便多不解，多笑骂。笑骂不解，虽可由人，虽能不屑，心中却仍觉得孤独凄惶。于是乎，众声喧哗，灯红酒绿之际，仍踽踽畸零人也。此非高宇君哉?

《恍惚》以文配画，凡一百一十八篇，发畸零喟叹者多也。《蟹耕于田》一篇，从友人赠送的菊花石砚造型说起，说自己是一只“耕田蟹”，受了许多非议白眼，却仍得为着砚田里的谷粮辛勤地耕田。《光焰明灭》一篇，写夜读贾平凹，陪着贾平凹好

好地哭了一场，又感慨金冬心“国香零落抱香愁”的身世，岂不是借他人酒杯而浇自己块垒。此文配的是一幅兰竹图，题识曰：“临风怯有声，向月影更寒。同是湘江种，相对何眷眷”，用意便很明白。《酒囊》一篇，写自己画过一张葫芦，腹空柄长，不成大器，权可给闲人做酒囊。“怕坐黄昏，这会黄昏独坐，不知怎么就想起这张画了，心里难受着呢。”《礼拜一的画和话》一篇，画石榴，一枝，一实。枝涩结，石榴饱沉欲坠。其文道：“我天天都在末字的谐音或同义字——莫、漠、寞、陌里熬受着，便愈发觉得世界与我是疏陌了，隔阂了，我像是踟蹰在穹庐的边际，焦躁着，又茫然着。”《荷影》一篇，说自己是“自卑之人，多寡于言而怯于行，拙于外而敏于心”，这样的人，在这样浮躁冷漠的世界里，自然会有时候凌晨三点犹辗转反侧，“自顾四壁，唯剩予与一灯影耳”。高宇君自言一直喜欢李商隐、黄仲则、苏曼殊诗，口诵心默，多次录写。此皆才气纵横深情多情之人，亦皆伤痛畸零之人。高宇君人品道德可称君子侠客，书画文章亦已大成气候，快心适志之时，也许别有怀抱?

《世说新语》里记载大将军桓温问名士殷浩：“卿何如我？”殷浩淡然说：“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高宇君便是只做高宇，只认高宇，他笔下的书、画、诗、文，便也只是高宇。自己面目，别无他家。他骨子里更有一腔傲气，一股倔劲。他喜画松、梅、兰、竹，尤喜画荷。他的松是憨厚的松、不屈春风的松；梅是冷梅、拙梅；竹是野竹、瘦竹、晴竹、居无竹；荷，则是痛荷、晨荷、不净心荷、孤荷、影荷。他又苦苦问道于荷：“这世间种种，是为何呀？”而被问道的荷却是一支默荷，只将一颗盈圆的露珠倾下荷盖作答，如一颗莹然的泪珠。

莹然的荷泪便是高宇兄证得的道。用他自己的话说，“而我呢，最恻动的心意是怜恤——怜恤与生命相关联的种种情事，

其中犹包括幸与不幸，更无论快与不快了”。这怜恤便有大爱，有大爱便有大不忍，有大不忍则必有大温暖，亦有大伤痛。这就是高宇君书、画、诗、文的底色了。

孙离有自知之明，一个并不懂画的槛外人，从不写谈画的文章。苍市画坛是个门户林立的大江湖，他怕不小心就陷到江湖里去了。高宇不在苍市，又是他真心喜欢的画家，写几句随性的文字就无所谓了。

二十六

孙离同李樵在紫亭喝茶，他突然想起江陀子，说：“何公庙里那个小孩，江陀子，我记得你见过的。我有回随口同马波说了，他答应托朋友帮忙，给江陀子找个事做。那孩子，如果不带出来做事，恐怕会憋出事来。”

李樵笑笑，说：“那孩子我见过，我还问庙里怎么会有这么小的孩子呢。你真是活菩萨，一个并不相干的人。”

孙离只是刚才突然想起江陀子了，他后来也没有向马波问过那个孩子的事。孙离说：“我也不是什么活菩萨，只是在庙里碰上那么个孤苦的孩子，能帮就帮一下。”

“马波倒是个肯帮忙的人啊。”李樵随口说着。

“是的，马波这个人在官员里面算是很优秀的，儒雅，有涵养，也没有官气。”孙离说着马波，想着的却是他的老婆叶子。喜子不太喜欢叶子，平时同学聚会说好要带老婆，喜子能不去就不去，就是怕听叶子说话。

李樵笑笑，说：“我说句话可能对你老同学不敬。宗教局也没有什么贪的机会，只好做廉洁官员了。寺庙是要向施主化缘的，宗教局是僧人

最大的施主。也没听说别的教要给宗教局官员送钱。”

“我估计他们也要向宗教局打报告要钱的。”孙离说。

正闲聊着，喜子打电话来说：“你快去儿子学校，不知道他又闯什么祸了。”

“儿子，又是我那宝贝儿子。”孙离放下电话，摇头叹息，“我最讨厌见孩子学校的老师！孩子放在学校，我有一种被老师绑架的感觉。”

“孩子的事天大，你去吧。我再坐会儿，这里有无线网络，我就在这里处理稿件。”李樵放下茶杯，取出手提电脑。

孙离站起来，笑道：“你办公室都可以不去了？”

李樵摇头道：“要紧的稿件先在这里看看，看版还得回报社去。我没你那么自由啊！”

亦赤已上高三了。从他上幼儿园起，孙离就经常被老师找去谈话。儿子不是打架，就是恶作剧。可是亦赤很会读书，老师拿他爱也不是，恨也不是。

孙离去了亦赤的学校，找到班主任。班主任刘老师是个年轻人，言语倒还客气，说：“我们教导主任想找你谈谈。”

刘老师把孙离送到教导处，说：“这位是我们教导处郭主任。”

郭主任半天没有抬头，正在本子上写着什么。孙离坐下，说：“郭主任你好，我是孙亦赤的父亲。”

郭主任忙完自己的事，才抬起头来说：“听说你是作家？”

孙离见郭主任这样傲慢，就故意说：“听说你是教导主任。”

郭主任张着嘴巴僵了会儿，才说：“我想当作家的应该更明白教育孩子的道理。”

孙离忍不住说：“郭老师，你是我儿子的老师，不是我的老师。我儿子犯了什么事，你说吧。”

郭主任也生气了，说：“家长是学生的第一老师！我女儿也是这所学校毕业的，我认为自己是合格的家长。我女儿考上清华大学，现在正在

美国留学。”

孙离笑了起来，说:“郭老师，你今天叫我来，不是叫我来崇拜你的吧?告诉你，我也当过中学老师。”

“你当过中学老师，就更应该知道怎么教育孩子。很快就高考了，同学们都在认真复习，只有你孙亦赤三天两头有事。”郭主任就历数孙亦赤劣迹种种，越说情绪越激动。

孙离听着却是平静，说：“郭老师，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了，班主任刘老师告诉过我了。你只告诉我，今天他又有什么罪状？”

“老孙，”郭主任抬着头，下巴翘得高高的，“你家长这个态度，会宠坏孩子的。今天中午，同学们都在午睡，孙亦赤捉了一只癞蛤蟆做解剖，弄得教室乌烟瘴气！”

孙离想自己孩子确实有些调皮，若不是郭主任这副了不得的样子，他自会说些赔不是的话。可他实在看不惯这个人的嘴脸，便说：“我讲个故事你听吧。从前，有个学生不喜欢上化学课。有一天，他捉了一条蛇放在化学老师的讲义夹里。老师打开讲义夹，一条蛇爬了出来，吓得全班学生大呼小叫。老师却满脸是笑，说同学们，我们先把这条蛇捉起来！老师捉住了蛇，说，这下好了，我们把它制成标本，生物课就有蛇标本用了。化学老师没有问这条蛇是怎么到他讲义里去的，继续上课。这个学生被化学老师折服了，从此热爱化学，后来成为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郭老师，凡学生都是错的，凡老师都是对的，这个观念本来就有问题。”

郭主任听着，站了起来，说：“你觉得你儿子将来会得诺贝尔奖？”

“孩子在你手里，你觉得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但是，不至于开除吧？”孙离也站起来，撂下这句话就走了。

孙离去了班主任刘老师那里，说：“抱歉，刘老师，我刚才同你们教导主任说话不投机。孩子有什么问题，你尽管批评，我也会批评。孩子的毛病，我自己是知道的。”

刘老师笑笑，说：“孙亦赤也谈不上有什么大毛病。他只是仗着自己

成绩好，喜欢玩些别的东西，会影响其他同学。他学理科的，一直在写诗。他的诗稿在同学中间流传。我嘱咐他多练练作文，他不听，还经常说作文题出得不好，没意思，不肯写。”

孙离说：“好吧，我会跟他说说的。谢谢刘老师，孩子让你费心了。”

孙离出了校门，打李樵电话：“你还在喝茶吗？”

“你没事就来吧，我们就在这里吃饭，我吃了晚饭再去报社。”

孙离赶到紫亭，见李樵埋头趴在茶几上。

孙离轻轻走过去，问：“怎么，困了？”

李樵一把抱住孙离，身子微微地发抖。

孙离吓着了，问：“宝贝，怎么回事，病了吗？”

李樵抱着孙离摇头，半天才说：“我刚刚看到的稿件，你看看吧。”

孙离看了看电脑上的稿件，报道的是昨天暴雨，城外一处道路塌方，泥石流压下来，停在路边等雨的小车被埋，车上一男一女双双遇难。

孙离说：“真是不幸！”

李樵抬起头，惊魂未定，说：“你还没看清楚啊！出事的地方，正是我俩去年躲雨的地方。你看看现场照片！”

照片上，大樟树连同山上的泥土垮了下来，黑色小轿车埋得只剩半截尾厢。孙离看着电脑上的照片大气不出，半天才说：“怎么断定就是那个地方呢？”

他说这话，为的是安慰李樵。

“我问了记者，正是那个地方。”李樵怔怔地望着孙离，“老头子，这是在警告我们吗？”

孙离吻了吻李樵，说：“别多想了，宝贝！我们会平平安安的！”

李樵不说话，默默地坐着。孙离说起刚才去学校的事，想把李樵的心思岔开。李樵听了，说：“老头子，你太袒护儿子了吧。”

“你也是学校老师的观念？”

李樵说：“你说的是外国的故事。别忘了，我们说任何话，做任何事，

都要知道自己在中国。”

孙离埋头喝了几口茶，说：“你说得有道理。我最大的毛病，就是常常忘记自己是在中国。比方说吧，逢年过节，别的家长都会给老师送礼，我就不送。老师都开始受贿了，教育还有希望，国家还有希望？”

李樵说：“孔夫子也要收几块腊肉呢！”

“那是学费！我们是交了学费的，为什么还要给老师送礼？老师被家长们惯坏了，不送礼孩子在学校就不被待见！”

“也不能怪老师，怪只怪整个社会出问题了。”李樵的情绪好像从那个新闻里出来了。

孙离说：“你这话也等于承认学校的教育和风气是有问题的。”

“我的老头子，你就别盯着学校了！比学校问题大的地方多了去了。总之，我们国家的某些方面是出问题了。”

孙离笑得有些像恶作剧，说：“我的宝贝，你平日不说这些话的呀！”

“你平日也不说呀，你的小说是远离现实的。”李樵把手提电脑关上，“我希望通过我的工作传播光明，可我看到最多的恰恰是阴暗面。”

孙离看看时间，说：“我们不谈这些了，吃饭吧。”

孙离按了呼叫铃，服务生进来了。各人要了一份套餐，安安静静地吃起来。孙离喜欢吃牛肉，餐餐都吃不厌。这里菜式本来很多，吃套餐花样就少，李樵也随着孙离吃牛肉。每当孙离点牛肉菜，李樵就会笑他是个牛肉宝。孙离就满脸坏笑，说不多吃牛肉我哪来这么大的劲？李樵就红了脸，暗暗掐他的腿。孙离越加发疯，夸张地喊着：“哎哟，我哪天腿要残疾的！”

吃过饭，各自驾车离开茶馆。李樵还要去报社，孙离只好回家去。

孙离才上二楼，就听得狂暴的音乐声。他这才想起，今天是星期五，亦赤回来了。他开门进屋，音乐更是震耳欲聋。推开亦赤的房门，见他正闭着眼睛，坐在书桌前摇头晃脑。

“声音小点行吗？”孙离大喊。

亦赤好像没听见，继续摇着脑袋。

“房子要震垮了！”孙离吼了起来。

亦赤回头瞟了一眼，啪地关了音乐。

孙离这才轻言细语说:“亦赤，我跟你讲过多少回了，邻居都有意见。你爱听音乐，你就自己戴耳机听。”

亦赤不答话，随意翻着手里的书。

孙离又问:“亦赤，你可以把诗给爸爸看看吗?”

亦赤笑笑，说:“免了吧，我的诗你是看不懂的。”

孙离说:“别小看你爸爸，他也是个作家，名气不大不小。”

亦赤摇着头，看着手里的书。孙离看了看亦赤手里的书，居然是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你在准备高考，没必要看这种书吧。”孙离不忍心讲亦赤看书太好高骛远，只问，“回来看见妈妈了吗？你吃了晚饭吗?”

亦赤说:“管好你自己的事吧，大作家!”

孙离伤心地说:“亦赤，我好几年没听你喊一句爸爸了。”

“不喊爸爸你也是我的爸爸呀，喊了你爸爸又如何呢?”

“儿子，你怎么变得越来越冷漠？爸爸妈妈把你看成宝贝似的，你这是怎么回事呀?”

“老大，你不是准备讲我是你们爱情的结晶吧？没那么崇高！那种事儿，动物叫作交配，人类叫作做爱。做爱是你们自己做爱，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不过是你们做爱的副产品，说不定还是你们避孕失败的结果。”亦赤无所谓地笑着。

孙离听得两耳嗡嗡叫，气血冲顶，朝儿子扇了一耳光。亦赤头都没有偏一下，脸上仍有一丝冷冷的笑意，语气一点都没变，说:“说对了是吧?说得你难堪了是吧？你们就是虚伪，什么无聊的事都能找出高尚的意义。”

孙离气得胸闷，半天才说:“你真是个冷血动物啊！父母从小把你带大，哪怕养一条狗也养亲了。”

亦赤回头望着孙离，目光直直地像两根棍子捅过来，说："你们生了我就得教养我，这是法律赋予你们的责任。我知道你想说要我感恩。抱歉，我对你们没什么恩可感的。不是我自己要到这个世界来，是你们莫名其妙把我带来的。但是请你们放心，你们老了我会赡养你们的，我一定尽法律义务。我会是个守法公民，但你别同我谈崇高。"

听得门钥匙响，知道是喜子回来了。孙离过去接了喜子的包，闻得她身上有酒气。

"亦赤呢，我做好了饭出去的。"喜子换了鞋，"你吃了饭吗？"

孙离脸还黑着，没有说话。

喜子就说："怎么了？你天天在外吃饭，我问过吗？"

孙离懒得解释，一声不响去书房了。喜子跟进来，说："写了一篇论文，找地方发表。朋友帮忙约了人，我必须应酬，这是没办法的事。"

"你教授早评了，馆长的位置也没谁抢你的，还发什么论文？"孙离本来不想说这些事。

喜子说："你隔上三年不出书试试？读者早把你忘得干干净净！我们大学跟你还不同，得不断地发表论文，不然学术分上不去，年终少拿钱是小事，学术地位就没有保证。我一个女人，你以为我喜欢抛头露面？"

孙离铺开宣纸，写了几个字。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会用写字舒缓情绪。喜子说他的字慢慢长进了，他自己却从来都不满意。书家朋友们说，你越是不满意自己的字，就越说明你的字在进步。他有时学着画几笔画。画是画了好几年，却从未敢在外人面前动笔。

喜子在书房坐了会儿，问："今天去学校的情况如何？"

听孙离前前后后说了，喜子叹息说："话是你这个道理，但没有必要同教导主任吵。那个姓郭的我见过多次了，不论哪次见面他都是趾高气扬的样子。不就是他女儿考了个清华吗？也有扫大街的人儿女考清华的呢！亦赤也确实难管，不晓得他种哪个。"

"种我吧，我就是个不讲规矩的人。"孙离说。

喜子听着又生气了："别什么事都往你自己身上摊，我没有说你的意思啊。"

喜子去了儿子房间，说："亦赤，妈妈不认为你今天的事有什么大错，但你不该在同学们午睡的时候做解剖。你解剖癞蛤蟆，妈妈想着也恶心。我说你呀，还是顽皮了些。"

亦赤头都没有回，只顾在电脑上打游戏。喜子又说："打游戏的时间，不可以放在学习上吗？你算算时间，离高考还有多久？"

亦赤这才说了话："朱教授，你讲点契约精神好吗？周末回家用电脑，玩什么由我自己决定。我们已经约定两年了。"

"好吧，我只是建议。我实在看不出电脑游戏有什么意思。"

"我也看不出你们唱老歌有什么意思，我也看不出你们用几句老话教育我有什么意思。"亦赤始终没有回头看妈妈。

喜子放平了心，过去摸着儿子的脑袋，说："亦赤，你也这么大了，高中一毕业就上大学，认真算起来，你在父母身边的时间不会太多。大学出来就工作，会有你自己的家庭。我们一家人，朝夕相处不会超过二十年。爸爸妈妈都很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日子。"

亦赤轻声说："放心吧，我同你先生说了，我会尽法律责任的。我是说，你们老了，我负责赡养。"

"难道我们之间只有法律关系吗？"喜子望着儿子的后脑勺，声音颤抖。"我们都会有退休金，老了也可以进养老院。儿子，我们之间不只是法律关系啊。"

"知道，我小时候听你说过，我是你们爱情的结晶。朱教授，你再说一遍试试？相信你自己都说不出口了，听着酸，想着假！"

喜子再也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她跑进卧室，门"砰"地关上了。

孙离听得响声，忙跑出书房。他推推卧室门，门被反锁了。

"喜子，你开开门吧。"孙离敲着门。

门叫不开，孙离去了儿子房间，问："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孙离说：“你一周回来一次，住一个晚上，就不可以同爸爸妈妈好好说说话？每次回来都弄得妈妈不开心。”

亦赤望望孙离，说：“你的意思是我今后不要回来？可以啊，你给我办个银行卡，每周按时把生活费打到卡上吧。”

亦赤说完，调小电脑音箱，戴上了耳机。他边听音乐边玩游戏，不想听孙离再啰嗦。孙离扯掉儿子的耳机，大声吼道：“你的父母都是体体面面的人，只因为你，我们经常在你老师面前低三下四！”

亦赤抢过耳机，声音十分平淡，说：“老大，谁让你们去低三下四啦？我犯了法，还是违了纪？学校有本事就开除我呀？我学习成绩年级第一，他们想开除都舍不得呢！他们免学费、免生活费，从乡下高价挖来的那些穷学生，只知道读死书，也比我不上。你真愿意低三下四，你给学校递个报告，说你是下岗工人，老婆也没工作，学校保证给我免学费，生活费也不要你给了。不过，现在不行了，你打报告也没用，快要高考了。”

孙离气得嘴唇发紫，拳头捏得紧紧地回到书房。他猜喜子肯定也受了气，跑进卧室哭去了。亦赤自小跟着孙离，直到上幼儿园都还很亲他的。自从上了小学，亦赤慢慢变得叛逆了。他比别的孩子叛逆得早，也叛逆得有些离谱。

孙离想等喜子开门，进去好好安慰安慰。他在书房呆坐，李樵发了短信来：我非常害怕。孙离猜想，李樵还没有从泥石流的阴影里出来。

孙离站在卧室外面，敲敲门说：“喜子，我要出去一下，你先休息吧。”

孙离下楼，开车出了小区，才打电话给李樵：“你还在报社吗？”

李樵说：“我在回家的路上。”

“我去你家里，陪陪你，行吗？”

李樵没有回答，电话断了。孙离犹豫着，仍开车去了上都印象。他刚下车，正好看见李樵从车里出来。李樵看见他了，没有打招呼，径直往楼道里走。孙离跟在后面，也没有喊她。进了电梯，他俩就像陌生人似的。

李樵掏出钥匙开门，孙离站在她身后，就像尾随而来的歹人。门开了，李樵身子往外偏开，孙离先进去了。李樵进屋把门关上，身子就软软地快垮下来。孙离过去扶着她，引她到沙发上坐下。

孙离提壶烧水，进厨房洗杯子。他泡好了茶，李樵靠在沙发上，好像睡着的样子。孙离凑上去，刚准备亲吻，李樵睁开眼睛，抬手轻轻地挡了，说："老头子，我们分手吧。"

"为什么？你还在喊我老头子呢。"

"我怕！我怕那是老天在警告我们！"李樵又把眼睛闭上了。

"你还在想那个泥石流的新闻呀？那是偶然事件，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李樵的泪水从眼角渗出来，说："我跟你相处一年，晕晕乎乎的，一直是在梦里。今天，看了那个新闻，我突然醒了。埋在那车里的女人，就像是我自己。我第一次约你喝茶是在紫亭，一年之后我们又在紫亭喝茶。就在我俩一年前躲雨的地方出事了。老头子，这难道不是在警告我们吗？我怕，我真的怕，老头子！"

孙离握着她的手，望着她的泪眼。

二十七

马波约了好久，邀孙离去苍莨寺喝茶，孙离每次都说没有空。他有时是真没空，有时是约了李樵。有天听李樵说也有兴趣见见那位苍莨寺的美尼，他就答应马波一起喝茶。

那天是周末，马波约孙离下午去苍莨寺喝茶。上午，孙离成就了一桩好事。他的新书出版不到半年，电视连续剧的改编权就被签下了。合

同约定，七个工作日后付款到账。

下午，孙离和李樵上了苍茛山。进了苍茛寺山门，小尼姑忙上前迎着，问："请问是孙老师吗？"

孙离点点头，小尼姑便说："马局长已到了，正同师傅在后面喝茶。"

寮房后面有个天井，香客是进不去的。小尼姑把孙离和李樵领进去，退身出来了。马波站起来，故意开孙离的玩笑，说："孙老师架子大啊，千请万请请不动。"

孙离忙介绍了，说："这位是宗教局马局长，这位是《新日早报》李社长。"

马波把手伸过来，说："李社长，李樵，大名鼎鼎，我知道！"

李樵忙说："马局长开我的玩笑！我算什么？一个新闻民工！"

马波这才把手摊向妙觉，说："这位才是我先要介绍的，她是这里的主人，苍茛寺住持，妙觉师傅。"

妙觉刚才一直垂手站着，脸上略带微笑。她的一袭海青显然是量体定制的，既有几分出家人的清逸脱俗，又难掩女性的玉肌秀骨。她招呼道："各位请坐吧。马局长喜欢喝红茶，不知二位爱喝什么茶？庙里别的没有，茶倒是有好的喝。"

孙离知道李樵也爱红茶，就说："我们都随马局长吧。"

李樵望着妙觉的手，长得真像玉兰花似的。她不由得看看自己的手，觉出几分俗气。孙离老夸她的手长得好看，哪有妙觉的好看！又看看妙觉的眉眼，无一分不像往好看处刻出来的。女人看着这般绝妙的女人，不会生出忌妒，反觉有几分爱慕。

李樵见妙觉递茶，先双手合十谢了，忙说："谢谢妙觉师傅！"又看看妙觉，"有句话不知说了是否唐突，我平时只听说苍茛寺里有位美尼，今天亲眼见了真像天仙似的！"

妙觉淡淡一笑，说："出家人无色无相。美尼倒是我在俗家的名字，以前叫我美尼是没有错的。"

孙离今天心情格外好，恨不能一睡七天，醒来钱就到账了。他并不等着这钱用，但钱毕竟是好东西。他是个急性子。他同李樵约会，也是一个急字。说好一起吃晚饭,他会提前一两个小时到店里。好在慢慢适应了等待，能够静下心来写小说。他的手提电脑随身带，似乎就是为了等待李樵。

茶几上有个长方雕花香盒，香烟从里面袅袅逸出。

李樵问："这香好闻极了，什么香？"

妙觉说："檀香。李社长要是喜欢，走时带些回去。"

马波望着李樵说："李社长一看就是个雅人。"

李樵忙又双手合十，说："马局长别打趣我了，我们在妙觉师傅面前都是俗人。"

"李樵说得正是，要说最俗是我了。"孙离暗笑自己这会儿一肚子想的都是钱的事。

马波听孙离这话好没来由，便道："你们都在讽刺我吧？一个是作家，一个是无冕之王，妙觉槛外人更不必说，只有我在官场上混日子。俗，只有我俗到家了。"

孙离就接过他的话开玩笑，说："俗到家的人，管的尽是出了家的人。"

聊天聊到快吃饭了，不料下起小雨。马波只道好可惜，在天井里吃饭是最好不过的，又说："妙觉师傅，你其实可以置一把大太阳伞，雨不大，在外面吃饭也无妨。"

妙觉笑道："出家的地方，哪敢那么破费？消受这份清闲，又有好朋友上山说话，已是大造化了。"

从天井退回来就有一个小茶室，看得出这里平时是妙觉待客的地方。

妙觉说："今天饭就只好在这里吃了。庙里的斋饭，各位请将就吧。"

孙离见茶室也摆着书案，案上放有笔墨纸砚，想必这又是妙觉的书房？又见书案下面有一张古琴，便暗想这妙觉是何等的妙了。

不一会儿，小尼姑端了斋饭上来。一盘煎豆腐，一盘炒茄子，一盘烧土豆，一盘拍黄瓜，一盘凉拌云耳，一碗酸菜豆角汤。

妙觉双目微合，一手为揖，一手拨着念珠，默默诵经。马波、孙离、李樵安坐着，大气都不敢出。窗外风动树响，雨雾濛濛。

妙觉诵完经，淡淡笑着，说："庙里的菜，就这些了。"

李樵嫣然一笑，说："妙觉师傅再多念一会儿经，我的口水就出来了。斋菜做得真香，又好看。"

妙觉做了个请的姿势，各位才端了碗吃饭。马波和妙觉是老朋友，不说话反倒有种默契。孙离头回见妙觉，又碍着她是尼姑，说话太随意怕失礼，哑着又怕冷了气氛。倒是李樵放得开些，一来她是女人，二来性子爽朗。一顿饭下来，多是李樵说话，妙觉应答。

李樵想起刚才饭前妙觉诵经，便问："妙觉师傅，你刚才吃饭前诵的是什么经？"

妙觉微微一笑，说："经文原话太复杂，意思是供养诸佛，供养众生，一餐一饭来之不易。三德六味，禅悦为食，法喜充满。"

李樵吐吐舌头，说："如此庄严，饭都不敢往下咽了。"

妙觉说："无妨，行坐皆禅，自在便好。"

不论李樵说多少话，妙觉只寥寥几字就回答了。她说话轻声慢语，简练却又精当。很多红尘里缠缠绕绕的道理，用佛家话说二三字就通了。每听妙觉回答李樵的话，孙离都暗自叹服佛教真是大智慧。

饭吃得很慢，也很安静。孙离本是个吃饭快的人，这回吃饭想快也快不起来。李樵若不同妙觉说话，就只偶尔听得树叶似有若无的落地声。平日都说王维的诗有禅意，"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孙离并没有太深体会。这会儿，慢慢咀嚼着斋饭，听树叶飘然落地的声音，浑身流贯清寒之气，他似乎也悟到些禅的意思了。

吃过饭，妙觉说告辞片刻，就进里面去了。李樵去了一趟净所，出来时不见孙离和马波。原来他俩尿急，寮房这边又没有男净所，马波领着孙离出后门小解去了。天井一角有后门，从里面上的闩。人只能从里面出去，外面进来就得喊门。后门外对着山崖，只在沿墙有小路绕到前

面山门。这条小路偏僻，外面知道的人很少。

孙离打了一个尿颤，说话含沙射影："马波兄，你对这里很熟悉啊！"

马波笑道："老同学，你别往邪处想啊。"

尿完进来，轻轻闩了门。天井一角有水龙头，两人过去洗了手，又没事似的，绕着天井转了几圈。雨已停了，夜气很清凉，两人又回到茶室。

李樵猜着几分，却装着什么都不知道。马波同孙离刚坐下，妙觉从里面出来了。她并没有换衣服，人却像焕然一新，看上去更显漂亮。孙离看看时间，问马波："你看是不是有些晚了？"

马波笑道："时间其实还很早，你感觉很久了。山中日月长啊。想不想听妙觉师傅弹一曲？我们听一曲就不再打扰了。妙觉师傅，没有为难你吧？"

妙觉说："马局长见外了。我平日都只对着长天空谷弹琴，今天正好有知音哪！"

马波显然是听过妙觉弹琴的，亲自动手把她的琴移到茶几旁边来。他又亲自烧水，干起茶童的活。

孙离就开玩笑，说："马波，我正想开个茶馆，请你帮我打理。"

马波乐哈哈的，说："荣幸荣幸，能给大作家打工，非常荣幸！"

妙觉轻声谢过马波，坐下来。此时香已燃尽，她又起身取了三支檀香，划燃火柴点了。李樵屏息静气看着妙觉，她生怕哪位男士掏出打火机，"啪"的一声，很败情致。孙离本来是抽烟的，他在李樵面前很自然地就把烟戒了。他不好意思在李樵面前吸烟，似乎那是件很粗鲁的事。李樵应和兰花香茗在一起，兰花香茗是经不得烟熏的。李樵知道孙离不抽烟，马波身上有没有打火机就不知道了。她觉得这地方点香就该划火柴，打火机那啪的一响，这份肃穆清妙就全毁了。

妙觉微微低头，先试了几根弦，双手合十，默念片刻，开始抚琴。李樵听得妙觉把琴弦轻轻一挑，就像有一粒圆润的珠玉柔柔地弹到她的胸口。她不由得微微收住肩膀，双手微合着轻放在膝头上。天地寂寥，

雁阵低回；沙平日远，秋叶翻飞。李樵注视着香盒里飘出的檀香，好像只有它才是妙觉的知音，忽而如大漠孤烟，忽而如嫦娥舞袖。她似乎不忍听了，眼睛轻轻合上，感觉鼻腔发酸，眼泪快要流出来。

听得两位先生鼓掌，李樵才慢慢睁开眼睛，掏出纸巾揩了揩泪水。马波长叹一声，说："难怪孔圣人要说礼乐！乐，真的关乎礼。妙觉的古琴，我最爱听的就是这曲《平沙落雁》。每回听了，都心清如洗，出尘九霄之外。"

孙离很少听古琴，不太熟悉这个曲子。只是听的时候，如独自身在空谷，似有流泉鸣响，又闻兰花清香。

妙觉并不多说，只道："每回抚琴，有如佛光普照，祥云缭绕。妙觉寄身佛门，有古琴做伴，苦厄便是福报了。"

孙离说："妙觉师傅，老早就听说了，你的诗写得极好，我能有幸拜读你的诗吗？"

妙觉双手合十，低诵一声阿弥陀佛，起身从书案上取了一本薄薄的书，说："我出过一本小诗集，羞愧。送你一本，见笑了。我昨天晚上拟了几句，请教正。"

孙离接过妙觉的诗集，书名唤作《冷烟集》。李樵忙说："妙觉师傅，我也能讨一本吗？"妙觉微笑着也递了一本给李樵，又把一张诗稿送到孙离面前。马波和李樵都凑过来看，宣纸上写了一首五律，毛笔字很是隽秀：

篱下灌园久
归来烹蕈葵
绿萝窗外冷
新月檐边垂
性空尘市远
弦静妙音微
黄莺隐深树
能拣一枝依

孙离不懂格律平仄，不敢乱评妙觉的诗，只是觉得这诗确实像出家人写的。细细琢磨后面两句，隐隐又有思凡之意。他也只是私下里想想，不敢唐突说出来。

李樵赞道：“妙觉师傅这一句‘弦静妙音微’，比嵇康的‘目送归鸿，手挥五弦’要温柔蕴藉，又比陶渊明的抚无弦之琴更自然玄妙，真太好了。”

妙觉忙说：“李社长过誉了。”

马波默默看了半天诗稿，望了望妙觉，说：“好诗，真是好诗，唉，我读懂了。我可不可以抄一份留着？”

妙觉脸微微一红，笑道：“马局长客气了。”

马波走到书案前，取了宣纸抄诗。马波落笔才写了几个字，李樵就望了望孙离，暗自点头称赞。孙离知道马波的字好，却不想已到这份功底了。他自己平时不怎么写字，偶尔提笔只当消遣。逢上需要应付的场面，孙离能推就推，实在推不了的，就写个斗方，不过三四字，落款也只留名，年月日都懒得写。每次必说：“写少字，落穷款，写多了就露马脚了，藏拙，藏拙。”

马波抄完诗，对孙离说：“大作家，好久没见你写字了。今天难得在妙觉师傅这里雅集，你也留下墨宝吧。”

孙离又是摇头，又是摆手，说：“马波你这不是在妙觉师傅面前出我的丑吗？你知道我的字见不得人的。”

“你就是谦虚！我又不是没见过你的字！”马波说着，笔就硬塞到了孙离手里。

孙离手里拿着笔，极是尴尬。

李樵就朝他笑，说：“怕什么呀？大姑娘似的！我没见过你的毛笔字，你的钢笔字好，想必你动笔也差不到哪里去。”

“崔颢题诗在上头，我哪里还敢动笔呀？”孙离指指马波的书法，先

望了望妙觉，再对马波说，“我学着画一张画吧。我有个画家朋友，高宇，湘西人，客居北京。李樵是见过的。画坛是个大江湖，画家要在里头混出名头极其不易。高宇的画我非常喜欢，他在北京画界还是有些名头的。苍市这边，行内人知道他的，也都佩服。我同他认识多年，一直是好朋友。几年前，他专门到我家里教我画画，他说你们作家有文化底子，下下功夫出手就自有面目。中国画，尤其是中国文人画，画的就是文化。我信誓旦旦拜他为师，但真画起来太难了。今天都是朋友在场，我就献丑画几笔吧。”

孙离先把笔放下，取了宣纸铺开。马波在旁边说：“孙离认识的都是高人雅士啊！下回这位高先生来苍市，你介绍我认识一下。”

孙离歪起脑袋望着马波，半真半假地说：“我干吗要介绍给你认识？你们官员只知道等人家送画，你未必肯买人家的画不成？画家送画，形同自杀；开口索画，谋财害命！”

马波大笑，说：“我不想当杀人犯，算了，算了。”

孙离故意臭马波，说：“一句玩笑，你就当真了。你们做事尽开玩笑，讲话开不得玩笑！下回高宇来，我真要介绍你们认识，你们肯定谈得来。他鼓励我画画，我就是不肯下功夫。高宇先生说，画坛大师都很谦虚，都说自己是手艺人。他说，这话也不全是谦虚，绘画确实有很多技术性的东西，一靠手熟，二靠会悟。启功先生拜过齐白石为师，他亲见白石老人画虾，才知道他老人家毛笔是悬着不动的，左手扯着纸慢慢地转。动纸不动笔，这是白石画虾。大师们各有各的独门绝技，这个靠悟。当然，我也看到过书法家在墨里倒酒的，也看到过画家在画上洒盐洒洗衣粉的，这就是江湖野道了。”

孙离说得滔滔不绝，只为给自己定定神。他先画了一柱嶙峋瘦石，再画了几丛菊花。偏头看看，似乎稍嫌单调，又画上几枝梅花。梅枝刚刚画好，又觉得压得过低，画面反见繁复了。但落笔成局，悔也悔不成了。

马波头一回看见孙离作画，不由得频频点头，却又道：“菊花和梅花好像不是同季吧？”

孙离提笔立着，说："什么好像不同季？隔着一个冬天呢！"

"那你就是时空大挪移了。"马波笑道。

孙离和马波玩笑惯了的，也不怕谁伤着谁，只道："马波同志，王维还画雪里芭蕉呢！"

马波说："那倒也是的。我平日看见有人画百虎图，就在心里犯嘀咕。老虎是独处的猛兽，一山不容二虎，哪会有百虎啸聚的场面？孙离这么解释，我就明白了。"

妙觉的目光低低垂着，嘴角总挂着微笑。李樵暗自看了，觉得妙觉目光无时不罩着马波。她就心想：妙觉同马波只怕不是寻常朋友。细想她的诗，是禅心，也是凡心。这样一想，李樵又觉得自己多心了。

孙离心想高宇兄不在场，求救也没有办法了。画得繁复压抑，该怎么补救呢？看见书案上有颜料盒，就问："妙觉师傅，这些颜料是朋友画画留下的，还是你自己也画画？"

妙觉说："我有时也学着画一画，从来不敢拿出来让人看的。"

孙离心想妙觉只怕也是行家，心里又虚了几分。他本想只画水墨，这会就想拿颜色调一下，兴许菊花着了黄，梅花点了红，画就跳脱些了。他先把黄颜料挤在白瓷盘上，换了毛笔蘸水调淡。

孙离正调着菊黄，突然想起今天上午的签约，心里格登一惊。他的家乡话，剧同菊都读作菊。菊黄了，不就是剧黄了吗？梅红了，不就是没红了吗？菊黄梅红，都非吉兆。

孙离不是个神神道道的人，但恰在此刻想到这一层，又是在供奉众神的寺庙里，他心里难免又添一虚。他今晚就不该听马波的，反正提起笔来心里一直虚着。

孙离正想着如何马虎过去，突然屋子一黑，停电了。他禁不住哈哈大笑，说："菩萨救我了！"

少顷，妙觉嚓地划亮了火柴，点上蜡烛，说："庙里很少停电的，今天怎么了？"

孙离又说:“佛祖保佑!今天是菩萨救了我啊!”

马波说:“什么救不救?妙觉再多点几根蜡烛不就成了。”

“饶了我,饶了我!电灯下干活习惯了,蜡烛再多眼睛都看不清。”孙离拱手作揖不止。

李樵看出这画布局不是太好,却仍是为孙离鼓劲,说:“我看你画得很好的,干脆画完嘛!你又不是画家,画得将就些也没人笑话的。”

妙觉也说:“孙老师眼见着就是认真学过的,就是太谦虚了。”

孙离执意不肯再画,跑到天井外面摸黑洗手去了。

停了电,大家意趣也去了大半。马波恋恋不舍地说:“我们就不打搅妙觉师傅了。”

山门早关了,从前门走得穿过好几个大殿,夜里黑灯瞎火也不方便。妙觉难为情的样子,说:“只能麻烦三位从后门走,真是不好意思。”

妙觉打了手电,送三位客人出了后门,沿着围墙绕到前面。望着客人各自上了车,妙觉才打着手电回去。

孙离倒车的时候,车灯亮亮地照着通往后门的围墙拐角,妙觉已经从后门回去了。李樵眼尖,望见围墙角上写了四个大字:此路不通。

李樵问孙离:“停电了你笑得那么开心!我看你画得还过得去啊!”

孙离又是大笑,说了刚才心里的鬼胎,道:“想到剧黄了,红没了,我就疑神疑鬼。幸好停电!”

李樵听了,也说:“太有意思了,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呢?”

第二天一早,孙离打电话给高宇,说了他在苍莨寺画菊画梅的故事。高宇听了大笑,说:“好危险啊!第一,不是我在画,不然我吃罪不起;第二,幸好停了电,不然你会寝食难安。老兄啊,今后我给你画画,得多留个心眼,要不破了你的财,我赔不起。”

李樵上午在办公室看稿子,有人过来说:“李社长,有位尼姑找你。”

李樵一抬头,见昨天在苍莨寺迎接她和孙离的那位小尼姑,腰间斜挎着布袋,垂手站在门口。

李樵忙说:“师傅你请坐，有事吗?”

小尼姑施了礼，说:“妙觉师傅说，昨夜一停电，要紧事都忘了。师傅说要送你檀香，你走时师傅忘记拿了，今天特意嘱咐我送来。”

小尼姑从布袋里取出一盒檀香，双手举过放在李樵桌上。李樵忙站起来，人都有些拘谨了，说:“真是不好意思，为一盒檀香专门下山。我也没什么好送的，这里有盒新茶，请拿给妙觉师傅尝尝。知道庙里多的是好茶，我这里只是个心意。你辛苦了，替我谢谢妙觉师傅。”

李樵送走小尼姑，马上打了孙离电话，讲了妙觉师傅送檀香的事，说:“真是出家人不打诳语!妙觉师傅我见犹怜，何况你们男人啊!”

孙离在那边听了，忙道:“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二十八

周末，喜子说学校有会，早早地就出门了。孙离打了李樵的电话，说:“懒虫虫，听声音你还在床上吧!”

李樵声音黏黏的，说:“我哪像你啊老头子，想什么时候睡觉就什么时候睡觉。我只有周末才可能睡个自然醒。”

“今天没别的事吗？天气很好，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孙离边说边推开窗户，太阳照在稀稀落落的梧桐叶上。已是深秋，梧桐叶快掉光了。

李樵也不问去哪里，只道:“你过来接我吧。”

孙离赶到上都印象花了四十分钟，李樵梳洗只怕得花个把钟头。他把车停好径直上了楼，按了门铃。门开了，果然见李樵才洗过澡，头上包着毛巾。孙离抱起李樵，说:“看你这样子，我的心就跳到喉咙里，滚到舌尖上了。”

李樵把舌头伸进孙离嘴里，说话含糊不清："我怎么没有碰到你的心呀？你把心吐出来，我吃了。"

孙离摸着李樵的胸口，说："你早把我的心吃了，咽到这个地方，正在里面跳呢。"

李樵推了推孙离，正经说："好了，老头子！我换衣服去，我们出门吧。"

孙离不依，说："不着急出门，我想要你。"

李樵娇憨地笑着，半是生气的样子，说："我的老头子，你吃了什么神药，还是练了什么神功呀？"

孙离不由分说，抱着李樵进了卧室。李樵闭着眼睛，说："老头子，我会死在你手里的！"

十点多，两人才出门。孙离突然想起，问："你还没吃早饭吧？"

李樵说："你还记得问问啊！圣人说，饮食男女，饮食还放在前面呢。"

虽然是玩笑，孙离也有些不好意思，问："想吃什么？门口有很多小吃铺啊。"

"算了吧，我平时也不怎么吃早饭。"

"这是坏习惯！三餐必须正常。"孙离话说得很认真。

上了车，李樵仍不问去哪里。孙离便说："宝贝儿，你没有半点好奇心？"

"什么好奇心？"李樵问。

"你也不问问去哪里。"

李樵笑笑，说："去哪里，不都是去你这里！"

孙离听了这话，心里热乎乎，差点泪水都要出来了。他长长舒了一口气，紧紧握住李樵的小手。李樵把她的小手放在孙离手心里，轻轻摩挲着。

车到大桥上，孙离指指对岸河滩，说："小宝贝，你看看，多漂亮。"

李樵望见了大片芦苇，雪白的芦花在太阳下亮亮的，绸缎似的轻轻飘荡。她想起去年夏天孙离说过，秋天带她去看芦苇。去年却一直不凑巧，他们错过看芦苇了。

车在沿江大道边停下，孙离从尾箱取出两张蓝帆布折叠椅，又把一个白色布袋递给李樵，说："宝贝，你拿水壶吧，我泡了好茶。"

李樵接过布袋，听到了叮当声，里面放着茶杯。李樵就想孙离真是个细心的男人。他是写推理小说的，心细缜密是自然的。又见布袋鼓鼓囊囊，好像不光只是茶壶和茶杯，扯开布袋看看，里面还有个圆塑料盒，就问："拿个空塑料盒做什么？不嫌麻烦？"

"自有用处，等会儿看吧。"孙离笑笑。

爬上河堤，芦苇沿着河滩蔓延开去，不见首尾。李樵说："老头子，慢些走，先让我站在这里看看。"

白色的芦花，碧蓝的秋水，夹岸高低错落的城郭，远处淡淡的山影。李樵深深地呼吸着，说："我的老头子，我们这座城市原来这么漂亮！"

孙离说："我想，都是心境吧。你今天心情好，物景皆好。不然，今天就是枫叶荻花秋瑟瑟。"

李樵抿抿嘴，瞟了瞟孙离，故意逗他说："你别自我崇拜了，老头子。"

孙离听着这话，心里隐隐有些堵。私下又想，她说话不太在乎他的感受，也是她的天真可爱之处。他自嘲着笑笑，领着李樵逆着河往上走。

孙离想起刚来苍市的情形，说："记得我刚到苍市，只有两三条宽敞的街道，大街迎面的房子还过得去，转进背街小巷就一塌糊涂。不到二十年，苍市完全是两番天地。"

李樵说："我是在苍市长大的，我小时苍市更不像样子。变化真的快。"

下河堤的阶梯还得走几十米。走到阶梯处，看见台阶上刷着四行红漆字：

案件多发地
独自莫停留
芦苇虽美景
小心藏歹徒

李樵轻声道："煞风景！"

孙离只当没听见，心想这地方夜间必定发生过刑事案件。又想这公安派出所肯定有位文学青年，警示语刷得文绉绉的。

沿阶梯下到河滩，沙地踩上去松软松软的。贴地长着些芜草，芜草之上是开着紫红花的蓼蓝。行人踩出的毛路，深深浅浅，斜斜横横，通往芦苇荡。

李樵低头望着河滩，说："这花好漂亮！近看也平常，远看很成景致。"

孙离告诉她："这叫蓼蓝。"

李樵又瞟着孙离说："老头子，你能有不知道的吗？"

孙离哈哈大笑，说："世上的事，你要我都知道，很难；你要我都不知道，也很难。"

"听着怎么这么绕呀？哲学家？"

孙离说："我们乡下不叫蓼蓝，叫辣叶子草。看看，长得有些像辣椒叶。辣椒，我家乡叫辣子。糯米甜酒，我家乡叫做糟。糟需用一种酒曲，蓼蓝是制酒曲的原料。做糯米甜酒，我家乡叫蒸糟。"

孙离还要讲下去，李樵已笑得蹲在地上，半天起不来。

孙离问："我讲的是笑话吗？"

李樵边擦眼泪边站起来，仍是笑着，说："老头子一口一句我家乡。什么都要拿你家乡作对比，你脑子里怎么只有你家乡呀？"

孙离便认真地说："告诉你，你说我什么都知道，就因为我有一个乡下的老家。我自小生活在乡下，那里是个大课堂。用你们新闻官话讲，那叫接地气。高宇告诉我，他曾教过城里孩子画蝴蝶，画青蛙，孩子们都画得很好。可是见了真蝴蝶和真青蛙，孩子们都不认得！"

李樵随口道："高宇有些日子不到苍市来了。"

说话间，走进了芦苇荡。李樵抬头望着高高的芦苇，说："我长这么大还没有仔细看过芦苇呢！你看这花，远看雪白雪白的，其实是黄中带白，

有些还全是黄色的。”

“我们讲芦苇其实是笼统的说法，这里长的有些是芦，有些是荻。你说我什么都知道，我哪有这么神啊！我是山区长大的，芦和荻我就分不清楚。听湖区朋友说过，忘记了。”

李樵停下来，前后左右望望，说：“真美！若是有一把大大的太阳伞撑着，躺到芦苇深处睡一觉，抵得上神仙了。”

孙离说：“你太会享受了。若依古人的风雅，这故事流传下去，必定是当地八景十景之一，叫芦荡仙卧。”

走着走着，隐隐可见河面了，芦苇由茂密而渐稀疏。河的那边，沿岸长着高大樟树。树的背后，起起伏伏的高楼大厦。隐隐望见树下街道上车水马龙，却听不见半丝喧嚣。

李樵说：“老头子，看看河那边，只见动静，不闻声音，就像演哑剧似的。”

“我也正是这么想的呢！宝贝，你说是人的思维可以暗自相互传递呢？还是我们脑袋都长得差不多？”孙离想起在家里，窗户关得紧紧的，看见窗外树木摇晃，他想到的也是哑剧。

“肯定各有不同，不然我也成作家了。”李樵说。

“我们就在这里坐坐吧。”孙离把折叠椅放好，做了个很夸张的绅士动作，“请吧。”

李樵也夸张地坐下，故意把腿架起来摇了几下，马上又放下了，笑道：“不知道你们男人为什么喜欢跷二郎腿？很不舒服嘛！”

“我看你们女士跷二郎腿，不是不舒服，是不雅观，不淑女。”孙离说着就坐下来，腿不由自主就架上了。他取出茶壶和茶杯，又把塑料盒倒扣在地上。倒好茶，放在塑料盒上。

李樵这才明白了，竖起拇指，说：“老头子，我真的服了。你原来带了个茶几来！”

孙离站起来吻吻李樵，说：“我最爱听你喊我老头子，你却不准我喊

老婆子！”

“你别得意！”李樵这话说得好像没头没脑。

孙离想起刚才李樵叫他别自我崇拜的话，便说：“宝贝，我见你跟我在一起很安心，比如你在我身边睡着，发出微微鼾声，我听着很沉醉。告诉我，为什么你这么安心？”

李樵从包里取出一把小伞，撑开斜扛在肩上。伞是白底起着蓝花，阳光照下来，她的脸粉白粉白的。李樵望着远处的河水，慢悠悠地说：“你其实是想问我为什么爱你。告诉你吧，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爱你。我不敢太深地想这件事。我只是感觉同你在一起，很简单，很安静，很轻松，没有负担。我知道没有未来，所以没有更多期待。刚开始的时候，我有些害怕，有些抗拒。后来，偶尔会非常想你，但我不会同你说。再后来，也就是现在，跟你在一起，成了一种习惯。”

“樵，我很想抱你！”孙离望着李樵，人却没有站起来。

他转头望着渐渐变瘦的秋水，秋水之上有些鸟在飞。鸟约有七八只，忽上忽下跳着飞，像是在玩游戏。

风停下来，太阳仍有些晒人。孙离脸上开始流汗，油光光地发亮。

李樵问：“晒着不难受吗，到我伞底下来吧。”

孙离望见不远处长着野芋头，走过去折了一片大大的叶子，戴在头上，像个草帽。

李樵就笑，说：“想象得出，你小时候不知道有多野！怪，只要想到你小时候的样子，我心里就软软的。”

孙离坐下来，说：“我不算野，我弟弟才算野。我弟弟小时候在河里游泳，见河里漂来一头死猪，他把死猪扛回去，整得干干净净，拿到集市上卖掉了。”

李樵听着想吐，手在胸口抚着，脸上一副想哭的样子。

孙离摇着头笑，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时候人就是贱，发瘟的五禽六畜我们都吃，也不见谁吃了犯病。我们还吃过老鼠。我家养过一

条大黄狗，拿去打猎肯定是很好的猎狗。晚稻收过，我和弟弟孙却去田埂上挖老鼠。老鼠也是狡兔三窟，你在这里往洞里挖，它不知道从哪里就跑掉了。我那条大黄狗很神，它算得准老鼠会从哪个洞里出来，趴在外面守着。老鼠一出来，它扑上去就咬住，无一回失手。”

“你真吃过老鼠？”李樵问。

孙离说：“新鲜老鼠肉不好吃，吃熏腊了的。腊老鼠肉，同腊兔子肉差不多。如今我连兔子肉都不敢吃了，不知道当时怎么老鼠肉也敢吃。”

李樵喝了几口茶，压压自己的胃，问：“你刚才说你弟弟叫什么名字？”

“孙却，退却的却。”孙离说。

“你叫孙离，你弟弟叫孙却。名字这么怪，也不像乡下人起的名字啊。”

孙离便讲了自己和弟弟改名字的故事，说：“当时户口管理不严格，也谈不上学籍管理，我两兄弟把课本上名字一改，一个就叫孙离，一个就叫孙却。我现在想起来，改名叫孙离、孙却，好可笑的。”

李樵说：“却字确实比去字雅些。你那时候多大，就知道把去字改成却字了？”

“不小了，十五六岁了。”

李樵翘起拇指，说：“十五六岁？那就算很聪明的了。你那时候，很多中学老师也就是中学生，能教多少东西给你们？”

孙离说：“讲个笑话给你听，绝对不是我编的。有回我在电梯里听两个中学生聊天，说是郭富城和张学友发动了西安事变，郭富城被蒋介石杀了，张学友被蒋介石关到一百多岁。”

李樵笑得喷了一口茶，说：“你是作家，你讲的话我不相信！哪有这么蠢的中学生？肯定是你编的！要不就是人家小孩子故意冷幽默！”

“我家孙却，你可以说他是奇才，也可以说他是乱世英雄。”孙离说了很多孙却的故事，不由得叹息，“当初我只恨他不肯读书，他如今是身家过亿的大老板，文凭也比我高，早就是博士了。也不知道他的博士是花钱买的，还是认真读出来的。他找了个女大学生成了家，我那弟媳漂

漂亮亮的，十分能干，人也贤惠。”

因孙离说到自己弟媳，李樵无端地想到了妙觉师傅，便说：“我后来老想起那位妙觉师傅。那么美的女人，又是那么聪明，怎么就出家了呢？年纪轻轻，未必就经历过逃不过的事了？”

孙离说：“出家的理由千百种，总之都是佛缘。你一说，我想起那天她的诗了。记不全，后面两句记得，黄莺隐深树，能拣一枝依！我当时觉得这两句有思凡之意，不敢唐突说出来。”

李樵想了想，又笑笑，说：“你是心里有什么才想到什么吧？人家是喜欢黄莺隐深树的自由自在呢！出家人，喜欢的就是隐嘛。我最喜欢那两句，性空尘市远，弦静妙音微。很合那天夜里妙觉抚琴的意境。”

听见有人说笑着走过来，两人就不说话了。李樵无意间把伞放低些，孙离也把野芋头叶往前额处拉了拉。

孙离说：“这叶子贴在额头上凉凉的，好舒服。”

李樵不作声，低头添茶。

一对中年男女从孙离和李樵前面走过，那男的大声说：“他不可能怀疑的，你的话他最相信了。”

“你要对他讲反话，不显得我俩是一伙的。”女的笑道。

过会儿，那对男女又走过来，听那女的说：“你得先投几十万，他才会相信。我俩一联手，他的两千万就血本无归。再不要别人插手，这两千万都是我俩的。”

“我肯定会出的，只要能让他相信，我再多投些都行。”男的声音很大，就像要说给全世界人听。

李樵等那对男女走远了，看看时间，说：“老头子，找个地方吃中饭吧，有些饿了。”

走上河堤，正好看见刚才那对男女。男的足有一米八，五十多岁年纪，脸上堂堂正正。女的约三十来岁，长得明眸皓齿，玉人一般。

女人打开停在路边的奔驰车，回头说：“说好了啊。”

男人开的是奥迪，高声回道："依计依计，一言为定。我还等着这家伙的钱换房换车呢！"

李樵上了车，问孙离："推理小说家，你猜猜看？"

孙离摇头半天，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都说相由心生，你看这对男女，哪里像恶男坏女？男的仪表堂堂，女的相貌高贵，说起设计害人的事，居然谈笑风生，也不怕别人听见！"

"不说了，想着就恶心。老头子，快找地方吃饭去。"李樵闭着眼睛靠在椅背上。

孙离想了想，突然一拍大腿，说："我带你去个地方，绝对叫你意想不到！"

孙离把车开进河边的一条小巷子，拐七拐八地打转转。路很窄，碰上对面来车会很麻烦。两边的墙上，隔不远就有个大大的"拆"字。

孙离说："我总有些奇怪的联想。看见这拆字，我就会想起小时候见过的生死牌。"

"什么生死牌？"李樵问。

"枪毙人的时候，插在死刑犯脖子后面的牌子。"

李樵问："你怎么什么可怕的吓人的事都知道呀？"

孙离说："小时候，县里每逢杀人，都要开万人公判大会。我们小，跟着去看热闹。看不清楚，就爬到树上，爬到电线杆上，爬到屋顶上。我小时候，爬树像猴子。只听得死刑一宣布，就有人拿着长长的木牌子，往犯人脖子后面重重地插下去。一插，我就全身发麻，就像插在我自己的脖子后面。我总担心木牌子不是隔着衣服插，而是直接贴着背上的皮肉插。"

"拜托拜托，别讲了，别讲了。你的描写已经很细致了，我感觉自己背上的皮被木板铲掉一块。"李樵不停地摸着胸口。

"木板上写着犯人的名字，打着大大的叉叉。就像这拆字，画个圈还嫌不够威武，还要划一把大叉。"孙离慢慢开着车，生怕碰着路边的小摊，

“画圈又打叉，语法上其实是错误的。”

“这上面有语法吗？”李樵不由得望望才路过的“拆”字。

孙离说：“怎么没有语法呢？画个圈，表示同意，表示强调，这地方一定要拆。又加一把叉，就把前面的意思否定了，好像不要拆了。”

李樵哈哈地笑，说：“老头子，人家哪有你这么学究啊！”

“世道混乱起来，就会反映到人们的言行举止上。思维会混乱，语言会混乱，行为会混乱。”孙樵脸上有些严肃，“我们通常说太平盛世，其实太平时期最容易变成乱世。”

李樵听孙离越说越严肃，便道：“老头子，我肚子咕咕地叫，正在混乱呢！”

前面有处小三角空地，孙离把车停下来。

李樵问：“什么地方？”

孙离说：“前面有三十几栋老公馆，不知道是否也列入拆迁了。”

李樵下了车，前顾后盼的，问：“未必这里是南津渡街？”

“正是南津渡。”孙离锁了车，又回身过去拉拉车门，“锁车锁门之后，又不放心要回去看看，据说这是老态来了。”

李樵抿嘴朝他笑笑，不理睬他的自嘲，只说：“我很失职。前几年，我们报社策划了一个系列专题，叫‘老房子’。我们这座城市，留下的老房子不多，很可惜。几个年轻记者，跑遍了城市的角角落落，专门寻找老房子。南津渡街我们报纸介绍过，这一片是保存最好的民国老房子。我自己一直没来看过。”

孙离领着李樵走进一条麻石街，街上的石头早已踩得光溜溜的。街两边尽是老公馆，门楼都显得破旧，有些房子还算完好。墙上照例写着拆字，画着圈，打着叉。

李樵说：“刚才路过的那些房子拆了还说得过去，这些老公馆不保留就太可惜了。一座千年老城，经过那么多的战火，早毁得差不多了。剩下不多的老东西，还是要保留一些。”

孙离站在麻石街中间，想了想，说："好像是前面那栋房子，原来开着一家私房菜馆。"

过去看看，果然望见那房子门首挂着招牌：陈家私房菜。

孙离说："正是这家。据说是陈宝箴家的厨子出来开的店子，传了一百多年了。我是不太相信，私房菜是这几年兴起的说法，听着就有几分草根味，不像大户人家的样子。不过，这家店的菜倒是不错。"

进门有个小小的天井，当门一口长方大石缸，上面刻着鱼龙变化图案，长着厚厚的青苔，爬着绿茵茵的虎耳草。李樵记得前几年做老房子的报道，专门介绍过这片公馆里的石缸，那些鱼龙变化图案，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励志故事。发奋图强，鱼就会变成龙；不思进取，龙就会变成鱼。

李樵见着这石缸就欢快了，说："这么好的地方，怎么不早点带我来呢？"

迎出一位小姑娘，低声问："两位，吃饭还是喝茶？"

"吃饭啊。"李樵望望孙离，"你先点菜，我想看看房子。"

孙离随小姑娘进屋去了，李樵抬头先看看天井，望见白云在天上流。天空本不太好看，装进这天井就漂亮了。瓦檐上悬着些枯草，麻雀在屋瓦上跳来跳去。走进厅堂，清凉清凉的。墙面没有粉饰过，原范原样的清水墙。天花板却是粉白过的，显出灰黄的年代印记。

厅堂后面有小门，进去之后又是一方天地。小小一厅，上方直通三层楼顶，屋顶安着许多亮瓦。小厅实是楼梯间，木旋梯通到楼上去。李樵爬到二楼，正好遇着孙离，就说："这地方太好了。占地似乎并不太大，设计得格外紧凑精致。"

孙离说："这几条街过去全是老公馆，抗战时烧得只剩下三十几栋。看来，一栋都留不下去了。"

"不知道这房子现在的主人是什么人？"李樵十分艳羡的样子。

孙离领着李樵进了包间，说："街上的老房子，先是都归过公的。后来，有后人符合政策的，就继承了。我记得头一回来吃饭就问过，这房子同

陈宝箴家也好，同陈家厨子也好，半点关系也没有。主人姓刘，自己不住，租给别人开餐馆。这里也有茶喝。”

茶已倒好了，李樵端起杯子，试着喝了几口，说：“你是哪里好玩，就往哪里找啊！”

孙离说：“你也觉得这地方好，报纸不可以呼吁呼吁，保留下来呀？”

李樵拿指头点点自己的喉头，笑而不言。

孙离问：“打什么哑谜呀？”

“我们只是喉舌，一个小小器官。”李樵不想再说这事儿，抬手敲敲身边的墙，“这老房子多结实！我们现在其实也可以把房子建得这么好的。楼梯间顶上的亮瓦，只怕也有七八十年百把年了，一点儿没有损坏。”

菜上来了，一盘煎豆腐，嫩黄嫩黄的，上面撒着些葱段。

孙离说：“你尝尝，包你喜欢。我再没吃过比这里更好的豆腐。”

孙离拿筷子轻轻夹了一块豆腐，放在勺子里递到李樵手上。李樵怕烫，先吹了吹，再小心地吃，忙说：“好吃，真的好吃。外头的脆，里头的嫩，都恰到好处。”

不一会儿，紫苏煮青鱼端了上来。光是闻着紫苏的清香，孙离喉头就忍不住滚动起来，咽着口水说：“这鱼，你也是喜欢吃的。我太喜欢闻紫苏香了。”

“我要先喝鱼汤。”李樵说得有些撒娇。

李樵话还没说完，孙离已起身舀鱼汤了。喝了几口鱼汤，李樵额上开始冒汗。孙离马上又递过纸巾，望着李樵喝汤。

李樵抬起头，说：“你自己怎么不吃呀？”

“我在吃呀！”孙离说这话，突然想起小时候的事。

记不得几岁时，他跟着妈妈上街。中饭间，妈妈领着他进了餐馆，炒了一盘猪肝，买了一碗米饭。妈妈不吃，只看着他吃。炒猪肝放了油泼辣子，油光光的发红，喷香喷香的，孙离只想闭起眼睛吃。他问妈妈：“妈妈，你怎么不吃？”妈妈说：“你吃，妈妈吃过了。”他越是长大，想起这

事越是愧疚。妈妈其实没有吃中饭，他那时候太小了不知道。

孙离喝着鱼汤，说起这个故事。李樵听着，泪水一滚就出来了，说：“妈妈都是这样的。”说着，又笑了起来，“老头子，你不会是在当我的爹吧！”

李樵揩着额上的汗，自己舀了鱼肉，和着鱼汤吃。她穿的还是初春穿过的那件大摆裙，半旧的。孙离又想如今的衣服新的也像旧的，不像早年新衣服那样亮眼。光鲜显新的衣服，多半不是什么好的。他想起自己当年那件咖啡色呢子大衣了，忍不住笑了起来。

李樵看见他笑了，问：“又在打什么坏主意？”

孙离说：“你不会也变推理小说家吧？观察我的每个神情！我想起年轻时买过一件呢子大衣，穿起来感觉自己很像回事。当时就想，这呢子衣一世都穿不坏，我可以传给儿子，儿子可以传给孙子。刚才一想，早不知道那件呢子大衣到哪里去了。”

“你这么说，我想起我外婆了。”李樵放下筷子擦汗，“我外婆精精致致的，一年四季脑后梳着髻子，额上的头发抹得亮亮的，没有一根乱的。老人家春秋天穿一件薄薄的黑香云纱丝棉背心，像极了过去电影里头的地主婆。我很喜欢外婆这个样子。外婆对我说，樵儿啊，我这背心是你老外婆留下来的，等你长大了我就给你穿。”

孙离就想象李樵老了穿黑香云纱丝棉背心的样子，她的额头必定还像现在这样光洁。只是不知道他自己老了，会是个什么样子？

二十九

李樵打电话来，说：“快来吧，一起吃中饭。南津渡老地方。”

“怎么突然打电话吃中饭？”孙离知道李樵不这么做事的。

“请你吃饭还得提前打报告吗？”李樵笑着，“你猜猜，我今天中午请谁吃饭？”

“原来你是让我作陪客呀？请什么大人物？”

“你老爸！”李樵在电话里笑。

孙离说：“开什么玩笑，谁是我老爸？”

李樵哈哈大笑，说：“你连谁是你老爸都忘记了？你听电话吧。”

电话里传来的真是他爸爸的声音：“孙离，我碰到你的女朋友……女同学了，她要请我吃中饭。”

“爸爸，李社长是我的朋友，不是同学。她是女的，是朋友，不是女朋友。”孙离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莫名其妙地紧张，担心爸爸乱说话，“爸爸你什么时候来苍市的？你跑到报社去干什么？”

爸爸说：“你晓得的，我还不是告状嘛！”

孙离说：“爸爸，我告诉你好多回了，你那叫上访。好，我马上过来。”

十几年了，爸爸每年都同张叔叔出来上访。去年，爸爸去了北京。回来的时候，爸爸同张叔叔在苍市歇了脚。爸爸打孙离电话，要他去机场接人。孙离一路上想不明白，爸爸上访居然坐起飞机来了。

孙离站在机场到达口，老远就望见爸爸了。爸爸干瘦的个子，土气的穿着，挤在人堆里，格外显眼。张叔叔人矮，一下又被人流挡住了。爸爸四处张望，不知道往哪边走。孙离高高地招手，爸爸终于看见他了。老人家就像小孩子看见了大人，一下子就快活起来。爸爸快步走过来，脸膛红红的。

孙离把爸爸和张叔叔的包全都接过来，领着两个老人去停车场。

爸爸很兴奋，说：“这回开洋荤了，玩到天上去了！”

孙离说：“我同喜子说过好多回，要带你和妈妈坐一次飞机！”

张叔叔接过话，说：“老侄好孝心！这回不要你出钱，政府出钱坐飞机了。”

上了车，爸爸开始讲他们的北京故事：“你晓得的，我和你张叔叔找

到政府，把状子交上去了。好多人围在大门口，太不像话。北京有好多外国人，要是拍个照，不丢国家的脸？我和你张叔叔不去围大门。”

“我和你爸爸只把状子交了，他们说会按政策办。我们要的就是按政策办。”张叔叔说。

孙离把车慢慢开出停车场，心里想：要是没有政策呢？要是有政策也不办呢？这些年，孙离只要知道爸爸要去上访，就劝他不要去。爸爸不听他的，干脆就瞒着他了。孙离劝不住爸爸，只好嘱咐他出门注意安全。爸爸有爸爸的道理，爸爸的道理都是过去报纸上的。孙离讲的道理爸爸不相信，爸爸相信政府和老报纸上的话。

孙离问：“爸爸，你把上访信交给哪个部门了？”

爸爸说：“你晓得的，反正是个政府，好多人在那里告状。”

“你交了信，人就走了，怎么会有人给你买机票呢？”孙离问。

爸爸说：“我和你张叔叔自己花钱爬了长城。你晓得的，长城好看，人山人海。回来在旅社睡了一晚，去政府听信。那天的人更多，警察都来了。我和你张叔叔被警察带到一间屋子问情况。”

“爸爸，你老人家的话，北京警察听得懂吗？”孙离想象爸爸讲普通话的样子，北京人根本就听不懂。

“你晓得的，听不懂我会写呀！”爸爸学着北京话，“哪儿的？哪儿的？地址，地址！警察要我写下地址。我把地址写下，警察就让我们坐着。过了两个多小时，来了三个人，一讲话，听出是我们省里的。我说的话，他们都听得懂。我说我们从来不无理取闹，但是人逼急了也说不准。我们县里有二十几个，全省不晓得有好多。我俩代表二十几个人，我俩是代表。我们只要按政策办，我们手里有三十年前的红头文件。又还没有改朝换代，又还是共产党的天下，怎么能不算数呢？”

“省里干部态度也蛮好的，说话都很随和。”张叔叔很幸福的样子。

爸爸说：“人心都是肉长的。你晓得的，只要讲道理，我们都听得进去。省里干部说，事情再大，都要当地政府处理。全国有十几亿人，都跑到

北京来反映情况，北京地面不得沉下去？不要发生地震？这话讲得实在。我答应，回省里听信。”

“我们态度好，省里干部答应给我们买飞机票。”张叔叔讲起坐飞机，话格外的多，“我一直在天上想，明明是这么大的一坨铁，怎么就飞到天上来了呢？飞机全在云皮上飞，鲤鱼飙滩，腾云驾雾！飞机上吃的，样样都不要钱。”

爸爸讲了张叔叔的笑话：“你晓得的，送吃的来了，有可乐，有茶，有咖啡，你张叔叔怕是要钱的，忙摇脑壳说不要不要，脑壳都快摇脱了。看人家都不给钱，他后悔了。等到送饭来了，他要两份。人家说等等，真给他又送了一份来。”

张叔叔笑笑，说：“我是大肚汉，那一点点饭，抓在手里没有一爪子，哪吃得饱？飞机上的服务员，态度好。”

那回，孙离要留爸爸和张叔叔在家住几天，爸爸当天就急着要回去。他只好把两位老人送到火车站，替他们买好车票。老人家兴冲冲地上车，就像他们真的要回508厂领退休工资了。老人家的兴奋其实只因为坐了飞机，他们急着回家去吹牛皮。

孙离在路上想，爸爸又是跟张叔叔一起吗？他打了李樵电话，问：“请老人家吃饭，定在南津渡干吗？那地方太高级，老人家未必看得上。”

李樵说：“你径直去南津渡吧，我带老人家走。你别啰嗦，我看你老爸很有眼界，说话有条有理，很在行。”

孙离到了南津渡，看见大片的旧房子早已夷平，老麻石街和几栋单位宿舍仍在那里。推倒的那片，看得见抗议拆迁的白布黑字横幅，混在残砖断瓦里。几台巨大的铲车，正把这些破砖瓦铲上卡车。废墟那边正在建着八九栋高楼，脚手架上已横着巨幅售楼广告：盛世经典，尊享奢华。孙离看见奢华二字就暗自摇头，这些年很多贬义词成了褒义词，很多褒义词又成了贬义词。世界真是颠倒了。

一台铲车停在路边，司机高高坐在驾驶室里。孙离瞟了一眼铲车上

的司机，又抬头看看，就放慢了车速。那个人有些像江陀子。孙离停下来，回头再望望，真的是江陀子。

孙离喊道：“江陀子！”

江陀子听见了，眼光冷冷地扫下来。他认出是孙离了，马上从铲车上下来，走到孙离车边，说：“孙老师，是你啊！”

孙离问：“你学了开车？有驾照吗？”

江陀子说：“学了，有。庙里李师傅讲，我遇贵人了。好久我才知道，你就是我的贵人。”

孙离这是第一次听江陀子说话，这孩子脸上仍没太多表情。孙离问他：“你讲的是李知客吗？我跟他说了，有人接你出去学手艺，麻烦他去给你奶奶说，不要拦你。”

江陀子说：“我学驾照的学费，听说也是孙老师出的？我也找不到你人，今天碰见了，我身上也没带钱。”

孙离干脆下车，站在江陀子面前，说：“长高了啊！江陀子，你学驾照的钱不是我出的。我把你托付给朋友，没有再问过。你不要管谁出的钱，好好做事吧。都是菩萨在帮你。”

江陀子说：“我挣的钱都存着了。我要把妈妈找回来。”

“江陀子长大了嘛！”孙离笑笑，不敢多问江陀子的家事，知道他爸爸还在牢里关着，问了怕伤孩子的自尊，“你怎么不上工呢？”

江陀子说：“铲车出毛病了，等人来修。”

孙离摸摸江陀子脑袋，上了车。江陀子似乎有话要说，孙离就把车窗摇下来。江陀子问：“孙老师，可以留你电话吗？”

孙离报了电话号码，说：“有事找我啊！”

上了车，孙离想这孩子只是有些木讷，人还是很懂事的。又想，江陀子都知道要去找妈妈，自家亦赤怎么就不把爸爸妈妈放在心上呢？

到了麻石街，看见两边墙上也挂满了抗议拆迁的横幅。李樵的车已停在陈家私房菜门前，知道爸爸他们已先到了。

孙离刚进门，就听李樵喊道："这边！"

他抬头一望，李樵正在楼上朝他笑。爸爸和张叔叔也把头伸出来。孙离爬着楼梯，耳朵里仍有李樵声音的回响。他越来越喜欢听李樵的声音，绵绵的又带些弹性。她若对着石头说话，会把石头化掉的。

李樵迎着他，说："真没选对地方。我没想到这里很快就动迁了，只怕保不住了。"

爸爸在旁边客气，说："很好，很好。你晓得的，去太高级的地方，我们反而不自在。"

"张叔叔你好！"孙离先招呼了人，跟爸爸开玩笑，说："爸爸，你晓得的，这里就是高级地方，你晓得的。"

爸爸嘿嘿地笑，说："孙离你学我啊！我是忍不住，讲惯了，你晓得的。"

坐下来，张叔叔说："老房子修得真好！要是粉刷粉刷，装修装修，跟新房子一样！"

孙离望了望李樵，意思她就明白了。老人家果然并不觉得这是个好地方。李樵告诉孙离："我下午约了客户在这里喝茶，就把中饭定在这里了。没想到铲车已兵临城下。"

菜已点好，先喝茶说话。孙离问："怎么这么巧呢？"

爸爸说："我和你张叔叔去年不是去了北京吗？你晓得的，省里干部不是要我们回来听信吗？我们等了一年，没有半点消息。我们去了政府，门口武警站岗，人进不去，一个接状子的人都没有。跪地喊冤，我和你张叔叔又做不出来。你晓得的，太丑了。"

张叔叔忙说："是的是的，我们做不出来。爹娘都没跪过，哪能到外头来跪呢？我和你爸爸一商量，找报社。"

"报社是党的喉舌，找报社就是找党和政府。"爸爸望着李樵笑，点着脑袋，"报社群工部，专门管群众的事，你晓得的。我有一年买了一瓶假农药，打虫打不死，写封信寄到你报社群工部，很快人家就送真药来了。"

“报社现在没有群工部了，只有热线新闻部。孙叔叔说的这些事，我们报社现在也无能为力了。”李樵望着孙离，“我听楼下吵声大，问是怎么回事，说是上访的。又说到你老家的县名，我留了个意。我下来一问，居然是你的爸爸。孙叔叔很有口才，不信你问他自己。”

爸爸摸着脑袋，红着脸不好意思，说：“我哪有什么口才，你晓得的。他们问我姓什么，我说我的姓辈分很小，本事很大。我姓孙，不是孙子的孙，是《孙子兵法》的孙，是孙悟空的孙！我腾云驾雾，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我火眼金睛，什么妖魔鬼怪都吃不了我的金箍棍！”

李樵听过一回了，仍笑得揉肚子。孙离也笑，说：“我的老爷子，你这一大串说下来，人家以为你是神经病，要不就是马戏团的。”

爸爸掏出一个信封，说：“我又不是全凭嘴讲，我有状子在身上，写得清清楚楚，你晓得的，还有三十多年前的红头文件。”

孙离看看爸爸递上的几页纸，题目是：

关于回乡支援农业生产如今要求回厂退休的状子报告函

抬头写道：

党中央国务院省委政府508厂集团办公室

孙离翻了翻爸爸讲的状子，说：“爸爸，你其实可以在村里找个高中生改改，会好些。”

爸爸要过他的状子，说：“我自己家里养着大学生、大作家，还要请别人去改状子，讲起来好听？我也晓得你忙，不麻烦你。我写了十几年状子，又不是不会写！”

李樵说孙离：“你不要太在乎形式。我看了，叔叔讲的意思明明白白，相信哪位领导看了都明白。”

“但是，李同志，明明白白的事，你讲解决不了呀？”孙离爸爸问道。

“我就得先说孙离。你知道这事是办不了的，怎么不劝孙叔叔呢？年年跑，就不怕跑出意外？”李樵回头望着老人，“道理是你讲的道理，现实不是你想象的现实。孙叔叔你想想，那些在厂里干了三四十年的老工人，一两万块钱就打发回家了，什么都不管了，还有可能管你们？你们回到农村，参加农村生产，享受农村分配，现在还有口饭吃。他们留在厂里的，参加工厂分配，现在很多都买断下岗了，再就业非常难。”

李樵意识到自己讲得太书生气了，停下来喝几口茶，又说：“孙叔叔，张叔叔，换个角度说吧。比方，留在工厂的人，如今下岗了，他们找工作没有地方，说要到你们农村去要一块地种，你们愿意给吗？”

张叔叔高声说：“给！如今农村田没有人种，谁去要多少给多少！”

孙离爸爸忙摇头，说：“老张，你这是讲气话。真问你要地，你肯给？那是割你的肉。”

菜上来了，李樵招呼着吃饭，又问：“孙叔叔，张叔叔，喝酒吗？”

孙离知道爸爸是喝酒的，就说：“我车上有酒，我去拿一瓶上来。”

孙离下楼取了一瓶茅台，上楼时听爸爸在说：“你晓得的，我还是想不明白，都说工业农业同样是革命事业，工人农民都是在干革命，怎么就变成两回事了呢？”

孙离倒上酒，说：“爸爸，张叔叔，你们辛苦了。先喝酒，话慢慢说。你们就当旅游吧。我说，今后再旅游，我出钱，不要再为这事跑了。”

“爸爸和张叔叔还记得你们第一次上访吗？”孙离指指桌上的菜，“我那时只能在学校食堂打饭菜。”

“时代不一样，当时只有那个条件。”张叔叔说。

爸爸双手合十，朝着李樵说：“李同志，你太客气了，点这么多菜。”

孙离故意逗老人家，说：“爸爸，别看她年纪轻轻，她是报社一把手，你要喊她李社长。”

“李社长，李社长。”爸爸边喊边点着头。

李樵笑道:“孙叔叔,你别听孙离的,就叫我小李吧。今天不是报社请客,我自己请客。我和孙离是好朋友，请你老和张叔叔吃顿饭是应该的。”

爸爸连喝了几杯酒，叹息一声，说:“未必我这几十年都被骗了?”

“变了，都变了，城里人都扯旗子抗议了，世界变了。”张叔叔闭着眼睛干了满杯的酒。

“孙离他娘十几年前就讲了，我是黄鼠虫儿想天鹅肉吃。早该听她的话，认命！老张啊，你命里只该半升米，你活到百岁不满升！阎王老儿打发你一包糠，不怕你三更半夜喊天光！”孙离爸爸用土话讲的俗话都是押韵的，李樵却只听了个大概意思。

过了几天，孙离去上都印象李樵家里。李樵说:“老头子，你不能再让老爸上访了。年纪这么大，万一在外有个事呢?”

“相信他不会再跑了。我老爷子是仗义，他自己什么都不缺。大家都推举他，他拉不下面子。”孙离便把去年爸爸同张叔叔去北京上访，又坐飞机回来的事细细说了。

李樵听着很好玩，说:“老爷子最喜欢说，你晓得的。张叔叔说得最多的是态度好，自己态度好，干部态度好，飞机上服务员态度好。”

孙离摸着脑袋，说:“我想，这其实透露着他们的心理密码。”

“推理小说家,你又来了。”李樵趴在床上,双手撑着下巴同孙离说话。

孙离却是很认真，说:“宝贝，我越想越觉得有意思。我爸爸是个凡事认理的人，他觉得自己脑子里的道理，天下人都是应该认的。那都是过去报纸上、广播里、会议上讲的道理，能假吗?所以，他开口就觉得自己讲的，你也肯定是这么想的，就说，你晓得的。张叔叔呢?他这几十年过得窝囊,最在乎别人的态度。只要别人对他好些,他感激得不得了。所以，他眼里的人，只要不欺负他，都是态度好的。”

“咦，真让你分析出道理来了啊!”

孙离受了鼓励，愈加把道理拔高了:“我看，这反映的是中国最普通老百姓的两种声音，一是凡事都要讲道理，二是人与人之间都要平等。”

李樵笑了笑，爬过去趴在孙离身上，说："非常鲜活的生活，一旦让你理论化，反而苍白了。难怪说，理论都是灰色的。"

孙离吻了吻李樵，说："是的，有些事情不想清楚，反而幸福些。你知道大麻哈鱼吗？一种出生在黑龙江淡水河的鱼，生活在太平洋中。成熟的大麻哈鱼会在夏天洄游几千里，找到自己当年出生的地方交配。这时候，雄性大麻哈鱼因为数月的长途跋涉早已精疲力竭，交配之后就死去。我想，大麻哈鱼中的男人们，假如知道自己会为爱而死，它们会继续这样做吗？"

李樵笑得在床上打滚，然后说："我的老头子，你的思维真是太跳跃了！从中国社会的大道理，跳到了大麻哈鱼的爱情。你想说明什么？"

孙离笑笑，说："我在想，男人跟女人，谁更愿意为爱牺牲？"

李樵抿了抿嘴，又揪了揪孙离的耳朵，说："你想用大麻哈鱼来证明你们男人的伟大？逻辑学上，这叫偷换概念啊！"

"我是在电视片里看到大麻哈鱼的，原先我并不知道有这种鱼。电视片上，沉在河底的大片大片翻白的雄性大麻哈鱼，真的触目惊心！我有段时间记不住这鱼的名字，总记成马大哈鱼。亲爱的，我不就是个马大哈吗？"

李樵又揉着孙离的耳朵，说："你马大哈吗？你可是鬼精鬼精啊！"

孙离一把抱紧李樵，嘴附在她耳边轻轻地说："好喜欢听你的声音！你的声音，会把我骨头化掉！"

李樵舔了舔他的耳垂，说："有一种蜘蛛，做完爱之后，雌蜘蛛就把雄蜘蛛吃了。怕不怕我吃了你？"

孙离想到了喜子。他的家乡，蜘蛛喊作喜子。喜子是他的妻子。他仰面抱着李樵，微闭着的眼睛突然睁开。像是从沉梦中惊醒。他把李樵的头压伏在肩上，自己怔怔地望着天花板。他内心说不出的难堪和愧疚，却只得点着头，说："我喜欢你吃我，你把我活活地吃掉吧。"

三十

喜子同谢湘安爬上山顶，回望山下的河流、城郭和河边烟树。他俩最爱爬苍莨山，通常只走僻静的小路。山径曲曲直直，不远处若有人声，喜子就会说：“走这边吧。”

小路也可通往山顶。他俩都不想碰上熟人，只是心照不宣。喜子昨夜通宵未合眼。她想，真的必须和小安子分手了，不能害了小安子。

昨天，喜子去孙离书房打扫卫生，看见他后脑勺上已经有些白发了。她胸口一惊，忍不住过去摸摸他的头，说：“老爸，我们都老了。”

孙离抬起头来笑，说：“喜子，你年轻得很呢！”

“我把你这几根白发扯掉吧。”喜子说这话时就想，必须同小安子分手。

谢湘安不知道喜子满怀心事，他望着对岸，说：“喜子，从这里看去，苍市很像弗吉尼亚。”

“弗吉尼亚？我没去过。”喜子有些心不在焉，她在想怎么开口说分手的事。

“美国，离华盛顿不远，一个很美的小城。那里就是华盛顿的故乡。我在美国留学时，很喜欢去那里玩。”谢湘安目光远远的，“我回国看中国的好地方，跟美国差不多，有些地方比美国还好些。”

喜子笑笑，说：“我乘飞机的时候发现一个规律，那种长得不太漂亮，穿着很土气，但又自信满满，有些优越神气的女士，肯定是从美国回来的。她们通常带着个一两岁的小孩子，喊宝贝儿的时候故意带着洋腔。”

谢湘安哈哈大笑，说：“我的姐，从没见你这么刻薄啊！”

喜子淡然笑着，说："我哪里是刻薄，讲了真实感受而已。前天从北京回来，就看见过这么一位女士。我先看她那种味道，就像是从美国回来的。衣服是我们二三十年前的感觉，鼓鼓囊囊的没型没款，带着个两岁的小孩，满嘴的贝比妈咪。旁边座上的问她小孩票便宜多少，她说少得六十刀。六十刀，说了三次。果然，美国回来的。"

苍茛山顶古木峥嵘，多是枫树、松树、榛树，遍地又长着些杂木，错错落落的。有棵老松躯干如虬，树下生有巨石，颇有古画的意思。每次上山来，只要那里没人，喜子都会说去坐坐。

谢湘安跑起来像个孩子，飞快地跑到古松下，回头笑眯眯地招手。喜子却是不慌不忙，慢慢走了过去。坐在树下，正可对望谢湘安眼里的弗吉尼亚。

谢湘安接着刚才的话题，又说："中国女人到美国去了，再回国就叫人觉得土，为什么？她们浸染美国文化了。女人在美国，可以不在乎男人的感觉，可以随心所欲。相貌不再是资源，她们活得自我自信。我见很多美国女人，胖了就胖了，穿着松松垮垮的衣服，大大方方走在街上。只有中国女人，随时在乎自己的外表，内涵反而不重要了。"

"给你一句话，你就做起博士论文了。"喜子笑道。

"不是吗？我说中国的女人最关心的是两件事，身上的肉，肉上的布。"

喜子没听懂，问："怎么说？"

"减肥和穿着呀！"谢湘安得意地笑。

喜子拍了谢湘安的头，说："亏你想得出这话！不过，话糙理不糙。可是，为什么呢？你想过吗？我说，这都是你们男人逼的。有个段子很流行，你肯定听说过。二十岁的女人爱三十岁的男人，三十岁的女人爱四十岁的男人，四十岁的女人爱五十岁的男人。男人永远只爱十八岁的女孩，所以男人比女人忠贞。"

"喜子，你不觉得我是个例外吗？"谢湘安望着喜子，脸上有大男孩的调皮。

喜子听了，微微叹息着，说：“别这么说，说了我倒伤心了。再过十年，我是个老太婆了，看你怎么办。”

谢湘安轻轻地说：“喜子，我好想抱你。”

“神经病，人家看了，会说这么大的儿子还在妈妈面前撒娇呢！”喜子笑道。

“我们下山吧，我想你了。”谢湘安说着就站起来。

喜子拉他坐下，说：“你就君君子子坐坐吧，别一天到晚只想着调皮！”

谢湘安坐下，又回到老话题了，说：“我看也有女性自己的原因。昨天我看到一条微博，好玩死了。有位美女说，这世上还有谁，可以让我闭上眼睛，把手伸过去，安心地跟着他走？你看，自以为纯情得很，却满脑子不自信、不自尊，又想不劳而获。有人评论说，你是想找一条导盲犬吗？”

喜子听得笑出了眼泪，说：“评论得真机智，世上的聪明人真多！总之，目前这世道，女人是最不好做的。你想想现在中国的作家们，笔下有一个美好的女人吗？我看连古代作家都不如。中国古典文学中还有几个美好的妓女呢，什么李香君呀，杜十娘呀。如今也有作家写三陪小姐的，看写的都是什么呀？”

“你专业里的话，我就接不上了。”谢湘安指指山下河滩，“那里长满了芭茅，你说里面会有蛇吗？”

“那不是芭茅，那是芦苇！《诗经》里说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蒹葭，就是河洲上的芦苇。”

喜子想起了二十多年前的那片芦苇。领了结婚证回来，孙离带她去了河洲上的芦苇荡。孙离告诉她，这就是《诗经》里的蒹葭。

苍茛山下这片芦苇荡，孙离也带她去过。好几年前，也是这个季节，他俩去芦苇荡野餐。她撑着伞，孙离头上顶着一片野芋头叶。沙滩上长着一种草，开紫白色的花。喜子从小见过这花，只是喊不出名字。孙离告诉她，那草叫蓼蓝，可以拿来做酒曲，蒸糯米酒用的。

谢湘安按捺不住了，说：“喜子，我们下去吧，我想你了。”

喜子把头低着，说：“小安子，你听着，我是认真的。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会害了你。你还年轻，熊芸是个好姑娘，不要辜负了她。”

谢湘安急得像要哭了，说：“我说过好多回了，熊芸我找不到感觉。那是两家大人的意思。我相信熊芸对我是真心的，可也要我愿意呀！”

“我知道，你不能对熊芸专心，原因都在我身上。我离开了，你们就好了。”喜子轻轻说。

谢湘安不依，说：“你说过好多回了，从欧洲回来就说过了。我想你，我想抱着你！等我抱着你了，你再把心里的话都说完，我由你决定！”

谢湘安差点要哭了，喜子心又软下来，说：“一言为定，我们找个地方安静坐坐，我听你说话。”

谢湘安就像破涕为笑的孩子，脸上马上放光，说：“喜子，就去我那里吧。”

“那怎么行？同事看见，不上新闻头条？”喜子脸一红，汗都出来了。

谢湘安住在学校里，随处都会碰见熟人。

“我是说去我父母家。老两口出门旅游了，叫我看房子呢。”

“你父母在苍市有房子？我没听你说过呀？”喜子问。

谢湘安笑笑，说：“我没有一一向你汇报呢！我爸爸妈妈单位早垮了，他们也退休了。卖掉了原先厂里的房子，拿出一辈子的积蓄，到苍市买了这套房子。我知道他们的心思，为的是把这房子留给我。不然，老房子留在厂里，最后分文不值。”

下山打了车，过河去了谢湘安父母家。今天喜子是说到学校开会，没有开车出来。她上班爱坐校车，心里有省油省钱的意思。

小区叫里仁居，里面只有八九栋高楼，园林做得很讲究。房子在十七层，往窗下望去，高高低低的绿树，很叫人心安。

“小区不能太大，我很喜欢这里。”喜子站在窗口，深深地吸着气。

谢湘安从后面抱着她，吻着她的后脖子。她转过身，亲亲谢湘安的脸，

说："小安子，说好了，只说说话。你坐着，我来做中饭。"

家里原是孙离做饭的，自从他成了日夜不分的作家，喜子慢慢就成了家庭主妇。她真的操持起家务，却是快手快脚，又有条有理。孙离说她干家务是小旋风，又说她不是动作快，而是脑子清楚。

喜子拉开冰箱，定了三秒钟的神，就知道做什么菜了。不到半个小时，饭熟了，两菜一汤也上来了。一盘青椒炒肉，一盘炒白菜，一碗紫菜鸡蛋汤。

谢湘安夸张地尖叫："哇，你是魔术师吗？"

"抱歉，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家里只有这些菜。"

谢湘安抱住喜子："嫁给我吧，巧媳妇。"

喜子拍拍谢湘安的脸，就像逗孩子："别说混话了，吃饭吧。"

吃过饭，喜子又飞快地收拾了厨房，回到谢湘安身边坐下。谢湘安抱起喜子，亲吻着，说："喜子，我想死你了。"

喜子心里酸痛。她忍住眼泪，说："小安子，我求求你，不要再这样了，我怕。"

"我要，亲爱的，我要，我要！"谢湘安不依不饶，就像固执的孩子。

喜子摸着谢湘安的头，说："别闹了，我不能，我真的不能了。"

谢湘安不由分说，抱起喜子进了房间，打劫似的把她脱光了。喜子光溜溜地蜷伏在床上，埋着头哭泣，说："小安子，我爱你，我没有哪天不在担心失去你！但是我不能够！我不能够！我真的不能够！"

谢湘安抱起喜子揉面似的团来团去，热热的嘴唇火辣辣地吻着她全身。他是那么的高大粗壮，她是那么的娇小柔弱。

"小安子，我不能再让你蹂躏了，我今天要报仇雪恨！"喜子终于喘息着，爬到了谢湘安身上，像个勇猛的骑士，"我要骑着你，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小安子，小安子，我们跑吧，我们就这样跑吧，跑吧，跑吧……"

喜子跑得浑身大汗，大声叫喊道："小安子，你来吧，你来吧，我要

做你的马，你来吧，我要你骑，要你骑，要你骑，要你把我骑得粉碎……”

喜子再讲不出半句完整的话。谢湘安浑身胀鼓鼓的，好像不论在他哪处戳一下，都会血喷三丈。

喜子安静下来，紧紧搂着谢湘安，喘着说：“我的冤家，我的祖宗，你把我整个人都戳穿了，我已体无完肤，我成一张满是洞眼的薄纸了。看吧，你朝我身上看吧，我是个透亮的人了，我全身透着气，透着风，舒服死了。”

谢湘安把头埋进喜子的双乳间，深深吻着，说：“我看见了，看见你的心在跳，看见你的血在流……”

喜子浑身湿漉漉的，头发散乱着贴在脸上。谢湘安喜欢看她披头散发的样子，透着令人心醉的野气。他抚弄着她的湿发，忍不住一遍一遍地亲她。他俩都争着亲吻对方，就像两只抢食的小动物。她的嘴唇热热的，润润的，柔柔的，好像要一点一点把他吸掉。

喜子进浴室洗漱去了，谢湘安躺在床上深深地呼吸。空气中弥漫着两个人的气息，谢湘安高举起双腿在床上弹了几下。

这时，喜子的手机响了起来。谢湘安忙跑到浴室门口，喊道：“我的巧媳妇，电话！”

喜子伸出头，问：“什么？”

“亲爱的，我今后就叫你巧儿！”

“你刚才不是说了什么吗？”

“电话。”

“不管，我再回过去吧。”喜子说得轻巧，心里却有些害怕。

她裹了浴巾出来，看了电话，说：“弟媳打来的。”

原来，打电话来的是孙却的爱人吴小君。谢湘安见她回电话，就进浴室去了。

喜子拨通电话，问：“小君，你打我电话？”

小君问：“嫂子，孙却来你们家了吗？”

“没有呀！”喜子听小君很着急的样子，“怎么？孙却他……你找他不到了？”

“出来三天了，手机关着，电话不通。他出门时说过，会到哥哥家来一下。”小君说。

“我没听你哥说过，你问过哥哥吗？”喜子说。

小君说:“我没有打哥哥电话。嫂子，我有话想和你说说，你在家吗？”

“你到苍市来了？”喜子问。

小君说：“我想到你家去坐坐。我在路上，大概一个小时会到你家。”

喜子看看时间，说：“我现在还在外面，四点钟可以到家。你到家里来吧。开车慢点，小君。”

喜子呆坐在沙发上，一时没想起去穿衣服。早听说孙却在外面有人，小君向她诉过苦。孙却生意越做越大，居然就戴上眼镜像个学者了。他先读了长江商学院的工商硕士，后来又读了清华大学的博士，苍市大学还聘他做客座教授。他的一位红颜知己，听说就是长江商学院的同学。

谢湘安从浴室出来，看见喜子木木的样子，问：“巧儿，怎么了？”

喜子站起来，说：“小安子，我得走了。家里有事。”

谢湘安问：“没什么事吧？”

“家事，放心吧。”她伸手拥抱谢湘安，浴巾脱落到地上。

谢湘安身上的浴巾也脱落了，他抱着喜子发疯似的吻着。他又来了，顶得她肚皮生生地痛。喜子摇着头，说：“亲爱的，我的祖宗，你就留我半条命吧。”

谢湘安把她抱到沙发上，说：“不留，不留，半条命都不留！”

喜子哭出声来，说：“祖宗，我会死在你手里的！我们怎么收得了场，我的祖宗！”

“我们不收场，我们不收场，我们永不收场！”谢湘安像头猛兽吼叫着。

喜子重新洗了澡，匆匆穿了衣服，说：“小安子，我走了。你好好上床睡觉，我走了你就是一摊泥的。”

喜子赶到家里，四点还差十几分。她进门再照照镜子，小心看看脸上和脖子，怕留下吻印和牙印。又解开衣，照了照乳房，照了照肩背。想起谢湘安那头野兽，她又忍不住咬着嘴唇笑了。她抚住胸口，闭上眼睛，长长地呼吸。

听到门铃响，估计是小君来了。望望猫眼，果然是她。

小君站在门口，喊道："嫂子！"

"小君，快进屋。"

喜子倒上茶，问："吃中饭了吗？你先坐坐，我马上做晚饭吃。"

"嫂子，陪我说说话吧。我是连水都喝不进去。他要死要活把我追到手，没想到我就毁在他身上了。我一个正正牌牌的大学生，他算什么？养猪、做包头出身的，做成大老板了，读了硕士、博士了，就真是个人物了？长江学院，他还好意思说！滚滚长江都是水！"只有小君说话的份，喜子插不上半句嘴。

小君说的所有这些话，喜子都听过好多回了。她不停地揩着眼泪，说："嫂子，你说说，这是什么道理？男人有钱一定要花心吗？我在家辛辛苦苦养孩子为了什么？"

"小君，大山读几年级了？"喜子问。

"大山今年五年级。"小君问，"亦赤呢？大二了吧？"

喜子说："大二了。他放假都不回来，自己出去旅游。大一时，我同你哥去上海看过他一次。我们这儿子，算是白养了，他是一点都不想家。"

"我看亦赤很好啊！书都不怎么读，轻轻松松考了上海医科大，本硕连读。"小君脸上勉强露出笑容，"我看亦赤越大会越有出息，他必定会成大才。他很独立，你这么看就是优点了。"

喜子说起儿子，胸口就隐隐地痛，不想继续讲下去，就说："大山这孩子，从小就听话，人又聪明。"

小君突然又哭了起来，说："嫂子，我守在家里带孩子，迟早这个家要散的。我想把大山放到苍市来上学，我仍然回公司上班。我不在公司，

孙却就是一匹野马。”

喜子说：“大山这么小，怎么放得手？”

“他可以在学校寄宿。我争取每个周末过来看看，我要是过不来就烦嫂子照看。大山很懂事的。”

“我很喜欢大山，周末都可以去接他。只是，这么小的孩子就不在父母身边，对他成长不利。”喜子说。

小君说着大山的种种聪明可爱之处，似乎把心里的苦水忘了。喜子听着，心思早到九霄云外。她猜谢湘安这会儿肯定是蒙头大睡。不知道他自己会做饭吃吗？他只怕会偷懒，就把中午的剩饭菜热了吃。今天原本是要去说分手的，见面了却又是那个样子！她很恨自己，胸口慌得想敞开衣服吹风。

小君见喜子目光定定的，就不说了，问：“嫂子，你有事？”

喜子笑笑，说：“我没事，我在听你说呢。大山这孩子！”

小君已哭得鼻子红红的，头发也散乱了。喜子当初对小君有成见，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女生，嫁给一个暴发户，总有傍大款的感觉。慢慢发现小君很能干，成了孙却的好帮手。她也不是那种把钱看得重的人，听说哥哥嫂嫂要买房子，冲着孙却就喊：“孙却，你哥的稿费没几个钱，你还要哥自己开口呀？”

孙却嘿嘿一笑，说：“我老婆真好！”

孙离真不想要弟弟的钱，小君却提着一口袋现款送来了。

孙却有回买了一辆房车，带着爹娘来到苍市，邀孙离一家去鼓浪屿玩。小君又逗她男人：“孙总，你都开房车了，也该把哥的车换换吧？哥一个大作家，开着那辆桑塔纳，总不像话。孙总，你最低也得给哥买一辆奥迪。”

听着小君的话，最高兴的是老爹和老娘。兄弟和睦，媳妇是最要紧的。

小君又对喜子说：“嫂子，哥的车孙却换，你的车我买。我和他各有股份，我不用他的钱。”

喜子说什么也不要小君买车，她说自己懒得去考驾照，上班有学校的班车。没过多久，小君把车送来了，一辆白色宝来，说："嫂子，车没有哥的好，你就将就着用吧。"

喜子说的不是感谢话，而是把小君数落几句，说她太不把钱当回事。小君听着心里反而高兴，这就是一家人嘛。

喜子见小君鼻红眼肿的，就说："小君，大山的事好说，你只要想好，到了苍市就交给我了。你去洗个脸，等会儿哥回来了不好看。"

"哥会知道孙却在哪里吗？"小君起身去洗脸，又回头问，"哥哪里去了？什么时候回来？"

喜子笑笑，说："他也是个野人，出门进门都没有个准的。我是懒得问。说不准一会儿就回来了，说不准深更夜半回来。他自由惯了，交的都是一帮不分白天黑夜的朋友。"

小君进去洗脸，喜子又发呆了。她只同小君说孩子的事，男女之事她开不了口。自己算什么呢？想着心里就又羞又恨。她不能毁了小安子！她也不能再对不起孙离了！可是，湘安真的把她照亮了。自从有了小安子，她整个人都变了。一天到晚步子都是轻快的，做什么事手脚都很麻利。脸色也更加光洁，透着她这个年龄并不多见的嫩红。

小君洗脸出来，说："嫂子，我刚才仔细照照镜子，我哪像三十五岁的女人？我比你小十岁，看上去比你老十岁。告诉我，嫂子，你是怎么保养的？"

喜子想起一句话：爱情是女人最好的养颜药。但她不敢说这句话，只道："小君，你年轻着呢！你仍然漂亮！孙却追你的时候，我还劝他不要只看漂亮，漂亮女孩多是花瓶！"

小君坐下，摸摸自己的脸，又伤心起来："我现在是开片瓷瓶了，古董。"

听小君说这么幽默的话，喜子胸口立马柔柔的，像母亲似的抱着小君，说："我妹妹真可爱。小君，听嫂子一句话，男人嘛，年轻时你放宽些，就当他是一时长不大的孩子。他是有事业的人，天南地北地飞，你

能像风筝似的拿一根线扯着他？扯是扯不住的。扯得太紧了，线就断了，风筝就跌下来了。”

小君说：“可是，嫂子，我心里痛啊！”

“痛就揉揉，多摸摸胸口就过去了。”喜子起身说，“小君，你坐着喝茶，我洗个脸就做饭去。”

喜子洗着脸，泪水突然出来了。她今天是为了说分手，才答应见小安子的，却又滚到一起去了，火焰比往日燃得更高！她恨不能拿最粗的话骂自己，恨不能逃到谁也找不到的地方去。喜子怕小君看出异样，一把一把地擦脸，直到泪水不再流淌。

听到开门的声音，小君喊：“嫂子，哥回来了。”

喜子从洗漱间出来，看见进门的竟然是孙离和孙却两兄弟。孙却没想到会碰上小君，嘴巴张了一下，又平静地说：“小君，你也来了？”

小君不理孙却，起身到孙离书房去了。

喜子只装糊涂，问：“你两兄弟怎么碰上了？”

孙却说：“我想来看看哥哥嫂嫂，打了哥电话。”

“我跟几个朋友钓鱼，孙却打电话说来家里坐坐。知道你在学校开会，我就先回来了。”孙离接电话时，正在南津渡陪李樵吃饭喝茶。

喜子望望孙离，说：“难怪晒得油光光的！”

孙却坐下来，说：“我刚从上海回来。嫂子你猜，我在上海碰到谁了？”

喜子猜孙却肯定是去看了侄子，站在厨房门口问：“你去看了亦赤？”

“哪里是去看，我怎么找得着他？”孙却见喜子又进厨房了，就走过去，“我从大世界吃饭出来，看见几个年轻人吹吹打打的在街头卖唱，唱得真的好。我停下来看看，居然看见亦赤了。他弹着吉他，闭着眼睛摇头晃脑。”

孙离笑笑，说：“他卖唱，我听着不吃惊。你不知道，他假期都不回来，一个人出门旅游。他也不问家里要钱，背着吉他一路卖唱一路走。他是宁愿去当乞丐，也不愿意回家来看看父母！”

喜子从厨房出来插话：“他不瞎说父母双亡，自己讨学费就不错了。”

孙却劝喜子:“嫂子，我看亦赤很不错。他不偷不抢，卖唱又不丢人。”

孙离笑了起来，说:“孙却，侄子未必跟你学的?”

孙却想起自己小时候当乞丐的事，就说:“我那是小，不懂事，闹着玩的。亦赤大学生了，他不是闹着玩。”

孙离就怕儿子不是闹着玩的。亦赤上的是医学院，却对文学和音乐这么痴迷。照说爱文学和音乐的人，心是最柔软的，可是儿子很冷。又想喜子也是研究文学的，读过古今中外那么多文学名著，也不见把她这人读得柔软些。孙离挑不出她身上任何的错，哪怕想朝她发火都没有理由。她有体面的工作和职位，她在自己的专业有学术成就，她回到家里埋头做家务。夫妻之事，只要孙离有兴趣，她都尽着女人的本分。可是，他就是看不到喜子身上的柔软。

孙离脑子里的这些事，都没有浮到脸上来。他是平和的，同孙却谈天说地。孙却说的都是生意上的事，或是同政界的交往，孙离不太关心，却也耐心听着。他不时点点头，看不出是赞赏，还是只表示听见了。

记得当年孙却刚当上小包头，就嘱咐哥哥有不方便的事找他。孙却说他在江湖上高矮都交，哪方面都有熟人。孙离没有不方便过，也没有找过弟弟。孙却的江湖却是越来越大了。孙却的硕士、博士，不知是真读出来的，还是花钱买的。孙离每次看见弟弟都想问，话到嘴边又都咽回去了。他相信凭孙却的聪明，书是读得下去的。只怕他是宁愿花钱，也不愿花时间。

孙离见弟弟和弟媳不说话，猜他两口子肯定在闹意见。孙却一路上没同他说什么，他这会儿也不好问。他走到书房门口，说:“小君，出来喝茶呀?”

小君站在书架前翻书，说:“才喝了，哥你不用管我。”

又听孙却说:“我喊了亦赤，他眼睛睁开望望我，又闭上了，摇头晃脑的。”

“他叔叔都没叫？少教养的东西！”喜子听了很生气，人在厨房里高

声地说。

“他不一直喊你朱教授吗？我还是老孙头呢！”孙离真不把儿子如何称呼他当回事了。

孙却说：“我拿了一千块钱放在他碗里，乐队都停了下来。很多围观的人，看着也觉得稀奇。只有亦赤仍弹着吉他，低头取了一百块，剩下的全还给我。我把酒店告诉他，要他收摊时去玩。我住的地方离大世界很近。我等到深夜，他也没有来。”

小君站在书房门口，冷着脸说：“亦赤要是去了酒店，不坏了你的好事了？”

孙却碍着哥哥嫂嫂的面，不好高声大气，只道：“小君你别疑神疑鬼好吗？我去上海是生意上的事。我身后跟着好几个人，我不至于那么荒唐吧。”

“你的荒唐事还少吗？你身边的马仔不都向着你？”小君说着，泪水又出来了。

喜子出来说：“孙却，小君，你俩有话好好说。依我，什么都不要说，先吃饭。两口子的事，只有你们自己一边去才说得清。我只说一句，孙却，小君是个好妻子啊！”

吃饭的时候，小君死也不肯出来。喜子端了饭菜去书房，小君也不肯吃，只是不停地流泪。喜子也陪着流泪，她是想起了自己的事。一定要同小安子断了。反正是要断的，痛是迟早的事。

孙离推开书房门，见两个女人在哭，把门又轻轻掩上了。饭吃得索然寡味，孙离也不好怎么劝弟弟，只道：“小君很不错，把孩子带得这么好。”

“我没说她不好。”孙却话说得很平静，“她是疑神疑鬼，自己把自己弄成神经病似的。”

书房门开了，小君提着包。喜子跟在后面，说：“要走，你俩一起走。”

孙却站起来，说：“哥哥嫂子，你们放心吧。”

小君回头，瞪着孙却说：“你不要跟着我！”

“你这几天不是都在找我吗？我不跟着你走？”孙却跟着小君出门了。

喜子站在门口，怕对面邻居听见，轻声说：“不要吵架！”

“男人发达了，必须这样吗？”喜子关了门，说的是小君的话。

孙离只当没听见，拿起电视遥控器，随意翻了翻台。他几乎不看电视，翻台并不是真翻。他按了几下遥控器，就进书房去了。坐下来，拿起一本闲书乱翻。翻过好几页，眼里茫然一片。

喜子收拾完厨房，进来说话。她没有讲弟弟和弟媳的事，只讲小君想把大山送到苍市来读书。孙离想了想，说：“我俩都不会带孩子，看把亦赤带成这个样子。大山在老家好好的，为什么要送到苍市来？”

“小君的主意是定了。亦赤的个性世上少有，未必就是我们带得不好。”喜子说起儿子，内心其实很悲伤，“哪怕就是我做母亲做得不够，他也是你自小带着的呀？他对你这个爸爸也不怎么亲。俗话说，人亲骨头香。”

孙离把脚高高地跷在书桌上，想让自己舒服些。喜子过去拉上窗帘，外面早已漆黑了。孙离安慰喜子：“亦赤不会总是这样的，就当他比别的孩子成长慢吧。他是智商发达，情商发育慢些。我们给孩子时间，等待孩子成长吧。”

喜子好久不作声，半天才说：“唯愿是你说的这回事。我们等吧，等着儿子长大。”

孙离问喜子：“真把大山弄过来了，你有时间照顾吗？”

喜子说：“又不是天天要看着，他寄宿。小君说周末她会过来陪儿子，万一没空才让大山到家里来。”

喜子看了看时间，突然想到谢湘安，不知他吃了晚饭没有。说不定他还在睡觉，懒得起来弄吃的。想起谢湘安那个大男孩的调皮劲，喜子胸口就像有个小舌头在舔。她脸上突然露出微笑，嘴上说的却是大山的事：“大山那孩子，我是好喜欢的。”却又想，一定要同他分手，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第二天，谢湘安又打电话，约她见面。喜子不敢见他了。电话打了半个多小时，手机都打得发烫了。谢湘安在软磨硬缠，一定要见喜子。她说："小安子，我最后说一句，我们分手吧，求求你！"她挂了电话，干脆关机了。

过了几天，喜子晚上快上床了，她的电话突然响了。一看是谢湘安电话，她惊得不知所措。幸好孙离还在隔壁书房，没看见她的表情。她犹豫着接了电话，听见的却是谢湘安的哭声。她非常害怕，担心小安子疯狂起来干傻事。

"你别这样，你要冷静！"喜子轻轻地说。

谢湘安哇哇大哭，半天才说出一句整话："我妈妈去了！"

喜子听得半天一雷，声音高了起来："什么？什么时候的事？别哭，湘安，别哭！"

孙离不知道出什么事了，跑过来问："怎么了？"

喜子抹着眼泪，望了望孙离，仍接着电话，默默地点头，最后说："湘安，你请节哀！你要冷静！你现在最要紧的是照顾好你爸爸。你先放了电话，我跟工会联系。好的，我马上过来。"

放下电话，喜子说："谢湘安的妈妈去世了。突发心脏病，救得不及时。走得太早了，他妈妈退休没几年。"

喜子打了校工会电话，又打了几个同事的电话，嘱咐他们去看看谢湘安。喜子说了马上过去看看，双脚却迈不开步子。她坐在椅子上好半天没有说话，也不敢望站在面前的孙离，双手绞着使劲地搓着。过了好久，喜子低头说："老爸，我得去看看，你可以陪我去吗？"

孙离说："这么晚了，我肯定要陪你去啊。"

出了门，喜子打了谢湘安电话："湘安，我和孙老师来看看。你在哪里？医院还是家里？"

谢湘安说："喜子姐，你不要来了，太晚了。我刚从殡仪馆回来，我要回家陪爸爸。"

“我到你家去看看。”喜子放下电话，又打了同事电话，“你们动身了吗？你问问他是在爸爸妈妈家，还是在自己宿舍。”

过了会儿，同事发了信息来，告诉谢湘安爸爸妈妈家的地址。喜子念了同事的信息，说：“老爸，湘安爸爸妈妈住在里仁居。”

谢湘安家坐着七八位同事，客厅就显得有些拥挤。喜子和孙离去了，同事们都站起来让座。谢湘安靠在沙发上，眼睛肿得眯成一道缝。熊芸紧紧握着他的手，自己也不停地抹眼泪。

喜子过去，坐在谢湘安身边，问：“爸爸呢？”

谢湘安嗓子哑了，说：“床上躺着。”

喜子站起来，望望孙离，说：“我们去看看谢叔叔。”

谢湘安领喜子和孙离进了爸爸房间，说：“爸爸，我们馆长看你来了。这位是孙老师，大作家。”

喜子没有见过谢湘安爸爸，一见面却觉得特别的亲。她想湘安老了就是这个样子，花白的头发，瘦削的长脸。喜子坐在床边小凳上，拉着老人的手，说：“谢叔叔，你自己一定要保重身体。阿姨走得这么突然，我们都很难过。”

谢叔叔强撑着要坐起来，喜子按住老人的肩膀，说：“谢叔叔，你躺着，别起来。”

谢叔叔说话也没力气了，只道：“湘安他妈妈什么事都不担心，只是对湘安和熊芸的事放心不下。熊芸这孩子好，我们看着她长大的。他妈怕湘安不懂事，亏待了人家孩子。”

熊芸就呜呜地哭，说：“爸爸，你老放心吧，妈妈也会放心的。湘安哥对我很好，我们会幸福的。”

喜子抹着眼泪，说：“湘安善良，他不会亏待人的。”

孙离插不上话，站在床前很不自在。谢叔叔反复喊孙离坐，他摇摇手说了几句客气话。喜子见孙离有想走的样子，就说：“湘安，我们先走了。你好好照顾爸爸。治丧的事，学校和馆里都会出面的。”

从里仁居出来，孙离叹息着，说：“湘安你别看他牛高马大的，真还像个小孩子。熊芸小，看上去比他还懂事些。”

“独生子女不都是这样？他这么早就没妈妈了，真可怜。”喜子说着泪水又出来了。

谢湘安妈妈追思会那天，喜子素颜黑裙，从头至尾帮着张罗。尽完了所有仪式，亲友们穆然地排着队，同谢湘安家人握手告别。谢湘安含泪同大家握手，他看到喜子快到跟前，就开始跟同事轻轻地拥抱。喜子看出来了，湘安这么做，就是为了抱抱她。喜子泪水滚烫，双眼模糊走了过去。谢湘安紧紧地抱着喜子，泪珠啪啪地滴在她的后脖子上。

三十一

七夕到了，孙离约李樵喝茶吃饭。李樵接电话有些迟疑，说：“我晚上有饭局呀。”

孙离说：“你先去你的饭局吧。我一个人在紫亭吃饭，等你过来喝茶。”

李樵默然一会儿，淡淡地说：“好吧。”

孙离早早地订了包间，先去了紫亭。他带着手提电脑，边喝茶边写小说。又想年轻人把七夕当作中国情人节，实在有些莫名其妙。七夕叫棒打鸳鸯节才合适。年轻人不会想这么多，无非多个理由高兴而已。今年闰七月，两个中国情人节，最高兴的是商家了。商家只要有钱赚，什么点子都想得出。万圣节都是商机了，只怕阴历七月半也会成中国万圣节的。

孙离点了份套餐，吃的依然是牛肉。喜子叫他牛肉宝，他吃牛肉真是吃不厌。今天坐的这个包间，正是几年前李樵头回约他喝茶那间。真

是凑巧。孙离有时似乎有些迷信，总觉得冥冥之中确有神灵。有一年，他在广州签名售书，签日期的时候，突然想起那天是自己的生日。他本不愿意麻烦别人的，却无意间说漏了嘴。书店马上打电话订餐厅，一定要给他好好地过生日。打了好多家餐馆电话，包厢都订出去了。好不容易联系了一家餐厅，剩下最后一个包厢。孙离随主人驱车赶去，发现那最后一间包厢，居然叫做万寿。大家都说是天意，都说孙老师真是有福之人。

紫亭新养了一只鹩哥，正好挂在孙离坐的包间外面。小家伙最会学人说话，哪怕你的笑声它都学。

孙离吃过饭，出去上洗漱间。回来时，他停下来逗鹩哥："你好！"

鹩哥学着："你好！"

孙离又说："小坏蛋！"

鹩哥跟着说："小坏蛋！"

孙离说："李樵！"

鹩哥又学："李樵！"

孙离说："李樵好！"

鹩哥学得连声音都像孙离："李樵好！"

孙离反复说了几句："李樵好！"鹩哥都跟着学，好玩极了。

孙离进了包间，听鹩哥冷不防说一句："李樵好！"

八点多了，李樵还没有来。孙离有些着急了，却不便打电话催她。不是重要的饭局，李樵是不会迟到的。

孙离关了电脑，不停地看手机。他有些想抽烟了，手在口袋里乱摸。他知道自己身上没有烟，他也从没在李樵面前抽过烟。自从有了李樵，他把烟戒掉了。他同李樵一起，似乎只能有鲜花、音乐、香茗、美食和浪漫的郊游。

"李樵好！"突然听到鹩哥叫了起来。

孙离不由得笑了，心想假如李樵进来的时候，碰巧鹩哥也这么叫起

来，那才好玩呢！他正这么想着，李樵真的就推门进来了。

孙离忙站起来，装着吃惊的样子，说："未必鹩哥也认识你了？你也太有名了！"

李樵坐下来，笑道："你教的吧？只有你想得出这么坏的招数！"

孙离伸手去拥抱，李樵躲了躲，说："坐坐吧，我喝醉了。"

孙离把茶杯移到她面前，说："什么场合，喝这么多酒？"

"哪是什么大场合，几个大学同学，全是女同学。"李樵说着就闭上眼睛，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孙离很快听见了她轻松的呼吸声，好像是睡着了。他从未见李樵喝过这么多酒，也从未见过她的醉态。今天她们女同学聚会，只怕比男同学更疯吧。

孙离怕吵了李樵，喝茶都只慢慢地抿。他静静地坐着，目光一刻也没离开李樵的脸。她长长的睫毛盖下来，两道黑黑的小月亮。眉毛也是弯弯的，又是两道黑黑的小月亮。李樵的眉毛细长细长的，不像年轻时那么浓了。她脸色酡红，像一朵醉牡丹。

孙离克制不住，伏下身去亲吻。李樵突然睁开眼睛，很麻利地坐了起来。她望了一眼孙离，目光就垂了下来，轻轻地说："我们还是分手吧。"

孙离哑了半天，问："为什么？"

李樵摇摇头："不为什么！"

"那为什么呢？"孙离又问。

李樵问："你想过没有，我们为什么要在一起呢？"

孙离答不上来，只觉得喉头发干。他端起茶，却不想喝，又放下了。李樵提出分手，已不是第一次了。那年她看了泥石流的事故报道，吓得疑神疑鬼的，硬说那是上苍的警告。孙离安慰了好些天，她才从噩梦中走出来。谁知道这次她又看见什么事了？

孙离问："亲爱的，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

"这次真的没什么事。"李樵的语气很平静。

"那为什么要分手呢？"

李樵把茶杯放在手里捧着，说：“我们在一起就是没有理由的，分手也不需要理由吧。”

“不行！”孙离大叫一声，紧紧攥着李樵的手。

李樵站起来，说：“别这样。司机在下面等我。我酒醒了。我来，只是为了跟你说这一句话。我先走了。”

孙离木木地坐着，不动也不能动，呆呆望着李樵拉开门出去了。

“李樵好！”鹩哥在外面叫得非常应景。

孙离瘫坐了好久，按了按服务铃。

服务生进来，问：“先生需要什么？”

孙离问：“有烟吗？”

服务生送了烟进来，却没有带打火机。

孙离有些失态，说：“打火机呢？难道还要说吗？”

服务生道了歉，出去拿打火机。孙离的无名火发得好没道理，可是服务生送打火机进来，他的脸仍然黑着。他点燃烟，瘫在沙发里，大口大口吸着，却没有意识到早已泪流满面。他伸手一抹，才知道脸已湿透了。他感到眼里流的似乎不是泪水，而是滚烫滚烫的细沙，眼睛针刺般地痛。孙离记不得自己多少年没有流过泪了，这泪水竟然像又硬又热的沙子，这是他从未经历过的。他很想号叫，却只能咬牙忍住。

回到家里已是深夜。喜子习惯了他晚归，也没有起来打招呼。他不想洗漱，衣服都懒得脱，倒在书房的床上。他在床上躺了没多久，人就有种想往地底下钻的感觉。他从床上下来，躺在地板上，身子紧紧地蜷缩着。昏昏沉沉中，他觉得身子慢慢地往地板里陷，就像躺在流沙里，一寸一寸地埋进去。一会儿又感觉脑袋变得越来越大，像充气球似的在半空中飘着。

孙离自己都没有想到他会如此难过。年轻时，他似乎没有这么敏感。那年初春，喜子去上海读书，他去火车站送人，不知道哪里不舒服，不停地扭着身子。喜子生他的气，说他不耐烦送她。他直到晚上睡觉才发现，

原来是他的毛衣没有穿好，一件毛衣放在背上背了一天。那时候，他的身体发肤都是浑浑噩噩的。

孙离通宵都没有睡着，眼见着窗帘慢慢亮起来。听得喜子起床了，轻手轻脚地梳洗。又听得门响，喜子上班去了。今天是暑假后开学第一天，喜子出门得比平时早。孙离躺在地板上，身子蜷成一条虫子。

喜子下午回家，孙离坐在书房里吸烟。喜子推开书房门，手使劲地扇着烟雾，说："你怎么又抽烟了？好不容易戒了烟！"

孙离怕喜子看出异样，只含糊道："脑子有些乱。"

"闭着门窗，又不开空调，热得像蒸笼！"喜子打开窗户吹风，"你先出去吧，透透气再开空调。"

孙离一身油汗，脑子晕乎乎的，走到客厅里坐下。喜子进厨房看看，出来说："你早饭中饭都没吃？"

孙离编了话说："我下楼吃了面。"

喜子开始做饭，说："小学也要开学了，明天小君送大山来。那小家伙，回乡下过暑假，肯定晒成非洲佬了。"

孙离像没听见似的，闭着眼睛窝在沙发里。"小孩子就该多在乡下过过，亦赤小时候多放在乡下就好了。"喜子在厨房高声说话，见孙离一声不应，出来问，"你不会是生病了吧？有哪里不舒服吗？"

孙离又点了烟，说："没有，放心吧。"

"我劝你还是不要抽烟，你已戒了几年了啊！"喜子手里正剥着豆角，"我今天打了亦赤电话，他正在西安机场，今天回上海。我让他到了上海回电话，也不见回。我们这个儿子，真是白养了。你给亦赤打个电话吧。"

孙离翻出亦赤的电话，打通了却不见接听，就说："他手机不在身边吧。"

喜子叹了一口气，说："通了就好，说明他到上海了。你父子俩，没一个不让我操心的。戒烟不容易，戒了几年又吸，何必呢？"

听喜子说了这话，孙离胸口钝钝地痛。他戒了几年的烟，就是同李

樵好了几年。孙离平时的情绪本来就捉摸不定，喜子也并不太在意，说说就进厨房去了。她想着大山就要到苍市来上学，心里有了几分欢喜。又想，亦赤要是也像大山这么贴心，她该多么幸福!

三十二

今年偏偏有两个七夕！一个月之后的七夕，孙离又约李樵，她在电话里说:“一切都过去了。”孙离再打电话,她不接听。发信息去,也不回复。孙离快发疯了，每天夜里睡在书房地板上。他没有安稳睡过觉，总是半梦半醒的。稍微睡着，就是乱七八糟的梦。

有天夜里，孙离梦见自己七十多岁了，坐在夕阳下同一个年轻人说话。那个年轻人就是二十多岁时的孙离自己。七十多岁的孙离头发花白，脸叫夕阳晒成了古铜色。年轻的孙离脸白得像纸，瘦瘦弱弱坐在他对面。老孙离满面笑容，小孙离却冷冷的没多少话说。

老孙离见小孙离起身走了，吓得从梦里醒来。孙离想了半天，记得梦里二十多岁时自己很寂寞的样子，走起路来飘飘荡荡的。

喜子实在受不了，说:“我理解你们作家的毛病，但你也不要太放纵自己的情绪。鲁迅先生不高兴时，一定要睡在阳台地板上。你虽然已很著名了，但也没有到鲁迅先生的地步吧。”

孙离不作声，听任喜子数落。只要想起李樵笑弯腰的样子，想起她笑得蹲在地上起不来的样子，想起她突然走神心不在焉的样子，他的手脚就会微微地打颤。

孙离永远弄不清李樵心里的秘密。有回见她的目光又迷茫起来,他问:“是不是有心事?”

她回过神来，摇摇头说："都是些同你不相干的事。"

他便不再相问，只是干着急。他俩做爱时格外沉醉，亲热之后似乎又各怀心事。孙离手机里没有储存李樵的电话，她的电话号码刻在他脑子里，永远都忘不了。她的手机号码，同她家里电话，还有办公室电话，有四个数字都是相同的。他曾问她："这是你的幸运数字？"

她说："不是的，只是巧合。"

他也就不再问了。李樵不愿意把什么事都告诉他。他却相反，恨不能把五脏六腑都翻出来给她看。他从小时的顽皮讲起，讲过许多笑破肚子的故事。李樵被他逗得眼泪水都笑出来了，她却从来不讲自己的故事。

他隐隐知道，李樵终究会离开他的。不明不白的，她就把缘分一刀斩断了。半年之后，她才开始正常地接他的电话，偶尔也在一起喝茶吃饭，却不再是两个相爱的人。他每回约了她，过后就隐隐后悔，心想不要再见面了，省得自己伤心。可是，没过多久，他又会打电话去。

孙离越发的失眠，彻夜苦想。想想自己都快奔五十的人了，居然像个纯情少年那样失恋！他盼着时光飞逝，盼着自己尽快老去。相思的病症，只有时间可以医治。

他时常想起那个奇怪的梦。老少两个孙离在梦里相遇，那是什么寓意？他过去也会同喜子说说自己的梦，喜子总是笑话他，说："作家做梦都像小说。"他没有把这个梦告诉喜子。

孙离每次拨出李樵的电话，犹豫半天才按下确认键。手机里响起舒缓的彩铃声，他的心脏却跳得像刚扯断一条腿的蚂蚱。他小时候顽皮，捉到蚂蚱之类的小昆虫，就扯断它们一条腿，有翅膀的就扯掉翅膀，那些小东西就在地上蹦跳。他这会儿的心脏，正如一只扯断了腿或翅膀的小虫子，满地乱蹦。

他静静地调匀呼吸，怕李樵听出他的慌乱。李樵的声音总是友好的、热情的、调皮的，却是距他万里之遥。他只做没事似的，随意说几句话。放下电话，他会傻傻地坐上半天。

孙离家的窗外有棵高大的梧桐。每到夜里，梧桐树就在寒风中怪叫。光溜溜的枝桠锋利如刀，坚硬的北风似乎被枝桠割成了飞沙走石。他每天清早醒来，脑子都是一塌糊涂。

今天，窗口渗进的光怪怪的，照得房间有些陌生。他疲沓沓地躺在床上，慢慢发现天光原是黄色的。天黄有雪，人黄有病。只怕要下雪了。孙离拉开窗帘，想象自己从窗口跳下去，双腿陡地闪过一阵酸麻。这股酸麻从大腿内侧发源，闪电般流遍全身。大脑发胀，两眼喷火，心里敲鼓，气喘如牛。窗户安有结实的防盗窗，跳是跳不下去的。他只是想象一下，竟然怕成这样。他暗自诅咒自己的怯弱。

孙离似乎早就不怕死了，但恐惧也许并不由人。他夜里无数次想象自杀，都把自己弄得满头大汗。他并不喜欢这样想象，但这个毛病其实很早就落下了。他小时候见过很多葬礼，望着身着孝服的人呼天抢地，他常常会陷入幻觉，好像是他自己在那棺材里躺着。听着别人伤心地哭，孙离也呜呜地哭。

村里有老两口儿是地主，经常被斗来斗去，实在不想活了，说好去山里上吊。那老头儿手脚麻利些，三两下就把自己挂在树上了。老婆婆还没挂上去，见老头儿吊在树上直蹬脚，吓得跑回来了。

孙离当时还很小，听了这个故事就恨死了那个地主婆，怪她没有陪着老头儿上吊。那老婆婆活到八十多岁，比老头儿多活了三十多年。

亦赤出生那年正逢上大雪。那一场大雪，已过去二十多年。遇上天气不好，或者心情很坏，孙离会想起那个跳楼的人。他不知道那位自杀者是什么人，也没想过要去打听。那个人就像那个雪夜的一片雪花，无声无息融化掉了。

今天真会下一场大雪吗？天色黄得这样厉害！防盗网的图案把天空分割成了黄色蛋糕，各式各样的蛋糕。如果没有这牢笼一样的东西，我是否早就跳下去了？今天有多少人自杀？

这种鬼天气自杀的人会更多。孙离曾经查过资料，知道地球上每分

钟有两个人自杀。一天有多少人自杀？这道数学题并不难做。

孙离趴在窗口看天色，仰望片刻便头晕脑胀。先喝点烈酒，面红耳热了，再关进厨房去，打开煤气。怀里仍抱着酒瓶，慢慢睡去。喜子回到家里，我早已飘忽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她闻到煤气味，慌忙间拨电话报警。电话闪出察觉不到的火星，屋里顷刻成了火海。

不能让喜子也陪着我烧死了。那么驾车出去，冲断大桥栏杆，直飞到河里去。冰冷的河水慢慢渗进来，汽车玻璃密封着，我在车里挣扎。太难受了，这样自杀，太难受了。

这种天气，可以把车停在滨江大道旁，多服几颗阿普唑伦，打开空调睡觉。警察发现时，我人已经僵硬了。也许会生发桃色传闻，说有位叫孙离的作家，约了情人在车里苟且，结果两人废气中毒了。

那女的中毒轻些，勉强爬出来，自己逃掉了。警察勘破蛛丝马迹，找到了李樵。警察发现孙离最后一条手机短信，原来是发给李樵的，约她出来见面。

“我怎么又想到李樵了呢？”李樵已不是他的爱人，可他真的又想她了。孙离像编小说似的，陷入不能自拔的狂想。

三十三

孙离独自一人的时候，容易放纵自己的情绪。喜子在身边，他尽量克制着。他对喜子满怀歉疚，又担心她带不好大山。亦赤小时候，喜子正在外面攻读硕士和博士，儿子的吃喝拉撒都是孙离管的。亦赤长大后不怎么亲人，只怕就因小时候不在妈妈身边。喜子好像也不懂得怎么带孩子，大山又毕竟只是侄子，好不好带也拿不准。孙离过去带亦赤很有

耐心，他现在只怕也不会带孩子了。就像年轻时他喜欢做饭菜，现在厨房都懒得进去。何况，他也并没有把亦赤带好。

亦赤的房间久没人住，喜子把这间屋子好好收拾了。儿子房间到处是 CD，东一叠西一叠的。喜子把这些 CD 都放进收纳箱里。一张张看着儿子收藏的 CD，大多是国外的摇滚歌手，有些是披头士，有几张平克·弗洛伊德，山羊皮乐队，快转眼球乐队。

喜子的乐感好，小学时上音乐课，女老师一句一句教唱《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教完后问："学会了没有？"

同学们拖着声音喊："会啦。"

女老师说："真的会了？我请一个同学站起来唱唱看。"

老师点喜子的名。喜子唱开头两句时还很紧张，声音颤颤巍巍。她唱着唱着，就忘记害怕了："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那时候，妈妈没有土地……"

喜子唱着唱着，眼泪不知不觉就流出来了。喜子唱完，教室里安安静静的。女老师拿出手绢擦眼睛，说她教这么多年音乐，从没遇到过唱得这么好的学生。老师像发现了宝贝似的，让喜子进了学校的文艺宣传队。

喜子清理着儿子的音乐 CD，仔细看着封面上那些披散着头发，嘴巴张成一个黑洞一样的歌手，满脑子都是儿子。亦赤假期都抱着吉他旅行，一路卖唱一路游走。他是否也是个披头士的样子了？她擦着 CD 上的灰尘，小心把它们放整齐。这些 CD 都是儿子的宝贝，得好好地替他保存着。

儿子房间有一张床，一个三门衣柜，一个书桌，一台组合式音响。电脑儿子已带走了。喜子把书桌清理出来，又清空一边衣柜，准备给大山放衣服。星期天，她跑到家具市场，买了一架榉木的双层床，换去了儿子房间里原来的旧床。儿子房间原来那副浅咖啡色的窗帘也换下来，换了一副新买的浅蓝色窗帘。窗帘上面画着一条条深蓝色的大鱼，像是儿童画的，笔法稚拙。

孙离站在儿子的房间门口，又望望喜子，眼睛都湿了。他走进房间，

摇摇双层床，笑着问：“床要换吗？亦赤哪怕回来也是放假，大山假期也会回家去的。”

喜子说：“我想让大山子住得安心，儿子回来也不觉得家里没有他的位置了。”

孙离点点头，说：“你比我细心。”

喜子把大山喊成大山子，孙离听着觉得格外好听。大山刚来那天，喜子说：“大山子，喊我妈妈呀！”

大山长得像小君，鹅蛋脸，大眼睛，长睫毛一闪一闪，很机灵的样子。他噘着嘴巴说：“我妈妈是吴小君，你是我伯母！我也不叫大山子，我叫孙大山！”

喜子蹲下来，摸着大山的脑袋，说：“你叫我喜子妈妈，我叫你大山子。我们两个，都有个子字。扯平了，好不好？”

大山偏着脑袋想了想，使劲地点着头，喊了一句：“喜子妈妈！”

喜子心头一阵恍惚，就好像小时候的亦赤站在眼前。她把大山搂在怀里，狠狠亲了一下。

喜子领着大山到亦赤的房间，说：“大山子，这是哥哥的房间，现在也是你的房间。以后你从学校回来，就住在这里哦。”

大山好喜欢这张双层床，摸着连接两层床铺的小梯子，着急地问：“那我睡上面，还是睡下面呀？”

喜子逗他说：“你想睡上面就睡上面，想睡下面就睡下面。”

大山忙着往上面爬，说：“我睡上面，我要睡楼上。”

大山鞋也没脱，小猴子一样爬到床的上铺，笑眯眯地趴着往下望，喊他下来还不肯。喜子原先担心大山太小，离开爸妈会不适应。她现在放心了，大山这孩子好亲人。

晚上九点半，喜子给大山铺好床，拖长声音喊着：“大山子，快来洗澡，一会要睡觉了。”

大山跑过来，望着喜子，眼睛清亮清亮的，说：“喜子妈妈，这么早

就睡觉呀？”

喜子说：“小朋友九点半睡不算早。你每天至少要睡九个小时。”

大山说：“我在家都是好晚睡的。九点半作业都写不完。我还要打一下游戏。”

喜子说：“喜子妈妈有新的军规，只准星期五和星期六晚上可以玩一下游戏，平时不可以玩。”

大山顽皮地说：“我可以玩，我在手机上玩。”

喜子微微笑着，说：“不能玩，你的手机也不准带到学校去。苍市学校也有新的军规。你自己进去洗澡吧，不然喜子妈妈就要剥你的衣服了。”

大山说：“喜子妈妈，我今天洗过澡，换过衣服来的，可以不洗澡吗？”

喜子假装想了想，说：“好吧，喜子妈妈让你一回。但是，脚是一定要洗的。”

喜子倒了洗脚水，把大山的脚按在木盆里，帮他洗脚。孩子的脚长得周正可爱，骨骼清秀。喜子把手伸到大山的脚趾缝里搓，大山咯咯咯笑着，直喊：“好痒，好痒。”笑得全身乱动，水溅了喜子一身。喜子也跟着没心没肺地笑起来。

孙离在书房听到外面热闹，跑出来看。他也假装板了脸，说：“大山子，不许这么顽皮啊！”

大山指指孙离，问喜子：“喜子妈妈，我叫他什么呀？”

喜子说：“傻孩子，你不知道他是你的伯父吗？”

“那你也是我的伯母呀！”

喜子明白大山的意思了，说：“你就叫他老爸爸！”

大山说：“我叫我自己的爸爸叫老爸。”

喜子逗大山：“你叫你自己爸爸叫老爸，叫伯父老爸爸。伯父比你爸爸大，多叫一个爸字。”

大山仔细望望喜子，说：“喜子妈妈，你很年轻，很漂亮！我就不叫

你喜子妈妈，少叫一个字，叫喜子妈！”

喜子心头一热，劈头盖脸地亲着大山，说：“真是我的好儿子！不过，我还是喜欢大山子喊我喜子妈妈！”

孙离嘿嘿地笑，假装生气骂大山：“马屁精！”

大山冲着孙离大喊一声：“老爸爸！”

孙离笑得张开大嘴，露着并不整齐的牙齿。他突然想起李樵了，有次他用手机短信发了一个笑话过去，李樵回信说：“你害死我了！我正在开会，忍不住傻笑，别人以为我是神经病！你得意了吧？大笑了吧？嘴巴别张得太开啊，你的牙齿并不好看！”孙离更加得意，又发了一张照片过去，他自己张嘴大笑的样子。

大山几爬几爬就翻到双层床的上铺，钻到被子里。喜子又把被角掖了掖，轻轻在大山脸上吻一下，说：“我关灯了啊？大山子崽崽晚安。”

大山点点头，乖乖躺在被子里，眼睛一眨不眨跟着喜子转。喜子正准备离开，大山突然说：“喜子妈妈，我妈妈睡觉前都给我讲一个故事的。”

喜子说：“啊呀，亦赤哥哥早就长大了，我都忘记小朋友的故事了。”

大山说：“讲一个讲一个。”

喜子站在床边，大山睡在床的上层，两人的脸正好齐平。

喜子说：“好，讲一个就睡了，说话算数。”

大山说：“嗯。”

喜子讲了一个宫泽贤治的童话，名字叫《要求繁多的餐馆》。喜子把童话主角替换成了大山。大山笑吟吟地听着，知道喜子妈妈故事里的主角并不是真正的自己，又觉得很有趣，听得很开心。喜子想起亦赤小时候，她也讲过这个故事，也把故事的主人公替换成小亦赤。可是亦赤并不接受，冷冷地说：“不要这样说，那不是我。”当时喜子只是暗暗惊奇，感叹儿子这么小就这么理性；却又隐隐担心，太理性的人生活会过得无趣。

大山刚睡着，小君就打来电话。喜子知道她放心不下儿子，忙把大山的情况详详细细讲给小君听。喜子说：“你把大山子带得很好，又活泼

又乖巧。你真是个好妈妈,还每天都给他讲睡前故事。唉,我亦赤小时候,大多都是他爸爸带，睡都跟他爸爸睡，跟我不是很亲，现在脾气都有点怪怪的。我现在想起来好后悔。”

小君忙说：“嫂子快别这么说。亦赤那么优秀，读书好厉害，能力那么强，都是像你。大山这孩子让你操心了。再说嫂子，我哪有什么天天晚上睡前给大山讲故事啊？这孩子都是睡前开着灯自己看，一点点大就会看故事书，还讲给我们听呢。我白天忙公司的事，回来累得找不到床，大山是放养大的。”

星期天上午，喜子带着大山到了超市，买了新鲜的大明虾、火腿肠、青豆、洋葱。大山说了，他最爱吃扬州炒饭。他跟爸爸妈妈在酒店吃饭，他只爱吃扬州炒饭。大山争着推购物车，推得跌跌撞撞的。喜子不时回头望着大山笑,她恍惚间总有种错觉,似乎推着购物车的是小时候的亦赤。

虾子活蹦乱跳的，喜子剥虾仁的时候，捉都捉不住。有几只虾子蹦到地上去了，大山开心地笑了起来，说：“虾子逃跑了。”

他站在旁边看了会儿，眼睛一转，打了主意说：“喜子妈妈，我想玩一会电脑。”

喜子说：“乖，电脑玩久了眼睛会坏的，不要玩。来，喜子妈妈教你怎么剥虾仁。”

喜子捏住一只虾子，扯掉虾头，扯出一根细细的黑线，说：“你看，这是虾子的肠子，里面黑黑的都是屁屁，很脏，要扯掉。”又指着虾子第三节的壳，“这是第三节的壳，先把这一节的壳剥掉，再把虾子尾巴一扯，前面一扯，虾仁就剥出来了。”

喜子边做边说，脸色温柔。餐厅窗台上飞来一只小麻雀，歪着脑袋叫唤，眼睛滴溜溜转。大山看见了，忙说：“我也会，我也会。”他顽皮地学着小麻雀，歪着头，大眼睛转得飞快，眼睛珠子清亮得像浸在清水里的小石子。

喜子欢喜得不得了，拿出做妈妈的权威语气，说：“大山子，过来，

快点亲喜子妈妈一下。”

大山乖乖踮起脚，结结实实亲了喜子一下。喜子记忆里，亦赤从没有这样认认真真亲过妈妈。喜子一时又悲又喜，顾不得手上的虾腥味，紧紧搂着大山。

扬州炒饭炒出来青红黄白，五色缤纷，味道也很香。大山子却吃得很少。扒两口饭，问一下：“喜子妈妈，现在几点了？”

喜子说：“还早呢，慢慢吃，现在才六点十分。你不是最喜欢扬州炒饭了吗？”

“还有两个小时二十分钟。”大山叹着气说，这孩子舍不得走。

大山必须在八点半前赶到学校，九点钟开始查寝室。大山磨磨蹭蹭的，掐着八点半的点到了学校。大山反复叮嘱：“喜子妈妈，星期五早点来接我啊。”

喜子硬着心肠不回头看，边答应边往外走。大山子这么知道亲人，亦赤怎么那么不亲爸爸妈妈呢？

孙离晚上很晚才回家。喜子拿本书坐在床头，又不看，想一会儿子亦赤，想一会大山，比来比去，忽悲忽喜。

孙离走进卧室，看到喜子神情恍惚，心里一咯噔，想起他在李樵脸上也看到过这样的表情。他问：“没什么不舒服吧？怎么还不睡？还在发呆？”

喜子缓缓叹一口气说：“要是能让亦赤回到小时候就好了，我要重新好好带他一次。儿子变成这样，都是我的罪过！”

孙离坐在床边，抚着喜子的肩膀，说：“你别责怪自己。儿子学习好，又不危害社会，只是不太亲人，不用太担心。只要他自己过得好，最坏的打算是我们老来不靠他嘛。”

“现在的孩子负担都重，靠又哪能靠得住呢？只是这心里空空的，有时候像刀子在里面搅！”喜子差点落泪，“大山这孩子多好，小家伙真亲！”

星期三晚上，小君打来电话，说：“嫂子，这星期有事走不开，没办法，本想来接儿子，陪陪他，来不了了，只好请嫂子再辛苦代劳。”

喜子说："大山很可爱，很好带。你只管忙你的，一切交给我好了。你有空多给他打打电话吧。"

小君问："他想不想妈妈呀？有没有提到我？"

喜子忙说："提到提到，老说妈妈怎么带他的，要我向你学习。他很想念妈妈，只是这孩子懂事，还忍得住。"

小君听了很高兴，说："真的吗？这孩子我从小带得也少，我很怕他对我没感情呢。嫂子你知道的，他上学前在外婆家，上学了我才不上班专门带他的。"

喜子说："亲妈妈亲儿子，血浓于水呀。何况你是一个这样的好妈妈。"

星期五下午，喜子早早接到了大山。当着同学和老师的面，大山还有点不好意思，只是抿嘴笑个不停。出校门上了车，大山子才说："喜子妈妈，你这么早来接我，比其他同学的妈妈还早，我好高兴。"

喜子说："大山子，你妈妈这个周末有事，不能来陪你玩，还是喜子妈妈带你玩哦。妈妈会给你打电话的。"

大山像没听到一样，一路叽叽喳喳，说着学校发生的事。谁又把寝室里的沙发椅坐坏了呀，音乐老师教了什么歌呀，自己的作文被老师在班上念了呀，传达室伯伯讲的是我们的家乡话呀。

大山突然顿了顿，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喜子妈妈，班上好几个女同学说我长得好帅。"

喜子哈哈笑了起来，说："大山子，你是真的长得帅呀。你是小帅哥。小帅哥如果学习好，又爱帮助同学，有礼貌，那就更帅啦。"

大山点点头说："我知道啦。"

喜子带着大山去了一家中西餐厅，给他点了一份安格斯牛排，自己要了一份肉泥茄子煲仔饭。牛排做好端上来，大山不知该怎么吃，问道："喜子妈妈，这是菜呀？饭呢？"

喜子说："这就是饭呀。这是牛排，外国人是把吃肉当成吃饭的，你还要把这个鸡蛋，这些花菜，这些意大利面都吃掉。这些薯条也吃掉。

这是刀，这是叉子，你这样拿着。”

喜子移到大山面前坐下，手把手教大山吃牛排，教他怎么使用刀叉。大山一句话也不说，也不笑，端端正正坐着，用刀把牛肉切成一小块一小块，再用叉子吃，盘子里的东西吃得干干净净，最后盘子里还剩着肉汁，大山端起盘子，伸出舌头把盘子也舔得干干净净。

喜子看着大山把牛排吃完，心想这真是个好孩子呀。亦赤从小都是追着喂饭，吃一顿饭要个把小时，吃一口还要吐一口。长大了也还挑食，吃饭不是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就是心不在焉，食不知味。难得听到他称赞一声东西好吃。大山吃东西那么认真，专心品尝食物的美好。这样的孩子，现在真是太少见了。

喜子问：“大山子，牛排好吃不？吃饱了没有？”

大山说：“好吃。喜子妈妈，下次又来吃好不好？”

喜子说：“好，下次喜子妈妈接到你，我们到另外一家餐厅去吃牛排。每一家餐厅做的牛排味道都不一样的。喜子妈妈带你把城里有名的牛排都吃一遍，看哪一家的最好吃，好不好？”

大山说：“真的吗？喜子妈妈，那要好多钱吧？亦赤哥哥小时候，也都吃过吧？”

喜子心里有些难过，她并没有多少带儿子出来品尝美食的回忆。亦赤很早就不肯跟大人出门了，难得带他上一回街。

回到家里，喜子说：“大山子，今天你刚回来，今晚就休息吧。喜子妈妈同意你玩两个小时电脑。”

大山“耶”地欢呼，说：“那我可以玩游戏不？”

喜子拖长声音，笑吟吟地说：“可以！但是，崽崽说话算数，就两个小时！”

大山玩电脑的时候，喜子去孙离书房给小君打电话。小君听了，说：“嫂子，我从来不带大山吃这么贵的东西，你也别依着他。他爸讲得有道理，不想让儿子知道家里很有钱。富二代，太可怕了。”

喜子听了，心里也歉歉的，说："我是太喜欢这孩子了，忍不住想让他尽情地高兴。我还觉得奇怪呢，他吃牛排都不会吃。小君，你说得对。我答应他下周再去，那就再去一次。牛排我自己也做得好，大山喜欢吃，我就买了料自己做，也不怎么破费。"

听喜子通完电话，孙离说："孙却和小君这么带孩子是对的，我们是要注意别太溺爱了。"

喜子摇头叹息，说："我是带少了亦赤，心里有亏欠，就在大山身上弥补。可能这是毛病吧。"

每个周末都让大山期待，他的日子就过得很快。一晃眼，就快放寒假了。有个周末，大山清早醒来，自己洗漱完了，去看喜子妈妈做早餐。看了会儿，问："老爸爸怎么还不起床呀？"

喜子说："老爸爸夜里工作太晚，让他多睡会儿吧。"

大山调皮，悄悄儿推开书房的门。他见孙离睡在地板上，回到厨房，附在喜子耳边说："喜子妈妈，老爸爸好奇怪，他怎么睡在地上呀？"

喜子脸都红了，说："老爸爸没有大山子听话，也没有大山子会睡觉，一定是夜里做梦滚下来的。"

吃完早饭，喜子等孙离起了床，去他书房轻声地说："老爸，大山子看见你睡在地上了。不好看，你别任性了。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同我说吧。"

孙离埋着头说："我只是睡不安稳，失眠。放心，我会好起来的。"

三十四

孙离在家接了一个陌生电话："孙老师吗？我是刘小明！"

孙离听出是家乡话，只怕是熟人，就问："刘小明？"

那人说："我是刘元明的儿子，刘小明，你的学生。"

孙离想起来了，说："小明啊，有事吗？"

小明说："我爸爸得了肺癌，想转到苍市来。不知道孙老师医院有熟人吗？我们自己联系了，床位很紧张。"

孙离问了问老校长的病情，说："我找找人吧。放心，我会尽快同你联系。小明，好多年不见了，我可能都认不得你了。"

小明笑笑，说："孙老师，我还记得你呢，你是一中最有名的老师。我至今还记得你讲堕马髻的故事，我爸爸也常提起这件事。"

"对对，小明，我想起你中学时候的样子了。"孙离说道。他记得当时老师们开刘校长玩笑，说他给儿子起名字太偷懒了，自己叫刘元明，儿子就叫刘小明，那么孙子就叫刘小小明，曾孙就叫刘小小小明。

喜子在旁边听着，见孙离挂了电话，就说："刘校长也有七十多了吧？"

孙离默了会儿神，说："应该过七十岁了。"

喜子说："你在肿瘤医院不是有个朋友吗？这是大事，你得出面找找人。"

孙离说："你是说张济生吗？朋友是朋友，但我从来没有找过他。这事电话里还不好说，我去医院找找他吧。"

孙离跟张济生是偶然认识的。几年前，孙离在回苍市的飞机上，正巧遇上邻座看他的书。孙离故意开玩笑，说："先生喜欢看孙离的书？悬疑小说，好看是好看，但大家都把它当通俗小说。"

那人笑笑，说："小说不都是通俗的吗？我不喜欢一本正经的小说。我是孙离的追随者，他的每一本小说我都看过。这人会讲故事，又很能进入人的内心，解剖人性极其到位。"

孙离听得有些得意，又不好意思，说："谢谢，我就是孙离。"

那人将信将疑，望了他半天，说："你不是开玩笑吧？"

孙离伸过手，说："很高兴认识你！"

那人递上名片：张济生，苍市医科大学教授，苍市肿瘤医院主任医师。

孙离摸摸口袋，说："不好意思，我是不带名片的。"

"孙老师你还用名片？你的脸就是名片。我刚才是没注意，不然我会认出你来的。你就给我签个名吧。"张济生把书递上。

孙离接过书签了名，又留下电话号码。张济生很欢喜，说："孙老师，我不会随便打你电话。不过，要是哪天你有空，我请你吃个饭。我好几位同事都爱看你的书。有句话，医生最不好说的，尤其是我们肿瘤医院的医生。孙老师，万一亲戚朋友有事需要我帮忙的，你就招呼一声。"

孙离笑笑，说："这话怎么不好说呢？谁都会有个三病两痛的。不是有人说吗？人最需要三个朋友，一个医生，一个法官，一个交警。我看，法官和交警朋友我都不需要，遵纪守法就行了。有个医生朋友倒是福气。"

他俩就成了好朋友，一年总要聚会几次。每回吃饭，张济生都争着埋单。孙离总过意不去，可他又不喜欢主动约饭局。吃饭太费时间。他只肯在李樵身上花时间，别的饭局是能推就推的。张济生的饭局，他是每请必到的。

孙离同喜子商量，说："你说转肿瘤医院好，还是转仁安医院好？"

"人家自己说要转肿瘤医院，那里毕竟是专科医院。你是怕麻烦吧？"喜子在仁安医院有个同学叫周先锋，同孙离也是好朋友。

孙离说："我哪里是怕麻烦！那就依他们自己家里人吧。我要是自己得了癌症，我就不愿意住专科医院。全是同样的病人，想着就不舒服。"

喜子瞪了孙离，说："讲点好话行吗？"

孙离打了张济生电话，说："济生兄，有个事想麻烦你。你方便吗？我到你那里来一下。"

张济生说："孙老师，你有什么事？方便就在电话里说，哪用你专门跑呀？"

孙离就把刘校长想转院来苍市的情况说了。张济生说："孙老师，这事你就不要亲自跑了。我马上联系，尽快回电话。"

过了半个小时，张济生回电话来，说："床位确实紧张，排队的病人

很多。有两个建议，一是公费医疗没问题的话，马上过来先住抢救室，一周后有人出院我优先安排；二是干脆就再等一周转过来。”

孙离道了谢，再回了刘小明电话。刘小明想都没想，只道马上转过来，抢救室就抢救室吧。

第二天，老校长就被送到苍市来了。已是下午四点多，一拖就到下班时间。孙离知道济生都会安排好的，自己还是赶到了医院。快下班时，喜子也赶来了。

张济生再三对孙离说："孙老师，你真没有必要守在这里，我都已嘱咐过了。"

孙离道："老校长年纪大了，我在这里他心安些。"

张济生越发觉得孙离做人实在，心里又添了几分敬意。病人已在床上安心躺下，倒是孙离反过来催张济生："下班都个把小时了，济生你快回家去。我再陪着说几句话。"

张济生走了，孙离才在老校长床前坐下，说："刘校长，人到医院了，你就放心。刚才这位张医生是权威大夫，美国留学回来的。他是我的好朋友，会非常周到细心的。"

老校长身子虚，笑得淡淡的，说："我刚才听张医生反复说了，他是你的崇拜者。我们学校出了你这么一位大作家，我们脸上都有光。"

喜子站在孙离身后，轻声说："刘校长，你安心休息，不要多说话。我们问了张医生，他说你的病没有大碍。我们也不多打搅了，明天再来看你。"她回头又对小明说，"小明，你有孙老师和我电话，有事随时打电话给我们。"

从医院出来，喜子说："我还有些不好意思见刘校长呢。"

"为什么呢？"孙离问。

"你不记得了？我当年同他吵过架，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我当时年轻，性子也犟。办调动手续时，你去找他签的字。"

孙离笑笑，说："你记错了吧？你不用找他签字，我要找他签字。你

读的又不是在职研究生，关系早不在学校了。”

喜子拍拍脑门子，说：“未必我记性这么差了？”

孙离笑笑，说：“你哪里记性差呀？二十多年前吵架的事都还记得。”

喜子也笑了，说：“当时年轻，容易激动，又是在争吵场合，我把他讲的抢劫听成了强奸，气得我骂他老流氓。”

孙离说：“刘校长是那个时代的人，我们之间也是有代沟的。他这个人很正派，只是在我们眼里有些古板。”

刘校长没几天就转到了住院部病房。几家医院的医生都是相互认识的，周先锋听喜子讲了刘校长的病，也到肿瘤医院来看过。周先锋同张济生也是朋友，一起看了刘校长。多几个名医生看看，病人会多些安慰，治疗也就那么回事了。

孙离家住得离肿瘤医院不太远，晚上没事就去陪老校长说说话。喜子有时候会同去。有一天，孙离接到舒刚勇电话，说他到苍市看刘校长来了。孙离就约他吃饭，晚上一起去看老校长。舒刚勇不肯吃饭，说儿子在苍市工作，他已在儿子家里了。

晚上，孙离同喜子一起去医院。路上，孙离问：“喜子，你还记得舒刚勇的爱人刘秋桂吗？”

喜子说：“怎么不记得呢？时常看见她穿一身警服，英姿飒爽地从校园里走过。刘秋桂长得漂亮，人又和善，又是公安局的副局长，听说她是你们男老师心目中的偶像。”

孙离想起自己年轻时对刘秋桂的暗自倾慕。天下没谁知道这个秘密，他这会儿心底也有些羞愧。刘秋桂后来做到了县委副书记，分管政法工作。他略略想了想，刘秋桂只怕也六十多岁的人了。

孙离同喜子进了病房，看见舒刚勇和刘秋桂已到了。孙离先握了舒刚勇的手，说：“不好意思，我来晚了。”又握了刘秋桂的手，“刘姐还是这么年轻漂亮！”

刘秋桂一笑，说：“我早就是个老太婆了。你看你家朱老师，她才真

的没有变！”

舒刚勇也说：“我们的喜子老师，做学问是我们男老师学习的榜样，养颜是我们学校女老师学习的榜样。”

刘校长听着就插话了，说：“刚勇，你这话说得有问题，好像女老师就不要做学问。我们学校过去做学问做得最好的，正是喜子这位女老师啊！”

舒刚勇摇摇头，说：“唉，都不关我们的事了。我们都退休了，做不做学问都由他们了。”

刘校长比刚进院时气色好多了，声音也洪亮些。喜子过去把校长的被子掖了掖，说：“校长，我们坐在这里陪你说说闲话。你呢只听着，不要费神多说。看你越来越好呢。”

刘校长望望舒刚勇和刘秋桂，说：“孙离和喜子太讲感情了，每天都来看我。他们那么忙，我叫他们不要天天来。”

“他们人好，又没有架子。越是有学问的人，越没有架子。”刘秋桂望望孙离，再望着喜子，“我当年只要看见孙老师，就喊他大作家，他总是谦虚，有时还脸红呢！”

孙离想起自己当年的脸红，心里实在是有些鬼胎的。不免又想起喜子同谢湘安同游欧洲的事，隐隐有些不快。谢湘安同喜子的年龄差距，正是自己同刘秋桂的年龄差距。当年社会没有现在这么开放，又没有方便的机会，不然难保自己不做出荒唐事来。

孙离到底不想显得小气，又怕无故伤了喜子，话都埋在了心里。孙离当年最心仪比自己大的女人，他见了西街小巷那个阳台上的兰花，无端地想象那里必定有位栽兰花的女人，年龄应在三十五岁左右。如今他听刘秋桂说他当年脸红的事，掩饰着叹了一声，说：“刘姐，你当时只要喊我作家，我听着脸就发烧。一个字都没有发表，什么作家呀？”

喜子又说：“舒老师，刘姐，你们不知道，孙离当年不敢想象自己能住上刘校长那样的套间，最羡慕的就是你们家能把走廊隔断了，完完整

整的两室一厅，阳台还能改作厨房。”

舒刚勇听着哈哈大笑，说:“二三十年时间，真是换了人间啊！那时候，哪敢想象我们会住更好的房子，哪敢想象我们会私人买车子？你们还记得吗？我们敢把走廊隔了，只因为走廊那一头紧挨着仁安医院的太平间！我是学医出身的，不怕。你刘姐是公安局的，也不怕。”

刘校长感叹半天，又说：“我是支持孙离搞创作的。记得吗？当时要求所有老师坐班，我对孙老师就网开一面。不瞒你说，我批评别的老师自由散漫，别人就拿你出来顶我。我就说，你也写小说呀！”

舒刚勇也说：“刘校长同我多次议论你的事，我说，随他去吧。他书教得好，学生喜欢，不就行了？”

孙离忍不住旧事重提，笑道：“是啊，学生喜欢的老师，有一年多讲台都不让上了。”

刘校长笑笑，说:“碰到那个流氓，也没有办法。那事后来有结果吗？我只记得有这事，不记得那家人了。好像是陈意志老师家吧。”

孙离说：“别冤枉了陈意志老师，他是个老实人，他老婆家的人，一句话说不清。”

刘秋桂说：“这事只有我最清楚。他家小舅子是派出所的常客，后来还坐了几年牢。出来了，现在仍在社会上混。他家小姨子，听说是嫁到外地去了，再也没有消息。也有人说是被她那个畜生哥哥卖掉的，死活都不知道了。”

“这几十年，发生多少事？我都还没有看清楚，人就躺在这里了。”刘校长说这话时脸上是笑的，听的人却有些伤感。

孙离见场面有些冷了，就说起自己二十多年前的故事：“喜子当年在上海读研究生，给我买了一件呢子大衣回来，咖啡色的。我家里没有落地穿衣镜，跑到百货公司大镜子前面一照，觉得自己像电影里的人。又去买了一件西装，同呢子大衣套着穿，走在街上好像自己人都高了几寸。”

“孙离最有意思的是说那呢子衣太结实了，可以传几代人。”喜子笑

笑，望着孙离，又望望刘秋桂，“那件呢子大衣现在早不知道哪里去了。你想想，那件呢子大衣如果还在家里，我们家儿子肯穿吗？”

刘校长听着也笑，说：“变化太快了。孙离当年说的也没错，我们那代人的衣服就是一代接着一代穿的。”

舒刚勇还记得当年孙离家的风光，说：“孙离爸爸是县里最早的万元户，孙离是学校最早买永久牌单车的年轻老师，又是年轻老师里最早买电视的。”

刘秋桂说：“他弟弟孙却是我们县里最大的企业家，已是市政协常委了。他的生意做得很成功，人又道义。”

孙离却拿他老爸开玩笑，说：“我家最早的万元户，后来成了县里著名的上访户。”

刘秋桂就大笑几声，说：“孙老师，你不知道，我退二线以后，县里要我继续管信访工作。老人家上访我都知道，但他不是我们头痛的缠访户。我都了解了，他是那帮难兄难弟推举的代表。有一年老人家去北京上访，正好逢上北京有重大活动，省政府办事处打电话要我们市里处理，市里打电话给我。我拍板，让老人家坐飞机回来。”

孙离今天才弄清那次老爷子坐飞机的来历，忙说：“真要感谢刘姐！我爸爸那次坐了飞机，高兴得就像三岁小孩。回到苍市，我留他住一晚都不肯，当天就要回去。我猜他就是急着回去吹牛皮，说政府请他坐了飞机。”

病房里凳子不够，小明始终站着，他听大人说话，只是笑。孙离过意不去，几次站起来喊小明坐。小明自是摇手，终于又说起当年学生剃光头的故事。刘校长也想起这事了，摇头叹息半天，说：“那天我真服了！孙离的冷处理是对的，依我当年的性子是要查个水落石出处分人。我听他在班上讲什么古代发型的故事？”小明插话说是堕马髻，刘校长忙拍拍脑袋，“老了，是的，堕马髻，博学啊，口才又好，讲得同学们都听傻了。我记得他还在黑板上画了图，一般美术老师都画得没那么好！”

孙离忙摇手，说：“刘校长你过奖了！我当时是最不守纪律的老师，所以我班上才出问题啊！谢谢当年校长宽宏大量，不然处分我都是可以的。”

刘校长同舒刚勇守着那回的光头事件说了好半天，孙离却想自己在中学当了八年老师，如今留下的口碑只有堕马髻了。人生真是荒诞啊！

回家的路上，喜子说：“老爸，我告诉过你，我也是听了你说堕马髻，才开始注意你的呢。”

“是的，我们的爱历元年，就是从那天算起的。”孙离说这话时，手朝喜子伸了过去。喜子握着他的手轻轻捏着，没有说话。

三十五

外地同学来苍市，马波做东请吃饭。席间，孙离问：“马波，你后来上过山吗？”不等马波答话，孙离又说，“哪天去妙觉师傅那里喝茶，一定邀我啊！听她弹弹琴，可以让人安魂。”

有个同学便玩笑：“你们是说那位美尼吗？说得好听，你们只是去看美女的吧？道貌岸然的家伙！”

马波只道：“阿弥陀佛，积点口德吧。”

饭局过后，又去黑天鹅夜总会唱歌。孙离歌唱得不好，一个晚上都是傻坐。他也不喜欢这吵吵闹闹的场合，便想起那回同马波、李樵听美尼弹琴了。那日要是不坐在屋子里，而是移步松月下，燃几炷香，品着好茶，听美尼抚琴，该是何等享受！孙离又想，再美妙的琴声，也没有李樵陪着听了。

曲尽人散，孙离去厕所解小手。进门时，见里面有个女清洁工。男厕所也用女清洁工，孙离很不习惯。他解手出来，迎面又碰见那个女清

洁工。一个三四十岁的妇女，低头扫地，并不望人。他无意间望了望她，就站着不动了。那女人抬头看他一眼，眼睛突然睁大，嘴巴一张，飞快跑进了隔壁的女厕所。

她是小英！一定是小英！孙离从厕所里出来，心想，过会儿回头望望，如果那女人从女厕所伸出头来，偏着脑袋打望，必定就是小英了。他回过头去，女厕所果然伸出一个头，偏起脑袋望着孙离。她看见了孙离，马上又把头缩回去了。

小英，那个二十多年没见的傻姑娘，居然在苍市夜总会的男厕所里遇上了。

同学们都在电梯口等他，孙离过去说："你们先走吧，我还约了一个朋友。"

马波开他的玩笑，说："孙离，别搞小动作啊！我过会儿给喜子打电话。"

孙离笑笑，送几位同学进了电梯。他站在阴暗处，眼睛时刻不离开女厕所门口。女客人进进出出，就是不见小英再出来。

保安看孙离不太对劲，过来问："先生有事吗？"

孙离说："我等一个人。"

客人都走得差不多了，仍不见小英出来。

保安过来说："先生，已经没有客人了。"

孙离不能多解释，只好下了电梯。他过去把车开来，停在离黑天鹅门口不远的地方。又过了半个多小时，看见小英从里面出来，先往四周看看，缩头缩脑往旁边的巷子里走。

孙离把车开进小巷子，慢慢地跟在她后面。他在巷子口就看见了逆行标志，假如对方来车他就进退两难。他也顾不得这么多，心想这么晚了对面不会有车过来的。

小英边走边回头，想让汽车先走。孙离车开得很慢，小英就跑了起来。出了小巷子，便是大片的工地。小英从工地旁边的路继续往前走，孙离

想了想，前面应该就是南津渡老街。

他好久没有到这里来了，猜想那片老街应该都拆掉了。转过一个拐角，车灯直直地照过去，老街的房子居然还在那里。路早已坑坑洼洼，车想快也快不了。

小英再怎么跑，也跑不过汽车慢慢开。她停下来的地方，正是过去开陈家私房菜的老房子。小英刚掏出钥匙，孙离车也停了下来，喊道："小英，是你吗？"

小英吓得发抖，钥匙掉在地上。

"小英，你别害怕，孙哥不是来找你麻烦的。"孙离远远地站着，并没有上前去，"你怎么会住在这里？"

"这房子是我家的。"小英说。

孙离听得一愣，问："你家的房子？"

小英低头半天，又说："我家的房子。"

孙离问："你家里人都住这里？街上怎么黑灯瞎火的？"

小英说："房子要拆，水和电都断了。我家只留我一个人守房子。"

风太大，孙离冻得发抖，说："小英，你开门吧。我进去说几句话。你不要怕，孙哥就问几句话。"

进了门，小英把门闩上。里面漆黑的，孙离打开手机照明。上了三楼，小英摸了半天，才点上蜡烛。

孙离问："小英，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我心里再大的气也没有了。我只问你一句，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英紧紧扣着下巴，身子微微发抖，不肯说话。

孙离又说："我也不会找你家人的麻烦，我知道你哥哥后来也坐牢了。你也是个可怜的人，肯定是被人家害了。小英，你就不肯跟我讲一句真话吗？"

小英突然哭了起来，说："孙哥，你莫逼我，我讲不出口！"

听小英一哭，孙离就慌了，说："好了好了，小英，你不要哭了。事

情这么多年了，我问问也只是不甘心。知道了真相又如何呢？”

他看了看这房子，就像刚被打劫过，四处是遗弃的垃圾，只有角落里放着简单的床铺。

“小英，你说这是你家，那你家应该很有钱，怎么还让你在夜总会打工呢？怎么又留你一个守屋子呢？”孙离问道。

小英说：“他们都忙，只有我是个没事的人。”

“水电都停了，你怎么过？又是这么冷的天，你怎么过冬？”

小英说：“我在外面吃盒饭，只在这里睡觉。上床就不冷了。孙哥，我们坐在被窝里说话吧。”

听这话，又有些懵天懵地了。孙离看看时间，说：“小英，我走了。这里迟早是要拆的，到时候你要家里多来些人，你是对付不了的。这条街的拆迁拖了几年了，肯定不会再拖下去的。你看隔壁那边，新房子都盖那么高了。”

小英把孙离送下来，关门的时候，说：“孙哥，有空来玩啊！我白天都在这里，家里人都不来的。”

回来的路上，孙离想起这房子的主人门户很高，怎么会娶小英这么个姑娘做媳妇呢？他依情理推测，也许这家人有个残疾孩子，不得已娶了小英照顾人吧。可是怎么又让她出门打工，留她独守老屋呢？

第二天，孙离开车去了郊区农贸市场，买了两编织袋的木炭。苍市很少能找到买炭的地方了，饭店里的火锅也极少有用木炭的。他开车回城已是中午，自己先在路边买了几个包子吃，再去了南津渡老街。白天看上去，老街比几年前更显破败了。

孙离把车停在小英家老房子下面，擂着门叫喊：“小英，小英！我是孙哥！”

喊了半天，小英才下来开门，笑着说：“真是孙哥，我以为是拆迁办的人呢！”

“拆迁办的人经常来吗？”孙离把车后箱打开，“我给你买了两袋木炭。”

小英脸就红了，说："孙哥，你真好！"

木炭有些重，得两个人抬。把两袋木炭抬进屋子，小英就闩了老房子的门，说："不要抬到楼上去，我要烧火时下来取炭就行了。孙哥，我上去烧一炉炭火，你坐坐好吗？"

"我不坐了，你注意安全。洗手的水有吗？"孙离手有些黑了。

小英指指天井里的大石缸，说："只有那里有水，怕不干净吧。"

孙离知道缸里接的是雨水，也脏不到哪里去，过去洗了手。水冷得刺骨头，只怕是要下雪了。孙离又想起李樵了，她曾望着这口石缸出神半天。李樵喜欢这石缸上的鱼龙图案，上面还长着厚厚的青苔。他抬头望望天井，空中滚着黄色的云。真要下大雪了。

"拆迁办经常来吗？"孙离又问。

小英笑笑，说："他们来了我不开门，我就站在那个地方，身边放个汽油桶。"

孙离望望小英指的那个窗口，正是当年李樵朝他招手的地方。那次是李樵请他老爸吃饭，他们后来再也没有来过这里了。

孙离说："小英，你吓吓人是可以的，千万不能做傻事啊！"

小英见孙离四处看，就问："孙哥，你知道这里？"

孙离说："你家原来是把这里租出去开饭店的，我喜欢来这里吃饭喝茶。"

小英又说："孙哥，我们上去烧炭火吧。"

"我下次再来吧。"孙离望望小英，小英倒比小姑娘时显得漂亮了。她小时候脸色总是黄的，身子也有些干瘪。她现在身子丰满了，脸也比过去圆润些。

孙离上车的时候，小英把脑袋伸出门来，说："孙哥再来啊！"

孙离望着小英，说："我走了，你关门吧。"

小英扯扯自己的衣襟，很不自在的样子。又望了望孙离，好像还想说什么，终于没有开口。

孙离等小英关了门，又下车拍了些老街的照片。他并不怎么喜欢摄影，很少带照相机出来。遇见想拍的地方，只拿手机应付着。墙上贴满了维权标语，拍房子已很败兴致。他拍了几张老麻石街道的特写，仔细看看还有些意思。

夜里下起了大雪。孙离睡在床上，想起小英送他出门，那欲言又止的眼神。他在黑暗里想明白了，小英那是愧疚和自卑。这孩子，太可怜了。他今天买了木炭送到南津渡，想都没有多想，就像梦游似的。

三十六

春节后，开学没多久，叶子老打喜子电话，想约她见面说说话。喜子对马波倒有几分敬佩，他在孙离同学中算是佼佼者。可他的夫人叶子，喜子想着就摇头。喜子这几天正好有些忙，就说："过几天行吗？刚开学，有些忙。叶子，可以在电话里讲吗？"

叶子说："见面才能说。"

喜子只得答应叶子，说："约个地方，方便一头吧，要不在你家附近，要不在我家附近。"

叶子说："我过来吧，不麻烦你跑了。"

喜子约叶子在自家附近的一清茶馆见面。她吃过晚饭，早早就出门，告诉孙离："叶子约我喝茶，不知道她有什么事。"

"她约你能有什么事呢？"孙离听了奇怪，"你说过不太喜欢同她在一起。"

喜子也摸不着头脑，她平时同叶子见面，都是在孙离、马波他们同学的饭局上。叶子是个盘算很精的人，她宁愿自己赶路，说起来是方便

喜子，其实是不想喝茶埋单。她到喜子家门口来，依礼数是喜子请客的。喜子尽管懵懂，但叶子这点小心思，她还是看出来了。

喜子选了包厢，再发信息过去，告诉叶子包厢名，嘱咐她开车小心，路上不要着急。也不见叶子回信,估计她开车不方便。过了不到两三分钟，听到了敲门声。说不定叶子早就到了，一直坐在车里等着。

喜子吓了一跳，叶子叫她不敢相认了。她边请叶子坐，边回忆上次见面的时间。也有两年多没见了，可叶子像老了十岁。叶子是个漂亮的女人，眼睛大，个子高挑，平时穿着也很讲究。今天她穿着厚厚的棉衣，头上戴着风雪帽。她把帽子取下，头发乱糟糟的。

喜子无话找话，问："外头很冷吗？"

叶子顾不得服务员在场倒茶，板着脸说："心里冷。"

喜子拉着叶子的手，冰凉冰凉的。她搓着叶子的手，问："告诉我，什么事呀？"

叶子突然倒在喜子的膝头上，呜呜地哭了起来。

喜子忙对服务生说："抱歉，我们自己倒茶，你去忙吧。"

喜子抚着叶子的背，宽慰了半天，问："叶子，坐起来说话吧，到底出什么事了。"

叶子坐起来，扯过纸巾擦了脸上的泪水，说："我告诉你，喜子，男人要是在外面有点儿花花草草的事，你吵就吵，闹就闹，千万别学我啊！"

喜子听得没头没脑的，问："你怎么了？到底什么事呀？"

叶子哭着说："我同马波离婚了。"

"你们离婚了？我们怎么半点风都没听见呢？"喜子听了只觉得耳朵嗡嗡地响。

叶子说："你们半点风声不听见？僧俗两界，人尽皆知啊！"

叶子平时同人拉业务，说话起来条理清晰。这会儿说起她的家务事，语无伦次，颠三倒四。喜子听了半天，才知道来龙去脉。

原来，马波同苍莨寺的周美尼好了，宗教局上上下下都知道，寺庙

里的尼姑们也都知道。叶子知道这事的时候，马波正要从副局长提拔局长。叶子就像疯了，吵着马波要离婚。

马波不肯离婚，跪在她面前求，请她哪怕考虑半个月，想想清楚再说。叶子不肯，说:“你想得美？过半个月，你坐上局长宝座了，再同我离婚？我一天都不能等！明天就离婚。”

宗教局虽说谁都知道马波同美尼好，但事未捅破谁也说不上什么话。男女之私没有证据，都可以说是捕风捉影。叶子自己把事闹开了，宗教局就热闹起来。结果，马波的局长没有当上。

叶子的眼袋垂得像两个鱼泡，说：“我后悔啊！我要是冷静十来天，哪怕请假在家里睡几天，翻来覆去好好想想，也不会同他离婚的。马波局长没有当成，说是干脆叫周美尼还俗，他们两人要结婚了，那个尼姑要变成堂堂正正的夫人了。”

喜子问：“你说的周美尼，就是那个妙觉师傅吗？”

“不是她，还有谁！”叶子又呜呜地哭。

喜子望着她哭，劝她喝茶，然后又问：“你是仍然爱着马波吗？”

叶子说：“我年轻时是校花，马波追我追得好苦。他在我眼里也是个才子，人也长得好。他追我追得苦，这事他们同学，你家孙老师，都知道。我一直为这事骄傲。”

叶子答非所问，喜子只能听她说去。叶子说了半天她同马波的恋爱史，才说:“人到我们这个年纪，还有什么爱不爱的？也有再给我作介绍的，我一个都看不上。没法同马波比。我也不是天仙，也不是十八岁的姑娘，我看得上的，人家能看上我吗？只有同马波复婚，我才不吃亏！”

喜子叹息着，说：“叶子，你要是还爱马波，你的痛苦我可以理解。你如果只是计较马波同美尼会比你过得好，你就再也跳不出苦海。既然缘分已尽，随他们去吧。”

“我才四十岁啊！喜子！高不成，低不就，我以后怎么过日子？”叶子越哭越伤心，“喜子，我后悔啊！我为什么要把好好一个男人让给一个

尼姑？你要记住我的话！男人有点事就让他有点事，你同他吵，同他闹，千万不要离婚。你孙老师好，他没有花花肠子，哪怕就听说有什么事，你也不要学我这样。喜子，我这是掏心掏肺的话！”

喜子说了很多安慰的话，也知道这些话都是白说的。叶子却是反复嘱咐喜子：“你要是遭遇我同样的不幸，一定不要像我这样做傻事。”

喜子越听心里越不快，却也只好忍着。又想，她是否暗示什么？喜子不愿意多想，只劝叶子尽快跳出来，不要再钻牛角尖了。喜子说：“总之，离婚不是好事。最可怜的是孩子。叶子，你家女儿超颖长好高了吧？我好多年没看见她了。”

说到女儿超颖，叶子脸上有了些光，忙掏出手机翻照片，说：“你看，超颖成大姑娘了，长得很漂亮，比我年轻时漂亮多了。”

喜子在手机上翻了翻超颖的照片，连声夸赞：“长得真好！不怕你不高兴叶子，超颖长得像她爸爸。她在哪个大学？”

叶子说：“超颖在法国留学，学美术的。女儿最孝顺了，我这回同她爸爸离婚了，她坚决站在我一边。”

喜子拉着叶子的手，摇摇头说：“叶子，我这就得说你了。你不能让她站队，这只能加重对孩子的伤害。”

“伤害？不是我在伤害孩子，他马波在伤害孩子啊！”叶子说着说着怒气又上来了，“他是宁要尼姑，不要女儿啊！女儿天天打越洋电话求他同我复婚，他就是不同意。女儿电话里同我说，她一辈子也不认这个父亲了。”

叶子哭诉到很晚，看看时间不早了，说：“真不好意思，喜子，我拉你出来听我讲这些没用的话。”

叶子拉开门，喊道：“来人埋单。”

喜子说：“叶子，先不着急埋单，我还约了个朋友，你有事先走吧。”

叶子忙说：“那怎么好意思呢？那我不打扰了，我先走了。”

喜子站在包厢门口，朝叶子的背影招手，说：“好走，有事打电话。”

叶子听见喜子说话，回头挥挥手，走了。

服务生进来，递上单子。喜子付了钱，说：“请把门关上，我还要坐一会儿。”

喜子闭上眼睛，靠在椅子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既然离开了小安子，就再也不能见他了。

茶室离喜子家很近，她慢慢地走着回去。从欧洲回来以后，她就坚决要分手的。可是，见着小安子，她心又软了。不能再见他了，一定离开，坚决离开！

喜子到了楼下，一时又不想上楼。她在小区花园里走了几圈，看看时间实在是太晚了。她上楼的时候，腿脚有些发软。喜子从来没有这么心慌过，就像心脏病发作的样子。她掏出钥匙开门，钥匙两次掉在地上。

喜子进了屋，磨蹭着换过拖鞋，不同孙离打招呼，先去了一趟洗手间。她照照镜子，望见自己脸色有些发白。

喜子推开书房门，孙离背对着她，坐在电脑前写作。望着孙离微微有些佝偻的背影，喜子突然鼻子发酸。她见孙离的茶杯空着，拿了杯子出去倒茶，回到书房才说话：“你要记得多喝水。我给你倒一杯茶，你就只喝一杯茶。”

“叶子找你说什么事？”孙离没有回头。

喜子站在他身后，说：“女人家说话，还不是家长里短？”

“叶子从来不同人说家长里短的，她见人只拉存款，推荐银行理财产品。”孙离有口无心地说。

喜子暗自奇怪，马波是孙离的同学，这么大的事他半点风声都没听到？或者是他早就知道而没有告诉她？孙离怕是早就知道了，不想告诉她吧。她刚才听说这事，也没有打算告诉孙离的意思。

“喜子，你早点洗漱休息吧，我做事要晚一些。”孙离说。

他见喜子站在身后不动，就回过头来笑了笑。他没有看出喜子的慌乱，只觉得她很疲惫的样子，就说：“你上了一天的班，又听了一个晚上的话，一定很累的。我想象得出，听叶子说话是件很累的事。”

喜子到底忍不住了，问："你最近见过马波吗？"

"我也好久没见马波了。"孙离看出喜子有话要说，"马波怎么了？"

"马波同叶子离婚了。"喜子叹息着。

"离婚了？他们离婚了？真的吗？"孙离身子转了过来，吃惊地望着喜子。

喜子说："他们离婚快半年了。叶子找我就是诉苦，她哭了一个晚上。"

孙离问："他们为什么离婚？以前同学们都说，他们是一对神仙眷侣呢！"

喜子在书桌旁坐下来，身子软软地像要垮下去，说："我说了你都不会相信。马波同苍莨寺那个漂亮尼姑好，听说那个尼姑准备还俗，同他结婚。"

"啊？妙觉师傅？"孙离不是不相信，而是万万没想到。

那个妙觉师傅，孙离后来再也没有见过。李樵平日说起妙觉，又是钦佩，又是羡慕，似乎她宁可不当社长，也愿意跑去跟妙觉学徒弟。不知道李樵听说这事了没有？他打定主意不告诉李樵，免得毁了她心里的那份美好。孙离犹豫一会儿，拨了马波的电话，他的手机关着。

孙离也没有同喜子说自己见过妙觉，只是胡乱说些世事无常的话，叹息了半日。黄莺隐深树，能拣一枝依！未必他当时的感觉是准的？喜子唉声叹气地洗漱去了，孙离对着电脑发呆。他想起那天夜里，自己同马波躲在苍莨寺天井后面撒尿，又想起那条从后门出来的僻静的小路。车灯照在墙角上，上面刷着四个大字：此路不通。

三十七

孙离放心不下妙觉和马波的事，一连打了几个同学的电话，他们都说不出个所以然，只是担心马波可能会出事。又说这世上，谁出事都不会奇怪。

第二天下午，孙离打开电脑，看见网上有条标红帖子：

美女尼姑非法敛财上千万被立案侦查

孙离心想：不会吧？

他想到的是周美尼。点开一看，原来链接到《新日早报》的论坛了。帖子说的居然正是周美尼。孙离惊得喉咙都干了，先草草看了个大概，再细细看了原委。说的是周美尼打着寺庙改造的幌子，向社会各界骗取钱财，又骗取政府支持，敛财千万落入私囊，最后金蝉脱壳还俗了，嫁给政府官员做起了阔太太。报纸配有曾为妙觉法师的大幅照片，一个楚楚动人的美女尼姑。

孙离又打马波的电话，关着机。孙离急了，文章既然点到所谓政府官员，马波只怕难逃此劫。他马上打开相关链接，想看看还有没有别的消息。一看更是吓死人。网上虽然没有点名，却已报道美尼敛财案涉及官员已被调查。再翻下去，赫然跳出的是大量前妻反腐的帖子，叶子在网上被称为叶女士。

孙离打通李樵的电话，她没有接听。他有些愤怒，《新日早报》把这件事炒得这么大，有什么意思呢？违纪违法的事，司法机关该怎么办就

怎么办，媒体凑什么热闹？他没想到李樵也是这种趣味！

孙离长长地叹息，想这人间的事情，真是没有意思！他想起妙觉抚琴时香盒里飘逸而出的檀香，忽而如大漠孤烟，忽而如嫦娥舞袖。人在这世上，真有知音吗？

孙离打了几个电话，李樵都没有接他的。他正生着气，李樵电话回过来了，问："尊敬的孙老师，什么事呀？"

"你们报纸怎么这么低级趣味？"孙离大声吼道。

李樵声音听上去沙沙的，像刚从睡梦醒来："什么事你发这么大的火？"

"马波和妙觉的事，你们那么炒作有意思吗？"孙离咄咄逼人。

李樵沉默片刻，说："孙老师，我在美国，现在是凌晨两点钟。我被派到美国学习半年，已来了三个月了。报社的事，副总负责。我也是昨天从网上才知道的。我不想评论这件事，有一种幻灭感。不过我告诉你，《新日早报》并没有报道这事，报社网站上的帖子我们也管不过来。"

"据我所知，网上帖子也是失实的，马波同周美尼并没有结婚。"孙离说。

李樵远在太平洋那边，声音听着却像在眼前："孙老师，我也不知道真相。我真不希望这事是真的。我会嘱咐他们把帖子删掉，但别的网站我是管不住的。"

孙离接完电话，径直下了楼，开车上山，去了苍莨寺。庙里木鱼声声，又有嗡嗡诵经的声音。进去一看，大雄宝殿前围了好多香客，隐隐看见里面尼姑在做功课。殿门口关着木栅栏，香客们都安静地站在外面。孙离走到近前，看见一位穿黄袈裟的尼姑，双手合十，眉眼低垂，领着众尼姑诵经。黄袈裟者，居然正是妙觉。孙离背上一热，眼睛都有些发花了。难道真是妙觉吗？看了看，又不敢相信。殿里毕竟不太亮堂，看得不太真切。

尼姑们做完了功课，都低头从释迦牟尼佛后面散了。孙离看见一位

小尼姑出来，很像上次在山门迎接他的那位，便赶紧上去打招呼，说:“小师傅还记得我吗？去年你领我去妙觉师傅那里喝茶的。”

小尼姑望望孙离，目光很陌生，只说：“我们师傅除了做功课，都闭关呢。”

孙离说：“烦小师傅通报一声，只说有个叫孙离的想讨杯茶喝。”

小尼姑记起孙离了，便说：“孙老师稍候，我去告诉师傅。”

过会儿，小尼姑出来，说：“孙老师请随我进去吧。”

孙离随小尼姑去了寮房后面的天井，一位身着黑色海青的尼姑从里屋出来，轻声招呼：“孙老师，请进来喝茶吧。”

孙离一看,真的是妙觉师傅！她把刚才穿的黄袈裟换下了。孙离忙说：“妙觉师傅，我很冒昧。听小师傅讲，你在闭关，没有打搅你吧？”

妙觉把孙离领进上回喝茶的书房，说：“只是一说而已，哪里闭得了关！想六根清静，难。”

孙离猜到妙觉师傅说的什么事了，他一时又不好贸然问起来。茶案上依旧燃着去年的檀香，孙离顿时有恍惚之感。屋里没有空调，也没有生火，很有些冷。妙觉斟了茶，说：“孙老师，喝口热茶吧。佛门清寒，比不得你在家里。”

孙离喝着茶，话不知从哪里说起。妙觉师傅也喝着茶，眼睛只是垂着。这份安静叫孙离心里发慌，他只想找些话来说。妙觉好在开口了，说：“去年给李社长送了些檀香去，不知道她喜欢不喜欢？要是喜欢，孙老师走时带些去，替我送给她。”

孙离说：“李樵在美国，一时回不来呢。等她回来，我让她上山来看师傅。”

又安静了，孙离实在忍不住，就说：“网上乱说，妙觉师傅不可以起诉他们？”

“官司是红尘的事，与佛门远如云泥。莲花自净，无关清浊。”妙觉稍稍顿了顿，“孙老师，你同马波先生是好朋友，倒是他你要多关心。他

会有一难，但妙觉相信他是清白的。他人在红尘，却最有衲子之心，我对他十分敬重。”

孙离慢慢喝了杯茶，告辞出来了。看着妙觉仍是冰清玉洁，他上了车竟忍不住眼睛湿润了。又想起去年看妙觉的诗，他居然从字里行间看出思凡之意，怕只是他自己凡身肉胎的眼界吧。真是罪过！孙离闭着眼睛叹息良久，心里隐隐地痛悔，想自己原是满身罪孽。泪眼模糊中，孙离看见通向后门的围墙角上，那四个字仿佛不再是此路不通，而是回头是岸。他算算李樵在美国那边的时间，应是凌晨四点多。他不管那么多，打了电话过去。李樵在那边喂了一声，就说：“孙老师，又来兴师问罪？”

孙离禁不住有些哽咽，长舒一口气平缓了气息，揩着泪水，说：“李樵，我刚才从妙觉师傅那里出来。网上都是谣言，我们不要相信。妙觉师傅说，莲花自净，无关清浊。”

“那马波呢？”李樵问。

孙离说：“我猜马波是被人害了。妙觉师傅说，马波最有衲子之心，她十分敬重。我想也是，他是个难得的干净人。”

李樵缄默片刻，说：“妙觉师傅没事就好！不然，这世界太无趣了。你打听一下马波的事吧，希望他能平安。”

孙离发了车，又停下来给马波发了信息：“马波兄，我刚去看了妙觉师傅，她说莲花自净，无关清浊。她还说你最有衲子之心，我也相信你是难得的干净人。收到信息，请回电话！”

孙离慢慢下了山，看到街上各种夸张的商业广告，内心生出从未有过的厌恶。他想让自己清静，他想让这个世界清静！

回到家里，孙离躺在书房的靠椅上，什么事都做不了，只想喜子快点回来。

三十八

孙却和小君最近都在苍市，天天都有饭局应酬。他们自己的房子不怎么住人，小君忙起来也没空收拾，干脆住在孙离家里。周末大山回来，也好家人团聚。孙却每天都回得很晚，酒醉醺醺的样子。孙离每天都会说他，劝他少喝酒。小君也是摇头，又道人在商界混，必得有金刚不坏之身。

原来，孙却做了多年的政协委员，如今有意做成人大代表。多方朋友都在帮忙，他自己免不了要张罗各种饭局。有天晚上，孙却又喝醉了回来，说："哥，我原先说弄个政协常委算了，有位领导说搞就搞个人大代表。人家那么热心，我怎么好推呢？反正都是花钱，花多花少的事。"

孙离说："我这个政协委员就没有花钱，没你说的这么复杂啊！"

孙却喝得太多了，大口大口地出气，喘着说："哥你是留着装门面的，我是企业家啊！企业家有什么？不就是有几个钱嘛！"

孙却话没说透，孙离却听明白了。孙离虽说是政协委员，却并不关心这些场面上的事。他见孙却应酬得这么辛苦，便想起上次政协会上的讨论。有位老艺术家情绪激动，发了很久的牢骚，最后苦口婆心地说："人大和政协不能搞成企业家俱乐部，留几个名额给文艺家们，也好装装门面嘛。"孙离记得到会听意见的领导脸色很尴尬，却也不敢对老艺术家说什么。没人附和老艺术家的意见，大家都学乖了。孙离当时正迷迷糊糊想打瞌睡，被老人家慷慨的语调弄清醒了。

孙离问："你碰到过办事不要钱的时候吗？"

孙却笑道："我们做生意的看上去风光，却是处处求人。求人，就得花钱。办事不收钱的人肯定是有的，只是我没碰到过。"

说完这话，兄弟俩相顾摇头。过了会儿，孙却又觉不妥似的，说道："我同他们相处久了，也不光是权钱关系，感情还是有的，有些人也处成了朋友。"

孙离笑笑，说："乡下话说得直，朋友朋有，你有他朋。你什么都没有，谁还跟你朋？孙却，自己把事做好，尽量不求人。"

孙却说："哥说的是啊！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孙却和小君在苍市住了半个多月，又回老家去了。临走时，孙却信心满满的，说："妥当了，只等会上操作了。"

孙离听着不以为然，问："有这个必要吗？现在草根企业家只想找红帽子戴，巴不得把自己企业弄成国有企业。靠山硬的国有企业老板，恨不得把自己做成个体户，企业就是自己的家业了。"

孙却听着就笑了，说："哥说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你其实看问题很准的啊！我正是草根，所以要戴红帽子。我外号叫化子，起得真好，就是来这世上要饭的。不知道的看我风风光光，我是逢人就打拱作揖啊！"

大约过了两个月，孙离和喜子刚要吃晚饭，听到了敲门声。孙离看了看猫眼，竟然是小君。开了门，孙离迎进小君，说："小君怎么突然来了，也不打个电话？"

小君没说话，径直走到沙发边，坐下来就躺着了。喜子开小君玩笑，说："吴总，你是忙得不行了吧？看你累得！吃饭了吗？"喜子倒了茶过来，"先喝口茶，吃饭吧。菜刚上桌。"

小君闭着眼睛躺了会儿，突然趴过身子，伏在沙发上哭了。孙离和喜子都慌了，不知道出了什么大事。喜子问："小君，你怎么了？"又伏下身去摇小君的肩膀，"小君快说呀，什么事呀？"

孙离和喜子猜着，必定又是孙却惹事了，却不好怎么说。小君只顾嗷嗷地哭，哭得浑身打颤。喜子听不下去，摸着胸口干着急。她朝孙离

努嘴巴，叫他劝劝小君。孙离轻言细语的："小君，你告诉哥哥嫂嫂，出什么事了？"

小君只是哭，呜呜地叫人不忍听下去。好半天，小君慢慢收住哭声，坐起来，说："孙却得癌症了，胃癌！"

孙离脑子一空，半天说不出话。喜子怔怔望着孙离，身子一软，坐了下来。她坐在小君身边，问："不可能吧！什么时候查出来的？孙却自己知道吗？"

小君揩着眼泪，却怎么也揩不干。她说："没有告诉他，只说是重症胃炎。他那么聪明的人，哪里瞒得住的？迟早要知道的。"

"小君，你先别只顾着急，我想不会有大事的。胃癌好治。医生怎么说？"喜子拉着小君的手，紧紧握着。

孙离站起来又坐下，说："小君，孙却如果真是胃癌，也是可以治好的。事情既然这样了，你就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听哥说几句。第一，就是刚才说的，你自己身体不能垮下去，孙却和大山子都需要你。第二，多征求医生意见，选择最佳的治疗方案。我有很好的医生朋友，今天晚上我就去找他们。第三，不能让爸爸妈妈知道，两边的父母都不要说。老人家经不得这种事，告诉他们也没有意义。第四，大山你就全部交给嫂子管了，你们不要操心。最后一条，要不要告诉孙却真相，看情况而定。正像小君你说的，孙却你是瞒他不住的。到时候捅开了，也许对治疗还有利些。"

小君六神无主，点头说："我都听哥哥嫂嫂的。"

喜子问："孙却人在哪里？住进医院了吗？哪家医院？"

小君说："我们在仁安医院做的门诊检查，还没有住进去。拿不准住仁安医院，还是住肿瘤医院。"

孙离想了想，说："还是住仁安医院吧。苍市最好的医院就是仁安，肿瘤医院是专科医院，那里的医生也是可以请的。你嫂子在仁安医院有同学，我在肿瘤医院有朋友。"

喜子问："孙却现在在哪里？"

小君说："孙却在家里。我说出来买东西，没说到哥哥家来。我得马上赶回去。哥哥，嫂嫂，你们费心了。"

喜子紧紧抱了抱小君，说："一家人，别这么说。你要坚强，事情不会那么糟的。"

"他还不肯住院，说是两会马上就要开了，他不能请假。"小君说。

孙离摇摇头，说："什么两会二会，人要紧。回去告诉孙却，坚决请假住院！"

小君一出门，孙离的眼睛就红了。喜子见了，故意装出轻松的样子，说："快吃饭吧，你还要去找张医生呢！我有预感，弟弟不会有事。上回刘校长来，他还是肺癌，比胃癌难治多了。这么久了，刘校长不是很好吗？"

孙离忍住泪水，说："听说他病了，我想到的全是他小时候的样子。孙却调皮啊，现在想起来样样都是可爱的。他比我小十岁，小时候恨不得天天打他。他尽做坏事。"

喜子眼里也含着泪，笑了笑，说："你这么说，我想起鲁迅先生的《风筝》了。难道作家都有一个小时候不听话的弟弟？其实是做哥哥的太老气横秋了。"

孙离揩着泪水，说："别抬举我了。我做不了鲁迅，孙却更不是周作人。"又说，"酒喝多了，只怪酒喝多了。他在商界混，哪天少得了酒？"

喜子说："我们这个弟弟，也只是有些你们男人都有的小坏，人不是很好吗？他孝顺，同你这个哥哥也不分彼此。会好的，我想会好的。"

"快吃饭吧。我不想让他住肿瘤医院，那里癌症病人太多了，我想着就有种紧张感。"孙离有口无心扒了几口饭，"老婆，大山的事，真得辛苦你了。"

喜子说："老爸放心吧，大山这孩子，太可爱了。今天星期三，过两天他就回来了。"

孙离出门去了，喜子收拾着厨房，心里很是悲伤。她同孙离谈恋爱那年，孙却才十六岁。记得她刚去孙离家，孙却在家帮爸爸喂猪。每头猪的背上都拿红漆编了号，孙却有个小本子记录着每头猪的情况。喜子看着很新鲜，觉得这个弟弟好可爱的。她也是乡下人，没见过谁这么养猪的。孙离爸爸说起孙却，嘴上都是骂人的话，心里其实很有些得意。老爸毕竟是头回看见喜子，眼睛都不敢怎么望她，只说："叫化子不肯读书，你晓得的。你喊他读书，他捉条蛤蟆阉猪。好了，专门养猪了。先是跟我学，我现在要跟他学了。不是他做帮手，我哪里做得了万元户！县里推典型，硬要推我。你晓得的，不如推叫化子。"

喜子不放心小君，又打电话说："小君，到家了吗？听我说，不要告诉孙却我们知道了。哥哥联系好之后，你先送他进院，我和你哥过几天再去看他。不要弄得兴师动众，不然他会紧张。我们都要平静，好吗？"

喜子尖着耳朵听门响，孙离很晚才回来。喜子等不及，迎到门口问："怎么样？"

孙离站在门后说："济生马上打了电话，问了今天的门诊医生。孙却检查做了几天了，今天结果出来才确诊。中期胃癌，必须做手术。"

"有保守治疗的可能吗？"喜子问。

"我先喝口水吧，我口干死了。"喜子递了茶来，孙离坐下，"济生同我反复探讨了，又同门诊医生通了几次电话，建议动手术。"

喜子说："我看过一个报道，美国有个妇女得了癌症，不肯治疗，跑去周游世界。她丈夫支持，也陪着她去旅游。三年之后，再去医院检查，癌症好了。但是新的问题来了，他们花光了所有积蓄，生活没着落了。"

孙离摇摇头，说："报道未必可信，孤例也未必有普遍意义。病人只好听医生的。上次刘校长住院，济生不主张手术，只做化疗。刘校长的情况你不知道，肺癌是没法治愈的。化疗也只能减轻痛苦。"

喜子叹息着，说："做化疗本身就痛苦。刘校长是烟抽得太多了。你幸亏把烟早戒了。当初要你戒烟，就像要你命似的。"

“谢谢我的好老婆！我听老婆话，行吗？”孙离说这话时想起了李樵。他是有了李樵才不抽烟的，觉得在那样的女人面前抽烟有些无地自容。同李樵相处那几年，她似乎并不知道他抽过烟。孙离忍不住叹息，靠在沙发里望天花板。

喜子只当他忧心弟弟的病，坐过来劝他：“我真的有种预感，弟弟不会有事的。你看他做生意，做什么成什么，吉人自有天相！”

“我一有急事，口就发干。”孙离又端起杯子喝水。

过了几天，孙离装着才知道的样子，同喜子去了仁安医院。喜子捧着一大把鲜花，进门就笑眯眯地骂人，说：“你们两口子好啊，也不把哥哥嫂嫂当回事！人都住院了，也不说一声。”

小君陪着演戏，说：“我想先住进来再说。嫂子天天上班，哥哥大作家要写书。哪像我们无业游民，又不要找人请假！”

孙离假装着问病情，孙却说：“萎缩性胃炎，医生说要动手术。”

喜子忙说：“胃炎动什么手术？你哥也是胃炎呢！”

孙却说：“嫂子讲得有道理，动什么手术呢？养几天，做做保守治疗就行了。两会马上要开了，我不想请假。请假，前功尽弃。”

小君给哥哥嫂嫂拿了矿泉水，说：“胃炎也分不同情况，我们还是听医生的。你要去开会，我是坚决不同意的。”

孙却听着就急了，说：“不去开会，那我怎么办？那不竹篮打水一场空了吗？我是生意人，投入就得有回报。”

孙离坐到床前去，拍拍孙却的手，说：“听哥的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小君拿话岔开，说：“哥哥嫂嫂名气真大，好几个医生说认识你们呢！”

孙却的气色还好，只是明显消瘦了。他看见哥哥嫂嫂很高兴，有很多的话想说。可是听说不能去开会，又有些焦虑。小君就像对小孩似的哄他：“你别说话好不好？你在生病，不要人来疯！开会屁大的事！人大人大，以人为大。你身体不好，哪来的人？到哪里去大？”

孙却听小君说幽默话，就憨憨地笑了，神态真的像个孩子。小君望着那捧玫瑰花，笑道："孙却，你看嫂子真好！看病人送玫瑰花，就跟过情人节似的。有这样的好嫂子，好幸福。"

孙却就调皮起来，说："等我病好了，请哥哥和嫂嫂去唱歌，专门给嫂子献上一首《嫂子颂》。只可惜，我的嫂子不是黑黑的嫂子，是白白的嫂子。"

孙离拍着弟弟的腿，笑着说："你小时候的调皮样子又出来了，真是讨打的相！"

孙却笑嘻嘻地说："嫂子，小时候哥哥最喜欢欺负我，又嫌我不肯读书。"

小君听着就笑，悄悄走进了洗漱间。喜子心里有数，小君必定是进去抹眼泪了。

三十九

孙却做手术那天，正是人大会开幕。知道孙却开会请假，先后来了好些人看望他。有些领导自己不方便来，就派秘书来。来探望的人，有孙却的老朋友，也有这次替他运作的人。孙却自己不在会上，人大代表肯定就选不上。收了钱又办不成事，就来医院看看他，意思大家都明白。不要只看眼前，交朋友也不必太功利了。小君悄悄告诉哥哥："孙却也想通了，不当这个人大代表。他放弃了后期操作，前面投入让它打水漂算了。"

济生说孙却的手术很成功，术后化疗都不要做，只需回家好好养着。孙却已知道自己得的是胃癌，他的情绪还算平稳。孙离和喜子每天晚上

都去医院看看，陪孙却和小君坐上个把小时。孙却身上插了很多管子，嘴里也插了管子。他不能讲话，勉强做出笑的样子。他实在有话要说，就拿铅笔写在纸上。

有天晚上，电视里正播着人大会闭幕的新闻，孙却看着脸色就不太好。小君忙换了台，说："孙却，我们现在不关心这些事。天大地大，身体最大。我家里，你这个人最大，你就是人大。"

孙却笑笑，拿铅笔在纸上写了几个字：人强不过命。

小君也笑笑，说："那我们就认命吧。"

孙离说："你别管我们，你只闭目养神。"

喜子笑着说："你要是烦我和你哥了，你就挥挥手，我们就走，好让你休息。"

过了几天，孙离和喜子去医院，小君说："哥和嫂子你们陪陪孙却，我去买些纸来，没有卫生纸了。"

喜子就怪她，说："你怎么不说呢？我们顺路带来就行了。"

小君走后，喜子说："孙却，你这老婆多好！"

孙却笑笑，写了四个字在纸上：缣不如素。

孙离和喜子看了，都不明白他讲的什么意思。

孙离问："什么呀？这么深奥？"

孙却又笑笑，继续在纸上写道：

> 新人工织缣，
> 故人工织素。
> 织缣日一匹，
> 织素五丈余。
> 将缣来比素，
> 新人不如故。

孙离想起来了，孙却抄的是《上山采蘼芜》的最后几句，就开弟弟的玩笑："我们孙总还读汉乐府诗啊！"

喜子忙说："你快把这纸撕了！什么新人故人的！你本意是夸小君好，她看见了未必高兴呢！那些事过去了就过去了，再提就是捅刀子。"

孙却脸微微有些红，望着嫂子笑。他在嫂子面前有些小孩子撒娇的意思，尽管已是一个大男子汉。孙离却惊奇弟弟的记性，说："孙却你要是早懂事，好好读书，说不定是个大学者。"

喜子就笑，说："别听你哥的，未必只有上大学才是成功人士？别怪你嫂子说得俗气，我们学校的一级教授，比我工资也多不了好多。"

孙离就逗喜子，说："我们家过去是孙总掉进钱眼里，原来朱教授眼里也只有钱啊！"

听得小君回来了，喜子忙把孙却抄的诗拿过来，装着没事似的揉成团握在手心。小君顺带买了些零食来，摆在床头柜上，说："医生说，明天可以拔掉几根管子了。再住一个星期，就可以出院了。"

喜子望着孙却，微微叹了一声，说："弟弟这回真是受苦了。还好，吉人自有天相。"

小君笑道："哥哥嫂嫂你不知道啊，他是什么东西都还不能吃，水都不能喝，只能用棉签涂涂嘴唇。我把棉签伸过去，他一口咬着就不肯放！"

孙却听着，苦笑着摇头。小君拧了一把热毛巾，放在孙却头上敷着。孙却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很享受地闭上眼睛。

小君说："过会儿就要用热毛巾敷一下，不然他就喊头痛。他又不能说话，我就像带小毛毛一样。"

回家的路上，喜子说："小君真是贤惠！"

孙离一手把着方向盘，一手拍拍喜子的腿，说："我的老婆也很贤惠啊！"

喜子笑笑，闭上眼睛养神。她想起了谢湘安，心里莫名地难过。她唯愿谢湘安能真心地爱着熊芸，不然那小姑娘就太可怜了。谢湘安又调

回了信息技术学院，他们很少能碰上了。喜子躲开任何可能碰见他的机会，有时她看见抽屉里装着手绢的信封，也会轻轻叹息。她不敢把手绢拿出来看，看了心里会痛。

孙离没来由地说天说地，喜子闭着眼睛默默地听。她想，过去的，也许都是她该受的罪。她把自己的手放在孙离手里，眼睛慢慢开始湿润。

孙却出院后不想在苍市休养，执意回到乡下老家去。孙离陪孙却夫妇回乡下，一路都是孙离开车。喜子也很想回老家住些日子，可她脱不开身。她每天都要上班，周末还得照顾大山。

孙却坐的是副驾驶座，小君把座位放倒让他躺着。小君坐在后面，右手搭在孙却座椅上面，不时摸着孙却的头发。

孙却望着路旁的青山，说："哥，生病是不是会让人顿悟？"

孙离笑笑，问："孙却，你不会病出个哲学家吧？"

孙却说："我在这条高速公路上不知道跑过多少回，从来没像今天这样发现路两边的山这么漂亮。我过去只把眼睛盯在前方，只想着快些赶路。前方等着我的是合作伙伴，是商业谈判，是合同和支票。我的眼里没有青山绿水，只有纸醉金迷。"

小君轻轻戳了孙却的头，说："纸醉金迷就不要当着哥说了，你还好意思！"

孙却笑笑，说："我说的是各种应酬。那些拿了我钱的人，都说我讲义气，讲我豪爽，都说我们是好朋友。我们其实都清楚，不给钱什么事都办不了，什么朋友不朋友！我在病床上躺了这些日子，很多事情都想明白了。我看看那些来探望我的人就知道，他们怕我没有当上人大代表，会到外面乱说。我没傻到那个地步，那样做只会毁了自己的前程。"

回到乡下老家，爸爸妈妈才知道孙却受了这么大的苦。孙却说得很轻松："放心，胃病，动了个小手术。"

妈妈听着却眼泪婆娑的，说："平时叫你少喝酒，你不听。再也不准

喝酒了，听娘的话！”

爸爸闷头闷脑地说：“男子汉在外面，酒是难免的，你晓得的。我年轻时在508厂，休息日同事也出去喝酒，我起先是滴酒不沾，后来就能喝了。酒总之是好东西，不能喝太多，你晓得的。”

娘听着来气，嚷着爸爸：“你只晓得讲你晓得的！儿子胃都喝坏了，都切掉一块了，你还讲少喝！你晓得吗？”

“我不会再喝酒了的，爸爸妈妈放心吧。”孙却说。

孙离搬了躺椅出来，叫孙却坐在场院里晒太阳。小君怕他冷，又拿了毛毯给他盖上。

妈妈问：“喜子怎么不回来呢？”

孙离说：“喜子要上班，又要照顾大山。”

小君忙说：“可把嫂子辛苦了。”

老家的房子是四五年前新修的，仍在旧屋场。爸爸说这地方风水好，不肯另外找地方。孙离和孙却都嫌旧屋场太挤，屋前屋后又到处是垃圾。乡下这些年富裕了，却不如往年干净。爸爸妈妈倒是讲究的人，自家院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爸爸老想修围墙，大门一关，清寂平安。妈妈不让，说你把自己关在院子里，哪个还上你家来坐？人家会讲你养了两个中用的儿子，就认不得自己是哪个了。

冬天的日头晒着很舒服，一家人说话东拉西扯的。小君到底怕晒，她搬了小凳坐在廊檐下。看着孙却身体恢复得好，心里又想起他以前的花花事了，暗自就有了几分难过；低头一会儿，又想，他差点命都没有了，还计较他什么呢？只要他命保住了，什么事都是小事了。小君这么想着，也不怕晒太阳了，搬起小凳坐到孙却身边来，手搭在他的膝盖上。

第二天吃过早饭，孙离就起身回苍市。妈妈嘱咐他慢些开车，吃饭的时候嘱咐，上车的时候嘱咐，车子开动了还在嘱咐。

孙离听着只是笑，说：“晓得的，晓得的！”

孙离从后视镜里看见妈妈招手，好像还有话要交代。他忙停了车，下车问：“妈妈什么事？”

妈妈轻轻地说：“你开车从村子里过，窗玻璃不要关上，要慢慢地开，碰到人要打招呼，要不人家讲你眼睛大了。”

孙离又是笑，说：“晓得的，晓得的。”

孙离每次从家里出门，妈妈都要嘱咐这些话。妈妈从不这么嘱咐孙却，老人家眼里总把孙离当门面。其实在村里人眼里，本事大的是孙却。只是孙却常往家里跑，他同村里人打不打招呼，谁也不会在乎。倒是村里的人，不管孙却理不理人，他们都会追着他喊孙总。依着乡俗，不论老少都是论辈分的，但如今辈分再大的人都喊孙却孙总。村里的人，再也没有谁喊他叫化子了。

他妈妈听见了，就会说：“你喊他什么孙总，我叫化子是你侄儿呢！”

村里人就直来直去地开玩笑，说：“有钱大字辈，无钱儿子辈！”

孙离想着乡村这些琐琐碎碎的事，心里就有些淡淡的哀愁。又想起孙却的病，谁知道是否就平安无事了呢？

四十

开了春，孙却同小君回到苍市。孙却先打电话给哥哥，说：“哥，我晚上同小君过来，同你们商量个事情。”

吃饭的时候，孙离同喜子说：“会是什么事呢？孙却说得这么郑重！”

喜子说：“家里人，能有什么事呢？无非就是家事。”

快八点钟了，孙却和小君才来。人未进门，孙离就问：“什么事呀？”

孙却笑着，边换鞋边说：“不是什么大事呢！”

“听你语气，好像非常重要，我同你嫂子还一直在猜呢！”

坐下来，喜子去泡茶。小君拉住喜子，说：“嫂子你坐，我自己来吧。”

小君泡了茶过来，孙却才说：“哥哥，嫂子，这事说大也大，说小也小。我把生意都交给别人了，自己不想再在商场混了。”

孙离听说是这事，压在胸口的石头就放下了，说：“你想好了就行。钱是赚不完的，过自己想过的日子才是最要紧的。”

小君说：“我支持他的想法。我们退出来，不再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只占自己的股份。”

孙却笑笑，说：“只是世态炎凉啊！有人知道我要退出江湖，人也病了，账就赖着不还了。”

喜子问：“外头还有多少账？”

“五千多万。我也想明白了，能收回多少算多少，收不回的就不要了。”小君坐在孙却身边，握着他的手说，“最要紧的是这个人，钱都是身外之物。他最初还有些生气，我劝他别生气。他气的倒不是钱，而是那些过去讲话豪气冲天的朋友，脸一抹，人就变了。”

孙却嘿嘿地笑，说：“我现在也不气了。花钱买了一双明明白白的眼睛，看清世上的人和事，值得。我最欣慰的是不欠别人的，我哪怕就是今天走了，也没有遗憾。”

小君就打了孙却的手，说：“不许乱讲话！”

孙却其实很想说，自己对不起小君。他没有说出来，只把小君的手紧紧地握着。小君把头歪在孙却的臂膀上，很安然的样子。孙却抚摸着小君的头发，望着孙离说：“我没有做成省人大代表，干脆想把市政协委员也辞掉。哥，我不是赌气，真是觉得没有意思，不陪他们玩了。”

“你要辞就辞吧，我知道这是没有意思的事。”孙离问，“商界不去做了，你们今后有什么打算呢？”

孙却说：“我暂时没有别的打算。小君同我商量，我们准备出去走走。不去什么热闹的旅游区，只去偏僻的乡村，找山好水好的地方。自己开车，

想走就走，想停就停。”

喜子听着却急了，说：“你俩自己开车不行，一定要带着司机走。”

“是的是的，听你嫂子的。”孙离也说，“自己开车肯定不行，孙却你身子还是有些弱，又不能总让小君一个人开车。你要是不肯带司机，我就跟着你们走。”

喜子就笑了，说：“你这个当哥哥的，你去当电灯泡啊！”

孙离说：“反正你是要带个电灯泡的。你不带司机，我就跟着。不然，不准你们走。”

孙却答应哥哥，说：“好的，放心，我会带司机的。”

喜子嘱咐小君：“你俩出去玩，处处都要小心。走到哪里了，每天同我们联系。大山你们放心，这孩子很听话。”

小君问嫂子：“你说我们是开越野车，还是开房车呢？”

“房车太招摇了吧，你们说是往偏僻乡村走啊。”喜子说。

小君说：“我也在犹豫。我怕有些地方找不到适合的住处，开房车就可以睡在车上。”

孙却说：“我想还是开房车，方便些。如今中国人什么没见过，还怕看见你开着房车旅行？”

喜子也不再避讳了，讲了那个美国癌症病人的故事，说：“我最初就同你哥说了，只要心态好，病魔会躲着我们走的。”

孙却听着，很开心的样子，说：“嫂子，我幸好比那位美国人有钱，我玩几年不会变得很穷的。”

小君拍着孙却的手，撒娇说：“真不会听话！嫂子的意思是说，那个美国人把癌症病都玩好了，你会把身体玩得更健康！她没做治疗，你做过治疗了，你会比她更好！”

过了几天，孙却同小君就出门了。他们并没有带司机，只是哥哥嫂嫂不知道。当天下午，喜子接到小君电话：“嫂子，我们一路消消停停地走，现在看见漫无边际的油菜花。我们打算住下来，明天再走。晚些时候我

发邮件回来，详细地说。”

晚上，喜子打开邮箱，正好收到了小君的邮件。她忙喊了孙离，说：“快来看看，他们来信了。”

哥哥、嫂子：

你们好！

一路上都很顺利。中午在路边店吃的午饭，乡下的家常菜，味道非常好。新出的茼蒿，好吃极了。我从没吃过这么好的茼蒿，清香、鲜嫩。孙却说吃到了儿时的味道，我很羡慕他有一个乡下的童年。

下午遇到一个很美的村子，田野里的油菜花望不到边际。村里保留了很多老房子，封火墙上长着青草，开着野花。孙却说他小时候同哥哥掏过麻雀窝，摸出麻雀蛋就生吃了。我说他是野人。他说这些年，自己把青草、野花、麻雀都忘记了。这些旧物景再入眼帘，感觉生活是多么美好。老屋的天井里多置有大石缸，雕着鱼龙图案，长着厚厚的青苔。古人的生活比我们精致多了，消防缸都要做成艺术品。

有户人家的祖先是武举人，他家屋后的老墙上，一根凌霄花藤从外面穿墙进来，又穿墙出去，状如游龙，太神奇了！他家留有祖先用过的大刀，还有一对练功用的石铃。应是中国古代的哑铃吧。石哑铃太重了，今天已没谁提得起。我问主人家，是不是只是摆设，古人不会举这么重的哑铃吧。主人家说，真是先人平常用来练功的。我想，难道人类真的退化了吗？

遇见几个写生的小孩，他们是美术老师带来的。一位小姑娘说，他们到乡下来画画，只要画上半天，当地的叔叔阿姨就知道，他们是专门来画破房子的。有些叔叔阿姨会很热心，告诉他们哪里还有几栋破房子。孙却听了，笑得像孩子似的高兴。

他说一到假期，就要把大山送到乡下去。

孙却的气色很好，乡下的空气对他有好处。

这里的人很热心，好几户人家邀我们去他们家里住。我们在一户人家吃了晚饭，过夜还是想呆在车上。

明天是否还在这里玩一天，看看再说。放心，我们都好。

小君

孙离见小君在信里说到鱼龙变化图案的石缸，又想起南津渡那些房子里的石缸了。古人喜欢在石缸上刻鱼龙变化图案，寓意家运兴旺发达。子孙有出息，鱼就会变成龙。子孙不肖，龙就会变成鱼。李樵喜欢那石缸，只道古人比我们活得有文化。

孙却和小君自由自在地漫游，孙离和喜子天天都在担心。喜子只道世风不好，生怕万一出意外。孙离终于知道，孙却他们并没有带司机。他打电话过去，骂了孙却："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你不能劳累，又不能让小君一个人开车。"

小君抢了电话说："哥，你放心吧。你不知道，我是开车有瘾的。不开车，我就会晕车。我们每天只跑半天，遇着好地方就停下来。孙却长胖了，我要他适当锻炼呢！"

孙却执意不要司机，也只好由着他们了。喜子也想明白了，对孙离说："你想，人家两口子自驾旅行，多浪漫呀？跟着个司机，不很碍事吗？我也想有这么一天，你带着我说走就走。"

孙离笑笑，说："我现在后悔了，上回应同你一起去欧洲的。"

喜子听了心里隐隐地痛，叹了一声，掩饰道："我还是担心他们，乡下人也越来越不淳朴了。"

有天夜里，已经很晚了，喜子手机收到小君长长的信息：

我们今天会在一座山顶过夜。这里是古徽州的一个山村，人家都在半山腰上。村口长满了高大的板栗树，路上铺着厚厚的枯叶。祠堂外面有七八个方方的大石礅，凿有深深的圆孔。孙却告诉我说，那是旗杆礅，旧时插旗子用的。猜想这个村子有些故事，过去必定显赫过。我们把车开到山顶，望见满天的星辰。哥哥、嫂子，这么晴朗的夜空，这么灿烂的银河，我从未见过。孙却说，他小时候，夏天躺在板凳上歇凉，夜夜看见这样的银河。他很坏，总是这样故意气我！一个乡下鼻涕邋遢的野孩子，天天气我这个城里长大的小公主！

喜子把手机递给孙离，说："你看看，多浪漫！我相信，孙却的病会完全好起来的。"

孙离看过信息，笑道："看小君撒娇的样子，就知道他们过得很甜蜜。"

四十一

听到门铃响，喜子附在猫眼上看了看。

孙离问喜子："谁呀？"

喜子回头摇摇手，脸上做着小心的样子。

孙离会意，过去看看猫眼，门外站着两个陌生人，一男一女。孙离犹豫片刻，开了门，问："你们找谁？"

男的问："请问你是孙老师吗？"

孙离听出是家乡人的口音，便说："我是孙离，请问你二位是谁？"

那女的扑通就跪下了，伏在地上大哭，喊道："孙老师啊，请你救救

我的儿子啊！”

孙离吓得汗毛都直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他自从成了著名作家，偶尔也有写信托他伸冤的。找上门哭喊的，他是头回碰上。隔壁邻居听得响动，门也打开了。喜子见这场面难看，就说:“老乡，有话进屋说吧。”

进了屋，那女的又跪在地上，哭着说：“我是好不容易找到你们的，我儿子的命全靠你们救了！”

孙离叫喜子倒茶，再问那男的：“她是你爱人吗？我不知道是什么事啊，有话慢慢说吧。只要我们帮得上的，我们会尽力的。”

那男的回答说:“她是我的爱人，她姓平，我姓郭。她在邮电局工作，我在水电局。”

“怎么称呼你？”孙离问。

“我俩都比你们大，喊我们老郭、老平吧。”老郭说。

孙离说：“郭大哥，你爱人情绪激动，你说说什么事吧。”

郭大哥刚要开口，平大姐把眼泪一揩，问：“你们还记得你们儿子出生那年吗？”

孙离同喜子相对望望，猜不到平大姐要说什么话。

喜子说：“怎么不记得呢？那年下了大雪，天气很冷，我在月子里感冒了，孩子奶都没吃上。当时听医生说，生男生女都是一窝一窝的，那几天只生了两个男孩，剩下的全是女孩。”

平大姐说：“朱老师，就我和你生了儿子！”

喜子听了这话，脸上倒有了笑容，说：“哦，那我俩还真有缘啊！”

平大姐眼泪又出来了，说：“我这儿子好听话，又帅气，又聪明。前年考上了苍市大学，学土木建筑。”

喜子说：“你儿子真优秀。我儿子在上海读书，他是学医的。”

平大姐说：“哪知道，半年前他得了急性肾病。先是治得好好的，最近突然肾就不行了，两个肾都坏死了。得了尿毒症，必须换一个肾。”

郭大哥插了话，说:“自己儿子要肾，哪有二话说的？砸锅卖铁都要换！”

“那是，那是！”喜子担心他们开口借钱，“换肾很贵吧？我们……我们……”

孙离始终没有说话，隐约感觉有些不对头了，他把喜子的手紧紧握着。他看这两夫妇不像上门借钱的。果然，平大姐又大哭起来，说：“我两口子争着要给儿子换肾，都去做了检查。哪晓得，检查结果一出来，医生说儿子不是我们亲生的！”

喜子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脸色白得像一张纸。她的身子慢慢地软下去，孙离赶紧把她紧紧抱着。喜子就像休克的样子，眼睛半阴半阳地闭着，呼吸很微弱。

孙离摸着喜子的胸口，伏在她耳边喊：“喜子，喜子，你醒醒，你醒醒。”

喜子晕过去了。郭大哥和平大姐也慌了，不知道如何是好。

郭大哥问：“孙老师，要不要打110？”

平大姐说：“120！”

郭大哥说：“我是急糊涂了。”

孙离摇摇头。喜子慢慢地缓过来，痴痴呆呆，直着眼睛，半天才说：“老天啊！我恨儿子不亲我，老说是不是抱错了。我说的是气话，老天你为什么要这样报应我呀！我没有抱错儿子啊，亦赤是我的儿子啊！”

孙离抱着喜子，回头对郭大哥平大姐说：“我爱人不好了。你们留个电话，我会同你们联系，你们先回去照顾儿子。”

郭大哥留了电话号码，鞠了一躬，拉着老婆走了。听得门关上了，孙离的泪水也忍不住了。他抱着喜子，泣不成声。

喜子边哭边喊：“你们小说家编的离奇故事，怎么就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呀？”

孙离说：“小说家不会编这么烂的故事，好的电影也不会这么编，只有下三滥的电视剧才这么编！我的老天，难道这是真的？”

孙离和喜子在沙发上默坐到深夜才上床。喜子浑身冰冷，不停打颤。

“如果真是抱错了，我要告县仁安医院。”喜子说。

孙离拍着喜子的背，说：“真是那样了，告状无非又多一分烦恼。再说了，县仁安医院早已改制，已经是民营医院好多年了。原先在医院那些人，退休的退休，调走的调走，早树倒猢狲散了。”

喜子眼睛早哭肿了，一会儿坐起来靠在床头发傻，一会又趴在床上痛哭。孙离宽慰的话都说尽了，再找不出别的话来，就说：“万一真是那样了，我们等于多了一个儿子。”

喜子捶着孙离的肩膀，身子一颤一颤地哭喊：“老爸，就怪你啊！我叫你看着儿子看着儿子，你把儿子看丢了！”

“老婆，我的好老婆，你想打就使劲打吧！我对不起你！”孙离摸着喜子的头，“我们没有抱错儿子，亦赤不是我们的好儿子吗？他这么聪明，这么上进。他有个性，未必就是毛病。我们等待儿子懂事，我们说过给儿子成长的时间，他会回来的。”

“是的，是的，我们没有抱错儿子，亦赤就是我们的儿子。”喜子咬着孙离的肩头哭。

孙离想得很清楚，那几天没有生别的男孩，如果抱错了就是他们两家相互抱错了。郭大哥家的儿子，肯定就是他和喜子的血亲儿子。

喜子身子一惊，突然坐起来，睁大眼睛，黑暗中也望得清孙离的脸。她说：“老爸，那孩子要真是我的，我就得去救！儿子就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我命里欠他的就再挖一坨肉去。”

喜子的额头冒着重重的汗，孙离起身取了干毛巾，轻轻地给她擦着，说：“喜子，儿子是你身上的肉，也是我身上的肉。你的身体弱，要摘就摘我的肾。”

“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你不能这样做。亦赤还没成人，我娘儿俩还要靠你。”喜子说着，又呜呜哭了起来。

第二天，孙离打郭大哥电话，说：“我们马上到医院来。我们先在外面见见面，商量一下细节。”

孙离同喜子到了医院，约郭大哥平大姐下楼见面。

孙离问:“孩子知道真相吗?”

郭大哥说:“我们瞒着儿子。”

喜子说:“瞒着就对了。不能让儿子知道这事,他不能经受这种打击。”

孙离又嘱咐说:“这事怕传出去就成新闻。朱老师在医院有同学,我们会请医生保密。如果成了新闻炒作,两个家庭会不得安宁。”

喜子说:“你们请先上去,我和老孙过会儿来。我要找找同学,我们可能换上医生的工作服进来看孩子。”

郭大哥和平大姐走后,孙离问喜子:“你真要找先锋吗?少一个人知情,多一份保密啊。”

喜子说:“如果真是我的儿子,我肯定要找先锋的。住院有熟人关照,毕竟会好些。”

两口子去了先锋那里,喜子还没开腔就哭了。孙离让喜子别哭,他把事情三言两语就讲清楚了。

先锋想了想,说:“光靠血型检查,严格来说是不能判断亲子关系的。”

孙离说:“这个我知道。但那几天县仁安医院只生了两个男孩子,他们夫妇同孩子血型不合,我们如果同他们孩子合上血型了,就没有疑问了。”

喜子含着眼泪,说:“你们医院怎么这么混账?当年说是要母婴分离,现在又不讲分离了。难道就是为了造成我们的悲剧吗?”

孙离扶着喜子,说:“我们现在说话也好,想问题也好,都要讲重点,顾事实。没有用的话不要讲,不必要的气不要生。”

先锋安慰老同学,说:“喜子,我知道你是难受,你想怎么骂医生骂医院都行。放心,不论是不是你们的孩子,我都会跟同事打好招呼。去吧,我们先去看看孩子。”

孙离和喜子穿上白大褂,跟着先锋和两位医生进了病房。喜子看了孩子一眼,差不多就要晕过去。孩子同孙离年轻时简直一个模子!孙离那会儿十五岁高中毕业,专科读出来正是这孩子的年纪。喜子记起孙离

专科毕业证上的照片，眼睛大大的，眉毛浓浓的，留着短短的平头，嘴角长着微黑的绒毛。目光好像有些怯，一副怕别人欺负的样子。病床上的孩子，正是这副神色。

孙离也惊得手脚发麻，身子微微发颤。他仿佛看到了青年时候的自己！他想起那个奇怪的梦了。梦里，自己七十多岁，同一个年轻人面对面说话。那个年轻人就是二十多岁时的自己。七十多岁的他很慈祥，笑脸上洒满夕阳。他对面年轻人的脸上很落寞，说着说着就低着头走了。未必他梦见的就是自己的儿子?

平大姐笑眯眯的，说:“儿子，你看这么多医生来看你了。你的病马上就会好的，没事的。”

喜子勉强站稳。她心里知道，这就是失散了二十多年的亲生儿子啊。二十多年，孩子，你是怎么长大的？你今天又怎么躺在了病床上？你是怎么得的病呀! 妈妈会救你的，妈妈一定救你!

先锋怕喜子控制不住，朝孙离使了眼色。孙离轻轻拉了喜子的手，一起离开了病房。

喜子出门就往地上瘫，孙离一把扶住了她。先锋过来帮忙，搀着喜子去了医生办公室。喜子趴在医生办公桌上，肩膀一耸一耸痛哭。医生和护士都围了过来，有知道的，也有不知道的，都在嘁嘁喳喳。

先锋瞪着眼睛摇摇手，医生和护士们才安静下来。喜子仍是趴着，头抬不起来，闷声闷气地说:“不必检查了，是的，肯定是的。我的儿子，我得救他的命。”

平大姐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了，她听喜子说了这话，“扑通”一声又跪下了，头在地上叩得嘭嘭响，说:“谢谢了，谢谢了，观音菩萨，现世观音菩萨！”

“平大姐,你起来吧。救孩子是我们两家的事。”孙离拉起平大姐,“孩子叫什么名字?”

平大姐脸上满是泪水，憋住了哭腔，说:“立凡，郭立凡。”

孙离一听奇了，两个孩子，一个叫孙亦赤，一个叫郭立凡，起名的思路都是一样的。赤就是朱，凡同平像孪生兄弟。

喜子强撑着坐起来，说："平大姐，今天早上说的话，一定记住。不能让立凡知道，一定不能让孩子知道。"

孙离嘱咐先锋，说："先锋兄弟，拜托你一定和同事们讲好，这事千万千万保密。"

先锋说："我老同学情绪太激动了。感情归感情，科学归科学。我们建议还是先做检查。"

喜子说："我们都听老同学的吧。"

孙离和喜子做了一大堆的身体检查，都是先锋一手张罗的。喜子请了病假，躺在家里等消息。孙离端茶倒水，不离左右。喜子睡着的时候，孙离坐在书房窗下喝茶。冬已经很深了，天气很冷。

孙离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只等着心头的石头掉下来。能想起来的旧事,都乱纷纷地钻到脑子里来。一中墙头的爬墙虎,一中河堤上的老柳树,河里的落日，西街人家阳台上的兰花，二十多年不见的小英，马波，美尼，河滩上找花盆，李樵大笑就蹲下身子起不来，同老虎打架，小说几次改成电视剧，喜子同小谢去欧洲，郊外压死情侣的泥石流，会喊李樵好的鹩哥，爬上爬下的孙行者，跪在地上哭的平大姐，立凡……

脑子里乱糟糟的事越塞越多，人就老了。

孙离突然想起,亦赤出生的时候,岳母让他去看隔壁的男孩。岳母说,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命运都是相同的。他不信,没有去看。妈妈也说过,孙离出生那年，阴历八月二十六生了两个人，都考大学出来了。一个是孙离，另外一个是他的同班同学。孙离是应届考上的，那个同学复读一年也考上了。亦赤和立凡，同一天出生，同一个命运，都离开了自己的亲生父母。难道真的有命运之说吗?

孙离闭上眼睛摇头，像要把脑袋摇空似的。又想自己怎么稀里糊涂就奔五十了呢? 写了十几本书，别的一事无成。那些书又有什么意义呢?

有人喜欢，有人攻击。有人把他当大作家，有人把他当三流小说家。

他弄不清自己到底要过怎样的生活，也弄不清自己到底是怎样的人。李樵时刻在他心里，他却从来没有到李樵心里去过。她是一团柔软的水母，看上去透亮的，美丽极了，可他怎么也进不到她心里去。李樵早从美国回来了，他没有同她联系。一个他并不完全了解的女人，为什么叫他这么放不下？

电话响了，一看是先锋打来的，孙离脑袋就嗡嗡地响。

先锋说："孙离兄，如果确认当时医院没有别的男婴，患者就是你和喜子的亲生孩子。"

"哦，哦，知道，知道。"孙离人成了木头。

他刚放下电话，喜子在里面喊："谁的电话？先锋来电话了吗？"

孙离去了卧室，伏下身去，贴着喜子的脸，说："立凡是我俩的孩子。"

喜子眼睛睁得大大的，不再哭了，说："那就摘我一个肾吧。"

孙离抚摸着喜子的额头，说："我说了，我身体强壮些，摘我的。"

喜子把孙离的头抱起来，说："不要再说了，老爸，摘我的。你要毫发无损地活下去。"

孙离笑笑，说："我亲爱的老婆，我可以躺下来休息几天，你不行的。你周末还得照顾大山子。"

喜子说："事有轻重缓急。孙却和小君也浪漫得差不多了，可以叫他们回苍市住些日子再出去。小君说孙却身体很好了，回来也是静养。"

喜子的脸光洁得透亮，不像四十几岁的人。孙离摸着她的下巴，说："喜子，我们先别争。我俩要摘肾，也还要做检查的。听医生的。"

"只能听我的。"喜子捉住孙离的手，紧紧地握着。

当天下午，孙离和喜子就去医院体检。立凡的病怕没时间多等了，喜子说要尽快给孩子换肾。郭大哥和平大姐跟在他们夫妇身后，平大姐的眼泪没断过线。

孙离对他们说："你二位好好照顾孩子吧，不用跟着我们。"

晚上，喜子想想又哭，想想又哭。立凡那么瘦弱，都怪自己当初不想生他，营养补得太晚了。立凡要是像亦赤那么壮硕，只怕也不会得这个病。喜子越是这么想,越觉得自己罪孽深重。又想起自己同小安子的事，更是天大的错。

“老天，你要报应就都报应在我身上吧！孩子是无辜的！”喜子终于忍不住，哭喊出来了。

孙离安慰她：“喜子，你没做错什么，命中的事该来的都会来的。”

第二天上午，先锋打了喜子电话，说：“喜子，结果出来了，孙离是最佳供体。”

喜子听懂了，仍不死心，明知故问：“什么是最佳供体？”

先锋说：“孙离的肾同患者更合。”

孙离在洗漱间，喜子怕他听见，轻声问：“我的就不行吗？”

先锋说：“相信科学吧。你的可以换，但受体排斥性会大些。”

孙离从洗漱间出来，见喜子坐在床上怔怔发呆，就问：“我刚才好像听到电话了，先锋打来的吗？”

喜子忍不住又趴在床上哭，说:“真的有老天爷，你就遂我一回愿吧。”

四十二

喜子一大早就起床了。她做好早餐，掀开大山子的被子拍他的小屁股，说：“懒虫虫，起床了！”

大山揉着眼睛说：“喜子妈妈，我正在做梦呢！”

“做了什么美梦呀？”

“我梦见爸爸妈妈回来了，送给我这么大一个巧克力！”大山把手使

劲地张开。

喜子把衣服递给大山，说："这么大的巧克力，那要进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吃过早饭，喜子说："喜子妈妈同你认真说件事。"

"什么事呀？"

"你先告诉喜子妈妈，说你是不是男子汉了。"

"我当然是男子汉了！"大山说得很豪迈的样子。

喜子亲亲大山，说："今天上午，男子汉一个人在家。我要去医院，你老爸爸生病了。"

"老爸爸什么病呀？我要跟喜子妈妈去看看老爸爸。"

"大山子真乖！但是，小孩子最好不要去医院，不卫生。喜子妈妈批准你今天上午玩电脑。但是，今天上午玩了电脑，下午和明天都不准玩了。"

大山想了想，只好答应了。喜子又嘱咐说："大山子只准呆在家里，不准出门。谁敲门也不开。告诉你，要是在美国，把你这么大的孩子一个人放在家里，喜子妈妈就违法了，就要坐牢呢！你不要乱跑，不要让喜子妈妈坐牢啊！"

大山说："谁让我喜子妈妈坐牢，我先把他关起来！"

喜子开着车去医院，太阳暖暖地照在她脸上。她平时怕晒太阳，会把挡风玻璃上面的遮阳板打下来。今天她任太阳晒着，只把茶色墨镜戴上，免得阳光晃眼睛。

路上的车很多，她不急不躁慢慢地开。冬日难得这么好的阳光，苍市人都出城找自己喜欢的地方晒太阳。去仁安医院的路，也是通往苍莨山去的。今天苍莨山上肯定人挤人。她好久没有上苍莨山了。

仁安医院停车也是麻烦事，她总是径直往医院后面的家属楼开。她摇下窗户朝保安笑笑，电栅门就开了。她每回就在心里暗笑：未必我这样子那么像女大夫？

孙离躺在病床上，他请护士把窗帘拉上去。多好的阳光！今天应该

找个清静地方晒晒太阳的。他很久没有同喜子一起出去晒太阳了，出院了一定把她拉出去。女人为什么怕晒太阳呢？他要对喜子说，就喜欢老婆黑黑的样子。

他见过喜子十五六岁的照片，笑起来露着一口白白的牙。照片虽是黑白的，他却看出喜子那时候长得黑，就问："你小时候一定很黑吧？"

喜子问："你怎么知道？"

孙离笑笑，得意自己很神，说："一看就是乡下野姑娘，肯定晒得黑黑的。老婆，我是写推理小说的！"

喜子捧着鲜花进来了，换掉床头柜上的旧花。孙离笑道："喜子，花哪要天天换呀？"

"没有天天换呀？这花是前天的。我不喜欢看蔫了的花。"喜子把花整理好，得意地望着孙离，"你看，多漂亮！"

喜子压了压孙离的被子角，说："怎么样？"

"我很好。依我自己的感觉，马上就可以出院了。先锋说，起码还得住四天。"孙离不放心大山，"小家伙一个人放在家里，行吗？"

"大山子闹着要来看老爸爸，我不让他来。医院环境不好，孩子最好不要来。这里看到的都是人间最不好的东西，少让小孩子看吧。"喜子不由得又叹起气来，"大山子情商高，我们家亦赤能像大山就好了。"

孙离安慰喜子："世上没有两个像样的孩子。亦赤的长处，别的孩子也不一定有。其实也不必拿亦赤同别人的孩子比。我们命中该有这样的孩子，心甘情愿接受他的模样，不管他是怎样的孩子，我们都爱他。"

喜子说："不知道立凡恢复得怎么样？"

孙离明白喜子的想法，她一直想着立凡那孩子。他不想点破，也不希望她去看，看了无非更伤心。他说："医生说了，孩子恢复得非常好。郭大哥两口子每天到我这里来几次，也说孩子很好。"

喜子忍不住说："老爸，都是我的错，当初是我不想要这孩子。老天应该惩罚我呀，为什么要让孩子生病？我要是不犹豫，怀上立凡就补营养，

多吃些你做的土豆烧牛肉，孩子的身体肯定壮实些，说不定就不会得病了。”

孙离张着嘴巴喘了几下，说：“老婆，我同你说过好多次了，别疑神疑鬼！立凡体质弱，种我。我年轻时就是这样的，越到后来身体越壮。立凡的身体会越来越好的。”

喜子低头坐了会儿，说道：“我去上个洗手间。”

喜子没有上洗手间的意思，她把水龙头开得很大，让水声压住自己的哭声。过一会儿，喜子从洗手间出来，走到病床边，说：“老爸，我心里难过，出去走走。”

喜子出门，径直去了立凡病房。郭大哥看见喜子，忙站起来，慌了手脚。喜子掩饰着，说：“老同学，我来看看孩子。”

郭大哥听明白了，忙说：“立凡，这是朱姨，爸爸的同学，看你来了。”

“朱姨。”立凡望望喜子，脸上微笑着。喜子那天穿着医生工作服进来的，没有给立凡留下什么印象。

喜子在立凡床头坐下，摸着孩子的头，说：“恢复得不错。孩子，你很快就会好的。”

郭大哥说：“这孩子就是不太会睡觉，从小就爱失眠。病了，睡得就更不好。”

喜子听着，胸口生生地痛。这不又是孙离小时候的毛病吗？孙离一直睡不好，近两年失眠更厉害。

“平大姐呢？”喜子问。

郭大哥说：“他妈妈病了。她身体不太好，天天熬夜守着孩子，感冒了。我让她休息几天。”

喜子嘴上问着平大姐，眼睛却一刻都不离开立凡，恨不得捧着这孩子的脸，好好亲亲他的眼睛、嘴唇、鼻子、耳朵。她想孩子如果这时还是个婴儿，她把他抱在怀里喂奶会是个什么样子。

喜子回到孙离病房，捂着脸哭得说不出话。孙离猜到什么事了，说：“我知道你肯定是看孩子去了。立凡好吗？”

“立凡自小失眠，生病了睡得更差。这不都是种你的毛病吗？”喜子流着泪说。

孙离劝喜子别哭，说：“立凡没事的，他现在的条件比我小时候好，出院好好调理，很快就恢复了。年轻人，生命力旺盛。”

下午，喜子说：“老爸，我回去招呼大山子。晚上，等大山子睡了，我再到医院来。”

“晚上不要来了，我没事的。”孙离说。

喜子轻声说道：“我想晚上陪陪立凡。平大姐病了，郭大哥一个人也顶不住。”

孙离劝喜子：“你要克制。孩子知道了，不太好。”

喜子眼泪又来了，说：“我是他妈妈啊！我不陪陪孩子，心里痛得像刀子捅。”

喜子回去做好晚饭，问大山：“大山子，你晚上一个人睡觉，会害怕吗？”

大山说：“我一个人睡过觉呀！”

“大山子什么时候一个人睡过觉？”

大山咽下嘴里的饭，说：“去年，妈妈陪我睡了，爸爸打电话来，妈妈就出门了。我一个人睡觉，醒来就大天亮了。”

“大山子真是勇敢的孩子！”喜子亲亲大山，“晚上喜子妈妈要去陪陪老爸爸，大山子一个人在家行吗？你明天一早醒来，喜子妈妈保证在你身边。”

喜子哄大山早早地上床睡觉，细细嘱咐了好久话，匆匆出门往医院赶。她把郭大哥约到走廊里说话：“我只有这个愿望，晚上让我陪陪孩子吧。”

郭大哥又是摇头，又是摆手，说：“不行不行！孩子这么大了，立凡脑子又聪明，他会起疑心的。”

“你就说他妈妈病了，那边也要照顾，让朱姨陪一个晚上，孩子哪会起疑心呢？”喜子双手捂在胸口，“我只想陪一陪，心里会好过些。”

说了老半天，郭大哥松口了，说：“朱教授，你就陪孩子一个晚上吧。

说好一个晚上，不能让孩子多心。”

喜子感激不尽，点头说：“好的好的。你先进去照顾孩子，我九点半来接班。”

郭大哥又再三嘱咐：“朱教授，千万不能让孩子看出来啊。”

孙离望着喜子进门，像是拿目光把她拉到床前来的。他等着喜子说立凡的事，喜子却把头埋在他的手里，趴在床头默然无语。过了好久，喜子抬起头说：“我先是很想去陪陪立凡，郭大哥同意了，我又怕了，喉咙干得咽口水都咽不下。”

“喝口水吧。”孙离说。

喜子喝了几口水，说：“我的亲生骨肉，二十多年，居然不知道他在别人家里。这些天，我时刻都在想，他小时候是什么样子？也很调皮吗？他爱哭吗？吃饭乖吗？生过病吗？”

“喜子，我的好老婆，我们接受上天的安排吧。”孙离只说得出这样的话，也不知道能否安慰喜子。

喜子抱住孙离的头，轻声地说：“老爸，你是个好父亲，你是个好丈夫，我爱你！原谅我过去种种的不好吧，我爱你！”

孙离抚摸着喜子的背，说：“喜子，你是我的好老婆！你哪有不好呀？我这几天躺在病床上，想到的都是你的好。我昨天夜里就在想，我们在上帝面前都是孩子，我们会做错事，但我们都会长大。”

喜子抬起泪眼，望着孙离不停地点头。看看时间，已是九点二十了。喜子又慌乱起来，站起来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孙离说：“老婆，你这样不行，你要平平静静地去。”

喜子说：“好的，我会让自己平静的。”

她推门进了立凡的病室，郭大哥站起来，说：“我同立凡说好了，晚上朱姨陪他。我在这里再坐坐，等打过这瓶水再走。今天就这一瓶水了。”

喜子说：“老同学，你去看平大姐吧，立凡有我在这里就行了。”

“儿子，那我就走了。有事就跟朱姨说。朱姨看着你出生的，你那时

候还小，你没有印象了。”郭大哥嘱咐完立凡，又对喜子说，“行铺我搭好了，那就辛苦你了，老同学。”

喜子进门就看见了，立凡的病床边紧挨着一张行铺，枕头和铺盖都像是新换的。郭大哥刚走，药瓶已打完了。等护士拔掉针头，喜子进洗手间搓了热毛巾，出来说：“立凡，朱姨给你擦擦脸。”

立凡伸出手说：“朱姨，我自己擦吧。”

喜子笑着，说：“朱姨来吧。朱姨也有一个跟你一模一样大的儿子，你就像我儿子一样。”

喜子俯身给立凡轻轻擦着脸，立凡闭着眼睛，突然说：“朱姨，你身上香味跟我妈妈不一样。”

喜子说：“朱姨没有打香水呀？”

立凡说：“好闻。”

喜子进洗手间又搓了一把热毛巾，说：“来，朱姨给你擦擦手。”

立凡乖乖把手伸给喜子，这双手跟孙离的一模一样。喜子痛得心里一抽一抽的，仰头把眼泪停在眼眶里，说：“立凡，不早了，关灯睡觉吧，朱姨陪你。”

“好的。朱姨，你说话真好听，声音就像播音员。”立凡偏着头，望着他的朱姨。

喜子正要关灯，立凡说：“朱姨，我还要去一趟厕所。”

喜子说：“朱姨扶你去。”

立凡自己下了床，说：“不用，我自己可以去的。”又红了脸，“朱姨，你不要跟着我来。”

喜子见立凡从厕所出来，忙伸手过去搀住了，笑着说：“立凡还是个小孩，身上还有奶香味呢，朱姨闻到了。”

“哈哈，我好久没洗澡了，我身上只有臭味呢！”立凡这么说话的声气，更加像孙离了。

喜子紧紧抓着立凡的手臂，说：“孩子身上的气味，大人闻着都是香的。”

喜子替立凡盖好被子，先熄了灯，自己再躺到行铺上去。

立凡在黑暗里说："朱姨，我怕睡觉，今晚我又会睡不着的。"

走廊里透进微弱的光，喜子看见立凡的眼睛亮闪闪的。喜子说："立凡，闭上眼睛，安心睡吧，会睡得好的。"

立凡的眼睛闭上了。过了会儿，立凡翻了身，背朝着喜子。又过了会儿，立凡又翻身过来。喜子见立凡睡得不安稳，怕他掀了被子，起来看了看。立凡却好像真睡着了，呼吸慢慢深沉起来。

深夜，喜子几次起床，站在立凡的身边，久久地看着他。孩子睡得很香，喜子听着他的呼吸，一夜没有合眼。

郭大哥不放心，大清早就来了。看见立凡睡得那么香，他简直不敢相信。喜子悄悄地起床，同郭大哥挥挥手就走了。

喜子先去孙离病房，伏在他耳边轻轻说："老爸，你再睡会儿，我先回去看看大山子。"

喜子回到家里，大山子还没有起床。听到厨房的碗碟声，大山子一滚就起来了，穿着睡衣跑了进来，说："喜子妈妈，你起这么早呀？"

"快去穿好衣服洗漱，要不就感冒了。"喜子拍拍大山的屁股，发现这孩子竟然忘记昨晚一个人在家了。

大山洗漱出来，喜子妈妈的早饭也做好了。吃着早饭，喜子说："大山子，上午你一个人在家做作业，喜子妈妈下午回来送你去学校。"

"好的，我一个人可以的。"大山突然想起来了，"喜子妈妈，我昨天晚上也是一个人在家吗？"

喜子笑道："大山子是勇敢的男子汉呢。"

喜子去了医院，先去看了立凡。郭大哥和平大姐都在那里，喜子就问："平大姐，你身体好些了吗？"

平大姐说："只是感冒，累的，休息两天就好了。"

立凡坐起来，一脸灿烂地望着喜子说："朱姨，我昨天晚上睡得真香！我讲梦话了吗？我一醒来，只看见爸爸，没看见朱姨了。"

喜子说："你爸爸来接班了，朱姨就走了。朱姨看见你睡得那么香，不打招呼就走了。这会儿朱姨专门来打招呼呢。"

喜子走的时候，立凡使劲地挥手，说："谢谢朱姨，再见朱姨！"

喜子来到孙离身边，长长地舒了好几口大气，才说："老爸，怪不怪呀？立凡昨晚睡得可香啊，大天亮了都没有醒。立凡说我身上的香气很好闻，我没有打香水呀！"

孙离听得怔怔的，慢悠悠地说："难道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人亲骨头香？"

孙离和喜子说了半天的立凡，郭大哥过来了。喜子站起来，请郭大哥坐。郭大哥让了让，自己搬凳子坐了。又说了半天感谢的话，郭大哥支支吾吾地说："我同平大姐商量了几天，有句话想说出来，听听你们的想法。"

喜子听着有些怕，不知道郭大哥要说什么事，紧紧地握着孙离的手。孙离也猜不到郭大哥会说什么，只道："你说吧。"

郭大哥说："不是孙老师，孩子这回非常危险。医生说肾源可以另外去找，至少花六十万还不说，很难找到高度匹配的供体，时间也没有这么快。"

喜子手心出汗了，身子发抖。她心里纠结十多天了，胸口那团乱麻怎么也理不清。她昨夜陪着立凡，却怎么也睡不安心。立凡是她的骨血，又不是她的儿子；亦赤是她的儿子，却不是她的血亲。两个儿子，都是模棱两可的。是，又不是。

郭大哥半天不好怎么开口，搓脚摸手老半天，说："我家攒了几十万块钱，原想留着给立凡在他工作的地方买房子。他身体这样了，我们也不打算他大学毕业后到外地工作，回老家去，有房子住。我和平大姐商量好了，这钱给你们，给孙老师养身子。"

喜子听郭大哥说的是这事，心就放下来了。她望望孙离，回头说："郭大哥，钱的事千万不要说了。我不会同你们争儿子。立凡是我们的骨肉，

不论是孙老师的肾，还是我的肾，我们都是心甘情愿的。”

郭大哥说：“你们不要钱，我们不安心。也算老天有眼，找到你们了。要是找不到你们呢？我们不照样花钱买？你们就成全我和平大姐的心愿吧。”

孙离身子还有些虚弱，额上沁着汗珠。喜子拿干毛巾给他擦汗，又喂了水给他喝。孙离脖子昂得有些累了，头就靠下去，望着天花板，说：“郭大哥，你和平大姐都是实在人。我很庆幸孩子到了你们家。我爱人说的话，都是我想说的话。钱的事，千万不要再提了。我们两家都不是大富大贵的人家，四五十万，五六十万，都是大数字。钱你留着吧，立凡今后用得着。”

三个人正说着话，门突然被推开了，有人肩上扛着摄像机。孙离一看就明白，电视台的记者来了。他已无力过多说话，轻声嘱咐喜子一句：“阻止他们。”

孙离说罢就闭上眼睛，拉了拉被子把头蒙上。

喜子站起来，问：“你们要做什么？”

记者噼里啪啦说起来，喜子忙把他们往病房外面引。来到走道上，喜子的语气就不客气了，说：“拜托你们，拜托你们别为了新闻，毁了我们的生活！”

记者说：“阿姨，这是人间最温暖的新闻，社会需要正能量啊。”

“我不是你的阿姨！”喜子发火了，“告诉我，你们上一条新闻多少稿费？我现在就双倍给你！”

喜子说罢就进了病房，身子靠在门背后顶着。孙离怕郭大哥他们接受采访，忙拨了他的电话。郭大哥刚才跟着喜子出去对付记者了，他在走道接了电话，说：“知道，知道，我不让他们接触孩子，我和平大姐也不会见他们，放心，放心。”

医生也出面干涉，新闻记者只好走了。走廊里已站满了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孙离听见医生在外面大嚷：“都回病房去！有什么好看的？爱看热闹到大街上去！”

孙离对喜子笑笑，说：“过来坐吧，他们走了。真是防火防盗防记者啊！”

“我刚才是又怕，又急，又气。”喜子坐下来，有些不好意思，笑笑，“所谓气急败坏，就是我这样子吧？”

孙离拍着喜子的手，说：“我从未听你这么伶牙俐齿啊！你刚才真的好凶。”

喜子说：“我知道他们跑新闻不容易，但也要讲职业道德啊！招呼都不打一个，扛着机子就进来了。看看电视里那些煽情的新闻吧，有些事本来是很好的真实的新闻，被他们做出来，看着就腻烦。”

平大姐进来看孙离，站着不肯坐下，只道：“郭大哥回去跟我说了。你们书读得多，素质就是高。我，我怎么说呢？”

喜子笑笑，说：“这话不要再说了。只要孩子好，我们就安心。”

平大姐说些客气话走了，走到门口又回头招手。

“同素质有什么关系？人亲骨头香。”喜子自言自语的。她想立凡昨晚睡得那么安稳踏实，难道他知道自己睡在妈妈身边吗？

四十三

喜子同两位副馆长私下说，孙离刚做了个小手术，出院在家休养，需要照顾，图书馆的事请他们多辛苦。喜子每天只到图书馆看看，没太要紧的事就赶紧回家。同事们要到家里来看孙离，喜子都千恩万谢地婉拒了。

郭大哥打电话给孙离说，立凡过几天也可出院了。喜子忙抢过电话，细细问了立凡的身体，嘱咐说：“郭大哥，立凡回去以后，身体上的事你们多操心，有事要马上告诉我们，行吗？”

放下电话，孙离笑道：“老婆子，你这是多操心了。我们是立凡的父母，

他们更是立凡的父母。”

喜子又是叹气，说：“孩子是救下了，可你毕竟少了一个肾哪！”

孙离宽慰喜子：“说不定，我会更加长命百岁的。你想，我过去仗着自己身体好，烟酒不忌，熬夜也不忌。如今知道自己身上比别人少个东西，我就会更加小心。坏事就变好事了，我会陪你走到老的。”

苍市的冬天太阳很少，今年差不多天天阳光灿烂。孙离书房的窗户朝西，下午总有太阳斜斜地照进来。家里暖气开得很足，孙离临窗靠在躺椅上，身上盖着厚厚的毛毯。

周末大山子回来，喜欢在孙离身边席地坐着看书。喜子没声没响，收拾着家。看见孙离同大山子，恍惚间总觉得那是老爸和亦赤，有时又觉得是立凡同老爸在说话。这个春节，她真盼望亦赤能够回来！

谢湘安终于知道孙离动过手术，打电话给喜子，问：“孙老师什么病呀？”

喜子不想说真话，只道：“小手术，阑尾炎，割了。”

“没你说得那么轻巧吧？我想同熊芸来看看孙老师。”谢湘安说。

喜子自从上次在谢湘安母亲葬礼上见过他，就再也没有碰到过。她不忍看见谢湘安，忙说：“小安子，你真不要来，孙老师出院好久了，身体养得很好。”

“我知道你是不想见我。”谢湘安任性起来说话就不掩饰，“那就让熊芸来看吧。”

喜子还想劝几句，谢湘安就把电话挂了。晚上，熊芸果然就打电话来，说她已到楼下了。喜子再拦也拦不住了，就走到门口候着。不一会儿，门铃响了。喜子开了门，迎着熊芸，说：“熊芸，你不必这么客气的。你看，孙老师壮得像一头熊。”

孙离早从书房出来了，说：“熊芸，越来越漂亮了。”

喜子就笑，说：“熊芸就是漂亮。”

熊芸说：“小安子本来也要来的，临时有事又走不成了。”

喜子请熊芸坐下，倒了茶。没想到熊芸也喊湘安小安子！喜子扯了纸巾擦桌子，桌子并不脏。她想抬眼望望熊芸，眼皮子却似有千斤重。她看见了熊芸手上的表，正是小安子在欧洲买的浪琴。

熊芸说："小安子经常说，朱老师最好了，就像他妈妈一样照顾他，他在朱老师面前也觉得自己像个孩子。"

喜子这才望了熊芸，说："你家小安子是大才，怎么是小孩子呢？我是在家照顾人照顾惯了，到了单位也就改不了大妈的习惯。"

孙离坐在旁边听两个女人说话，脸上微笑着，没有插嘴。熊芸说是来看孙老师的，却没有问孙离半句身体上的事。她毕竟是年纪轻，不太懂得客套，倒也是天然率真。

熊芸说了会儿话，起身说："朱老师，孙老师，那我就走了。"

喜子要送熊芸下楼，熊芸拦着不准喜子出门。喜子说："我正要下去买东西，一起走吧。"

出了院子，熊芸说："朱老师，你去买东西吧，我就在这里等的士。"

喜子嘱咐熊芸路上小心，又谢过几句，就往前面的超市去。

熊芸其实是故意支开喜子，谢湘安的车就停在不远处。她望着喜子走远了，就打了谢湘安电话："小安子，你到门口来吧。"

没多时，谢湘安就把车开过来了。熊芸说："你刚才同我一起上楼也没事的，我没碰见任何熟人。"

谢湘安搪塞道："那个楼道里住着两家我们学校的老师，你看见了也不认识。毕竟朱老师曾是我的上司，我不想让人说我是马屁精。"

开车才走几步，谢湘安就望见喜子从超市里出来。喜子穿着长长的黑色大衣，围着咖啡色围巾。熊芸正把挡风玻璃上方的镜子打下来，开了灯看自己是否坏了妆。前面是斑马线，喜子提着食品袋，从车流中慢慢横过马路。车灯照得她的脸白白的，像夏日里清香清香的玉兰花。

谢湘安想起喜子的话："小安子，你把我照亮了，你把我照亮了！"

他心痛难忍，把车停在路边，放声哭了起来。

熊芸吓坏了，忙问："小安子，小安子，你怎么了？"

谢湘安摇着头哭，半天才哽咽着，掩饰说："我刚才看见一个老太太过去，太像我的妈妈了。"

熊芸抚着谢湘安的背，说："妈妈在天上很安详，你别伤心了。小安子，妈妈都走了这么久了，你要早点走出来才是啊。我想，妈妈也不希望你这样的。"

谢湘安想起的却是喜子的话："你要好好地待熊芸，我不希望看到你这个样子！"

喜子回到家里，见孙离又坐到电脑前去了，就说："老爸，你不要写作！半年之内，我不准你写一个字！你就好好地休息，你的身体还需要养。"

"没有啊，我随便在网上看看。"孙离浏览一下网上新闻，没多时就感觉头晕了。他从医院出来，看报纸头都发晕。书桌上一叠《新日早报》，他也没有翻过。多年了，他只看《新日早报》，只因它是李樵编的。他现在也不想看《新日早报》了，每日报纸送到就直接丢进垃圾桶。他也不上网，不想知道任何丑恶的消息。

喜子发现了，问："你不是一直说《新日早报》办得好吗？"

孙离说："我今后不会再看任何新闻了。不是战争，就是凶杀，就是贪污腐败，就是明星绯闻，没什么好事。眼不见为净！"

孙离一直惦记着马波，电话却总是打不通。妙觉师傅说马波会有一难，不知道会是什么结局？喜子有时也同他说起马波，他心里也没有个谱。他相信马波是个干净人，可这世上哪有料得准的事情？

周末大山子回来，端端正正站在孙离前面，说："老爸爸，喜子妈妈做饭没空，你给我背书好吗？我的作业！"

孙离笑笑，故意逗他："你的作业，怎么要老爸爸背呢？"

大山子说："老爸爸真笨！喜子妈妈一听就明白了。我背，你给我看着。"

孙离说："不是老爸爸笨，是大山子说话要准确。记住了啊！"

大山子把课本塞到孙离手上，背了起来：

问曰："敢问夫子恶乎长？"

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问曰："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

孙离想这世上最美妙的事，必是听童子读书了。大山子背完书，说："老爸爸，你要签名！"

孙离签着名，说："大山子，答应老爸爸一件事。你回家做作业，凡是语文书，都要大声朗诵。大声读书，才能记住，才能理解。"

大山子说："我怕吵着你呢。喜子妈妈嘱咐要我安静，老爸爸写作需要安静。"

"老爸爸现在不需要安静了,喜欢大山子大声读书。你要是喜欢古文，老爸爸带着你一起读，好吗？"

大山子点着头，又说："可是，不要我全都背下来好不？"

孙离摸着大山子的脸蛋，说："孩子，老爸爸不要你背一句！你只要跟着我读，读多了你就喜欢了，自然就记得了，不用背的。"

有天下午，喜子接到一个电话："请问你是孙亦赤的家长吗？"

"我是，有事吗？"喜子听着就有些紧张。

"我是向老师，孙亦赤的辅导员。"向老师说，"孙亦赤一个星期没来上学了，他是不是回家了？"

喜子慌了神，说："亦赤没有回来呀？他到哪里去了？"

向老师说："我打你电话，就是想知道他到哪里去了。我问了他寝室的同学，他们说你到学校找他，他受了什么刺激，人就走了。你家里是

不是出什么事了？”

孙离听说是讲儿子的事，早站到喜子身边来了，瞪着眼睛望着她。

喜子说：“我没有到学校来过。你能确信同学讲是亦赤妈妈来过吗？”

向老师听了觉得奇怪，说：“怎么可能不是你呢？你来的时候寝室有好几个同学，他们说亦赤听你说了什么，一句话都没有同你说。亦赤这同学性格有些古怪，我平时也注意到了。”

喜子猜到几分了，问：“亦赤同学讲他妈妈说了什么吗？我没有到学校去。”

向老师说：“同学们说，孙亦赤妈妈讲的是方言，他们没怎么听得懂，大概听说，你怪孩子怎么不肯认妈妈呢？我也知道他放假都不怎么回家，猜到你们同孩子间可能有什么问题。”

喜子早已站立不稳，跌坐在沙发里，勉强撑着，说：“向老师，谢谢你来电话。我们保持联系，我想办法找孩子。”

孙离想起平日常见的诈骗信息，问：“不会是骗子吧？没说让你打钱吧？”

喜子没有回答孙离的话，趴在沙发里哭不出声：“他们怎么这么自私啊！三头对六面讲得好好的，不让两个孩子知道真相！那些天，我天天可以见到立凡，我心里再怎么难过也忍着。他们居然跑到上海去找亦赤，亦赤离开学校出走了！”

孙离马上打了老郭电话，问：“郭大哥，你们是不是去找了我的儿子？”

老郭沉默半天，才说：“我劝都劝不住，你平大姐瞒着我去了。”

喜子抢过电话，大声喊道：“亦赤离校出走，一个星期没上课了。你们怎么这么自私？难道立凡我们不想认吗？他是我们的骨肉！他爸爸还为他摘了一个肾！我们为了两个家庭，两个孩子，把眼泪都往肚子里咽，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做！”

四十四

孙却和小君回到苍市，径直到了哥哥家。他们看出家里的气氛不太寻常，孙却就问："哥，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

"没有啊，我们不好好的吗？"孙离说。

喜子忍不住了，哭着把错抱孩子的事，立凡换肾的事，亦赤出走的事，统统都说了。

"怎么听起来像电视剧？"孙却捏着拳头，"这户人家怎么这么混账？"

小君就说："他们确实自私，但也是人之常情。亦赤毕竟是他们的亲生骨肉。我听着就想，他们要是愿意，我们给他们一大笔钱，把自己的孩子领回来。"

喜子哭着，说："我要亦赤，亦赤是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孙却说："是不是考虑报案，或是在电视上发布寻人启事？"

孙离摇摇头，说："那样就满城风雨，会给孩子的生活留下阴影。这些天，我同你嫂子说来说去，担心是担心，但总想亦赤不会有事的。他只是想出去走走，会回来的。"

"可是，万一孩子再也不见我们了怎么办？他的性格本来就怪怪的，如今知道他不是我们亲生的，他会怎样？我怕啊，老爸！我要亦赤！"喜子已瘦得不成人形了。

孙离打过亦赤很多电话，都是关机的。他发了很多信息，又在亦赤QQ里留言，也不见回复。孙离和喜子每天都同向老师联系，想侥幸得知亦赤回到学校了。孙离还问向老师要了亦赤几个同学的号码，也每天

都同他们通几次电话。却没有亦赤半点消息。

老郭家也天天来电话，问亦赤的消息。老郭说平大姐后悔得快跳楼了，她也是天天在家里哭。孙离嘱咐他别打电话，有消息自然会告诉他的。事情已到这个地步，孙离也说不出怪罪的话。

家成了一个巨大的真空，一切都失重了，大家都在这个真空里飘浮着。小君操持着家务，孙离和喜子都倒下了。孙却觉得这样不是个事儿，就守着哥哥嫂子讲他们的沿途见闻。他想分散哥哥嫂子的注意力，他也相信亦赤肯定会回来的。

孙却顾不得礼数，守在哥哥嫂子床前，说："我们这次回来，走的最后一站是湖南的沅陵。洞庭湖有湘资沅澧四条支流，我们都走了。四水最漂亮的是沅水，河水很清，有很多险滩，两岸山高林密。我和小君在沅陵走了十天，那地方就是一个超大的自然公园，无一处不成景。哥听说过二酉藏书的故事吗？秦始皇焚书，当地读书人把一些书藏在一个山洞里，那个山洞叫二酉洞。"

孙离说："书通二酉，原来典故在这里啊。"

"是的是的。"孙却见哥哥有兴趣，又说，"沅陵有座龙兴讲寺，唐代开设的，比很多有名的书院都早，保存也相当完好。这个书院没有列为全国四大书院之类的，实在是被埋没了。"

喜子的心思一直在儿子身上，她说："你们在外面走了一年多，嫂子有个建议，应该回来管管孩子了。不是嫂子不愿意带大山子，这孩子给我很多快乐。我是想，你们要吸取我和你哥带亦赤的教训。孩子真的需要父母陪伴。我是非常非常后悔。我们一辈子，同孩子一起的时候并不多。孩子从生下来到高中毕业，不过十七八年，一上大学就离开父母了。出来工作，成家立业，就更没有时间同父母一起。说到底，人一辈子，就是亲人间的相互陪伴啊。"

喜子说这话时，小君正好进来了。她坐下来，说："哥哥，嫂子，我们这次回来，正要同你们商量一件事。"

孙离说:“你们去客厅坐吧，我们起来说话。”

孙离先来到客厅，喜子在房里梳头。喜子出来时，人像要飘起来。小君过去扶了喜子，搀着她到沙发里坐下。小君紧挨着喜子坐着，拉着她的手。

孙却说:“我的身体完全没有问题了。小君说再去做个检查,我说不用,我自己心里有数。我早说过，再也不经商了。我们这回在沅陵，碰见几个义务支教的志愿者，都是年轻人。我和小君很羡慕他们。我俩想去考个教师资格证，就到像沅陵这样的地方去做乡村教师，不拿工资。合适的话，我会捐建一所学校。大山呢？我就把他带在身边，让他在乡村学校读书，野孩子一样长大。我后半辈子只做两件事，教书，陪父母、陪老婆孩子。我打算寒暑假都回乡下去，陪着老父母。我过去只要听老爸讲 508 厂就烦，我今后不会再烦了。”

孙却说着这番话，喜子听得眼泪直流，一个劲地点头。

孙离说:“你们的想法我同意。但对待孩子的教育，也不可绝圣弃智，要尽量给他最好的教育条件。”

孙却说:“哥，我都权衡过了。城市教育具备的这些东西，孩子稍稍长大就可以补回来，而在乡村生活能够获得的美好东西，城市的孩子永远享受不到的。何况，城市生活的很多东西，我们其实是可以不需要的。”

孙离望望喜子，说:“孙却真的是悟道了。”

喜子也说:“人生不可能打草稿，落笔就涂改不得。不然，我们可能是另外一种活法。我这些天总在想，假如我们不是拼死拼命往外逃，仍留在老家的小县城当中学教师，未必就不好？很可能，亦赤会长成另外的样子。”

喜子把话题拉到亦赤，兄弟妯娌又唉声叹气了。小君劝慰几句嫂子，又把话题拉开，说:“哥哥，嫂子，你们知道我和孙却怎么想到去沅陵的吗?我们从张家界往长沙方向赶,看到路边有个地名,借母溪。好奇怪的地名!我俩二话没说，掉头就往沅陵去了。”

“哪三个字？有什么故事？”孙离问。

小君见孙却想插嘴，就说：“你叫他说吧。”

孙却说：“我们去对了地方。本来只是冲着这个地名去的，一去就在沅陵呆了十天。借东西的借，母亲的母，溪水的溪，借母溪。说的是古时候有个县令带着母亲去外地做官，走到一个风景很美的山谷，母亲身体弱不能再走了。县令就在山谷边置地修了几间小木屋，把母亲寄在这里托人照顾，自己赴命去做官。当地有个大孝子，母亲早逝，子欲养而亲不在。他看县令也是个孝子，就把这个县令的母亲当亲娘养着。所以，一个地方，一个故事，两个版本，两个地名。把县令当故事主角讲，叫寄母溪；把当地大孝子当故事主角讲，叫借母溪。”

喜子记得借母溪这个地方，前年同谢湘安去凤凰开会，从长沙坐汽车去湘西的路上看见过。这会儿听着这个母与子的故事，喜子却是伤心的，说：“我要到上海去找亦赤。”

孙离劝她冷静：“上海那么大，你到哪里找去？你知道他是不是还在上海？喜子，我们再等几天吧。你现在最要紧的是注意自己的身体。”

星期五，小君去接大山。大山看见妈妈，飞跑着过来，问：“喜子妈妈呢？”

小君刚才看见儿子飞跑，心都快跳到舌尖上了。孩子扑上来却没有喊妈妈，只问喜子妈妈。

小君说：“喜子妈妈病了，妈妈来接你。”

上了车，大山问：“妈妈，你什么时候走？”

小君安全带拉到一半又放下，问：“大山，你想爸爸妈妈吗？”

大山说：“我做过一个梦，梦见爸爸妈妈回来了，给我带了这么大一个巧克力！”

小君听着就开心了，说：“儿子，妈妈给你买了好多巧克力。世上可没有你讲的这么大的巧克力啊！”

大山说：“喜子妈妈说有这么大的巧克力，上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小君笑着，说：“好的，妈妈给你布置一个任务，你长大以后做一个更大的巧克力，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

回到家里，小君把孙却拉到旁边，悄悄地说：“我们不能再在外乱跑了，一定要自己带孩子。嫂子的话是对的。”

“不是说好了吗？我们把大山带到乡村去。”

孙却同小君说悄悄话的时候，大山在喜子面前蹦蹦跳跳，说着他们学校里有趣的故事。

四十五

叶子又打电话约喜子喝茶，喜子说：“叶子，我真的走不开，有什么话我们电话里说吧。”

叶子就在电话里哭，说：“喜子，求求你，我快不行了。你出不来，我到你家里来行吗？”

亦赤没有消息，孙离身体还很虚弱，喜子哪有心思出去见人？可叶子死缠烂打，一定要上门来。喜子放下电话，摇着头说：“这人怎么回事呀？我们欠她的还是怎么了？她一定要到我们家来！”

孙离说：“她要上门来，我就躲出去。”

“这么冷的天，你身体这样子，躲到哪里去？”喜子急得没办法。

孙却说：“哥，我们躲到书房不出来就行了，她未必还会搜查各个房间？”

孙离说：“叫她知道我躲在里面，我也有些难为情。”

喜子没好气，说：“你们就躲在里面吧，叫她知道你故意躲着也无妨。”

听到门铃响，孙离、孙却和小君就进书房去了。喜子把叶子迎了进来，

说:“对不起，家里乱糟糟的。”家里其实不乱，喜子是找不到话说。

叶子就像没听见似的，进门就问:“孙老师呢？”

喜子说:“他是野人，不太归屋的。”

叶子往沙发上一坐，拖鞋就脱了，腿盘了上去，问:“孙老师同马波是好朋友，不知道他们最近有联系吗？”

“孙离早些时间打马波电话，都关着机呀。”喜子说。

叶子说:“他出来了。”

喜子故意装糊涂，问:“出来了？他从哪里出来了？”

叶子说:“他被双规，没查出问题，放了。”

“我真不知道马波经了这么一难。”喜子其实知道，马波是叶子和别人联手送进去的。

叶子好像望着天花板，目光却是散的，说:“我听人说，双规都是不会错的。只要双规了，好歹会有几年徒刑。没想到，马波出来了。”

喜子听不下去了，问道:“叶子，我俩好歹也是姐妹，你说句实话给我听。你们夫妻一场，你是真希望他坐牢呢？还是希望他平平安安？”

“我想同他复婚！”叶子说。

喜子笑笑，说:“叶子，你就像懒学生做数学题，步骤都省了，直接写个答案。你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叶子说:“我承认，我做错了。有人给我提供了材料，我把那些材料捅出去了。可是，马波把周美尼写给他的情诗抄了，裱好了挂在家里书房里啊！”

“什么情诗？我不相信马波荒唐到这个地步吧！”喜子说。

“黄莺隐深树，能拣一枝依！”叶子说起来有些愤然，“我承认自己只认得几个阿拉伯数字，可是这诗我读得懂啊！周美尼想攀高枝，这诗再含蓄我也看得明白，我不是傻子。”

喜子不停地起身倒茶，擦桌子，听叶子说了好大一堆话，才远远坐在她对面，说:“叶子，我听说妙觉师傅并没有像网上说的被立案调查，

她还在苍莨寺里敲木鱼呢。”

“她已经把我们夫妻拆散了，我难道还要感谢她？捉贼要拿赃，捉奸要拿双。她运气好，没有被人抓到现场。”叶子眼睛红红的，“不说她了！喜子，我求你们夫妻，你们同马波是好朋友，帮我说说，劝劝他，我想复婚。”

“叶子，你们两个人的事，到底还是要你们自己做主。”喜子想了想说，“照理说，女儿这时候说话是最有用的，可是做大人的又不能用孩子的感情来要挟，这样做不好。”

叶子说：“他哪里还管孩子？超颖天天打他电话，他都关着机。他在里面待了几个月，人都变态了，变得六亲不认了。”

叶子反复都是这些话，缠到好晚才离开。喜子拉开书房门说：“她走了，你们出来吧。”

孙离闻得浓浓的香水味，就说：“一个单身女人，弄得这么香喷喷的什么意思嘛！”

喜子笑笑，只道：“叶子想让你找马波说情，她想同马波复婚。”

“复婚？她自己把马波送进去的，如今还说复婚？”孙离怎么也没想到叶子是为这事上门来的。

喜子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马波出来了。”

“出来了？”孙离很惊喜，“他真的没事？谢天谢地，到底还有个干净人！”

孙离调出原先发给马波的信息，复制粘贴后稍作修改：马波兄，我去看了妙觉师傅，她说莲花自净，无关清浊。她还说你最有衲子之心，我也相信你是干净人。我一直打你电话，都关机。也给你发过信息，不见回复。今天才知道你平安，我也放心了。收到信息，请回电话！

深夜三点多，孙离电话响了。一看，是马波打来的：“孙离兄，抱歉，这么晚了打搅你。我白天不敢开电话，只在半夜里看看有没有重要信息。我没有收到你的信息，可能发得很早吧，我在里面手机关了八个月。叶子那个疯子缠得我不行。我们约个时间，我请你喝茶。”

孙离说:“我有特殊情况,出不了门。你方便的话,明天到我家里来吧。我时刻都在家里，不用事先打电话。”

第二天上午，马波就来敲门了。他见孙离瘦得换了个人似的，猜到他必定是得了大病。听孙离如此说了，马波长叹一声，说:“没想到，我在里头受难，你们在外头也是受难。相信我的话，亦赤那孩子我见过，他肯定会回来的。孙离的身体，也不会有大碍。立凡是你们亲生孩子，总算阴差阳错找到了，这么一想也是喜事呢。”

喜子强作笑颜，说:“马波就是开阔，我听你这么说说真的就好受些了。”

马波又对孙却说:“老弟,你哥哥平日只要说起你,就像说书似的兴奋。今天见到你，果然器宇不凡，气象很大。”

孙离调侃道:“什么气象？快下雪了吧？”

“马哥，你别听我哥哥瞎吹！”孙却等小君把茶泡好，他小两口就进书房去了，“你们聊吧，不打扰你们了。”

孙离望着书房门关上了，才问马波:“你受了这么大委屈，到底怎么回事？”

马波笑笑，说:“我出来两个多月了，说了上百次了，早说烦了。孙离兄，你身体也不好，我现在也疲惫。细节今后有时间慢慢说吧。简要地说，有人见我要当宗教局长了，就造谣害我，他自己想上位。叶子相信人家的谣言，先是吵着离婚。离了婚她又后悔，找我复婚。我当时被谣言弄得焦头烂额，哪里有心思谈复婚？她又信人家的话，同人家联手把我送进去了。调查了整整八个月，没查出我任何不干净的地方。当然，那个想当局长的人如愿以偿，当上了。”

“你就这么白白让人整了？”孙离问。

马波说:“我不会以牙还牙，他有没有问题由人说去。前几天，上面有人找我谈了，考虑我去当文化局长。我有些懒心了，打算到高校去教书。”

喜子点头说:“我赞成你到高校去。虽然高校也早是名利场了，毕竟

比别的地方好些。”

孙离说：“马波，这是个大事，你先不头脑发热，冷静想想再定吧。”

喜子不想提叶子昨夜上门的事，马波自己说到她了：“叶子这个人，我有些痛心。她年轻时并不是这样的，她的种种不好都是后来变的。我们都在同一个染缸里泡着，缸里的水越来越黑。我们是否经得住浸泡，全看自己的定力。叶子变得眼睛里只有钱，只有同人家没完没了的攀比，只有同人家的交换，只有无穷无尽的牢骚。她什么时候都在算账，同朋友往来，同家人相处，甚至夫妻之间，在她眼里都是加减乘除。我出来了，她又提出复婚。她并不是念旧情，只是觉得这样合算！”

孙离听着这些话，点头也不是，摇头也不是。毕竟，人家是夫妻一场。喜子想起叶子说到超颖，就道：“马波，你们两个大人不管怎么处理，不要伤害孩子。女儿是最疼父亲的，你说什么也要把超颖带好。”

马波听喜子问到女儿，眼泪一滚就出来了，说：“我家超颖让叶子毁了。刚传出谣言时，叶子调唆超颖不认我。两次提出复婚，她又利用女儿来压我。超颖人在法国，一切都听她妈妈调遣。我担心她长大比她妈妈更庸俗、更势利。”

“所以你才更应该担起父亲的责任哪！我想也不会的，孩子还小，慢慢就会明白是非的。”喜子只得说着空洞的安慰话，“超颖我见过，一个又漂亮，又懂事的孩子。”

四十六

夜里，孙离已经睡下，电话突然响了。他连忙拿起电话，看见一个陌生号码。但愿这是亦赤的消息！他忙接了电话，问：“哪位？”

"孙叔叔救我!"一个男孩的声音。

"你哪位?"孙离吓得坐了起来。

"孙叔叔，我是小江，我是江陀子!"原来是江陀子。

孙离问:"小江快说，出什么事了?"

江陀子哭了起来，说:"我把我妈妈挖死了!"

"怎么?你怎么把妈妈挖死了?"

喜子听了这话，吓得也坐了起来。

孙离浑身哆嗦，问:"告诉我，你慢慢讲，怎么回事?"

江陀子说:"我去推房子，他们说屋里没有人。我一推，房子倒了。我看见妈妈站在楼上大声叫喊，房子突然就倒了，马上起了大火。火扑掉了，妈妈还在下面压着，我猜肯定死了。"

孙离隐约猜到是怎么回事了，喉咙马上就像着了火似的发干，问:"你在哪里推房子?你妈妈叫什么名字?"

"南津渡老街。我妈妈叫宋小英。"江陀子哭泣着。

孙离放下电话，大声叫喊:"孙却，孙却，你快起来，你陪我出去一下。"

喜子只听说谁把妈妈挖死了，追着孙离问:"告诉我，到底出什么事了?"

孙离边穿衣服边说:"一句话讲不清楚，我回来再慢慢告诉你。你休息吧，不要等我。"

下楼的时候，孙却也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一直到上了车，孙离才说:"三年前的秋天，我在何公庙看见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孩，叫江陀子，他爸爸坐牢去了，妈妈离家出走了，奶奶年纪大了管不了他。这孩子很可怜。我托人帮忙，收留那孩子打工。他在拆迁公司开铲车。去年冬天，我在一家夜总会的男厕所看见一个女清洁工，居然是老邻居的妹妹宋小英。刚才江陀子打电话来，说他把自己妈妈挖死了，他妈妈就是宋小英!"

孙却听了，半天没有理清头绪，问:"哥，就是当年诬赖你的那个人?"

"不是小英诬赖我，是他哥哥老虎，宋小兵。"

“我还是弄不明白，这中间到底是怎么回事？”

孙离说：“我也弄不清怎么回事。我问过小英，她说她守的那房子是她家的。我听说那是个门户很高的人家，小英哪里嫁得进去？江陀子是她的儿子，那房子就更没有可能是她家的了。江陀子的爸爸打伤城管，坐牢还没有出来。他爸爸就是何公庙附近的人。”

孙离在路上又打江陀子电话，已关机了。孙离兄弟赶到南津渡，人已进不去了。消防车闪着警灯开出来，隐隐看见废墟上冒着白烟。警察拉起了警戒线，闲人不准靠近，不准围观。孙离过去同警察交涉，没有人听他的。

“我是她的熟人，我们认识。”孙离说。

警察笑笑，说：“熟人？这会儿死者家属都不能进去！”

“确认人已死了吗？”孙离问。

警察说：“我们没时间应付无关人员，这里也没有什么热闹好看。但愿没有死吧。你们统统离开现场！”

孙离的身子仍然有些弱，没有精力同警察争吵。他也不能让弟弟的火气上来，只好说：“我们回到车上去吧。”

孙离想不到任何办法，只有坐在车里干着急。有可能联系到拆迁办的人是马波，江陀子是他托马波帮忙才找到事做的。打了马波电话，又是关机。他发了信息去：马波兄请复电，有急事找，人命关天！

孙离把坐椅靠背放平，躺了下来。他身上开始冒汗，为小英生死担心。突然想起，这事应该告诉陈意志。孙离没有陈意志的电话，他打电话给舒刚勇，说：“舒老师，我没有陈意志电话，麻烦你找到他，让他回电话给我，非常紧急的事。”

“什么事呀？”舒刚勇问。

“一句话说不清，你先让陈意志打我电话吧。”

没多久，陈意志电话来了：“孙大作家，好久不见啊。”

孙离顾不得客套，说：“陈老师，你妹妹小英，被你外甥小江挖死了。

不不，人很可能死了。你妹夫还在牢里，你外甥很可能被控制起来了。你们家赶快来人。”

陈意志木了，“啊啊”了半天，才问：“我们到哪里来，我们找谁？”

孙离说：“你们到了苍市打我电话吧。”

直等到下半夜，眼看着人挖出来了。孙离和孙却下了车，跑过去探消息。看着担架出来，孙离挤上去问：“人没事吗？人没事吗？”

没有人回答，只听说那边有人在议论。

“死了，不用送医院了。”

“直接送殡仪馆？”

“我们120不去殡仪馆，我们和殡仪馆扯不清账。你们直接联系殡仪馆吧。”

孙离跑上去，扯住一个警察，说：“我是死者的老邻居，你们要火化尸体也得让她的家属见见遗容。”

“我们只知道她有两个家属，她的丈夫早已经这样了，她的儿子马上就要这样子。”警察双手比划着戴手铐。

孙离说：“她还有娘家，我是死者娘家的老乡，我已打电话告诉他们了。”

警察本来已经走开，听孙离这么说，又回头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孙离。”

又听得人群里有人高声喊道：“刚才哪个讲孙离？孙离在哪里？”

人群里走出一个矮胖的中年男人，穿的是便装，问：“你就是孙离？作家吗？”

孙离说：“我是孙离，作家。”

那人说：“好，我们会找你的，我们有你的电话。”

孙离问：“你是谁？我不认识你。”

“嘿嘿，你不用认识我。”

“你怎么有我电话？”

那人回头说："找你电话还不容易吗？"

孙却拉哥哥回到车上，说："我怎么听出那个矮胖子在威胁你？"

孙离说："我遵纪守法，怕他威胁什么？"

"我们回去吧，我们无能为力的。"

回家的路上，孙离打电话给陈意志，说："你们不要等明天的火车了，自己有车就开车来，没车就马上租车。小英已经死了，人已拉到殡仪馆去了。现在是凌晨两点，你们可以赶在七点前到苍市。你们先不要找我了，直接到殡仪馆去，见上小英一面。殡仪馆不会连夜火化人的，最早也得在明天上班以后。记得把你小花的衣服带一套，小英肯定没有干净衣服的。"

孙离两兄弟进了屋，见喜子和小君都坐在客厅里。

孙离问："你们怎么不睡觉呀？"

喜子说："不知道出了什么人命关天的事，我们哪里敢睡呀？"

孙离问："喜子你还记得那个小英吗？"

"哪个小英？"

孙离说："陈意志老师那个小姨子，她被她自己的儿子挖死了。"

喜子吓得嘴巴都合不拢了，半天才问："怎么回事呢？"

孙离嗓子早干得粘在一起了，自己倒了一杯开水，又拿矿泉水兑成温水，咕咚咕咚喝了，说："我不知道自己哪辈子同他们家结上的缘分。记得前年吗，我不想过生日，躲到何公庙去写小说。我在庙里看见一个小孩子，叫江陀子，十五六岁的样子。庙里的人说，他爸爸在坐牢，妈妈离家出走了，奶奶年纪大了，很可怜。那孩子又有些坏毛病，手脚不干净。我一时发了善心，回来同马波说了。马波也是热心人，介绍他到朋友的拆迁公司学了开铲车。去年冬天，马波邀几个同学唱歌，我在歌厅男厕所看见一个女清洁工，居然是快二十年没见的小英。她认出我就藏起来了，不敢见我。我守在外面堵住她，追到她住的地方，问她当年出什么事了。她不肯讲，她说讲不出口。今天夜里，江陀子开铲车推南津渡的老屋，就是他妈妈小英住的房子。房子倒了，马上起了大火。人

死了。哪里想到，江陀子竟然是小英的儿子！”

喜子听着脸越来越白，站起来想回房间。她身子一摇，人就要倒下去。小君赶忙扶了她，送她进了卧室。

孙离跟进房间，说：“真是人间惨剧啊！”

喜子躺在床上，头整个儿埋在被窝里。过了好半天，她声音弱弱地问：“江陀子是你的儿子吗？”

孙离听得汗毛都直了，说：“你怎么往这地方想呢？”

“世上真有这么巧的事？你到苍市这么多年，你们三个人是不是一直有联系？”喜子的声音细若游丝。

孙离半日无语，枯坐在床沿上。他也没有精力了，背上冷汗涔涔。

四十七

孙离醒来，望见窗帘角上亮得刺眼。时间应是很晚了吧。拿起床头的手表看看，才七点多钟。冬天这时候哪会这么亮？可能出太阳了。正迟疑着是否起床，听得小君在客厅里轻轻地说：“好大的雪啊！”

孙离摸摸身边，喜子睡的那边是空的。他模模糊糊的脑子突然清醒了，马上起床了。自他从医院出来，不再一个人睡书房。

孙离拉开窗帘，地上，树上，屋顶上，厚厚的雪。抬头看看，雪还在飘，天空黄黄的，像在慢慢融化。

孙离来到客厅，见孙却坐在沙发上看报。他家只有这份《新日早报》。这几天，孙离丢报纸的心思都没有。他又拨了马波电话，依旧是关着机。看样子，马波昨夜通宵都没有开机看信息。碰上叶子那样的女人，马波那么善良的人只有躲着。

孙离轻声问："嫂子呢？"

孙却朝洗漱间努了一下嘴，轻声说："我猜到嫂子会生气的，她肯定多心了。哥先别急着多解释。亦赤都还没消息呢，我们家里现在是亦赤的事最大。"

孙离说："去年也下了这么大的雪，我给小英买了两编织袋的木炭送去。逼着拆迁，她住的那房子水电都断了。昨夜房子倒下，又起了火，说不定那烧火的木炭还是去年我送她的。"孙离多说几句话就有些气喘，"她说她准备了汽油，拆迁的来，她就要点燃汽油桶。我说你别真点啊，你要你家里来人，你应付不了他们的。"

孙却说："怎么可能是她家的房子呢？"

"是的，肯定不是她家的房子。这是个谜。"孙离说。

小君熬了粥，蒸了馒头，炒了一盘白菜。喜子从洗漱间出来，径直又往卧室里去。孙却朝小君使了眼色，小君就跟了进去，拉喜子出来吃早餐。

四个人围坐在餐桌上，谁都没有胃口。孙离想让喜子多吃些，只夸小君的粥熬得好，还故作轻松，说起笑话，说："小君，你说熬粥不算厨艺，你说错了。我有一年去叙利亚，天天吃阿拉伯人的烤大饼、牛羊肉、生菜，吃得人都病了，拉肚子。我很想喝一碗粥，不然人撑不下去。阿拉伯人根本就不知道粥是什么东西，翻译就告诉厨师，放很少很少的米，放很多很多的水，煮沸了就揭开锅盖不管它，再煮半个小时就行了。结果，煮出来的哪是什么粥？饭是饭，水是水。"

勉强应付着吃过早餐，四个人又是枯坐。只要听到电话响，都把耳朵竖起来，张着嘴巴听。老郭又打电话来，孙离再次嘱咐他静等消息。

孙离的电话又响起来，他看看是陌生电话，忙站起来接了。

对方说："孙离吗？我这里是南津渡派出所，请你过来一下。"

"什么事？"孙离问。

"昨天夜里你看到的事，我们想问问情况。"

孙离一听就有气，又不想在喜子面前起高腔，尽量把声音放平和，说：

“如果我涉嫌违法犯罪，请你们立案，发传票来，我会在规定时间内到案。如果你们想让我协助调查，我没空造访你们派出所，请你们到我家里来。”

派出所的沉默一会儿，问：“你家住在哪里？”

孙离没好话说，只道：“昨天你们不是有个人说要找到我电话很容易吗？我的家庭地址是个人隐私，我没有义务相告。你们上门了，我会把你们当客人。你们卫星定位吧。”

孙离说罢就掐断了电话。喜子本来一直生气不说话，这会儿听说派出所的人要到家里来，就问：“你让他们到家里来干吗？我不欢迎！”

孙离安慰喜子，说：“我们一不偷，二不抢，怕什么？”

过了一个多小时，听到了门铃声。孙离过去开了门，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穿警服的，一个好像就是昨夜那个矮胖子。

孙离取了两双拖鞋放在地上，说：“我在电话里说了，你们上门就是我家客人，我会以礼相待。我先嘱咐一句，我家里有病人，请二位举止文明，话莫高声。我也会很平和地同你们说话。”

矮胖子笑笑，说：“孙老师说话好严肃啊！”

孙离没有搭腔，只说：“请吧。”

他领着两个人进了书房，再把门掩上。孙离请他们坐，矮胖子先不坐下，四下里看着书房墙上的字画，笑着问：“这些字和画都是孙老师的杰作？”

孙离淡淡说：“我是作家，写字画画只是玩，字和画都不好。”

“谦虚，谦虚，越是有文化的人越谦虚！”矮胖子笑笑，坐下。

警察说：“孙老师，这位是拆迁办龙主任，我是南津渡派出所的副所长，我姓覃，你喊我小覃就是了。”

孙离问：“二位找我有什么事呢？”

龙主任望着覃所长笑笑，说：“覃所长，你把东西给孙老师看看吧。”

覃所长拿出一个信封，抽出一叠照片。孙离一看，吃了一大惊。他去年给小英送木炭，从进门到出门，再到他拿着手机拍老街，都被拍下

了照片。照片上显示了时间，去年十二月二十日。他敲门的照片上显示上午十一点十五分，小英开门的时间是十一点十九分，抬木炭的时间是十一点二十一分，他进门时间是十一点二十三分，出门时间是十一点二十九分，他在外面拍照是十一点三十一分，他上车离开是十一点三十三分。

孙离把照片甩在桌上，说：“你们一年前就跟踪我了？为什么？”

龙主任说：“孙老师别生气，我们把照片给你看，只是给你留下作纪念。请你理解支持我们的工作。南津渡老街快五年了都拆不下来，就因为有一些爱管闲事的人里应外合，他们就想社会不安定。告诉你吧，这里头背景非常复杂。我们调查了，你不是他们一起的。”

“那你们找我干什么？”

龙主任说：“孙老师，你是大作家，我们很敬重你。我这个人最尊重知识，尊重文化。我们想了解一些情况。你跟犯罪嫌疑人，你跟死者，是什么关系？”

孙离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沉吟半晌，说：“我说是缘分，你们会怎么理解？缘分两个字，你们写进案卷都不合适。你们是唯物主义者。龙主任，你先告诉我，谁是犯罪嫌疑人？”

龙主任清清嗓子，一时没有答话。

覃所长说：“很明显，犯罪嫌疑人，就是推倒房子致使宋小英死亡的江陀子。”

“你们就这么定案了？”孙离目光冷得像刀子。

龙主任笑笑，说：“我们会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法治社会，不会乱来的。孙老师是大名鼎鼎的推理小说家，假如请你来构思小说你会怎么分析？”

孙离突然把这件事完全想明白了。小英是房主请来看守房子的，要么就是给她住不收租金，可能还会倒给她付工资。房主肯定嘱咐她对外讲房子就是她家的。

小英死心眼儿，她对孙离也说那房子是她家的。拆迁办天天有人暗中监视那十几栋拆不动的老房子，摸准了小英夜里出去打工，白天在家休息。他们要拿一栋老房子打开缺口，昨夜以为屋子里没有人，就把房子强行推了。

天知道小英昨夜为什么没有去上班。

出大事了，江陀子就成了替罪羊。

理由可以随便编，说他擅自施工，或不讲施工规程，都行。

孙离没有把自己的推断讲出来，只说："宋小英是我二十多年没见过的老邻居，昨天夜里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她同江陀子是母子关系。江陀子是我前年在何公庙看见的一个孩子，也正像龙主任说的，我也爱管闲事，托朋友帮忙给他找了个打工的机会。宋小英是我去年冬天在歌厅男厕所碰上的，她在那里做清洁工。"

"这么巧？"龙主任说。

"巧不巧同这个案子都没有关系，你们可以大胆联想，无限上纲。"孙离话说得很硬，声调却并不高。他望着窗外飘飞的雪花，语气仍是平和的，"出这种事了，你们只知道掩盖真相、推卸责任、找替罪羊。龙主任，一个母亲冤里冤枉在睡梦里被自己儿子挖死了，她无罪的儿子还要顶罪坐牢。这事，你们想着安心吗？"

龙主任不像昨夜那么阴阳怪气，他今天变得非常的随和从容。他掏出烟来，问："孙老师，你抽烟吗？"

孙离说："谢谢，我不抽烟，你请便吧。"

"那我怎么好意思抽呢？"龙主任把烟放回口袋，"孙老师，可以请你帮忙做一做死者家属的工作吗？他们一家人正在大闹殡仪馆，挟尸要价。我们调查了，他们是你喊来的，你昨天自己也讲了。"

孙离冷冷地说："一个知情人，偶然碰上这事，打电话告诉了死者家属，大概没有犯法吧？如果没有我这个知情人，你们也有责任尽量找到死者家属。"

覃所长一直没有说话，只把公文包紧紧抱在怀里，就像怕遭打劫的样子。龙主任笑笑，尽量想把气氛弄缓和些，说："孙老师，你没有做错任何事。但是，凭良心讲，客观上你给我们工作带来了麻烦。我们没有任何死者娘家的线索，怎么去找他们？我们今天要是顺利地把死者火化了，事情就好处理多了。"

只因是在自己家里，孙离忍住不想发作。他把声音压得很低，怕吵着了喜子："你这也叫凭良心讲？你知道什么是良心吗？人不幸死了，应该让她家属好好见上一面，好好装殓再火化。死者也是有尊严的，我们乡下讲究死者为大，中国人自古讲死生亦大。家属的吵闹未必都有道理，但他们的情绪你们应该理解。好好做工作吧，毕竟人家是死了人，你们只是费心做做工作。对了，江陀子叫什么名字？"

覃所长说："我们还没有问他叫什么名字。"

"真是荒唐！你们连他名字叫什么都不知道，就先把他定罪了。"孙离说得嘴干，咽了口水，"我没有什么话说了，也帮不上什么忙。我家里有病人，不留二位了。"

龙主任望望覃所长，说："我们就不打扰孙老师了。但是，假如有媒体介入这件事，他们要是问到孙老师，请你客观冷静，行吗？"

孙离站起来送客，说："我不会接受任何媒体采访，我讨厌把人间悲剧用作新闻消费！"

孙离领着客人从书房出来，喜子眼睛睁得很大。刚才他们在书房说话，要紧处她也断断续续听见了，她现在一心想的是如何救那个孩子。

孙离关上门，身子止不住发抖，咬着牙齿骂了两个字："畜生！"

喜子上去扶着孙离，喊了小君，说："快给哥倒一杯茶。"

孙离喝着茶，额上鼓着豆大的虚汗。孙却说："哥，你身子还没有完全恢复，你别为这事生气。我是再也不上网看新闻了，这种事情不是天天发生？"

孙离虚弱地靠在沙发上，说："小英是个苦命的孩子，她十五六岁就

被家里人卖掉了，如今又稀里糊涂死了，还是自己儿子挖死的。她男人坐牢了，她儿子又要成替罪羊去坐牢！”

喜子流着泪,说:“老爸,我从来不赞成你管闲事的,这个闲事你要管。”

“小英自己家里人要先出面，不然我哪里插得上手？”孙离闭上眼睛，“去年我在南津渡碰到江陀子，他说自己把挣的钱都存着，他要把妈妈找回来。哪知道，他自己把妈妈挖死了！”

“江陀子都知道要找妈妈，我的亦赤在哪里？”喜子越发伤心了。

小君也抹着眼泪，说：“哥哥嫂嫂，世上尽是你们这种善良的人，天下就太平了。”

孙离的电话响了，他赶紧站起来。只要听到电话他就会站起来，希望是儿子有消息了。

电话是陈意志打来的：“孙老师，人还没有烧，我们不准他们烧。老虎说，没有一百万，就把他同小英一起烧了，他说他自己会往焚尸炉里跳。孙老师,小英一个人在外打工这么多年,她身上应该有存折、银行卡,拆迁办的人说找不到。老虎让我问问，你知道吗？”

孙离脸色发白，半天才闭着眼睛说：“陈意志，你也跟着他们混账？他们宋家还有个像人的人吗？妹妹死了，妹夫在牢里，外甥很可能被冤枉坐牢，你们还只知道要钱！你们要马上把小英装殓好，先让她安安静静地走，再去想办法救她的儿子！”

孙离把电话掐断，骂道：“混账！混账！”

孙却拍着孙离的背，说：“哥，你干脆把手机关了，省心。”

孙离没有说话，他不能关手机。雪下得小些了，仍有细细的冰末在空中飘落。孙离想起殡仪馆里小英冰凉的尸体，她肯定干净衣服都没有的。她并不像她家里人说的那么傻，她只是不太聪明，心地却非常的单纯善良。

马波终于来电话了，说：“抱歉，十分抱歉。我在躲那个疯婆子，我自己也快疯了。孙离兄，什么大事？”

孙离深深提了几口气，才把事情原委细细说了。马波默默地听着，说：“今年是什么年成？怎么尽是悲剧呀？放心，江陀子的事我管到底！”

孙离道了谢，又说：“马波兄，你一个人东躲西藏也不是个法子，没事就到我家里来吧。”

马波说：“没事的，放心吧。亦赤有消息时，马上告诉我啊。”

孙离问：“马波兄，你自己的事有眉目了吗？你要考虑清楚啊。”

马波沉默片刻，说：“再看看吧。我真想离开这个名利场，找个地方好好地做做学问。”

过了几天，马波晚上到孙离家里来了，进门就摇头叹息。喜子倒了茶递上，马波喝了几口，说：“惨剧，痛！痛！”

孙离惊愕地望着马波，不敢问出什么事了。马波眼睛满是血丝，说：“江陀子自己想坐牢！”

孙离听了，坐直了身子，问：“怎么回事呢？”

“拆迁公司同江陀子私了，江陀子承担全部责任，入罪坐牢。拆迁公司承诺他在服刑期间工资照发，月薪一万。先按三年徒刑一次付清，三十六万。案子判了之后，按实际刑期算账，多了补，少不退。”马波说。

“你见了江陀子？”孙离问，“拆迁公司这么轻易就肯付钱？”

马波说：“我见了。江陀子谁都不信任，他知道我是你的朋友，知道我就是帮他找工作的人，他才肯同我讲话。他家里人把这事捅给了媒体，拆迁公司和有关方面都怕把事情弄大。他们的危机处理做得密不通风，这事儿现在还不见一字报道。”

孙离问：“江陀子真心愿意，还是被压服的？”

“真心愿意的。”马波说，“我安慰江陀子，叫他不要害怕。我说他的案情可斟酌之处多，可以争取判缓刑。江陀子一听急了，他一定要真坐牢，怕缓刑公司会扣钱。”

喜子听着眼泪婆娑，说：“这孩子，怎么不把尊严荣誉当回事呀？坐牢可是终身污点哪！”

孙却轻声说："嫂子，你这是读书人的迂。很多老百姓碰到这种事，都只是要钱的。"

小君听着恨恨的："怎么能只认钱呢？正义不要了？公理不要了？"

孙却望着小君说："你比嫂子更迂！不是老百姓只认钱，他们太卑微了，自认命贱。坐牢还有钱发，不如坐牢。你们讲的正义、公理、尊严、荣誉，对他们一文不值！"

马波长叹一声，说："这孩子很懂事。听他说话，我把孙离当初告诉我的他的坏毛病完全忘记了。他说奶奶老了，爸爸还有三年就从牢里出来。他现在起坐三年牢，就同爸爸一起出来。他想用这些钱把家里老房子翻新，余下的钱做本钱，跟爸爸一起开个小门面做生意，爸爸就不用再摆小摊受欺负了。孙离，我听得身上阵阵发麻。"

孙离回想起在何公庙里看到的江陀子，从没听他开口说过话。他们一家受欺负多了，畏惧所有的人，不信任所有的人。

孙离问："只能这样了？"

马波说："大致思路是这样。江陀子说要见到银行卡，见到里面的钱。他不敢把银行卡放在身上，怕到监狱去被人害。他也不敢把银行卡交给家里人，他的舅舅一直在争这个钱。他说要把银行卡放在孙叔叔手里，他只相信孙叔叔。"

"这孩子……"孙离说着鼻子就酸了。

"我走的时候，江陀子又嘱咐我说，马叔叔，我求你不要帮我，我要真坐牢。"

四十八

大山子放寒假了。家里有了大山子，也就有了笑声。大山子却看出了异样，问："喜子妈妈，你不喜欢我了吗？"

喜子说："喜子妈妈怎么不喜欢你呢？你去学校了，喜子妈妈天天想你呢！"

"那我老不见你说话。"大山子趴在喜子的膝上，撅着屁股一弹一弹的。喜子的身子很虚，大山子跳一下，她的太阳穴就胀一下。可她舍不得放开孩子，手在孩子的头上摸着。

小君看见了，喊道："大山，别在喜子妈妈那里闹了，到妈妈这边来。喜子妈妈病了。"

大山子不跳了，站在喜子面前，问："喜子妈妈什么病呀？看医生了吗？"

喜子拍拍大山的脸，说："大山子回来了，喜子妈妈的病就好了。"

一家人手里都紧紧握着手机，不论是进洗漱间，还是进厨房。孙离的手机过去都是设置静音的，这些天他把手机铃声调到最大。孙却把躺椅搬到客厅窗下，让哥哥躺着。一家人除了睡觉，都一起守在客厅里。电视机开着，随大山去看什么节目。

孙离本来不再看报纸，也不再上网。可这会儿，他拿着手机不停地刷屏。他心存侥幸，想在网上能否看到儿子的消息。他也知道，如果网上有儿子的消息，必定就出大事了。他心里非常害怕，嘴上却安慰喜子说儿子会回来的。他也想看看有没有小英案子的消息，居然真的不见一字。活生生的一个人，就这么死得无声无息。

雪越下越大，孙离看见对面人家的阳台上垂着长长的冰凌。亦赤出生那年，也下着大雪。孙离站在楼梯间抽烟，看见一个人，没看清是男是女，从医院对面的窗口跳了下去。这么多年过去了，孙离遇上心情不好，或碰上大雪天，都会想起那个跳楼的人，想起那个趴在窗口哭泣着倒下去的女人。

孙却有些受不了了，说："明天再没有消息，我看就要报案了。"

孙离说："再等两天吧。"

夜里，老家来了电话，爸爸问："你晓得的，乡下小学都放假了，大山放假了吗？你们回来过年吗？"

孙离说："爸爸，我们会回来，我们在等亦赤。"

爸爸听了高兴，说话的声音都大了些，说："亦赤也回来过年？我好几年没看见他了，你晓得的。雪落得大，你晓得的，几十年没见这么大的雪了，路上开车小心啊！"

孙离听着，眼泪硬硬的像泥浆，"啪"地滚了下来。喜子、孙却和小君都偷偷地抹眼泪，只有大山乐呵呵地看着动画片。

第二天中午，喜子手机收到一条信息，一个陌生电话发来一首诗：

妈妈，在拉萨
泪水把天空洗得更蓝
雪山多么辽阔
格桑花让我念想亲人

万千句经文中
你独能听出
我是哪一句念诵

万千盏酥油灯

你独能认得
我是哪一朵灯花

我以为我找不到家了
昨夜，我梦见一双软软的鞋

妈妈，与其让你如此牵挂
不如你带我回家

喜子读了几句就哽咽了。她终于读完，手机往孙离怀里一递，捂着脸坐下，浑身颤抖。孙离拿起手机，孙却和小君都把头凑过来了，手都不由得放在胸口。

喜子说："老爸，儿子，是儿子。你把电话给我，我打过去！"

喜子刚接过手机，电话响了，真是亦赤的声音："妈妈，我要回来，告诉爸爸，我要回来。"

喜子生生把冲到喉头的哽咽吞回去，双手捂着手机，问："亦赤，你在哪里？冰天雪地的，你在哪里？"

"妈妈，我在布达拉宫，我在菩萨面前。妈妈，我要回家！"

喜子放下电话，孙却忙问："嫂子，问问亦赤哪天回来，我们去机场接他！"

孙离满脸是泪，笑着说："不用接的，儿子是孙行者！我们只在家里听门铃响吧。"

"亦赤是不要接的，他是男子汉！"喜子把头靠在孙离身上，"刚上大学那年，我和你哥想送他去上海，亦赤不要我们送。我们没有送，儿子不照样平平安安报到去了？"

小君欢快起来，从沙发上一弹，站到客厅中央，说："好了好了，平安无事了！哥哥嫂嫂，你们晚上想吃什么？我来做！我们要好好吃顿饭了！"

喜子望着孙离，说：“老爸，我想吃土豆烧牛肉，还有葱煎金钱蛋！”

小君望望孙却，有些难为情的样子，说：“亲爱的孙总，我可不会做这菜啊，你会吗？”

孙离笑道：“小君，容易，我来做吧。”

“不行，哥，你要好好休息。我动手，你动嘴吧。”小君说，“需要哪些作料，我这就下楼买去。”

孙却赶忙嘱咐：“小君，楼下有柑橘树，掐几片橘叶回来。葱煎金钱蛋，橘叶切碎了放进去，很香！”

“孙却记得，妈妈炒葱煎金钱蛋，都是放橘叶的。”孙离说着，突然哈哈大笑了。

喜子见孙离笑得莫名其妙，问：“老爸，你准是又想到什么坏事了！”

孙离便讲了土豆和马铃薯的故事，孙却和小君听了也哈哈大笑。小君颇有几分得意，说：“嫂子比我这个城里姑娘还五谷不分啊！”

喜子抡起拳头，轻轻打着孙离，说：“老爸你真坏啊！我还真以为土豆和马铃薯是两回事，你骗了我二十多年。”

窗外的雪光映得孙离的脸色很柔和，他淡淡地笑着，说：“我这么多年没有同你说，为的是保留那点浪漫，保留你那点傻姑娘的天真。”

喜子听着，恨不得钻到孙离怀里去。她曾经很不喜欢的小县城，如今想起来竟是那么的温暖。县城仍不太卫生，菜市场逢上雨天就满地黑泥。也十分嘈杂，鸡飞狗叫，吆喝喧天。可那里什么东西都有，很多菜蔬是苍市买不到手的。只等亦赤回来，一家人就回老家去。她要挎着竹篮子去菜市场采办年货，讲地地道道的家乡话。

马波电话关着，孙离发了信息去：马波兄，亦赤马上就回家了。放心吧，超颖也会回家的。我们的孩子都会好起来，他们的世界应该更美好！

夜里睡下，喜子头枕在孙离肩上，问：“老爸，记得今年是爱历多少年吗？”

孙离抚摸着喜子的脸，说：“爱历元年。”

大雪让夜变得更加宁静，也更加祥和。喜子在黑暗里微微点头，手指伸进孙离的头发里轻柔地搓着。孙离很想告诉喜子，他至今不敢想起一个女人，一想起，他胸口就会钝钝地痛；但他和她的故事早已结束。喜子自己的故事，却永远不想让孙离知道。喜子只想安心地守在孙离身边，变得越来越老，朝着他傻笑。

2014 年 5 月 1 日于长沙